
武俠世界
$2.00
80

◀編　後　話▶

由八〇七期起，本刊將以內容全面革新姿態出現，當然，除了保存原有之連載佳作，如期刊出外，屆時更有暌別已久的東南亞名作家古龍之「驚魂六記」、慕容美的「龍虎殺手」、臥龍生的「無形劍」、蕭逸的「火雷破山海」、諸葛青雲之……。陣容之鼎盛，雖不能說是絕後，也可說是空前，同時，以上述各名家過去之撰作水準，編者也毋庸多作介紹，請記得到時購買一本睇吓！

***　　　***　　　***

「五龍筆」與「戰雲飛」故事已近尾聲，欲知方天星爲甚麼將千辛萬苦奪得之珍珠寶衫原璧奉回周百燦，而他今後的行止又如何呢？還有，「戰雲飛」故事今期揭露一個秘密，就是殺害周友梅父母之元兇首惡竟然就是桑桐，各位如要知道整個故事結局，請不要忘記下期本刊。

***　　　***　　　***

一個世界第一流的古幣收藏家突遭暗殺，由於他的收藏品太過豐富，及後舉行了一次哄動世界的拍賣會，引致各地不少巨富名賈前來出價競投，但是，後來……。倪匡君之「大寶藏」情節迂迴曲折，千變萬化，幸勿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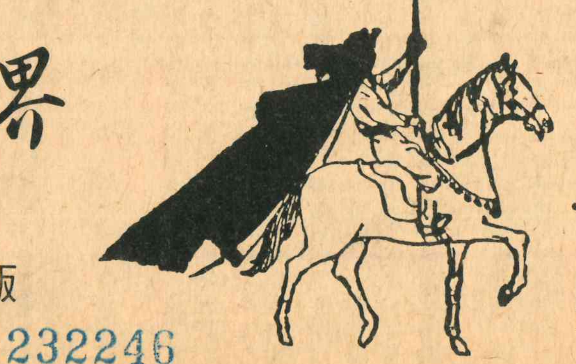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80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俠義情奇故事

曹若冰·文
盧 令·圖

銀劍衛道

神功折鐵掌

豪語震羣雄

秋已殘，西北風轉厲。

景色宜人的江南，在這秋殘冬初的季節，也已是一片凋零的景象，冷冽的西北風，吹刮着地上的沙土，黃葉，和那已經枯禿的樹枝……

路上的行人，也都已穿上了臃腫的棉衣，以抵禦那刺骨砭肌的冷風寒氣!

金陵，鍾山巍巍，龍蟠虎踞，石頭古城。

暮靄初降，金陵城中已亮起了萬家燈火，來往商旅都紛紛落店投宿，休止他們一天的旅程。

西北風雖然冷冽，寒氣雖然刺骨砭肌，但是華燈初上的金陵城，街道上仍然行人如織，并沒有因爲天冷風寒的氣候而見稀少。

這時，幾家有名的酒樓飯店，早已高賓滿座，座無虛席，亂哄哄的一片嘈雜，店伙們穿梭在賓客羣中，上菜送酒的忙個不停，笑臉迎人，不斷的拉長着喉嚨高喊着客人們所要的酒名菜名。

戴着老花眼鏡的賬房先生，坐在櫃枱裏面右手握着毛筆不停地寫着，左手食中拇三個指頭，機械而又快捷的撥動算盤珠子，發出一連串清脆的音響。

一陣雜亂的「得得」蹄聲，自東街上不徐不疾的馳來七騎健馬，當先三騎馬上是一男二女，男的居中，二女一左一右，並轡而行。

男的是個二十二三歲年紀的白衣少年，生得面如冠玉，劍眉，星目，胆鼻，神情溫文儒雅，貌勝潘安子都，風流瀟洒中，另有一股俊逸不羣，英挺而又高華的氣質!

他身左馬上是一個身穿紅衫綠裙的少女，右邊馬上也是一個少女，穿着一身青衣青裙。

兩個少女年紀都在十九二十之間，也都是一般兒的黛眉美目，瑤鼻檀口，烏黑的秀髮披垂在肩後，膚若凝脂，美似天仙，艷勝嬌花。

隨在三人身後的四騎健馬上，則是一個鬢髮灰白，年約七十上下的灰衣老者和三個四十開外年紀的黑衣大漢。

這一行七人，除白衣少年氣度溫文儒雅，俊逸瀟洒脫俗，看來是個文質彬彬的書生之外，兩個少女和一老者三大漢俱都目蘊精光灼灼如電，令人望而生畏，行家一看就知少女和老者等六人，都是身懷絕學，功力精湛的內家高手!

蹄聲「得得」，七騎馬緩緩行至「老正興」酒樓門前，一齊輕勒韁轡停住，十四道目光同時望向店內。

左邊馬上紅衫綠裙的少女黛眉微蹙了蹙，說道：「這一家也是擠得滿滿，吵得要命，看這樣子好像這金陵城內的人，全都集中到這些酒樓飯店裏來了。」

右邊馬上的青衣少女忽然「噗哧」一聲輕笑，語聲甜美地說道：「怡姊，我想這街道上和別的商店裏的那些人，他們大概都是從外地來的了!」

紅衫綠裙少女侯淑怡美目微微一瞪，笑叱道：「貧嘴，我只不過是這麼形容一句，妳便又抓着理由要貧嘴了，哼，等會兒，我要不擰破妳的嘴皮子，饒了妳才怪呢!」

青衣少女司徒小珊一聲嬌笑道：「啊呀!怡姊，妳可眞狠心啊，動不動就要擰小妹的嘴巴，這一路上也不知道被妳擰過多少次了，唉!妹妹眞難做，連說一句話的自由都沒有，簡直倒霉透頂，下一輩子我可得好好地求求閻王爺幫幫忙，別叫我再做妹妹了!」

侯淑怡笑道：「妳看妳這張小嘴兒有多利多會說話，好像我這個做姊姊的眞的欺負了妳似地，讓妳受了無限的委屈!」

說着似恨似愛地白了這個聰明可愛，俏皮得使人受不了的師妹，而又是她心目中未來的小姑子一眼，美目隨又一瞥當中馬上的白衣少年，嫣然微笑地說道：「俊哥，這裏也這麼吵，我們還是再往前面走走，找一家比較清靜的地方吧!」

白衣少年司徒文俊乃是司徒小珊的胞兄，他劍眉微皺了皺，沉吟地道：「怡妹，我們已經走過四五家了，情形都是如此，再往前面去只怕也是一樣，我看我們不如就在這一家將就一點算了。」

司徒文俊話聲剛落，店裏面已經快步跑出來一個店伙，笑臉迎人的朝司徒文俊和二位小姑娘哈腰諂笑的說道：「公子爺和二位小姐請下馬歇息吧，小店樓上恰好還有一個清淨的雅座空着呢!」

侯淑怡微點了點螓首，朝司徒文俊嫣然一笑，首先擰身下了馬背，司徒文俊兄妹和後面灰衣老者黑衣大漢也立即跟着紛紛飄身下馬。

店伙只覺得眼前人影一陣閃動，七人已都下馬落地，而且，全都不聞一點兒聲息。

這店伙雖然不懂武功，但是卻經多見廣，一見這種情形，已知這老少男女七人都是武林中人，這種人物對於金錢出手最是豪爽大方，只要侍候得好，小費賞賜必多，說不定，比三個月辛勞所得的工資還多。

當下連忙倍加小心的搶步上前，接過七人手裏的馬韁繩，哈腰恭敬地說道：「公子爺和二位小姐們請先登樓入座，小的將馬匹交待好了立刻就來侍候。」

司徒文俊瀟洒地一笑，領先舉步入店，侯淑怡和司徒小珊手挽手兒隨後，灰衣老者和三個黑衣大漢則緊隨二女身後緩步而入。

司徒文俊貌賽潘安子都，儀容俊逸，風度翩翩，乃絕世美書生，少年佳公子，加上二女都是麗質天生，美勝仙女，艷絕塵寰，因此，他們一走入店堂內，立刻吸引了所有的人的視綫，嘈雜喧嚷的聲音頓止，數十雙眼睛全都放射出驚異與羨艷的光彩，投視在司徒文俊和二女的身上。

數十雙眼睛，全都眨也不眨的隨着三人的身影移動，移動……

直到三人已經登上了樓梯，直到視綫已被那灰衣老者和三個黑衣大漢的身影遮住，那些人，仍然戀戀不捨的，痴呆地凝望着……

這時，有些人的心裏竟忽然產生了一絲莫明其妙的後悔，後悔先前沒有上樓作樓上客，不然，此刻豈不是可以毫無顧忌的大飽眼福了麼?……

突然，不知是誰，竟在這一切的噪音靜止，像是變成另一個世界的刹那，輕輕地發出了一聲吁嘆，說道：「這三個娃兒，鍾靈毓秀，全都集聰智美慧於一身，無一不是百年難得一見的絕世奇才，只是……唉!實在太可惜了!……」

這幾句話聲音雖然不大，但是整個店堂中的人莫不聽的十分清楚，心中全都感覺奇怪地一怔!暗忖道：「說這話的是什麼人?實在太可惜什麼?……」

於是，數十雙眼睛都不約而同的立刻從樓梯處轉移了視綫，紛紛投向那話聲發出的地方，找尋說話之人。

屋角靠牆的一張桌位上，各據一方的坐着三個身穿黃，青，紫，顏色不同的儒衫，長髯過胸，年約五旬開外，面貌清癯的老者。

適才的話聲便是從屋角靠牆的方位發出，只是此刻話聲已停，無從知道是出自那一位老者之口?

三個老者一見衆人目光投射過來，便都悠閒的端起自己面前的酒杯互相邀飲，對衆人投視過來的訝異目光，恍如未視。

片刻之後，店堂中又恢復了原先的那嘈雜，喧嚷，嗡嗡的聲音。

此際，那三個老者中的青袍老者忽然目視黃袍老者低聲問道：「大哥，你說『可惜』，可是指那四個東西而言?」

黃袍老者點頭道：「不錯，那四個東西雖不能算是十惡不赦的魔頭，但卻都是兩手血腥的黑道惡徒，那三個少年男女鍾靈毓秀，個個都是良材美玉，和那四個東西一起，怎不令人爲之惋惜，尤其那個男的……」

語聲一頓，雙眉微皺地又道：「兩個少女日蘊精光，內功分明已具甚高的火候，可是那個少年書生卻是一派溫文儒雅，眼神雖然清朗，但卻并無異狀，顯然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絲毫不會武功之人，我眞弄不懂他們怎麼會走在一起的?而且看情形，那少年書生好像還是他們一行之首，這實在令人奇怪不解?……」

紫袍老者接口說道：「大哥說得一點不錯，這情形小弟也感覺有些見奇怪!」

青袍老者笑了笑，道：「在我看來，這情形稀鬆平常得很，應該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黃袍老者目光一凝，問道：「二弟，有道理麼?」

青袍老者笑笑道：「大哥三弟，你們可記得『姐兒愛俏』的俗話?」

紫袍老者道：「二哥的意思可是說因爲那個少年書生長得英俊瀟洒，兩個少女愛上了他，於是他們便走到了一起，是不是?」

青袍老者點頭道：「不錯，這應該是最合理的解釋!」

黃袍老者沉吟地道：「這雖然不能說是沒有可能，不過，這也只能說是那少年書生和兩個少女之間的問題，却與那四個東西無關，那四個東西和他們一起，又該怎麼說呢?」

青袍老者笑說道：「這也很簡單，那兩個少女不是他們的徒弟，便是和他們有什淵源關係之人！」

紫袍老者道：「以小弟看，可能是後者的關係，決不可能是師徒。」

黃袍老者默然沉思了片刻之後，說道：「我們換到樓上去坐坐，暗暗看個個中原因眞相如何再說吧！」

青袍老者注日問道：「老大的意思，是？……」

黃袍老者微微一笑道：「那少年書生儀容英俊脫俗，骨秀神清，乃人中之龍相，實在令人愛惜！」

紫袍老者道：「大哥可是動了愛才之意？」

黃袍老者正容說道：「此子實乃練武上乘奇才，若能經我三人合力調教，三數年內定可成爲一朵武林奇葩，爲武林大放異采！」

青袍老者道：「難道說，敏兒就不如他？」

黃袍老者點頭道：「敏兒受我三人五年調教，成就雖已相當之高，但因天資稟賦所限，決難與此子相比！」

青袍老者有點不服地道：「敏兒年才十四，尚須三年，方能出道，我就不相信，敏兒再苦練三年，會不及他三數年的成就？」

黃袍老者笑說道：「二弟，你別不服氣，此子如能收爲門下，三年之後，你便可見到我所言非虛了！」

紫袍老者接口說道：「二哥，大哥的眼光向來無差，既這麼說，想來定必不會差到那裏，走！我們都到樓上去看看以後再說吧！」

話落，便要站起身子，黃袍老者適時抬手一搖道：「三弟，你且等等，樓上座位還沒有疏通好呢。」

說罷立卽招呼一個店伙過來，從懷裏取出一錠十兩重的銀錁子，交給店伙含笑說道：「麻煩你替我們再辦幾樣菜一壺酒，在樓上張羅一個桌位，銀子除了酒菜錢以外，剩下的全賞給你了！」

店伙先是一楞，繼而是心中又驚又喜，雖然樓上已是座無虛席，但是看在銀子的份上，也就只好不住的點頭答應，拿着銀子自去想辦法去了。

黃袍老者朝着青袍，紫袍老者笑了笑，說道：「這有個名堂。」

青袍老者不禁一怔！問道：「什麼名堂？」

紫袍老者接口說道：「這叫做『有錢能使鬼推磨』。」

說罷，三人相視莞爾一笑。

過了一會兒工夫，那店伙滿臉春風的走了過來，向三人哈腰諂笑的說道：「雖然費了很大的勁，但，總算不負三位爺的交待，一切張羅好了，請三位爺隨小的上樓去吧！」

說罷，轉身在前帶路登樓。

樓上，男女老少七人雖是坐在一起飲食，有說有笑，但是那灰衣老者和三個黑衣大漢却是甚少開口說話，卽使開口，其語氣之間，對二女一男均甚恭敬，非止不像師徒或者其他淵源，簡直有點像是主僕關係。

這等情形，看得三個老者心裏不但奇怪無比，更詫異迷惑不解非常，都在暗忖：「這一男二女三個少年人，是什麼出身來歷？竟能使這四個東西，對他們如此恭敬？……」

驀地，樓梯一陣「蹬，蹬，蹬」大響，快步上來四個兇眉惡眼，滿臉暴戾之氣的彪形大漢。

四個彪形大漢一上樓來，八隻凶睛精光灼灼地掃視着滿樓客人，其中一個濃眉突眼的大漢語聲粗暴的沉聲說道：「各位聽着，這樓上的所有座位，大爺們已經全包下了，現在不管是已經吃完的還是沒吃完的，統限立刻下樓，不得違誤遲延！」

這大漢神情狂傲，語氣完全是命令式的口吻，實在蠻橫不講理至極，令人聽來莫不心生反感氣憤！

可是，眼前樓上所有的客人，除司徒文俊兄妹等一行七人和那三個老者是武林中人外，其餘大都是些過往行旅客商，他們眼見這四個彪形大漢，個個面日猙獰，惡煞兇神的樣子，心中已生懼意，是以，這大漢的語氣雖然蠻橫霸道，令人心中大起反感氣憤，但却無人敢於開口接話！

因此，大漢的話聲落後，便有一些胆小怕事之人，唯恐招惹麻煩的站起身來，不聲不響離座下樓而去！

轉眼工夫，這座聲音嘈雜亂哄哄，賓客滿座的酒樓上，便只剩下了五六個胆量署大的客人和那三個老者，司徒文俊兄妹等一行七人，仍然坐着未動，飲食談笑如故，對那大漢之言，恍似未聞。

那大漢雙日電掃，兩道濃眉一挑，倏地大踏步走到司徒文俊等人桌前，瞪日沉聲喝道：「大爺的話你們聽見了沒有？」

司徒文俊劍眉微微一揚，正要開口，灰袍老者已經冷聲接口道：「沒聽清楚，勞駕再說一遍吧！」

大漢冷厲喝道：「大爺要你們立刻下樓去！」

灰袍老者輕聲一「哦」，道：「你是不是另外備好了美酒佳肴要孝敬老夫？」

大漢雙日怒瞪的厲聲喝道：「老狗東西，竟敢佔你大爺的便宜，看來你大概是活得厭膩了，今天若不是因爲有貴賓駕臨，大爺一定要好好地侍候侍候你，讓你知道厲害，現在你快滾吧，別惹大爺發火，否則，嘿嘿……」

灰袍老者冷然一哂道：「否則，你便要動手撵老夫下去，是不是？」

大漢點頭道：「哼！你明白就好，放識相點，趕快下樓去吧！」

灰袍老者冷冷地道：「不行！老夫既沒有吃好，現在動也不想動！」

大漢凶睛倏又猛瞪地喝道：「老狗東西！你眞想你大爺動手撵你下去麼？」

話落，蒲扇般巨掌突然一伸，直抓灰袍老者右肩！

司徒文俊見狀，不由劍眉微揚，沉聲低叱道：「住手！」

這一聲低叱，聽入大漢耳中宛如雷震，神情不禁愕然一呆！停手日射凶光地瞪視着司徒文俊喝道：「你有什麼話說？」

司徒文俊神情瀟洒地微微一笑，道：「這座酒樓尊駕已經包下了，是不是？」

大漢點頭道：「不錯。」

「什麼時候包的？」

「適才之前。」

「店掌櫃的答應了嗎？」

大漢微微一楞！旋卽狂傲地冷聲說道：「大爺們的話，就是聖旨，不答應也得答應！」

「哦。」司徒文俊淡然一笑道：「這麼說來，尊駕等在這金陵城內必是很有勢力的人物了？」

大漢道：「不錯，『莫愁別莊』中的人說一句話，在金陵城內，還從未有人有胆量敢違拗不聽過！」

這大漢話聲甫落，另一個左頰上有着一條寸長刀疤的大漢，似乎感覺不耐地接口說道：「胡老大，別和他們儘說廢話了，莊主和貴賓的大駕恐怕馬上就要抵達了，時間已經無多，還是趕快叫他們下樓去吧，不然，就乾脆動手撵他們下去算了，免得莊主到時怪罪咱們兄弟不會辦事！」

胡老大一聽這話，立卽點了點頭，倏又瞪起兩隻凶睛，沉聲冷喝道：「怎麼樣？你們還是自己下樓去，還是要大爺們動手？」

司徒文俊淡然一笑道：「尊駕看着辦吧！」

胡老大厲聲道：「這麼說，你們是必須大爺們動手了！」

灰袍老者一聲冷笑道：「憑你們這四塊料差得太遠了！」

胡老大怒聲喝道：「老狗東西，你想找死，大爺就成全了你！」

聲落，巨掌突伸，直朝灰袍老者當胸拍去。

灰袍老者視如未見，身形端坐不動，右手却舉起面前的酒杯，似是待飲，直到胡老大的巨掌已遞到他的胸前五寸距離卽將拍實之際，只見他右手突然一抖，一滴酒珠飛射而出！

一聲大叫，胡老大的那隻巨掌已飛快的縮回，身形暴退，左手捧着右手，右手掌心鮮血直流，竟被那飛射的一滴酒珠射傷！

其餘的三個大漢見狀，齊都不禁臉色勃然一變！

灰袍老者嘿嘿一聲冷笑，道：「畧示薄懲，以作狂傲無禮之戒！」

三個大漢陡地一聲暴喝，身形齊動，六掌同出，直朝灰袍老者拍抓遞到！

灰袍老者乃四十年前名震江湖的黑道梟雄「活閻王」單慶飛，一身武學功力皆有精深的火候造詣，他那會將這麼三個大漢放在眼內，口中一聲冷哼，右手一揮，掌勁山湧，三個大漢那高大的身軀被迫得踉蹌後退，胸中氣血翻騰心頭駭然大驚！

這還是「活閻王」不願隨便傷人，手下留了情，否則，他一掌之下，這三個大漢不死也必重傷當場！

胡老大日睹三個兄弟一齊出手，竟在對方抬手一揮之下全被迫退，已知這灰衣老者是個功力深厚的武林高手，憑自己等四人，縱是一擁齊上，也決非其敵！

何況和灰衣老者一起的共有七人，灰衣老者既是武林高手，其他七人也決非庸手！

於是他立卽咬牙忍着右手心的傷痛，瞪日嘿嘿一笑道：「怪不得尊駕聞聽『莫愁別莊』之名，竟敢漠然無動於衷，原來是位武林高人，請恕我等眼拙放肆，不知尊駕大號如何稱呼？」

「活閻王」冷冷地道：「老夫名號已經二十多年未用，告訴你也未必知道，倒是你們的莊主是誰？且說出來聽聽看。」

胡老大一聽「活閻王」自說已經二十多年未用名號，心中不由暗暗一凜！旋卽一聲冷笑說道：「敝莊主乃是名震當今江南武林的『金陵三霸天』！」

「活閻王」側臉望着身傍的三個黑衣大漢之一問道：「呂老大，你知道嗎？」

三個中年黑衣大漢爲名震武林的黑道豪雄「巴山三煞」，呂老大呂紹南聞問立卽點頭道：「三人成名十五年前，乃結義兄弟，老大『鐵掌震天』巫錦昌，老二『銀鞭驚天』王小乙，老三『雙刀蓋天』金萬全，十年前在『莫愁湖』湖畔建蓋『莫愁別莊』，稱雄江南武林道，自稱『金陵三霸天』。」

司徒文俊忽然接口問道：「呂兄和他們認識麼？」

呂紹南道：「屬下與他們弟兄曾有數面之識。」

「交情怎樣？」

「普通。」

「他們的爲人如何？」

「好好壞壞。」

司徒文俊點了點頭，沒再開口。

胡老大忽然朝呂紹南雙手抱拳說道：「請問尊駕名號？既然和敝莊主認識便是朋友，還望……」

呂紹南搖手截口道：「你不要多說了，我姓呂，江湖人稱『巴山三煞』，今天與敝主人途經貴地在此間用膳息歇，不希望有人來打擾，煩請回告貴莊主，是朋友便請他另包酒樓，接待他的貴賓好了。」

司徒文俊神色溫和的朝胡老大含笑說道：「四位請下樓去吧。」

話落，星日竟忽地轉向那三個老者，神情瀟洒地頷首微微一笑。

他這微微一笑，笑得那三個老者心頭全都不禁倏然一震！暗忖道：「難道我們的低聲談話，已被他聽去了不成？……」

原來就在司徒文俊和呂紹南問答之時，三個老者因聽得呂紹南自稱「屬下」，答話的神情態度十分恭敬，心中驚奇，便展開了一段聲音低如蚊蚋的談話。

黃袍老者道：「二弟，我們可能看走眼了。」

青袍老者道：「怎樣？」

黃袍老者道：「這少年書生必是大有來歷之人！」

紫袍老者問道：「大哥可是指呂老大自稱『屬下』而言？」

黃袍老者點點頭，說道：「不止是這一點。」

青袍老者接口問道：「不止這一點，還有那一點？」

黃袍老者道：「現在我才發覺，他言語氣度從容，神情瀟洒自若，沒有絲毫文弱書生的儒怯之態！」

紫袍老者道：「可能是個身懷絕學，功力深湛之人，是不是？」

黃袍老者點點頭，說道：「嗯！必然不錯！」

三人猜想的一點不錯，他們的低聲談話，確實被司徒文俊一字不遺的聽去，不然，司徒文俊怎會無緣無故的朝他們頷首微笑？

就在司徒文俊朝他們頷首微微一笑，三人心頭全部倏然一震暗忖之際，樓梯又是一陣「蹬蹬」震响，急步上來，兩個面目陰沉，身穿黑緞錦袍，年約五十多歲身材瘦小的老者。

這兩個身材瘦小的老者一上樓，其中一個立朝胡老大等四人沉聲叱喝道：「沒用的東西，連這麼一點兒事情也辦不好，眞是飯桶！」

胡老大正要開口說話，另一個老者已接着叱道：「下去！」

胡老大竟是未敢開口，恭敬地應了一聲「是」，轉身和另三個大漢，急步奔下樓去。

兩個瘦小老者四目如電地一掃樓上衆人之後，左邊的一個忽然嘿嘿一聲乾笑，道：「我還當是什麼不長眼睛的人物，竟敢不給『莫愁別莊』的面子，原來是老朋友在開我們的玩笑！」

呂紹南嘿嘿一笑道：「秦兄和劉兄什麼時候投入『莫愁別莊』了？」

姓秦的瘦小老者名秦堯，外號「鐵彈子」，姓劉的名劉景榮，外號「冷面瘟神」，均是成名江湖二十多年的黑道高手。

「鐵彈子」又是一聲乾笑，道：「已經四年多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呂兄可否和同行的朋友先請到樓下擠一擠，稍停我們再敘如何？」

呂紹南正要開口，「活閻王」已冷聲說道：「辦不到！」

秦堯和劉景榮臉色不由齊地一變！目視呂紹南問道：「呂兄，這位朋友是誰？請恕我們眼拙，麻煩你替我們介紹一下，也好認識認識高人！」

「活閻王」冷冷地接道：「不用介紹，老夫生平不善與人打交道，更不喜歡和人拉關係套交情！」

劉景榮雙眉一挑，目射寒電地灼灼逼視着「活閻王」，嘿嘿一聲陰笑道：「尊駕是瞧不起我們麼？」

「活閻王」一聲冷哼道：「你們根本不配！」

秦堯望着呂紹南，說道：「呂兄，這位朋友，如此瞧不起我們，我只好向他領教領教了！」

呂紹南微微一笑道：「我看秦兄最好是算了。」

秦堯臉色一寒，道：「呂兄也認爲秦某不配麼？」

呂紹南淡淡地道：「秦兄言重了，不過……」

「三煞」老三斐偉飛快的接口道：「秦兄如果眞要動手向他領教，儘管請便，我兄弟決不幫他就是！」

「如此很好！」

話落，倏然跨前一大步，出掌直拍「活閻王」的背心「靈台」大穴！

「活閻王」單慶飛雖然不認識「鐵彈子」秦堯，不知其武學功力如何，但因背心「靈台」大穴，乃人身十二死穴之一，若被掌力拍實，不死也必落個內腑重傷！

是以，他不待掌風勁氣沾衣，便卽身形微側，同時左手疾出，食中二指駢指點向秦堯的右腕脈門！

秦堯口中一聲冷哼，右腕微沉，沉掌拍向「活閻王」腰脇！

「活閻王」一聲冷笑，秦堯驀覺眼前掌影一花，竟連看也沒有看清楚「活閻王」用的是什麼手法，左腕一緊一痛，已落在「活閻王」的手裏，左半個身子頓時又酸又麻，力道盡失！

也就在此際，樓梯口一陣輕風颯然，人影連閃，身形奇快地縱上十數個人來。

當先二人是一雙少年男女，男的年約二十四五，面如冠玉，劍眉星目，俊逸英挺中透着一股狂傲凌人的氣質！女的則是一個十六七歲的絕色，明眸秋水，皓齒似貝，玉骨冰肌，嬌美嫵媚非常！

侯淑怡姑娘一見，不由脫口一聲輕「咦」道：「是他們兄妹倆！」

司徒文俊聞言問道：「怡妹，妳認識他們？」

侯淑怡螓首微點地道：「他們就是那個意圖獨尊天下武林，自稱『天威大帝』的一子一女，費少雲費文綺兄妹。」

「哦！」

那費少雲一縱上樓來，瞥眼見到秦堯被「活閻王」單慶飛扣拿住腕脈，心中不由倏然一驚！連忙揚聲說道：「單叔叔，請手下留情！」

他上來得正是時候，不然，秦堯的一隻左腕非被廢斷不可！

「活閻王」單慶飛原是「天威大帝」手下，他不能不給費少雲的面子，立卽手一鬆，目視費少雲問：「賢侄是什麼時候來金陵的？」

費少雲神色恭敬的說道：「小侄和小妹剛到，叔叔是什麼時候到的？怎麼和他們動起手來了？」

單慶飛道：「我們也是剛到，承這位秦朋友的抬愛，他要向老朽領教，老朽不便拒絕，只好恭敬不如從命活動活動老筋骨了！」

費少雲忽地轉向秦堯俊臉一寒，目射冷電地沉聲叱道：「秦堯，你胆子也太大了，單叔叔武林人稱『活閻王』，乃本谷『雙聖』之一，你竟敢出言無狀冒犯，還不趕快上前道歉賠罪？」

「鐵彈子」秦堯一聽不由驚魂出竅，心底倒抽了口冷氣，他做夢也沒有想到，對方竟是四十多年前煞威震江湖的「活閻王」單慶飛，連忙上前一步，抱拳拱手一揖，惶恐而恭敬地說道：「晚輩有眼無珠，不知是老前輩大駕，適才冒犯得罪之處，尚祈老前輩原諒勿放在心上！」

單慶飛淡淡地道：「不敢當，秦兄這麼說，老朽實在不敢當之至！」

費少雲目光微轉，掠瞥了侯淑怡姑娘和司徒文俊兄妹一眼，他雖然并不認識司徒文俊兄妹，不知道他們和侯淑怡姑娘的淵源關係，但因見司徒文俊夾坐於二女之間，心底不禁油然生起一絲妒意！

不過，他乃是個心機陰深之人，心底雖然有些兒嫉妒，但却絲毫不現露於形色，神情顯得十分瀟洒地走前兩步，俊臉含笑地朝侯淑怡姑娘拱手一揖，說道：「別後月餘，一直未悉姑娘芳蹤何處？無時無刻不在思念之中，想不到今天竟然在此巧遇，小生心中實感興奮！」

侯淑怡姑娘，嫣然一笑，說道：「是麼？……」

費少雲正容說道：「小生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侯淑怡美目微微一眨道：「你爲什麼思念我呢？」

費少雲道：「當然是因爲姑娘國色天香，美絕塵寰，是以……是以……」

他雖然是個心機陰深，聰智絕倫之人，但是當着這位衷心傾愛，美艷無倫的侯淑怡姑娘面前，也不禁有點兒口拙起來，因此在接連說出兩個「是以」之後，竟感覺無法繼續以下之言。

侯淑怡姑娘慧質蘭心，聰明絕世，聞言焉有不明白他這「是以」以下的意思？

她對費少雲雖然并無什麼惡感，但却甚是看不順眼他那狂傲凌人的氣勢，何況她芳心早已情有所鍾！

雖然，費少雲和司徒文俊都是當代俊逸，瀟洒脫俗的美少年，但若仔細一比之下，費少雲在氣質上似乎少了點兒什麼？讓人覺得不如司徒文俊之感！

於是，費少雲話聲一落，侯淑怡嬌靨立卽倏地一寒，冷冷地道：「誰要你來奉承，姑娘美與不美與你有何關係！」

費少雲神色不禁愕然一怔！但旋卽微微一笑，阿諛說道：「姑娘美與不美雖與小生無關，但是愛美乃是人之天性，并非小生故意奉承，姑娘之美，實在是蓋世無雙！」

費文綺忽然接口說道：「侯姊姊，我哥哥說的是眞話，妳的確是美極了！」

侯淑怡望着費文綺微微一笑，道：「小妹妹，妳才眞美呢！」

費文綺美麗的嬌靨兒上倏地泛起了兩片紅暈，含羞的一笑道：「侯姊姊別取笑了，小妹醜死啦！」

美目奇采閃動地瞥視了司徒文俊一眼，竟然低垂下了螓首。

侯淑怡美目忽然一凝，望着費少雲問道：「金陵三霸天，要請的貴賓，就是你麼？」

費少雲的臉上飛閃一絲驕傲之色，點點頭道：「不錯，正是小生兄妹，但是現在又多了一位。」

「是誰？」

「就是姑娘。」

侯淑怡冷冷地道：「不敢當！『金陵三霸天』，乃是名震江南武林的高手，那會將我們放在眼裏，我們也沒有那麼大的福份，只要不派人來趕我們下樓，就很不錯了！」

費少雲一聽這語氣，雙眉不由微皺了皺，道：「姑娘太言重了，剛才他們因爲不知道姑娘是小生的朋友，否則，他們的胆子再大也不敢冒瀆姑娘，過去的事，尚望姑娘勿要記在心上！」

侯淑怡眨眨美目道：「這麼說來，現在我們仍能在這裏坐着，沒有被趕下樓去的原因，應該完全是你的面子了？」

費少雲道：「事實確是如此！」

呂紹南忽然一聲冷笑，道：「小子，這話你不覺着慚愧麼？」

費少雲臉色倏地一變！冷聲道：「爲什麼？」

呂紹南道：「你認爲憑『金陵三霸天』那幾塊料能趕得動我們麼？」

「金陵三霸天」六道眉毛齊揚，「鐵掌震天」巫錦昌驀地沉聲喝道：「呂老大，你說話最好當心點！」

呂紹南嘿嘿一聲冷笑道：「怎麼樣？你巫老大是不是不服氣，想和我較量較量試試！」

巫錦昌目閃寒煞的道：「聽說你們巴山三煞兄弟埋首苦練絕藝五載於茲，武學功力想必均皆精進大成，巫某正想領教，開開眼界，看看你們究竟練成了一些什麼絕藝，功力精進了多少，竟敢口發狂言，不把我們『金陵三霸天』放在眼內？」

呂紹南哈哈一笑道：「那很好，巫老大有此興趣，我呂老大怎能讓你失望，一定奉陪，只是這裏不便，我們換個地方如何？」

「那裏？」

「隨你！」

巫錦昌陰陰一笑道：「鍾山山麓，怎樣？」

「好。」呂紹南點頭道：「是現在去還是什麼時候？」

巫錦昌忽然轉向費少雲躬身說道：「屬下請示殿下諭示。」

費少雲微一沉吟，問道：「你們以前可有過節？」

巫錦昌道：「沒有。」

費文綺接口說道：「既然沒有過節就算了，何必動手較量爭强有傷和氣！」

巫錦昌恭敬的說道：「公主說的極是，但是巴山三煞出語狂妄，目中無人，必須予以教訓懲戒……」

他話未說完，費少雲突然抬手一擺，截口道：「他三人雖然應該教訓懲戒，不過……」

語聲微微一頓，目光一瞥侯淑怡姑娘和「活閻王」單慶飛，又道：「看在侯姑娘和單叔叔的面上，就饒過他們算了！」

侯淑怡忽然輕聲一笑道：「你這是向我討好麼？」

費少雲笑了笑道：「姑娘乃是聰明之人，想來當能明白小生爲何討好姑娘的心意。」

他臉皮眞够厚的，竟然直承「討好」之意。

侯淑怡嬌靨倏地一寒，道：「我不明白你的心意，也不管你是什麼心意，我皆不領你這份情，而且還希望你不要攔阻他們！」

費少雲臉色神情微變了變！蹙眉問道：「姑娘的意思是？……」

侯淑怡道：「讓他們動手較量較量，看場熱鬧！」

「姑娘要讓他們一搏勝負？」

「哼！我要看看到底是誰教訓誰？誰饒誰？」

「姑娘可知俗話說『二虎相搏必有一傷』？」

「傷者，必是『巴山三煞』兄弟，對不對？」

費少雲微一點頭，道：「我想應該是對的！」

侯淑怡冷笑一笑，冷聲說道：「但是我却認爲傷者必是『金陵三霸天』，你信不信？」

費少雲尚未接話，「鐵掌震天」巫錦昌，已忍不住地軒眉沉聲說道：「老夫不信！」

呂紹南嘿嘿一笑道：「不信我們便先互搏一掌試試如何？」

巫錦昌雙目陡瞪地喝道：「巫某難道怕你，呂老大，接掌！」

話落掌出，抬手推出一股强猛的掌力，直朝呂紹南當胸擊去！

二人相距不過一丈一二，掌力推出卽至，呂紹南才待發掌硬接之時，那知就在這間不容髮的當兒，奇事竟而突然發生！

巫錦昌這一掌本是直擊呂紹南的，但不知怎地，中途竟突然變了向拐了彎，忽朝坐在二女當中的司徒文俊擊了過去！

掌力突然自己變向拐彎，實在太以出人意外，太以怪誕，雙方衆人雖然都是身懷絕學功力的武林高手，但是目睹這等意外怪事，全都不禁驚得愕然一呆！

驀地，「砰！」的一聲，掌力已實實的擊中司徒文俊的胸脯上，身軀應聲向後倒了下去！

巫錦昌外號「鐵掌震天」，其掌力之雄渾剛猛，自是足以開碑裂石，否則，何能號稱「鐵掌震天」？

他這一掌擊出，雖然意在試探呂紹南五年苦練絕藝，功力精進了幾許？只使用了七成眞力，但其力道之强猛，仍然非同等閑！

司徒文俊身軀向後倒下，侯淑怡和司徒小珊二位姑娘等心中都不禁駭然大驚！

然而，也就在這衆人心頭駭然大驚的剎那，司徒文俊的身軀竟緩緩地站了起來，神情瀟洒依舊地望着巫錦昌微微一笑。

巫錦昌兄弟，費少雲兄妹和手下高手等人見狀，全都不由臉色一變！瞪目呆望着司徒文俊，心頭驚凜地暗忖道：「這少年書生是誰？挨了那麼剛猛的一掌，竟能夷然無事，他的身子難道是鐵打的？銅鑄的？……」

費少雲等衆人心頭驚凜暗忖間，司徒文俊一臉笑容已斂，說道：「閣下掌力雖頗雄渾，只是還不配稱做『鐵掌』，更不配稱『震天』！」

語聲一頓，星目倏射威稜逼人的道：「請問閣下可與在下有仇？」

巫錦昌一楞！道：「這……」

司徒文俊道：「這什麼？有或無，這麼兩個簡單的字，難道都不會得說麼？」

巫錦昌雖是黑道梟雄，但却非一般心機狡詐大奸大惡之徒，聞言不由搖頭道：「無。」

司徒文俊突然一聲冷笑道：「那麼在下請問，閣下爲何以聲東擊西的手法，掌擊在下？」

巫錦昌呆了呆！道：「這……實在是個意外！」

司徒文俊故作愕然地怔了怔！道：「意外？……」

巫錦昌點頭致歉，道：「尚請閣下原諒！」

「意外？原諒？……哈哈……」司徒文俊哈哈一聲朗笑道：「這種意外，幸而是落在在下身上，要是換作別人，在這種意外之下，只怕已被掌力擊得口噴鮮血，魂斷命喪當場了，那還能聽得到閣下的這『原諒』二字……」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在下雖然不願指責閣下所言這『意外』是謊，但是閣下必須有所證明交待，否則在下縱有原諒閣下之心，而在下同行的朋友，恐怕也將不肯原諒閣下！」

巫錦昌道：「閣下之言有理，對此巫某也確實該有所證明交待，可是……」

掌力突然變向拐彎，這實在是件極爲奇怪之事，連他自己也駭異莫明不知，無法解說，是以，「可是」兩字出口之後，便因無法解說而倏然住口不語。

司徒文俊接着追問道：「可是怎樣？爲何不說下去？在下洗耳敬聆高論，只要有理，定當『原諒』閣下這種『意外』，在下自認倒霉！」

巫錦昌不由苦笑道：「巫某自己也弄不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實在……唉！」

語聲微頓，輕嘆了口氣，接道：「總之，這實在是個意外，萬望閣下原諒！」

司徒文俊一聲冷笑道：「就這樣便算完了麼？」

費少雲忽然接口道：「事出意外，不算完你還想怎樣。」

司徒文俊轉望着費少雲微微一笑，道：「你的意思可是要在下自認倒霉？」

費少雲道：「反正你又沒有受傷，沒有損失什麼！」

「在下如果受傷了呢？」

「那也只能自怨學藝不精，功力反應兩差，不足應付意外！」

司徒文俊道：「如此，在下是應該挨這一掌的了？」

「哼！也是活該！」

司徒文俊淡然一笑道：「可不可以討還？」

費少雲冷冷地道：「你可是也想打他一掌？」

司徒文俊道：「不應該嗎？」

費少雲點頭道：「當然應該，不過却要看閣下有沒有這份能耐！」

司徒文俊微微一笑，道：「閣下是不是要看看？」

費少雲雙眉微微一揚，道：「你想和我動手？」

司徒文俊淡淡地道：「隨便，你們所有在場之人都可以！」

此語一出，費少雲等衆人臉色全都不禁勃變！

那三個面貌清癯的老者却都不由眉鋒一皺，黃袍老者低聲說道：「二弟三弟，有好戲看了。」

青袍老者低聲道：「剛才那一掌實在古怪，恐怕就是他自己……」

他話未說完，費少雲已經劍眉雙軒的沉聲喝道：「你有好大的功力，竟敢如此狂妄！」

司徒文俊神情從容瀟洒地一笑，道：「在下功力有好大？是不是狂妄？一試便知！」

費少雲點頭道：「閣下說的是，那我就試試你！」

話落，右掌立卽一抬，才待吐掌拍出之際，費文綺突然嬌聲喊道：「哥哥！」

費少雲聞聲停掌，側臉望着費文綺問道：「妹妹，何事？」

不知怎地，費文綺的嬌靨兒竟然微微一紅，低聲說道：「哥哥，你應該明白他是侯姊姊的朋友！」

言下之意，好似在說：「你最好別和他動手得罪他，得罪他，就等於罪了侯姊姊了。」

費少雲不是糊塗人，當然明白她的意思，點頭笑說道：「我知道，我不會傷他的！」

他爲人心性陰深狡詐，口裏雖是這樣說着，但暗底裏已決心藉機除此情敵！

司徒文俊忽然微微一笑道：「閣下眞要一試在下的功力？」

費少雲冷冷地一哼，道：「你可是害怕了？」

司徒文俊劍眉一揚道：「閣下用不着激我，我只是不想在此間驚世駭俗！」

費少雲道：「那麼我們到城外鍾山山麓去怎樣？」

司徒文俊道：「奉陪。」

費少雲日中閃過一絲詭詐的笑容，道：「只是我們兩個人？」

「隨你，不過我希望你最好和你的手下都去。」

「你呢？」

「一個人。」

侯淑怡接口道：「那不行！」

費少雲星目一凝，問道：「姑娘的意思？」

侯淑怡道：「要去大家都去。」

司徒文俊道：「但是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

侯淑怡一怔！道：「什麼條件？」

司徒文俊正容說道：「不管他們多少人，妳們都只能旁觀，絕對不准出手！」

侯淑怡芳心不由「卜」地一跳，美目一睜，道：「你……」

司徒文俊語聲堅決沉毅地說道：「我要藉今天之搏，使『丹心門』恢復百年前的聲威，名震天下武林！」

費少雲陡地仰首一聲大笑道：「閣下的口氣實在狂妄得駭人，令人聽來渾身直起鷄皮疙瘩！」

司徒文俊劍眉雙揚，冷冷地道：「廢話少說，走！」

話落，舉步瀟洒地當先下樓。

× ×

鍾山，亦名紫金山，在金陵東郊，卽今南京市中山門外。

二更時分。

司徒文俊神定氣閑的岳立在鍾山山麓的一片空地上，白衣飄飄，有若臨風玉樹。他身後，站立着侯淑怡和司徒小珊二位姑娘，「活閻王」單慶飛和「巴山三煞」兄弟。

費少雲和其屬下高手，「金陵三霸天」等衆人，峙立在司徒文俊的對面兩丈之處。

司徒文俊星目電射望了望費少雲等衆人，倏朝身後的二位姑娘和「一王三煞」說道：「侯姑娘請和妹妹，單老，三煞兄弟後退三丈以外作壁上觀，無論在任何情勢下，均請切勿出手！」

司徒小珊黛眉一皺，說道：「難道他們那麼多人聯手齊上，我們也眼看着不出手麼？」

司徒文俊道：「不錯，縱然是我力已不支，也不得出手！」

司徒小珊道：「哥哥，你……」

司徒文俊神色陡地一肅，說道：「妹妹，妳要記住，我兄妹是司徒家兒女，絕不能弱了司徒家的名頭！」

司徒小珊螓首不由一垂，道：「是的，哥哥，妹妹記住了，哥哥請放心吧，無論怎樣，妹妹絕不會得弱了司徒家的名頭的！」

司徒文俊朗聲豪笑地點頭道：「好！這才是司徒家的兒女！」

語聲一頓，星目轉望着侯淑怡姑娘肅容說道：「侯姑娘，我希望姑娘也記住千萬別出手幫我，否則便是毀我司徒文俊的一生，從此便算義絕情斷！」

侯淑怡姑娘芳心不禁凛然一震！美目深情而又幽怨地望了他一眼，螓首微微一點道：「你放心吧，我決不出手就是！」

話落，立卽和司徒小珊，「一王三煞」飄身後退三丈以外站立。

費少雲站立在兩丈之處，對司徒文俊的這番話，全都聽的十分清楚，心中不由非常欽佩的忽然揚聲哈哈一笑，道：「想不到閣下外貌靜若處子，性情竟是如此剛毅，令人敬佩，較量之後，不管勝負如何，我一定得好好的交你這個朋友！」

司徒文俊冷冷地道：「交朋友的事留待以後再說吧！」

語鋒一頓卽起，沉聲說道：「是閣下先上，還是你們聯手齊上？」

費少雲微微一笑，道：「我們先對上三掌再說，如何？」

司徒文俊淡淡地道：「奉陪，閣下請發掌吧？」

「好！」

費少雲點頭一笑，脚下剛跨出一步，他身後忽然响起一個低沉的聲音說道：「且慢！」

眼前人影一閃，一個身材偉岸，灰白長髯飄胸的老者已經搶步跨出，躬身說道：「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狂生，何勞殿下出手，由老臣來教訓他一頓好了！」

此人爲「天威大帝」一等絕頂高手中，號稱「三仙」之首的「幻影掌」谷雄。

費少雲眼珠微微一轉，道：「只是有勞谷老了！」

「幻影掌」谷雄哈哈一笑道：「些許小事老臣應當効勞，殿下但請拭目以待，以三招之內，老臣定必斷他一手以爲狂妄之懲戒！」

說罷轉過身形，肩不幌，腿不屈，倏已飄前丈多，岳立在司徒文俊對面八九尺之處，目射灼灼精光的沉聲喝道：「小子，你叫什麼名字？」

司徒文俊道：「司徒文俊，閣下尊姓大名？」

谷雄嘿嘿一笑，道：「老夫名叫谷雄，外號人稱『幻影掌』，你是那派門下弟子？」

司徒文俊朗聲道：「丹心門。」

「丹心門？」谷雄微微一怔！道：「老夫沒有聽說過，掌門是誰？」

司徒文俊道：「就是我。」

谷雄陡地哈哈一聲大笑，道：「難怪老夫沒有聽說過！」

司徒文俊冷冷地道：「現在你已經聽說過了！」

谷雄道：「這種名不經傳的門派，不出三天，老夫便忘記了。」

「這次我保證你永遠忘不了！」

「爲什麼？」

「借用你的話，三招之內，你將斷去一手！」

谷雄倏然瞪目怒喝道：「小子，你有多大的功力火候，胆敢對老夫也如此狂妄大言不慚！」

司徒文俊淡淡地道：「我有多大的功力火候，是不是大言不慚，是不是狂妄？動上手你就知道了！」

谷雄嘿嘿一聲獰笑，目射煞芒的道：「你說的倒是，三招之內，老夫要是不能將你敗於掌下，便從此退出江湖，歸隱深山！」

司徒文俊目閃異采的道：「只怕你說話不算！」

谷雄雙眉一軒，道：「老夫向來言出如山！」

司徒文俊點頭道：「如此就好，閣下請出手吧！」

谷雄沒再說話，跨步出掌，直朝司徒文俊拍去！

確實不愧是成名江湖數十年的高手，出掌不但奇快如電，招式而且沉穩非常！

可惜他碰上了身懷罕絕奇學功力的司徒文俊，司徒文俊身形凝立不動，直到谷雄的雙掌即將沾衣擊實的剎那，這才身軀幌動地避過。

他身軀幌動也只是身軀幌動而已，雙脚却釘立原地未移動絲毫。

谷雄雙掌齊出，一招無功，接連又攻出了兩招。

這兩招雖然比第一招更快，一招快逾一招，但是結果仍是一樣，司徒文俊雙脚仍然未移動絲毫，他連司徒文俊的一片衣角也未沾上！

情形至此，按理，谷雄應該就此識時務知進退，認敗服輸才是。

然而，谷雄他沒有，三招一過，第四招緊跟着出手，雙掌幻起千重掌影，將司徒文俊的身形籠罩在一片掌影之內。

司徒文俊劍眉不由倏地一揚，身如電閃地脫出千重掌影以外，沉聲朗喝道：「住手！」

谷雄心神不禁一震！收招停掌，凝目問道：「你有什麼話說？」

司徒文俊冷冷地道：「你說的話算不算？」

谷雄道：「老夫說過，向來言出如山，怎會不算！」

司徒文俊道：「如此我請問，你出手幾招了？」

谷雄道：「三招。」

司徒文俊道：「我落敗沒有？」

谷雄道：「沒有。」

司徒文俊道：「我既未落敗，你既是向來言出如山，現在你該守着你自己的信諾退走了！」

谷雄嘿嘿一聲冷笑道：「你說的是，老夫確實應該守着自己的信諾，應該從此退出江湖，隱跡深山不出，可是，老夫另有理由！」

司徒文俊星目一凝，道：「你有什麼理由？」

谷雄道：「老夫問你，這三招你出手沒有？」

司徒文俊道：「沒有。」

「你爲何不出手？」

「我不出手豈不更好。」

「老夫却不認爲是。」

「你認爲是什麼？」

「老夫有兩種想法，一種是輕視侮辱，一種是你自知功力不敵，不敢出手！」

「你以爲是前者還是後者？」

「自然是後者。」

「這麼說，你是要我出手了？」

「你不敢出手力搏勝負，只憑仗身法閃避，算是什麼？」

司徒文俊微微一笑道：「你既然一定要我出手，那也無不可，不過，醜話我可要先說在前頭，力搏之時，萬一我失手傷了你，可不能怨我！」

谷雄冷冷地道：「眞要有那萬一，那只能怨老夫學藝不精！」

司徒文俊點頭道：「如此很好，你出手吧！」

谷雄沒再多說廢話，暗提一口丹田眞氣，喝道：「小子，接掌！」

話落，倏然抬手一掌，直朝司徒文俊當胸拍去！

司徒文俊劍眉微微一揚，道：「我就接你這一掌試試！」

話聲中，抬手挺掌迎了上去！

谷雄自恃數十年修爲，功力深厚，他估料司徒文俊所學身手雖然不俗，但只有二十多歲的年紀，內功眞力絕不可能比他高强！

是以，他這一掌拍出，看似並無剛猛之威，其實已提聚了數十年的修爲功力，眞力內凝，着物吐力，力道足以裂碑碎石，雖是鐵打的金剛，也難承受他這眞力內凝的一擊！

他就怕司徒文俊不敢硬接他的掌力，一見司徒文俊挺掌迎了上來，心中不由暗喜。

在他心中原以爲在這一掌接實以後，司徒文俊縱不被震傷吐血當場，起碼也被震得胸中氣血浮動上湧，身形踉蹌後退！

那知他意料雖是如此，事實却不然，竟完全大出他意料之外！

掌力接實，「砰！」的一聲大响中，被震得胸中氣血浮動，身形踉蹌後退的却是他自己，司徒文俊只不過身軀一幌，微退了半步而已！

這一來，他心中雖然驚凛的臉上變了色，但却仍不服氣，身形一退又進，雙掌再次的幻出千重掌影，威勢凌厲的猛朝司徒文俊撲到！

司徒文俊身形凝立不動，直到谷雄雙掌快將臨身的剎那，這才側身錯步，右手倏伸，奇快絕倫的一把拿住了谷雄的左臂肘。

谷雄心頭一顫！猛然一聲大喝，右掌閃電般地直拍司徒文俊胸窩！

顯然，他這是情急拚命，也是想藉這一掌掙脫他被拿住的一隻右肘！

司徒文俊星目寒芒一閃，鋼鈎般的五指一緊，往外一抖！

谷雄只覺得左肘骨一陣澈貫的疼痛，口中忍不住發出一聲悶哼，身子已被抖的摜了出去！

「叭」的一聲，谷雄的身子被抖摜出八尺以外摔倒地上，但却飛快的挺身站了起來！

他站是站起來了，一隻右手托着左肘！臉色一片鐵青！

原來他左肘在司徒文俊那五指一緊一抖之下，肘骨已被揑碎，一隻左手從此算是報了廢！

至此，他這才完全明白，司徒文俊雖然只是個二十多歲年紀的少年人，但一身所學功力火候，無不比他高出甚多！

他一生縱橫江湖，三四十年鮮遇敵手，想不到今天竟然敗在一個名不見傳的少年人的手裏，而且敗在兩招之下，敗得非常之慘，這滋味，可眞是活着比死還要難過，……

可是，技不如人，又能奈何？如今一條左手已廢，欲想報仇，除了埋首苦練奇技絕功以外，別無他路可走！

因此，他挺身站起之後，立即瞪目咬牙厲聲說道：「小子，今天這碎肘之恨，老夫只要能有三寸氣在，定必找你報復，要你雙倍償還！」

司徒文俊神色冷漠地道：「在下隨時候教！」

谷雄嘿嘿一聲厲笑，轉朝費少雲微一躬身說道：「老臣武功不濟，以致受挫有損大帝聲威，尙請殿下恕過，今且暫別，三年之後，當重返大帝駕前効力，以報數載相待恩情！」

話落，騰身掠空飛射而去！

費少雲連忙大聲喊道：「谷老且請留步，勝敗乃兵家常事，何必如此認眞！」

谷雄恍若未聞，接連幾個起落，便已消失在夜色中。

費少雲此次前來金陵，隨身十數人雖都是當今江湖上威鎭一方的梟雄高手，但其中却以「三仙」武功最高，而「三仙」中又以這位谷雄爲首，谷雄一敗，其他一衆高手都不禁驚凛得怔住了，打心底升起了一股子凉意寒氣！

司徒文俊星目威稜射人地緩緩掃視了費少雲等衆人一眼，朗聲說道：「費閣下，你如願就此罷手，便請帶着你的屬下立刻離開金陵，並轉告令尊，勸他休要妄想稱帝武林，君臨天下，否則，便是自取滅亡之禍！」

費少雲臉色不由一變！旋忽仰天一陣狂笑，道：「司徒文俊，你的口氣也太狂妄了，你武學功力雖然不俗，但是家父駕下身懷絕世功力武學的高手不知凡幾，就憑你想嚇阻家父創建武林帝業的雄心壯志，你簡直是在痴人說夢！」

話鋒一頓，俊臉倏現殺機的沉聲喝道：「你既要與家父爲敵，今天我們便就好好地一決高下，分個勝負强弱！」

聲落，右手一探腰間佩劍，「嗆啷」一聲龍吟，一口寒光閃灼耀眼，冷氣森森的長劍已經撤在手中！

司徒文俊劍眉倏地一揚，道：「閣下要和我一較劍術？」

費少雲脚下跨前兩步，冷喝道：「亮出你的兵刄來，今天我要讓你看看奇絕天下武林的『天威』劍法！」

聲落，手中長劍一揮，劃出了一道弧形光影，滿臉驕狂之色！

司徒文俊神靜氣凝地微微一笑，道：「閣下何必如此氣盛，須知動兵刄，只稍一不愼，便將飮恨終身！」

費少雲冷冷地喝道：「你害怕流血劍下？」

司徒文俊神情從容地說道：「費閣下，身爲武林人，過的本就是刀口舔血的生涯，豈會害怕這個，何况閣下手中長劍雖然不是凡鐵，未必就能奈何得了我，只是……」

費少雲接口道：「怎樣？」

司徒文俊道：「我與閣下並無深仇大恨，不想與閣下以兵刄相見！」

費少雲一聲冷笑道：「休要假仁假義，我們雖無深仇大恨，但是……」

話鋒一頓，聲調突然轉厲的大喝道：「速亮兵刄動手，否則，就休怪我仗劍欺你！」

司徒文俊雙眉倏軒，朗聲笑道：「費閣下，你儘管出招吧，我就憑雙掌領教領教你奇絕天下武林『天威』劍法好了！」

費少雲一聽這話，不禁氣得胸中怒火上騰，目射煞芒的沉喝道：「司徒文俊，你太狂妄欺人了，接招！」

振腕抖劍，劍尖幻起五朶劍花，籠罩着司徒文俊胸前五處大穴刺到！

劍勢凌厲狠辣，沉穩快捷，顯見費少雲在劍術上確有精深不俗的造詣火候！

就憑這出手一劍，實在足令武林高手色變心寒！奈何他碰上了司徒文俊這位武林奇才，不但是位劍術大行家，造詣火候比他更高更深，一身所學功力也無不比他高了甚多。

司徒文俊身形卓立不動，目注費少雲的劍勢，眼看劍尖已到胸前之際，口中倏然一聲冷笑，身形飄閃如電……

費少雲只覺得眼前人影一閃，已失司徒文俊的身形，劍招也卽走空，他心中不由暗暗一凛，知道司徒文俊必是已經閃身到了他的身後，於是，立卽身形電旋，只見司徒文俊果然站立在他身後六尺開外之處，面含微笑，一副氣定神閒的樣子。

那微笑，那神情，似輕視，似揶揄，實在令人心中忍不住要冒火！

費少雲暗暗深吸了口氣，强忍着心中怒火地沉聲喝問道：「司徒文俊，你是個人物不是？」

司徒文俊道：「我頂天立地，昂藏鬚眉，怎會不是個人物？」

費少雲道：「如此，你爲何只憑仗身法閃避，不敢接招？」

司徒文俊冷冷地道：「非是不敢接招，而是特意禮讓你三招！」

費少雲怒氣而笑的哈哈一聲狂笑道：「只怕你禮讓過三招以後，便永無接招還手的機會了！」

司徒文俊神色冷漠地冷聲說道：「那不見得，我已經決定在禮讓過三招以後，自第四招開始，於十招之內，奪下你手中長劍！」

費少雲臉色鐵青的瞪目怒喝道：「少吹大氣，接招！」

話落招隨，振腕出劍，寒虹電閃，刺分心，扎肘盤，一招兩式，凌厲狠辣，令人心凜神顫！

司徒文俊身形飄閃，又已避過。

費少雲劍招急變，化作一片冷森森的寒濤，直朝司徒文俊捲去！

司徒文俊再度飄身，第三次避過，朗聲說道：「三招禮讓已過，現在我要還手了，閣下小心！」

費少雲口中一聲冷哼，長劍招式更見凌厲，頓見劍氣森森，寒光飛洒，劍影如山，挾着嘶嘶劍嘯風聲，威勢絕倫地攻向司徒文俊。

顯然，他不但已全力盡展所學劍術精華，並且已運足內功眞力貫注劍身，以作生死之搏！

司徒文俊雖然身懷罕世絕學功力，但是目睹費少雲這等威猛凌厲絕倫的劍勢，心中也不由微微一凜，遂也不敢過份大意輕敵。

連忙運聚神功，兩隻儒袖疾揮，左袖飛捲長劍，右袖拂向費少雲的左肩！

費少雲見狀，心知司徒文俊必然練有「鐵袖神功」之類的功夫，他手中長劍雖然不是柄凡鐵，可也不敢讓司徒文俊的儒袖捲上，口中一聲冷嘿，挫腕撤劍，側肩錯步，避雙袖，揮劍出掌，劍掌兼施，再度攻上！

司徒文俊一聲朗笑，雙臂揮舞，忽而袖捲，忽而掌拍，忽而擋戳，招式奇幻詭異，快捷無倫，每一招式莫不蘊藏着無窮的變化玄機！

三招過後，費少雲先機盡失，手中空自持着一柄長劍，竟然無法發揮劍式威力，反而迫得身形連連後退，只有封架之功，全無還手之力！

至此，他這才完全明白，司徒文俊所學功力之高，實在强過他多多！

幌眼工夫已過六招，七招，八招，九招……

司徒文俊忽然朗聲說道：「費少雲，現在已是第九招，你如願就此停手認輸還來得及……」

他話未說完，費少雲已沉聲截口道：「少廢話，且走完十招再說！」

他心中雖然已經明白司徒文俊所學功力兩皆高他甚多，他決非敵手，但是他乃是個性情驕狂十分之人，怎甘就此停手認輸？

他不但不甘就此停手認輸，掌劍招式更是急如狂風驟雨般，形同拚命的猛朝司徒文俊攻出！

司徒文俊劍眉不由一挑，奇學倏展，口中一聲朗叱：「撤手！」

費少雲連是怎麼回事也沒有看清楚，只覺眼前人影一花，右手腕脈驀地一緊一痲，渾身勁力頓失，同時感到一股絕强無形的勁氣襲體，迫得他身不由己的連連後退了五步，手中長劍也在這電閃般地刹那間到了司徒文俊的手裏。

他愕然地呆住了，呆呆地瞪視着司徒文俊直發楞，心頭交織着無限的驚駭與凜震！

司徒文俊右手橫持長劍，神情瀟洒地抬起左手，屈指輕彈了彈，目視費少雲微笑問道：「費閣下，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沒有？」

費少雲驚魂略定的深吸了口氣，說道：「閣下武學高絕，我今天雖然落敗，此辱他日必報！」

說罷，倏地轉朝身後楞立着的一衆屬下高手喝道：「我們走！」

話落才待騰身掠起，司徒文俊突然揚聲說道：「且慢！」

費少雲揚眉注目問道：「閣下還要怎樣？」

司徒文俊微微一笑，抬了抬手裏的長劍，道：「這柄劍，閣下不想要了麼？」

費少雲臉孔不由一紅，冷聲一笑，說道：「劍已被你奪去，要還便還，何必嚕嗦！」

司徒文俊淡淡地一笑，道：「此劍雖然鋒利，不是凡鐵，但是還不值我留下它，還你！」

右手往外一送，劍虹電射地直朝費少雲飛去！

費少雲連忙暗運眞力，側身探臂伸手，迎着飛來的長劍劍柄抓去！

他抓是抓住了劍柄，但却被劍身的衝力帶得身形一幌，脚下踉蹌後退一大步。

納劍歸鞘，眼含狠毒的瞪視了司徒文俊一眼，口中一聲冷哼，當先騰身掠空飛射而去！

此刻，時辰已是二更已過；夜霧深濃，一大片陰雲遮掩了天空的眉月星光，整個大地均被籠罩在一片濃霧暗黑之中。

天，不知道是要下雨？還是要落雪？

空手降寶刃　一招劈兇徒

司徒文俊目視費少雲兄妹和一衆屬下高手等人的背影消失不見之後，不禁搖搖頭輕嘆了口氣。

旋而，忽然轉朝左邊七八丈以外的一片樹林中揚聲說道：「林中三位前輩若不嫌棄，便請現身出來容晚輩拜見如何？」

這時，侯淑怡和司徒小珊二位姑娘，「一王三煞」等人都已走到司徒文俊身傍，聞言齊都不由愕然一怔！

樹林中突然响起一聲震天哈哈大笑，道：「明明只有兩個人，你却說是三位，並且還口稱前輩，眞該掌嘴三下，外加上一句糊塗！」

話聲中，兩條人影有如兩隻飛鳥般地自樹林中飛起，直落司徒文俊身前；一個是個滿頭灰髮蓬鬆的老化子，一個是個年約十六七歲，黛眉美目，瑤鼻檀口，美秀脫俗，清麗若仙的白衣少女。

老化子正是隨着司徒文俊師兄西上崑崙，分別了三月的「風塵異丐」項漢仁。

白衣少女是誰？司徒文俊雖然不認識，但是他心中已經想到了。

老化子項漢仁突然現身，司徒文俊雖感意外也甚感高興，但却不由劍眉微皺了皺，說道：「林中還有三位，老哥哥不知道麼？」

老化子一怔！愕然地道：「林中還有三位？」

司徒文俊微點了點頭，倏又凝目向樹林中揚聲說道：「晚輩司徒文俊，恭請三位前輩出林現身一見！」

樹林中突又响起一聲哈哈大笑，道：「司徒少俠好靈聽的耳力！」

話聲中三條人影冲天而起，飛落司徒文俊等人對面六尺開外地上，正是「老正興」酒樓上那三個身着黃、青、紫袍的老者。

老化子項漢仁一見三人，不由雙目一睜的哈哈大笑道：「我當是什麼武林高人和我老化子同時隱身樹林內，竟能瞞過我老化子的耳目，原來是你們三個老東西，十多年不見，不聞一點消息，我還以為你們都已魂歸陰曹，見閻王去了呢！」

黃袍老者哈哈一聲大笑道：「臭老化子，我們要是都已魂歸陰曹，留下你一個人在陽間，孤零零的靠討些殘羹剩飯過日子，我們忍心麼！」

說罷，老化子和三個老者齊都哈哈大笑。

黃袍老者目光一瞥司徒文俊和二位姑娘，轉望着項漢仁說道：「臭老化子，你該替我們介紹介紹了。」

「風塵異丐」項漢仁才待開口雙方介紹，司徒文俊已跨前一步，瀟洒地朝三人拱手一揖，道：「晚輩司徒文俊拜見三位前輩。」

三人連忙拱手還禮，黃袍老者含笑說道：「少俠請不要多禮，少俠一身所學高絕奇絕，實在令人欽佩，但不知師承當世那位武林奇人門下？」

司徒文俊微微一笑道：「前輩誇獎，晚輩師承『北龍』門下。」

黃袍老者一怔！詫異地道：「但是少俠適才對付費少雲所施展的身法武學，似乎並非『北龍』家數？」

司徒文俊微一點頭，微笑說道：「前輩好眼力，晚輩適才所施展的，乃是『丹心門』奇學。」

「丹心門？……」黃袍老者眉鋒不由一皺。

項漢仁忽然望着青袍老者笑說道：「酸秀才，你熟讀經史，一向自譽胸羅萬有，對武林中的掌故軼事，無所不知，我老化子現在可要攷攷你，你知道這『丹心門』的來歷麼？」

青袍老者「酸秀才」文思品腦子裏電閃般地思索了刹那，不禁臉孔微紅的搖搖頭道：「不知道。」

項漢仁嘻嘻一笑，旋即歛容說道：「酸秀才，你可聽說過六十年前，在少林寺前獨戰八魔的那位……」

黃袍老者「賽華陀」古回春雙目倏然一睜，接口道：「你是說那有如天際神龍一現即隱的冷先生？」

秀立在項漢仁身旁，兩隻美目一直在司徒文俊兄妹和侯淑怡姑娘三人身上打轉的白衣少女，忽然甜甜地一笑，說道：「不錯，那正是我義父。」

「賽華陀」古回春不由意外地一怔！目注白衣少女，說道：「姑娘是冷先生的義女？」

白衣少女螓首微點的道：「我叫燕無雙。」

說時，美目眨動地望着司徒文俊甜美的一笑。

古回春問道：「冷先生就是『丹心門』掌門？」

燕無雙搖頭道：「不是，我義父是『丹心門』第四代傳人。」

紫袍老者「太湖漁隱」范正全道：「司徒少俠是妳義父的弟子？」

項漢仁接口道：「捉魚的，司徒少俠是『丹心門』的第三代掌門。」

「太湖漁隱」范正全一怔！道：「第三代掌門？是冷先生的師長？」

項漢仁點頭道：「是師叔。」

范正全道：「臭老化子，你可是有毛病麼？」

項漢仁雙眼一瞪，道：「你以為我老化子是胡說八道？」

「酸秀才」文思品目光一瞥司徒文俊，道：「不然你便昏了頭。」

燕無雙插口說道：「你們不要不相信老化子，他說的是眞話，他眞實是我義父的師叔！」

「哦！」

燕無雙是冷先生的義女，經她證明，「酸秀才」文思品等三人如何還能不信？

於是，三人目中齊都現露驚奇之色地投視向司徒文俊。

司徒文俊朝三人微微一笑，解釋地說道：「晚輩因遇奇緣，獲得本門第二代掌門的遺物藏珍，並奉遺命膺任第三代掌門，故而才有這等年齡輩份之差！」

三人聞聽，這才明白所以。

項漢仁嘻嘻一笑，道：「臭藥虫，你們現在相信了吧？」

「賽華陀」古回春笑罵道：「臭要飯的，你少神氣，當心你得了病的時候，我給你配一副包死不活的藥，管叫你吃了伸腿瞪眼見閻王。」

項漢仁哈哈一笑道：「臭藥虫，你這麼一說，我老化子要是生了病，就寧死也不敢找你了。」

「酸秀才」文思品笑道：「對了，你最好別找他，不然我酸秀才敢開保單給你，一劑保死不活的藥吃下去，不死也得脫層皮！」

項漢仁道：「酸秀才，你放心吧，我老化子筋强骨頭硬的很，五臟不壞，決不會得生病，萬一生了病，也有的是化子藥，也決不會找他這個臭藥虫！」

說罷，又是哈哈一聲大笑，笑落，倏地轉向司徒文俊說道：「小兄弟，你大概還不知道他們三個老東西是誰吧？」

司徒文俊搖了搖頭表示不知，其實他心裏已經猜料到了個八九。

項漢仁笑了笑又道：「他們三個便是三十多年前名滿江湖的臭醫生，酸秀才，捉魚的，江湖朋友美其名叫他們『太湖三友』。」

司徒文俊又朝三人拱手說道：「三位前輩譽滿武林，俠風播江湖，想不到今得識荆，晚輩深感榮幸之至！」

古回春哈哈一笑道：「小兄弟別客氣了，尤其是這『前輩』的稱呼，老朽等可不敢當，老朽等雖比小兄弟叨長幾十歲，早出江湖幾十年，但是如以武林輩份言，小兄弟乃是一派掌門的身份，又是冷先生的師叔，若不嫌棄，便請除去這『前輩晚輩』的客氣稱呼，結個忘年之交，和老化子一樣的你喊我們一聲『老哥哥』，我們

便喊你一聲『小兄弟』好了。」

司徒文俊心裏明白「太湖三友」雖是成名武林三十多年的人物，但是比冷先生仍要晚了一輩，比他也就等於晚了兩輩。

然而實情儘管如此，他怎又能因此托大而點頭認可，是以古回春話音一落，他便立刻搖頭謙遜地說道：「這怎麼可以，年齡長幼有序，晚輩焉能……」

他話未說完，老化子項漢仁雙眼忽地一翻，說道：「小兄弟，你要是和他們三個老東西講什麼長幼有序，論什麼禮數，我老化子可就吃了大虧了，你還是恭敬不如從命吧！」

「太湖漁隱」范正全哈哈一笑道：「小兄弟，臭老化子已經提出抗議了！」

「酸秀才」文思品道：「小兄弟，人之相交貴於誠，出於眞，稱呼禮數只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小兄弟非俗人，何必拘守這種形式上的世俗禮數則什？」

項漢仁忽朝文思品一豎大拇指頭，嘻嘻一笑道：「對！酸秀才，你說話向來酸裏酸氣的，我老化子一向不感興趣，聽不順耳，但是今天這兩句話尙還有些道理，堪以讚成！」語聲一頓，轉向司徒文俊說道：「小兄弟，你要如果再講什麼世俗禮數，便是不眞不誠，故作矯情虛僞了！」

司徒文俊微一沉吟，點頭道：「既如此說，晚輩就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項漢仁雙眼倏又一翻，道：「該打！既已恭敬不如從命，怎又自稱晚輩，該打！實在該打！」

說罷，又是一聲哈哈大笑。

× ×

北風凜冽，刺人肌膚生疼，凍得人渾身發抖！

雪花兒漫天飛舞，輕輕地飄落，飄落，慢慢地堆積起來，越堆越厚，於是大地被點綴成了一片銀色世界。

傍晚，北風更緊更急，落雪却停歇。

八騎健馬，四前四後的奔馳在閩中官道上；前面是一男三女四個少年，後面是一個鬚髮灰白的灰袍老者和三個黑衣中年大漢。

他們，正是司徒文俊兄妹和侯淑怡燕無雙二位姑娘，「活閻王」單慶飛和「巴山三煞」兄弟。

馬正奔馳中，司徒小珊忽然嬌聲問道：「哥哥，快到了麼？」

「嗯，就快到了。」

司徒文俊口裏應着，右手已一帶馬韁繩，當先轉向左邊的一條岔路馳去。

三女和「一王三煞」亦卽連忙各驅馬相隨。

奔馳不久，暮色蒼茫中，前面現出一片佔地頗廣，屋宇連綿黑壓壓一座莊院。

司徒文俊右手輕輕一勒韁繩，使健馬奔馳速度減慢下來，回首朝三女說道：「前面就是梅莊了。」

侯淑怡姑娘凝目前望，黛眉忽然微微一皺，道：「奇怪！」

司徒文俊不由一怔！問道：「什麼奇怪？」

侯怡淑再次凝目朝前望了望，道：「那大一片莊院，怎地不見一點燈光……」

司徒文俊倏地勒韁停馬，凝目前望，不由劍眉微皺，沉吟地說道：「這情形實在有點奇怪，天色剛黑，絕無全莊入睡之理！」

司徒小珊眨眨美目道：「梅叔大概是不在家吧？」

司徒文俊搖頭道：「這不可能也不合理，梅叔就是不在家，也不能全莊無人沒有一點兒燈火！」

「活閻王」單慶飛接口說道：「這種現象只有兩個原因可能。」

司徒文俊道：「那兩個原因可能？」

單慶飛道：「一是全莊已經搬遷空無一人，一是出了變故！」

司徒文俊的臉上突然閃過一絲急色的說道：「走！我們趕快進莊內去看看！」

右手一抖韁繩，兩腿猛地一夾馬腹，縱騎飛馳，直朝莊內奔去！

「梅莊」，佔地雖然極大，房屋雖然很多，其實只是一戶人家。

梅莊莊主梅景，武林人稱「銀筆書生」，爲二十年前名震武林的一代大俠，是司徒文俊的盟叔。

靜，整座梅莊靜悄悄的，靜得像是一片死域！

黑，到處黑漆漆的，恍如一座黑獄深淵！

兩扇巨大的莊門緊緊地關閉着……

這種情形實在太已出乎尋常，司徒文俊心中突然閃過一絲不祥的意念，劍眉深蹙，身形倏長，自馬背上騰身掠起，直朝莊門口落去！

「活閻王」單慶飛一見，心中不由微微一驚！連忙大聲喊叫道：「少俠，小心暗襲！」

話聲未落，司徒文俊身形已經安然飄落在莊門口五尺之處。

接着，單慶飛和三女「三煞」兄弟，也都由馬上騰身飛掠落在司徒文俊身後兩傍。

司徒文俊目視單慶飛問道：「單老可是已經發現什麼不對了麼？」

單慶飛搖搖頭道：「那倒沒有，只是江湖上詭計百出，在事情的眞相未明白之前，凡事還是以小心謹愼些爲上！」

司徒文俊心中忽然一動，道：「這麼說，單老必是料斷莊內已經發生變故？」

單慶飛道：「這個，却不敢妄斷，不過，……」

侯淑怡接口道：「單老快說說吧，別吞吞吐吐的了。」

單慶飛微一沉吟，臉容倏然一肅，道：「以老奴猜料，若非已經發生變故，決不會得如此沉寂無人！」

「巴山三煞」老大呂紹南點頭接口道：「單老猜料的頗有見地，梅大俠並非泛泛之輩，莊內如此沉寂無人，决非無因，我們還是先入內看看再說吧！」

話落，腳下突然跨前一步，抬掌便朝那關閉着的兩扇莊門遙空推去。

兩扇莊門雖是關閉着，裏面却未下門，呂紹南一掌推出，莊門立卽應掌大開。

司徒文俊身形一動，已經閃身進入莊門。

莊門內，是一片十多丈寬大的大院子，院中地上白皚皚一片，積雪厚達尺許。

顯然，莊中早已無人居住，最少也在落雪以前，不然，積雪上怎會不見一個腳印？

司徒文俊心底不禁升起一片疑問：「莊中的人都到那裏去了？爲何不見一個人影？盟叔父子家人又去了何處？」

他心底疑問意念飛旋中，身形騰起，一掠十丈的掠落大廳門外七尺之處。

大廳的門，和莊門一樣的關閉着。他身形一落，立刻抬掌遙空推去。

廳門開處，一股撲鼻的血腥氣味冲出，令人爲之發嘔！

乍聞血腥味，司徒文俊心中不由一顫！身形電閃，撲入大廳。

大廳內，遍地死屍狼藉，觸目所見，盡是殘肢斷腿，血肉糢糊，宛如人間地獄，慘狀令人不忍卒睹！

從屍體已經僵硬紫黑，血漬已經凝結成冰的種種跡象上看來，大廳內這些死屍被屠殺的時間，最少也在十天以前！

這時，三位姑娘和「一王三煞」也全都掠進廳內。

三位姑娘雖然都身懷高絕武學，但她們都是從小生長在深山幽靜的環境中，心性淳善之人，幾曾見過這等慘狀，目睹之下，三人全都不禁心驚神顫，美目含淚的緩緩閉起，而不忍看視！

「活閻王」單慶飛和「巴山三煞」兄弟，他們雖然都曾是心狠手辣，縱橫江湖殺人如蔴，兩手血腥的凶徒，但是目睹大廳內這些血肉糢糊，殘肢斷腿的屍體慘象，心中也不禁有點兒毛髮悚然，渾身血脈賁張，暗憤殺人凶徒的手段之狠辣殘毒！

剎那間，這八個身懷絕學功力的武林高手，全都被這種令人心顫的慘狀驚愕得呆住了，誰也沒有開口！

靜！大廳中雖然站立着八個人，但却是陰慘慘的，氣氛靜得令人心胸窒悶！

良久，良久！

司徒文俊方始抑止住心底的悲痛，沉重地吁了口氣，星目煞芒電閃地緩緩掃視了地上狼藉的屍體一眼，轉向三位姑娘說道：「有勞三位妹妹就在廳外左邊掘一大坑，以便好掩埋死者！」

三位姑娘蓁首微點，各自地上拾起一件兵刃，默默地走出廳外。

司徒文俊隨又轉向「活閻王」和「巴山三煞」兄弟說道：「煩請四位幫忙小弟清理這些屍體看看，我盟叔父子是不是也已遭害在內？」

於是，五人一齊動手，不一會工夫便已清理完畢。

這些屍體，雖是男女老少都有，爲數二十餘具，但是却無「銀筆書生」梅景父子在內。

司徒文俊的臉上不由掠閃過一絲喜色，暗忖道：「照此看來，梅叔父子顯然均未遇害了，可是……」

劍眉忽然深蹙地忖想道：「梅叔父子又往那裏去了呢？」

適時，三位姑娘已在廳外院中掘好了一個丈許多大的深坑返回廳內，侯淑怡凝目道：「大哥，梅叔父子沒有遇害吧？」

司徒文俊搖頭道：「沒有。」

「活閻王」單慶飛接口道：「梅大俠父子雖然可能確實未曾遭害，不過事情却並不太樂觀簡單！」

司徒文俊連忙問道：「怎樣不太樂觀簡單？」

單慶飛沉思了剎那，道：「除非梅大俠父子外出未歸，不知道家中已經發生了變故，否則，以梅大俠之爲人，如未遭遇其他事故，決不會得過去這多時日仍不回來料理掩埋這些屍體！」

這推測料想不錯，有道理也是實情。

司徒文俊沒有接話，他雙眉深蹙地在沉思！

侯淑怡美目眨動地說道：「這麼說來，梅叔父子雖未遭害，多半已發生其他事故了？」

單慶飛點頭道：「以老奴推料，梅大俠父子不是已在另外地方遭了毒手，就是已被凶手擄劫！」

燕無雙道：「難道不可能是外出未歸，至今還不知道莊中已發生事故麼？」

單慶飛道：「這雖然也有可能，但是據老朽所知，梅大俠足跡不履江湖已經十多年，若說外出這多時日未歸，似乎不太可能！」

「巴山三煞」老大呂紹南點頭說道：「單老推料得十分有理，梅大俠外出多日不歸的可能實在太少了，何況父子俱都不在，這也未免太巧了！」

司徒文俊默然沉思了稍頃，目視單慶飛和「三煞」兄弟說道：「小弟出道江湖不久，見聞淺薄，不知四位可能從這些屍骸被殘殺的手法上，看出一些綫索，是那些凶人所爲麼？」

單慶飛搖頭道：「老奴已仔細看過這些屍體的傷痕，均是普通刀劍兵刃所殺，並無其他特殊傷痕異狀！」

呂紹南道：「我們何不各處仔細搜查一下看看，也許說不定能找出一點兒什麼綫索！」

司徒文俊點頭道：「呂兄之言甚是有理，我們八人可分爲四組，在莊內各處搜查看看，以一盞茶時辰爲限，仍舊返回這座廳內會齊，如有發現卽以嘯聲連絡。」

語聲微微一頓，星目一瞥三位姑娘和「一王三煞」說道：「單老和斐三兄負責搜查東邊各屋，呂兄和湯二兄負責西邊，珊妹和怡妹負責搜查後院，中央各屋由我和無雙負責！」

「活閻王」和「巴山三煞」兄弟各自點頭答應一聲，閃身出廳分往東西兩邊而去，司徒小珊和侯淑怡姑娘也齊擰嬌軀，雙雙縱出廳外，有如兩隻飛燕般地投射向廳後後院中。司徒文俊才待招呼燕無雙跟隨他身後前往廳後等地方查看之際，燕無雙突然向他問道：「司徒大哥，這些屍首不先埋掉麼？」

司徒文俊想了想，說道：「等查看完了之後，再來掩埋他們好了。」

語聲一頓，接着又道：「我們先往廳後左右查看一遍吧。」

燕無雙蓁首微點，答應了聲「好。」嬌軀一擰，便往廳後走去。

司徒文俊連忙跨步攔在她前面說道：「不可太大意，撒出妳的劍來小心點跟在我身後。」

燕無雙明白司徒文俊這是愛護她的心意，怕她大意遭遇意外驚險，遂溫婉地一笑，抬皓腕撤出背後的長劍，小心戒備地跟隨在司徒文俊的身後。

一盞茶時辰過後，司徒文俊和燕無雙返回大廳時，單慶飛和「巴山三煞」兄弟均已搜查完畢，回轉廳內。

司徒文俊星目一掠四人的神情，不問已然明白必都和他自己一樣的毫無所獲，但却仍情不自禁地望着四人問道：「可有什麼發現？」

四人齊都搖頭答道：「沒有。」

司徒文俊劍眉深鎖，默然不語。

單慶飛道：「查看各屋中的情形一切毫無異狀，凶徒等的手脚分明極其乾淨小心，動手之前經過週詳的計劃，不過，只要能耐心仔細暗暗查訪，老奴相信，用不着太久的時日，必能查出綫索的！」

司徒文俊點了點頭，旋而兩道劍眉倏地一軒，目射煞芒，神色怕人的恨聲說道：「惡賊等的殺人手段太以殘酷毒辣，我司徒文俊此生縱是走遍海角天涯，也要查出這些惡賊凶手，使他們血債血還，替這些死者報仇！」

「活閻王」單慶飛和「巴山三煞」兄弟與司徒文俊相處以來時逾二月，已深知司徒文俊心性淳厚，爲人謙和重禮，像這等語氣和怕人的神色，他們尙是第一次聞聽目覩，心頭全都不禁爲之暗暗一凛！

於此可見，司徒文俊心中此刻若非已經憤怒至極，決不會得如此！

驀地，香風颯然，人影飄閃，侯淑怡和司徒小珊二位姑娘，已雙雙掠落大廳門口。

司徒文俊連忙問道：「怡妹和珊妹有何發現沒有？」

二位姑娘舉步入廳，侯淑怡目視司徒文俊問道：「你們呢？」

司徒文俊搖搖頭，道：「各處都毫無異狀。」

侯淑怡忽然一抬玉手，遞過一張紙條說道：「你先看看這張字條便明白了。」

司徒文俊伸手接過字條一看：「欲知殺人者是誰？欲尋梅景父子下落，可來勾漏山。」

字條既無署名也無落欵，司徒文俊看後劍眉不由深蹙地目視侯淑怡姑娘問道：「這張字條是在什麼地方發現的？」

侯淑怡道：「看樣子好像是梅叔的臥房。」

司徒文俊星目眨動地問道：「沒有別的發現？」

侯淑怡搖搖螓首道：「沒有，我和珊妹已細心查看過，除了這張字條外，別無一點異狀痕跡！」

司徒文俊微一沉思，星目轉望着單慶飛問道：「單老可知勾漏山中住有什麼江湖人物？」

單慶飛想了想搖頭道：「不知道。」

司徒文俊又轉向「巴山三煞」兄弟問道：「呂兄知道麼？」

呂紹南也想了想，道：「好像沒有聽說過。」

老三斐偉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說道：「老大，我倒想着了兩個人，只是不知道是不是他們？」

司徒文俊等人聞言，全都不由精神一振，十四道目光齊皆投射向斐偉，幾乎是同時開口問道：「是誰？」

「那兩個人？」

「兩個什麼人？」

斐偉說道：「雲貴雙刀！」

呂紹南神情一愕！道：「老三，你怎麼想到他們兩個身上去了？」

斐偉道：「老大難道忘記了五年前與『雷刀』相遇時，雷刀所說的話了麼？」

呂紹南恍然若悟地輕聲一「哦」，點頭道：「不是你提起，我倒幾乎眞的忘記了這件事了！」

侯淑怡姑娘接口問道：「什麼事？是不是雙刀與梅叔有仇？」

呂紹南道：「雙刀和梅大俠是不是有仇就不清楚了，五年前偶與『雷刀』路遇，據說那時正在勾漏山中建堡，並有意邀請我兄弟前往同住，以壯聲威！」

司徒文俊星目異采一閃，道：「這麼說，我梅叔父子多半可能是被雙刀擄刼去了！」

二煞湯如斌說道：「也許可能，也許不是。」

侯淑怡美目一眨，望着呂紹南問道：「你可知雙刀所建堡址在勾漏山中什麼地方？」

呂紹南搖頭道：「當時未曾問及，也未去過，不過，雙刀並非無名之輩，既在勾漏山中建堡居住，江湖上決不會得全無人知！」

燕無雙美目眨動地說道：「字條上既然寫明勾漏山中，我們便立刻動身前往勾漏山去看看好了，到了那裏，總會找得到的。」

司徒文俊點頭道：「這話不錯，我們就先把這些屍首埋掉動身吧！」

×　×

勾漏山，在廣西北流縣東北，因巖穴勾曲穿漏，故名「勾漏」。

山之最勝處有「白沙洞」，産白沙，其下有枯井，爲舊時採沙處，又有「寶圭洞」，洞內有石室三間，相傳爲古「晉」代葛洪修煉之處。

午后，申初時分。

司徒文俊和三位姑娘「一王三煞」八人八騎來到了勾漏山下，勒韁佇馬，司徒文俊抬首望了望積雪未溶的崎嶇山道，劍眉微蹙了蹙，轉對侯淑怡等三女和「一王三煞」說道：「你們且在這裏等我片刻，我上山頂高處查看一下就下來。」

司徒小珊道：「哥哥，我和你一起上去。」

司徒文俊搖頭道：「不用了。」

話落，身形一長已自馬背上騰起，掠落在冰雪的山道上，足尖輕點，接連兩個起落，已上去三十多丈，轉眼消失在一片樹林中不見身影。

好長的一大片樹林，足有百數十丈之長。

司徒文俊身形飛快，穿過樹林。

突然，左邊六丈以外的一株合抱大樹背後，傳來一聲沉喝道：「來者何人？請先出示本山通行令牌！」

司徒文俊聞聲停步，朗聲說道：「閣下是誰？請現身說話，在下有事相詢。」

「你沒有本山通行令牌麼？」

「沒有。」

「入山何事？」

「找人。」

「找什麼人？」

「閣下是誰？」

「別管老夫是誰，先說出你到此來的來意。」

「在下要找雲貴雙刀兄弟。」

「什麼事？」

「有事要向他兄弟查問，請賜告他兄弟居住此山何處？」

大樹背後之人忽然嘿嘿一聲冷笑，道：「你可是名叫司徒文俊？」

司徒文俊星目寒芒一閃，道：「不錯，閣下既然知道我，那麼也該知道我的來意了！」

大樹背後之人又是嘿嘿一笑道：「老夫當然知道。」

司徒文俊心中微微一動，道：「閣下可就是雲貴雙刀之一？」

「不是，老夫乃是雙刀堡，四大護法之一，奉兩位堡主之令諭，在此恭候閣下大駕！」

「如此，閣下請現身吧！」

一聲冷哼，大樹背後人影一閃，走出一個六十開外年紀的老者。

此人身材瘦長，高有八尺，頭頂光禿，一張青慘慘的三角臉，顎下灰鬚稀疏根根見肉，雙目下陷，藍光灼灼射人，身着黑布長袍，又肥又大，赤足蔴鞋，雙手黧黑有如鬼爪！

司徒文俊看清此人的形貌長相，雙眉不由微皺地暗忖道：「此人是誰？貌相怎地這等難看……」

他暗忖中，黑衣人已走近他對面丈餘之處，停步嘿嘿一聲陰笑道：「小子，你是自己束手就縛，還是要老夫動手？」

司徒文俊劍眉微微一軒，冷冷地道：「閣下尊姓大名？」

「老夫名叫覃洪！」

「梅大俠父子現在何處？」

「雙刀堡地牢內，等你小子，前往見面。」

「可是雙刀兄弟帶人前去梅莊擄刼來的？」

「堡主弟兄沒有去。」

「誰去的？」

「老夫。」

「梅莊那二十多條人命，可都是你殺的？」

「三分之二斷魂老夫之手！」

司徒文俊一雙星目倏射煞芒如電地，沉聲說道：「殺人償命，覃洪，你準備償命吧！」

話落跨步，倏然抬掌直朝覃洪胸窩拍去！

他已存心替「梅莊」那被殘殺的二十多名死者報仇，是以這一掌拍出，已運足九成功力，絕不留情！

覃洪怎知厲害，口中一聲陰笑，出掌迎上！

「砰！」的一聲激響，覃洪那瘦長的身軀竟被震得拋出丈外，「卜通」一聲摔跌地上，口中鮮血狂噴，魂斷當場！

名震江湖的「拘魂鬼手」覃洪竟在他掌一掌斷魂，這等掌勁功力，實在够令人心凛神顫的！

驀地，一陣暴喝怒叱之聲倏起，左右兩邊樹林中人影飛射撲出，十數道掌力勁氣，勢若排山倒海，威猛絕倫的直朝司徒文俊擊到！

司徒文俊雖身懷罕絕功力奇學，但是目睹這十數道掌力，一齊擊到的威勢，心中也不禁凛然一震！身形疾地電旋，兩隻儒袖飛揮中，那威猛絕倫，勢若排山倒海般的十數道掌力，竟立時全被化解消弭於無形。

左右兩邊樹林中突然飛射撲出的人影，不用說自然都是雙刀堡的屬下高手，這些人也都是成名江湖數年或是十幾二三十年不等的黑道惡徒，威霸一方的梟雄。

他們都是奉堡主「雙刀」兄弟之命，由「拘魂鬼手」覃洪率領，隱伏此處攔截司徒文俊等人者。

原來司徒文俊等八人此行，在尙距勾漏山百里之外，雙刀堡中便已獲得分佈在江湖上的屬下眼綫的傳報，雙刀兄弟雖然並未將司徒文俊和三女放在眼中，但因有「活閻王」單慶飛和「巴山三煞」同行，乃才派出「拘魂鬼手」覃洪率領十六名高手隱伏當地等候攔截，準備必要時以多爲勝，聯手對付「活閻王」和「巴山三煞」兄弟，生擒司徒文俊和三女。

司徒文俊單身登山，羣賊隱伏暗中早已看見，覃洪發話現身時，羣賊均以爲憑覃洪精深的武學功力，對付這麼一個少年人應該是有裕餘，動手相搏，不出十招必能生擒司徒文俊。「活閻王」和「巴山三煞」兄弟既未登山，羣賊也就沒有現身，仍隱伏暗中未動，以待「活閻王」等四人登山時再現身攔截！

那料事情竟出於羣賊意外地，司徒文俊武學功力奇高絕倫，出手一掌竟將覃洪震得身形離地飛出丈外，狂噴鮮血命喪當場！

羣賊隱伏暗中睹狀大驚，不禁同時暴喝怒叱飛身撲出，發掌擊向司徒文俊！

十六名江湖高手掌力齊發，其威勢之剛猛足能摧山倒海，乃所必然，司徒文俊雖然身懷罕絕功力，但是如果以掌力硬接，雖不被震斃當場，也決難逃內腑碎裂重傷的厄運！

羣賊掌力齊發，不料竟在司徒文俊身形疾旋，雙袖揮舞之間，全被消弭化解於無形。

這是什麼武功，實在太神奇，太令人驚駭了！

羣賊雖然個個都是當今江湖上的一流高手，素向自負武學功力不凡，但對司徒文俊這種化解消弭足以摧山倒海的十數道威猛掌力的神奇武功，尙是生平初見，若非親眼目睹，實在無法相信世上竟有這等神奇罕絕的武功！

因此，一時間羣賊全被驚愣得呆住了，瞪目楞然地望着司徒文俊直發怔！

司徒文俊星目光如冷電地環掃了羣賊一眼，語聲冷凝地喝問道：「各位可都是『雙刀堡』屬下？」

這話問得實在多餘，這些人如非「雙刀堡」屬下，怎會和「拘魂鬼手」覃洪同時隱伏於此？並於覃洪喪命之後，突然暴起向他出手？

羣賊中一個五十多歲年紀，面目陰沉森冷的黑衣老者突然嘿嘿一聲陰笑說道：「不錯，小子你趕快束手就縛吧！」

司徒文俊神情淡漠地一笑，道：「閣下可是憑仗人多？」

黑衣老者道：「是便怎樣？」

司徒文俊冷冷地道：「別說是你們只有十幾個人，就是再加上一倍，也嚇唬不了我，能使我束手就縛，不過……」

語鋒一頓，倏地沉聲說道：「我不想枉殺無辜，希望各位能够聽我良言奉勸，即此退去，否則……」

「否則」怎樣？話聲倏然頓止，沒有接說下去。

黑衣老者却接問道：「怎樣？」

司徒文俊臉上，驀地掠現一股凜人的威儀，冷冷地說道：「覃洪便是各位的榜樣！」

黑衣老者臉色倏地一變！旋即嘿嘿一聲陰笑，道：「司徒小狗，你口氣實在狂妄得讓人替你臉紅，本堡覃護法雖因一時大意輕敵，爲你暗算所逞，但是……」

司徒文俊冷聲接口道：「但是絕對無法逃出你們之手，是不是？」

「嘿嘿！」黑衣老者獰笑道：「小子，俗話說得好，識時務者稱俊傑，知道進退才是高人，你既有自知之明，何不就識時務點束手就縛，老夫當家必在堡主面前替你美言說情，放你一條生路！」

司徒文俊道：「謝謝閣下的好意。」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閣下尊姓大名？在雙刀堡中是何等身份？」

「老夫宋英成，現在爲雙刀堡刑堂總管。」

「宋總管可知貴堡和梅大俠有何深仇過節？」

「有何過節深仇，見到堡主之時，你當面去問堡主好了。」

「這麼說，總管是不知道了？」

「雖然知道，却未便告訴你。」

「爲什麼？」

「因爲堡主要親自告訴你！」

「雙刀兄弟現在何處？」

「堡內。」

「梅大俠父子，確實被關在堡中地牢內？」

「不錯。」

「如此我現在就隨你去見雙刀兄弟如何？」

「可以，不過，你這樣子入堡却是不行！」

「爲什麼？」

「本堡自建堡以來就訂立了堡規，不容許外人隨便入堡！」

「怎樣才能入堡？」

「反縛你雙手，由老夫封住你的穴道後再帶你入堡！」

司徒文俊雙眉微微一揚，道：「一定要這樣？」

宋英成嘿嘿一聲陰笑，冷冷說道：「凡是和本堡有過節之人，皆必須如此方可入堡！」

「如果不呢？」

「休想踏入堡內一步！」

「我和貴堡也有過節？」

「哼！」

「什麼過節？」

「見了堡主堡主自會告訴你！」

司徒文俊怔住了，他心裏忽然升起了片片疑雲，一連串的詫異問號？

雙刀兄弟他從未見過，也根本毫不相識，竟然與他有過節，這實在是件意外怪事……

是什麼過節？因何而起？……

他腦子裏充滿了一千個，一萬個「？」，詫異迷惑與不解？

宋英成忽又嘿嘿一聲陰笑，問道：「怎麼樣？願意不？」

司徒文俊冷然一搖頭，說道：「辦不到！」

宋英成道：「你不想入堡麼？」

司徒文俊道：「當然要入堡！」

宋英成道：「老夫敢斷定你這樣子永遠無法入堡！」

司徒文俊劍眉倏地一揚，道：「雙刀堡可是刀山劍林，龍潭虎穴？」

宋英成道：「雖非刀山劍林，龍潭虎穴，但是，憑你要想入堡，除非是死後還魂！」

司徒文俊朗聲一笑道：「宋總管，別說雙刀堡不是什麼刀山劍林，龍潭虎穴，縱然是，我也不怕，也要入堡去會會雙刀兄弟，問清楚他們和梅大俠有何仇恨，和我又有什麼過節？」

宋英成道：「你豪氣確實不凡，讓人欽佩，只是，可惜你已經沒有表現這等豪氣的機會了！」

司徒文俊道：「爲什麼？」

宋英成道：「因爲此地已是你流血被擒之所！」

司徒文俊星日寒芒一閃，道：「你自認有此能耐？」

宋英成冷冷地道：「老夫等奉命守候於此，必須生擒你入堡，你是個聰明人，應該明白眼下的形勢！」

司徒文俊冷然一哂道：「你可敢告訴我前往雙刀堡的方向路程？」

宋英成陰聲一笑道：「這有何不敢，由左邊的小路直去便是本堡！」

司徒文俊道：「謝謝賜告。」

話落，舉步便朝左邊小路上瀟洒地走去。

羣賊雖然都驚凜於司徒文俊的奇學功力，但他們個個都是自負功力身手一流的惡徒，又倚仗人多，是以心中雖然驚凜，也只是驚凜而已！

在司徒文俊和宋英成對話之際，羣賊雖然靜立四週未動，却都已暗暗凝聚功力戒備，以防司徒文俊突然出手，或是乘隙逃脫！

司徒文俊舉步走向小路，羣賊自是不會就此任由司徒文俊前往入堡！

因此，一陣沉喝暴叱之聲倏起，人影電射劃空飛掠，已有四名高手掠落在左邊小路上，攔阻着司徒文俊的去路。

司徒文俊劍眉一軒，沉聲喝道：「四位請讓路！」

一個年約四旬，身材矮胖的黑衣漢子，嘿嘿一笑道：「小子，我看你還是識時務些，認命吧！」

司徒文俊目射寒電地道：「爾等定要攔路？」

一個塌鼻斜眼的漢子冷聲一哼道：「生擒你這小子交由堡主發落！」

司徒文俊俊臉沉寒如冰地道：「我現在再次聲言，奉勸爾等立即讓路，否則就休怪我手下狠辣！」

宋英成身形一閃，倏地掠落衆人當中，嘿嘿一聲獰笑道：「小子，空發狂言狠語何用，你先接老夫一掌看看！」

話落掌發，勁氣如山般的直朝司徒文俊當胸擊去！

司徒文俊身軀屹立不動，儒袖輕揮，仍以「卸力」神功消解去宋英成的掌力，冷聲喝道，「姓宋的，你定要替雙刀兄弟賣命，和我動手？」

宋英成掌力發出，再次被司徒文俊揮袖化解於無形，心中雖然更生凜駭，但仍倚仗人多，不肯死心，一聲獰笑，喝道：「小狗，你登上勾漏山已是有死無生，如果就此束手就縛，老夫仍可依照前言，替你向堡主說幾句好話，討個情面放你一條生路！」

司徒文俊雖知眼前羣賊，無一不是可殺的江湖惡徒，但他生性仁厚，實在不願多造殺孽，乃才一再容忍，只以「卸力」神功消弭化解羣賊的掌力，用意在使羣賊知難而退！

奈何羣賊却是不識好歹，並且口口聲聲要生擒他，這不禁激起他心底怒火上升，再也忍不住地劍眉雙軒，朗聲說道：「宋英成，你們既是如此執迷不悟，定要攔路逼使我出手，我無可奈何，說不得只好讓你開開眼界，看看眞正的武學，也免得你們仗恃着一點武功便卽自命不凡，妄稱高手橫行江湖，爲惡作歹！」

話鋒一頓，聲調倏轉冷峻地喝道：「現在你們可以撤出兵刃聯手齊上，以三十招爲限，我如果不能勝得你們，立卽束手就縛，任憑你們處置！」

這話，這口氣，實在狂妄，實在令人心頭凜駭！

羣賊聽得心頭全都不禁凜然大震！雖然，他們都極不相信司徒文俊能敵得住他們十六件兵刃的聯手，並於三十招之內勝得他們？

但是，司徒文俊是這麼說的，他們也全都聽得清清楚楚！

羣賊心中也都非常有數，司徒文俊既敢說出這等大話，決非是信口胡說嚇人的狂言，必然身懷罕絕的獨特奇學，必有所恃，換句話說，也必然確有制勝的把握自信，否則怎敢？

因此，羣賊於心頭凜然大震中，不由頓生忐忑起來！

驀地，一聲震天哈哈大笑倏起，十數丈以外的一株大樹頂上飛起一條身形龐大的灰影，肥大的袍袂飄飄，彷如一隻巨大的灰鶴般的掠落羣賊環立的場中，距離司徒文俊五尺多地方。

落地現身，竟是一位身材高大，慈眉善目，滿面紅光，鬚眉俱白，年約八旬開外，身着灰布僧袍，白襪雲履，手持一圈大如核桃般烏木念珠的老僧。

羣賊一見，臉色不禁齊都倏然微變！

暗中忖道：「這個老禿驢怎麼跑到這裏來了？……」

灰袍老僧身形一落，慈目如電地瞥掃了羣賊一眼，轉向司徒文俊道：「施主少年俊逸，豪氣干雲，實在令人衷心欽佩，雖然話語稍嫌狂妄過份，但却正是少年豪士本色！」

語聲微微一頓，問道：「請問施主師承是那位武林奇人門下高弟？」

司徒文俊目覩灰袍老僧遠自十多丈以外的大樹頂上飛起，橫空掠落場中的上乘輕功身法，他雖然不知道這位老僧是誰？但從老僧那慈眉善目的貌相上，已知是一位身懷絕頂功力的佛門正道高僧。

是以，聞問立卽肅容拱手說道：「大師如此誇讚，在下深感慚愧，在下恩師號稱『北龍』。」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請問大師佛號？」

「哦。」灰袍老僧目中奇采一閃，道：「施主原來是莊大俠的傳人，老僧大悲，乃峨嵋弟子。」

司徒文俊躬身拱手道：「原來是金頂聖僧，晚輩失敬了，請聖僧且先退出圈外，容晚輩與彼等一搏。」

「金頂聖僧」大悲大師慈目倏然一睜，精芒電射的望着司徒文俊道：「施主眞要以寡敵衆？」

司徒文俊正容朗聲說道：「男子漢言出如山，豈可更改！」

大悲大師白眉微微一皺，和聲說道：「話雖如此，不過，施主應該明白，以寡搏衆……」

司徒文俊飛快的接口說道：「聖僧但請放心，晚輩明白，晚輩具有克敵制勝之自信！」

大悲大師日光凝注地道：「施主眞有自信把握？」

司徒文俊劍眉微揚了揚，含笑說道：「聖僧何妨請拭日以待！」

大悲大師沉吟地深望了司徒文俊一眼，點頭道：「好吧，施主請小心，老僧當爲施主掠陣。」

司徒文俊點頭道：「謝謝聖僧。」

大悲大師沒再多說什麼，閃身飄然退出圈外。

司徒文俊星日一掃羣賊，朗聲說道：「各位！如願聽從在下良言相勸，便請讓路退開，否則，便請撤出兵刃，準備動手一搏！」

羣賊聞言只畧微猶豫了一下，隨卽各自探臂伸手，一陣「嗆啷啷」暴响聲起，寒光閃灼耀人眼日中，已都將兵刃撤出！

但是，宋英成却並未及時撤出兵刃，他日光掠視了已退立在圈外的大悲大師一眼，心念電轉了轉，忽然望着司徒文俊嘿嘿一聲陰笑，道：「小子，你說的話可算數？」

司徒文俊劍眉倏地一挑，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宋英成道：「決不反悔？」

司徒文俊朗聲道：「放心吧，在下向來言出如山，決不會反悔！」

宋英成又是嘿嘿一聲陰笑，忽然轉向「金頂聖僧」大悲大師拱手說道：「老朽敬請聖僧爲我們兩造作個公證？」

大悲大師雖然退出圈外，但心中却極不相信司徒文俊獨搏十六名黑道好手，眞能於三十招之內克敵制勝，他和司徒文俊雖然毫無淵源，却和「北龍」有過數面之緣，並因司徒文俊生得豐神俊逸，氣宇軒昂英挺，心中已生愛惜，是以雖已退出圈

外，但心裏已決意必要時出手相助司徒文俊一臂之力！

宋英成老奸巨滑，他從大悲大師退出圈外時的神態口氣中，似乎已看出了大悲大師的心意，因此乃才先拿話扣住司徒文俊，然後再請大悲大師替他們作公證，藉此扣住大悲大師不好出手相助司徒文俊。

這一手實在高明厲害，大悲大師神色不由一愣，臉上立時現出一絲猶豫之色！

適時，樹林忽然傳出一個清朗的聲音說道：「諸位儘管放心動手好了，峨嵋大和尚雖然不願做這個公證，可是老朽對於做公證之事向來極有興趣，老朽便替你們雙方做個公證就是！」

話聲中，一位身材頎長，穿着紫衫，儒生打扮，年約五十多歲的老者由樹林中緩步走了出來。

血洗雙劍堡　勇闖龍虎谷

這儒生打扮的紫衫老者，正是那位三十年前在少林寺前獨戰八魔，有如神龍一現即隱的冷先生，也就是輩份比司徒文俊小了一輩的「丹心門」第四代弟子。

冷先生突然現身，司徒文俊心中不由微微一怔，就在他這心中微微一怔間，耳畔已響起冷先生的束氣傳音說道：「掌門人請暫勿開口，裝着和弟子不識好了。」

傳音聲落，冷先生已走近羣賊等一丈五六之處，停步望着宋英成道：「閣下認爲老朽可替你們雙方做這個公證人麼？」

宋英成當然不認識冷先生，對於冷先生的突然現身毛遂自薦，願做公證人，心中雖然頗爲意外，但也頗爲高興！

因此冷先生話音一落，他立刻點頭嘿嘿一笑，道：「當然可以，不過……」

語聲微頓，畧一沉吟，說道：「不知尊駕上姓高名，身份如何？是否足够做這場搏戰公證人的資格？」

冷先生微微一笑，說道：「老朽的姓名身份，少時定當奉告，閣下但請放心，老朽足够資格，如果不信，老朽可以開保單給閣下！」

站立在一邊的大悲大師慈眉忽然一皺，接口問道：「施主眞的願意做這場搏戰的公證人？」

冷先生點頭說道：「佛家戒謊語，老朽雖非佛門弟子，可也深痛惡絕說謊！」

大悲大師道：「以老僧看，施主還是多攷慮之後，再決定是否應該做這場搏戰的公證人的好！」

冷先生搖頭道：「老朽認爲不必攷慮了。」

大悲大師雙目倏然一凝，問道：「施主認爲這場搏戰公平麼？」

冷先生道：「絕對公平！」

大悲大師兩道白眉不由微微一軒，道：「十六名好手對一的搏戰，施主竟說是絕對公平，甘願做公證人，老僧實在不明白施主是何居心？」

冷先生微微一笑道：「正因爲是十六對一才算公平，否則便不公平了，至於老朽是何居心，大和尚何妨且拭目以待，等會兒你就明白了！」

話落，倏地轉向宋英成說道：「閣下現在可以撤出兵刃發令出招動手了，老朽既做公證人，當爲你們雙方記數！」

宋英成眼珠轉動地一瞥大悲大師，陰笑道：「發令出招動手十分簡單，不過，尊駕可能負責大悲大師不出手相助麼？」

冷先生正容說道：「閣下只管放心，老朽自當完全負責！」

「好！」

宋英成一聲「好」字出口，立即探手一撩衣襟，撤出一對「子母鋼環」分握兩手。

雙環互擊，發出「噹」的一聲奪人心魄的震响，口中暴喝了聲「上！」揮雙環，跨步欺進，雙環舞起漫天環影，威勢有若汹湧浪濤般地撲向司徒文俊。

羣賊早已撤出兵刃，聚氣凝神待命出手，此際一見宋英成已然率先攻出，羣賊自是不稍怠慢地立刻如响斯應，各揮手中兵刃，分自四面八方猛朝司徒文俊攻至！

刹時頓見刀光劍影交錯縱橫，耀人眼花撩亂，寒氣森森凜人心顫！

「金頂聖僧」大悲大師雖然身負絕學功力的佛門高僧，但目覩羣賊聯手的這等威勢，心中也不禁爲之驚凜！一雙慈眉緊皺，凝目注視場中，暗暗提聚起一身功力以備隨時出手！

可是，羣賊聯手的威勢雖然凌猛凜人驚心駭然，但司徒文俊岳立場中身形却紋風不動，直到羣賊遞出的兵刃均已臨近他身子週圍尺許之際，這才身形飄動如風，展開奇詭無倫的身法，分光穿影，快逾電閃，但却驚險萬分，令人看來目眩神悸地在十六名黑道好手聯手齊發的招式兵刃交錯縱橫中，閃展騰挪地遊走起來。

司徒文俊眞是藝高人胆大，他身上雖有着一柄鋒利的軟劍，却竟未撤出使用。

顯然，他根本未將眼前這十六名黑道好手聯手，威猛凌厲的招式攻勢，放在眼內！

於此可見，他若非確有克敵必勝的信念把握，怎敢如此托大輕敵？

至此，大悲大師這才知道司徒文俊一身武學奇絕罕世，所言三十招之內必勝羣賊之語，實非狂言大話，同時也因而恍然悟及這突然現身，毛遂自薦願做公證人的紫衫老儒生，不僅深知司徒文俊的所學功力，而且一定是位武林高人！

否則，決不會挺身自薦，做這場十六對一，比數相差駭人聽聞，極不公平的搏戰的公證人！

然而，這紫衫老儒生是誰呢？……

大悲大師心中正在暗忖之際，耳畔忽然響起一股細如蚊蚋，而又十分清晰的傳音說道：「大和尚，你只管放心好了，這場搏戰對敝掌門而言，只不過是『牛刀小試』而已！」

傳音入耳，大悲大師心中不由一驚！目露驚奇之色的朝冷先生望去，也凝氣傳音問道：「請恕老僧眼拙，施主尊姓號諱如何稱呼？」

冷先生朝大悲大師微微一笑，傳音說道：「老朽姓冷名玄。」

「司徒少俠是施主的掌門人？」

「是的。」

「施主也是『北龍』門下？」

「老朽和『北龍』毫無關連。」

「請問施主師承門派？」

「丹心門。」

「那麼司徒少俠也不是『北龍』的傳人了？」

「敝掌門原是『北龍』門下。」

大悲大師默然了刹那，又傳音問道：「老僧雖然甚少在江湖上走動，但是對於當今武林中各大門派，帮教，堪說不知者甚少，可是……」

冷先生接口道：「對於丹心門，大和尚却從未聽說過，是不是？」

大悲大師道：「施主請勿見笑，尚祈能爲老僧一道。」

冷先生含笑說道：「大和尚且請觀戰，等敝掌門和羣賊搏戰終了以後，再爲奉告便是。」

大悲大師朝冷先生微一頷首，便即轉目凝注場中觀戰。

這時，羣賊已猛攻了十幾二十招之多，竟無可奈何司徒文俊絲毫，且連司徒文俊的一片衣角也未沾上！

驀地，一道銀虹冲天而起，一陣金鐵交鳴暴響過處，羣賊手中的兵刃立時全向四外盪開，被震的虎口生疼，紛紛駭然暴退！

司徒文俊岳立場中，右手多了柄銀芒閃閃的軟劍，俊臉含笑，氣靜神凝，那神情，那氣度，從容而瀟洒！

不過，俊臉上含着的笑意却是冷峻的，傲岸的，另有一股懾人的威儀氣派，令人不敢仰視！

羣賊目覩他這等神情氣度，不由全都一呆，一時之間，竟不禁被他那懾人的威儀氣派震懾住！

司徒文俊星目如電，凛人寒慄地緩緩環掃了羣賊一眼，語聲冷峻如冰的沉聲說道：「諸位請聽着，寃有頭，債有主，雙刀兄弟爲何派人刼持梅大俠父子？與我有何過節仇怨？我自會找雙刀兄弟弄個清楚，討還公道，至此爲止，我再次警告諸位，如果不欲助紂爲惡，便請就此撤身退開，否則，再次動手時，我決施展絕學功力，手下不再留情！」

羣賊對司徒文俊的武學功力，心中雖然已凛駭有點兒胆怯，但是他們乃係奉命而來，怎能就此罷手？又如何向雙刀兄弟交待覆命？

宋英成雖非此行之首，但是他身爲雙刀堡刑堂總管，身份在此行羣賊中僅次於「拘魂鬼手」覃洪，覃洪一死，他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了羣賊之首，代替覃洪的位置。

因此，司徒文俊話聲一落，他立刻嘿嘿一聲陰笑，喝道：「小狗，三十招未了，勝負未分，你狂言嘵舌何用……」

司徒文俊一聽他仍然口出不遜，不肯識相罷手，不由劍眉高揚地，截口沉聲喝道：「宋英成，你眞要不見棺材不掉眼淚麼！」

宋英成瞪目厲聲喝道：「少廢話，小狗，接招！」

聲落，再次揮動雙環率領羣賊猛攻而上！

司徒文俊的俊臉上突然掠現一片殺機，冷聲說道：「諸位既然一定要替雙刀兄弟賣命，這就怨不得我手下狠辣了！」

右手軟劍一抖，銀芒飛閃地迎向右方攻來的四名好手捲去，同時左掌揮拍間，五指齊彈，五股指力激射如箭的直朝宋英成和另四名好手射去！

掌中夾指，宋英成和那四名好手根本沒有想到。

一陣悶哼倏起，五人丹田穴已同被指力擊中，身軀微微一震，頓感眞氣渙散，四肢無力，手中的兵刄立時變得千斤般沉重，再也無法握持得住，一陣「叮噹嗆啷」之聲連響，五枝兵刄全都墮落地上！

於此同時，倏聞兩聲慘嚎劃空，血雨飛洒中，右方的四名好手，無一倖免，兩人斷腕，一雙魂斷劍下，仆地橫屍血泊之中！

他劍指齊施，一招之下，十六名黑道好手竟然二死七傷，這等劍術功力，實在太令人駭凛至極！

羣賊見狀全都不禁心胆俱顫，忙不迭地紛紛倒身暴退，瞠目瞪視着司徒文俊直發怔！

突地，一陣衣袂飄風聲響，百丈開外兩條人影電射劃空的掠來。

落地現身，是兩個年約四十多歲，身體粗壯，背後斜揹着一口長刀，滿臉暴戾之氣的青衣大漢。

這二人是誰？司徒文俊雖然不認識，也從未見過，但見他們背後都斜揹着一口長刀，已猜料到可能就是雙刀兄弟。

兩個青衣大漢身形落地，四道目光寒電般灼灼地掃視了地上覃洪等三人的屍首和羣賊等一眼之後，左邊的一個突然雙目一瞪，望着司徒文俊喝問道：「小子，你就是司徒文俊麼？」

司徒文俊冷然一點頭道：「不錯，你二位可是雙刀兄弟？」

左邊的青衣漢子嘿嘿一笑道：「大爺正是『霸刀』靳豹。」

語聲一頓，抬手一指地上「拘魂鬼手」等三人的屍首，喝問道：「他三個可是你殺的？」

「是我殺的。」司徒文俊冷冷地道：「你兄弟何故派人刼持梅大俠父子？濫殺無辜？」

「霸刀」靳豹道：「這應該問問你自己！」

司徒文俊不由愕然一怔！道：「問我自己？」

靳豹道：「不錯！」

司徒文俊星目一眨道：「我與你兄弟有仇？」

靳豹搖頭道：「沒有。」

司徒文俊雙目一凝道：「如此我請問爲的是什麼？」

「我兄弟只是奉命行事！」

「奉誰之命？」

「本門門主。」

「什麼門？」

「到時候你自會知道。」

「什麼時候？」

「你見到門主的時候。」

「貴門主是誰？」

靳豹道：「還是那句話，到時候你自會知道。」

「貴門主現在何處？」

「本門總宮。」

「在什麼地方？」

「雲霧山龍虎谷。」

「他要你兄弟刼持梅大俠父子的目的是什麼？」

「雷刀」靳彪接口道：「要你前來本堡報到，生擒你押送總宮，交由門主發落處決！」

「哦！」司徒文俊星日一眨道：「這麼說，他一定和我有仇了，是不是？」

靳彪嘿嘿一笑道：「這問題，你不該問我們。」

「爲什麼？」

「你自己都不清楚的問題，我們怎麼知道？」

司徒文俊神色淡漠地道：「這話說的倒也是。」

語聲一頓又起，接着說道：「你們刼持梅大俠父子的目的，既然是爲我，如今我已經來了，你們應該可以放出梅大俠父子了！」

靳豹道：「要我們放出梅景父子不難，你必須接受我們的條件！」

「什麼條件？」

靳豹道：「你自縛雙手，讓我們點住你的穴道！」

司徒文俊雙眉微微一揚，道：「你想我會接受這條件？」

靳豹嘿嘿一笑道：「你不接受這條件，就休想我們放出梅景父子！」

司徒文俊星日寒芒一閃，道：「我不會接受你們這條件的，你兄弟立刻撤出兵刄準備動手吧！」

靳豹道：「你可是想以武功迫令我兄弟放出梅景父子？」

司徒文俊一聲冷哼道：「你兄弟不肯放出梅大俠父子，我只好以武功令你兄弟聽我的！」

靳彪道：「就憑你一個人？」

「不錯。」司徒文俊道：「就憑我單人隻劍！」

靳彪道：「你自信是我兄弟雙刀聯手之敵？」

司徒文俊冷冷地道：「動上手你兄弟就知道了！」

靳豹忽然嘿嘿一聲陰笑道：「你考慮過動手的後果沒有？」

「什麼後果？」

「你應該明白，梅景父子的性命生死，可全操在你的手裏！」

「你想以此威脅我？」

「這說不上威脅，而是事實，本門門主已有令諭，你一天不束手就縛，便囚禁梅景父子一天，你如敢殺害本門一名屬下，就割下他父子身上一塊肉！」

司徒文俊心神不禁猛烈一震！道：「你們好狠毒的手段！」

靳豹冷冷地道：「這不能算是手段狠毒，而是『無毒不丈夫』！」

司徒文俊暗吸了口氣，神情冷峻日射煞芒地沉聲說道：「別說廢話了，你兄弟可以撤出刀來動手了！」

靳豹靳彪兄弟二人互望了一眼，各自抬手撤出了背後的長刀，嘿嘿一聲獰笑道：「小子，你既然定要找死，我兄弟就只好成全你了！」

靳豹口裏雖然這麼說，但是兄弟二人却並未立刻揮刀撲攻，顯然，他兄弟的心中，實在都有點兒畏懼，不敢輕舉妄動出手！

司徒文俊冷冷地道：「你兄弟怎麼還不動手，心中害怕麼？」

靳豹靳彪兄弟仍然沒有出手，也沒有說話，二人手橫長刀，日光灼灼地望着司徒文俊，凝神戒備！

情勢很明顯，雙刀兄弟在找尋司徒文俊的空隙，不出手則已，一出手，攻勢定然是有如山崩地裂的一擊！

司徒文俊當代奇才，智慧高絕，當然明白雙刀兄弟的這種心意。

他身懷罕世絕學功力，雖然並不懼雙刀兄弟尋找他的空隙，但是他心憂梅景父子的安危，急欲救出梅景父子，自是不願和雙刀兄弟這樣久耗下去，於是，他突然一聲朗喝道：「接招！」

聲落，振臂抖腕，驀見銀虹繞空，化作萬千劍花朶朶，星芒點點，像一片羅網般直朝雙刀兄弟罩下！

這一招，乃是「丹心大八式」劍法中，威力罕世無匹的一招！

當然，劍招雖是蓋古鑠今之絕學，但若無精湛深厚之神功眞力相輔施展，威力便要遜色許多！

司徒文俊因爲「霸刀」「雷刀」兄弟在當世武林中，同被譽爲「武林第一刀」，號稱黑道絕頂高手！

是以，他這一招出手，竟將一身神功眞力提至十成，凝聚劍身，發出無堅不摧的劍氣罡炁，週圍八尺地方以內皆成了死域！

雙刀兄弟立身之處，雖然遠距丈外，但是司徒文俊劍招甫發，二人已感到劍氣襲體侵肌，心頭不禁齊都駭然大驚！

「霸刀」靳豹知道這種劍氣罡炁的厲害，無法硬接力敵，陡地揚聲暴喝道：「老二速退！」

喝聲中，他身子已後仰，電射倒縱丈外！

「霸刀」靳豹雖然見機得快，逃過濺血劍下之厄，但是「雷刀」靳彪却慢了一步，在時間上來說，也只不過是分秒之差而已！

就在這分秒之差的電閃瞬間，一聲慘嚎倏起，血光崩現，腥雨飛洒，靳老二已斷魂司徒文俊的銀劍之下，屍首像是被亂刀分屍般地碎散地上，腸臟遍地，血腥撲鼻，慘狀令人不忍卒睹！

「金頂聖僧」大悲禪師日睹這等慘狀，不由慈眉深蹙，口中低喧了聲佛號「阿彌陀佛」，緩緩閤起雙日，不忍再看。

冷先生凝立三丈以外，仍是默言不動，對眼前的這種慘狀，絲毫無動於衷，彷如未見！

羣賊雖然都是武功一流，心黑手辣的黑道惡徒，但是幾曾見過這等威力罕世絕倫的劍法，一劍之下竟殺人如遭亂刄分屍般的慘狀，一個個全都不禁心碎胆裂，魂飛魄散，忘記了身立何地，傻楞楞地望着司徒文俊只發呆！

司徒文俊滿臉殺機，日射寒電的瞪視着「霸刀」靳豹沉聲喝道：「靳豹！你兄弟乃是殘殺『梅莊』全莊的主使之人，必須償命以示公道，現在爾弟靳彪已死，你豈可獨生，應該立刻追隨泉下與爾弟相晤，好好地懺悔此生罪孽惡行，你也拿命來吧！」

身形騰起，揮劍直朝靳豹撲去！

靳豹日睹乃弟靳彪慘死司徒文俊劍下，心中雖然極是悲痛，恨不得立將司徒文俊碎屍萬段，替乃弟報仇！

可是，他乃是個心機深沉的惡徒，已知司徒文俊的所學功力高不可測，欲想報仇，憑自己和眼前的一衆手下，絕對無望，縱是聯手齊上，在司徒文俊的劍氣罡炁下，必然亦難佔得便宜，何況旁邊還有一個「金頂聖僧」大悲老和尚和那個不知是什麼來路的中年儒生呢！

因此，他心中雖然極是悲痛，但却已在暗暗打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主意，萌生了退念！

他這裏心中剛萌生退念，司徒文俊那裏也已話落，身形騰起撲出，他不由倏然一驚！急地抬手一揮，大喝一聲，道：「快退！」

身子率先騰起，快如電射地直朝左邊的山道小路上亡命逃去！

羣賊聞喝，恍如夢醒般霍然驚覺地紛紛騰身縱起，隨後飛奔逃命！

司徒文俊既已決心要殺雙刀兄弟替「梅莊」罹難的多衆人報仇，豈肯任教靳豹逃出手去？

靳豹身形騰起，他立卽跟踪而起，電射劃空地飛掠向羣賊前面十多丈外的山道小路上瀉落，橫劍攔立小路當中。

靳豹一見，心頭不禁駭然一驚！脚下霍地疾退三步，羣賊亦跟着身形頓止。

司徒文俊一聲冷笑，道：「你逃得了麼？」

語聲一頓卽起，喝道：「你若想活命，可盡全力放手和我一搏，只要你能在我劍下走過三招，我一定放你一條活命！」

至此，靳豹已知除了放手全力一拚，決無活命之機！於是也就不再廢話地陡地瞪日一聲厲喝道：「小狗！接招！」

長刀一揮，寒光電閃，刀勢威猛凌厲的直朝司徒文俊攻去！

司徒文俊雙眉倏挑，口中一聲冷哂，振劍迎出……

銀虹飛閃，一聲「叮噹！」暴響，火星激射飛濺中，靳豹的長刀已被震脫出手飛射半空，接着是半聲慘叫嘶空，血雨飛濺……

靳豹肩上的一顆六陽魁首已與身子分了家，腦袋滾落向一邊，屍身原地倒下，魂歸幽冥，到陰曹地府中和乃弟靳彪相會去了！

司徒文俊劍斬靳豹之後，心中殺機已逐漸消逝地深吁了口長氣，星日環掃了羣賊一眼，朗聲說道：「我希望各位立刻離開此地，從此改惡向善，否則，雙刀兄弟的下場便是一個榜樣……」

話落，長身電射，劃空掠落冷先生和「金頂聖僧」大悲禪師二人的面前。

這時，冷先生已將「丹心門」之源宗來歷，以及他自己的姓名身份告訴了大悲禪師，大悲禪師對於這位六十年前曾在武林中有若神龍般一現卽隱的蓋世奇人，心中自是異常尊仰欽敬！

司徒文俊身形掠落，冷先生立卽拱手躬身行禮，說道：「弟子冷玄，參見掌門人！」

司徒文俊連忙欠身拱手還禮道：「師兄請勿多禮。」

語聲微微一頓，說道：「我梅叔父子被囚在『雙刀堡』內，必須立刻趕往救出來，免得遲生變端，舍妹和無雙姑娘等人尚在山下，煩請師兄通知她們一聲，要她們隨後跟着來好了！」

說罷，也不待冷先生點頭答話，雙手抱拳，朝大悲禪師一拱，騰身電射掠空而去。

× ×

半個時辰以後，司徒文俊已到達「雙刀堡」外。

他貼身堡牆，屏息運功凝神內視靜聽，心底不由大感詫異起來！

他雖然沒有練過「天耳通」的功夫，但在運功凝神內視靜聽下，週圍十丈以內低如一隻虫爬，人之呼吸聲等，皆難逃過他的聽覺！

可是現在，「雙刀堡」內竟是靜悄悄地，沉寂得有如一片死域，不聞一絲任何聲息。

司徒文俊不禁劍眉微蹙地暗忖道：「這『雙刀堡』內，難道除了雙刀兄弟和來路上所遇的那些高手以外，便沒有其他的人了麼？……這當然不會，但是，其他的人呢？……」

他暗自忖思了稍頃，心底忽然閃過念頭：「管他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且進去再說好了……」

心底意念一決，立卽提氣拔身騰起，掠上了那三丈多高的堡牆上。

他眞是藝高人胆大，掠登堡牆，身形竟然毫不隱蔽。

不過，他身形雖是毫不隱蔽，但却已運聚起十成「神功罡氣」護住渾身重穴要害，力貫雙掌，以防暗襲！

此刻，若眞有伏於近處驟施暗算突襲，在「神功罡氣」護體下，不但傷不了他絲毫，相反地他隨便揮掌一擊，神功罡勁發出，任是一等一的內家高手，也難當受得起，縱不立時魂斷廢命，亦必落個重傷當場！

司徒文俊掠登上堡牆，居高臨下，朝燈亮的地方望去！

只一眼，他不禁心神倏然大震！

原來那燈亮的地方，竟橫七豎八的躺着七八個彪形大漢的屍首！

他劍眉微皺，星日電閃，再掃視其他地方，赫然又發現了二三十具彪形大漢的屍首！

以此所見，爲數已超出四十，另外地方是否還有？尚屬不知！

照眼前全堡這種靜得有如死域般的跡象看來，情形極爲明顯，堡中所有人衆，已被誅殺殆盡，無一活口！

顯然，雙刀堡在雙刀兄弟等人離堡之後，已經另有武功極高的仇敵進入過堡中，否則雙刀兄弟身爲堡主，決不會得置一衆屬下生死於不顧，任由仇敵入堡大肆殺戮！

但是……這殺戳這多堡衆的是什麼人呢？與雙刀兄弟有何深仇大恨？手下竟然這等狠辣！

是正道俠義之士？還是也是黑道惡魔

呢？……

堡中如果無一活口，則「死牢」在何處？豈不難尋找？……

司徒文俊心中意念電閃轉了轉，立即飄身掠落堡牆，走到那些彪形大漢的屍首之處，逐一探脈撫胸，希望能找到一個可救的活口，詢問出「死牢」的所在！

可是，結果他失望了！

這四十多個大漢中，有部份屍體雖然尚有微温，却已氣絕多時，竟無一個可以施救之人！

他仔細察看這些大漢的死因，不是被人點中死穴喪命，便是被極重的手法掌力震斷心脈而亡！

司徒文俊默默地怔立着，望着地上的那些大漢的屍首，兩道劍眉越皺越緊，自語地道：「怎麼辦呢？怎麼才能找到『死牢』的所在呢？……」

倏地，他腦際靈光一閃，忖道：「我何不遍搜全堡看看再說呢……」

他心中這樣一想，正待飄身向左邊的一間屋內進入之際。

突然，在屋角轉拐的黯黑地方，有人發出了一聲微弱的呻吟！

司徒文俊連忙停步凝目望去，只見那屋角轉拐的黯黑地上，躺着一個年約五十開外的老者。看他臉色灰白，口角溢血，顯然也是受了極重的內傷，若不是因爲內功深厚，只怕早已和那些大漢一樣，氣絕多時了！

司徒文俊一見不禁大喜，急忙跨步到那老者身旁，俯身搭着老者的脈息，聚精會神的查看了老者的傷勢情形後，便即扶起老者的身子盤膝坐好，默運內功凝聚右掌，抵貼在老者背後「命門」穴上，一股熱流緩緩傳入老者體內。

老者內傷極重，本已瀕臨垂死邊緣，但經司徒文俊以深厚的內功眞元傳入體內療治下，情況便開始逐漸好轉起來。

盞茶辰光之後，老者身軀起了一陣輕微的顫動，終於恢復了知覺，緩緩地睜開了雙目。

司徒文俊立刻在他耳邊低聲說道：「你內傷極重，臟腑均已離位，且有些微的碎裂現象，現在你先不要說話，趕緊閉目調息，試行運氣行功，慢慢地與我的眞力匯合，將臟腑移歸原位之後再說！」

老者聞言，立即點點頭，感激地瞥視了司徒文俊一眼，便自依言閉目，緩緩地試行調氣運功，與司徒文俊的眞元相互滙合。

又過了有半盞茶辰光，老者臟腑已歸原位，傷勢也已好轉了大半，第二次睜開雙目，吁出了口長氣。

司徒文俊知已無碍，便立即撤回右掌，抬手抹了抹額上的汗水，問道：「現在覺得怎麼樣？不妨事了麼？」

老者點點頭，長身站起，感激地答道：「大概再調養個把月的時間便可痊癒復原了，謝謝少俠施救，重生活命之恩，本不敢言謝，但仍請受杜廣和一拜！」

說罷，便要屈膝跪地大禮相拜。

司徒文俊連忙伸手挽住，含笑說道：「杜兄快勿如此，在下實在不敢當，在下還有事相詢呢！」

杜廣和道：「少俠欲問何事，杜某定當知無不言！」

司徒文俊道：「請問『死牢』在堡中什麼地方？」

杜廣和道：「少俠找尋『死牢』要救什麼人？」

「在下的盟叔『銀筆書生』梅大俠父子。」

「請問少俠尊姓大名？」

「在下名司徒文俊。」

杜廣和臉上現露出訝異迷惑之色地道：「這可就奇怪了。」

「奇怪什麼？」

杜廣和道：「適才之前，曾有一位武功高絕的蒙面書生，進入堡中，自稱是梅大俠的盟侄司徒文俊，杜某便是傷在他的掌下的。」

司徒文俊不禁一怔！道：「梅大俠父子已被他救走了？」

杜廣和搖頭道：「沒有。」

「梅大俠父子現在何處？」

「今天中午，本門總堂忽然派來八名高手，將梅大俠父子押往總堂去了。」

「總堂在什麼地方？」

「雲霧山龍虎谷。」

「那蒙面書生可是於問知消息後，就追下去了？」

「是的。」

「這些大漢都是死在那蒙面書生手下的嗎？」

「除了幾個逃入地道的人以外，無一倖免！」

司徒文俊俯首微一沉吟，問道：「那蒙面書生說話的聲音，是不是有點兒沙啞的？」

「不錯，少俠認識他？」

司徒文俊點頭道：「他乃是在下的一位朋友！」

杜廣和問道：「少俠此來，是孤身一人？」

「還有六人同行，大概不久之後便全可趕到。」

「少俠可是由前山入山？」

司徒文俊似乎已明白杜廣和此問的心意，遂微一頷首，微微一笑道：「凡是埋伏在前山攔截在下之人，可能都不會得回來了！」

「爲什麼？」

司徒文俊道：「靳豹靳彪兄弟已經斃命，其餘衆人在下已經限令他們離開此地，否則殺無赦，是以在下斷定，目前他們絕對無人敢於返回此處！」

杜廣和道：「哦！少俠原來已和他們動過手了！」

司徒文俊點了點頭道：「杜兄所言梅大俠父子已被押往雲霧山龍虎谷總堂之語，不知是否確實可靠？」

杜廣和正容說道：「少俠於杜某有救命大恩，杜某豈會說謊欺騙少俠，而且杜某雖然出身黑道綠林，却也是個素重信義，不喜謊言之人！」

司徒文俊臉孔不由微微一熱，連忙說道：「杜兄請勿見責，非是在下不信杜兄之言，實因心急盟叔父子安危，必須弄清楚去處，方好趕往相救，言語不檢之處，尚請杜兄原諒！」

「少俠如此說法，杜某實在不敢當，杜某並非有責怪少俠之意，只是在加强所言之確實不虛而已，不過……」

說至此，語聲倏然一頓，似乎有所顧忌的住口不言。

司徒文俊道：「杜兄有什麼話請直說好了！」

杜廣和默然沉吟了刹那，說道：「龍虎谷總堂中高手如雲，總堂主和『四天君』八大護法等人，無一不是身懷絕頂功力奇學的蓋世高手，少俠的一身武學功力雖然高絕罕世，但是要想進入總堂救出梅大俠父子，實非易事，尚望少俠多加攷慮，切勿輕舉妄動前往跡險！」

司徒文俊聞言，雖知杜廣和是出於一片善意好心，但是仍不由得劍眉微軒了軒，含笑凝目問道：「然則依杜兄之意該怎樣呢？」

杜廣和說道：「少俠最好是謀定而後動！」

司徒文俊點點頭道：「謝謝杜兄的好意，不過，爲免夜長夢多，實在已不容許我謀定而後動，何况梅大俠父子之被擄劫的禍因，又純係爲我而起，龍虎谷總堂縱是虎穴龍潭，劍林刀山，我也必須立刻趕往一闖相救，更何況我那位朋友蒙面書生已經追了下去，我焉能任由他單獨前往跡險！」

語聲一頓即起，正容說道：「我有數語意欲奉勸杜兄，不知杜兄能否見容？」

杜廣和道：「少俠但請直言，杜某定當敬聆！」

司徒文俊說道：「我奉勸杜兄勿再與惡徒爲伍，爲虎作倀，盡速脫離，免遭殺身之禍！」

杜廣和雖然出身黑道綠林，但本是個至情至性中的直爽漢子，并非兇殘惡毒之徒，聞言不由哈哈一聲大笑，神色誠摯的說道：「多謝少俠金玉良言，杜某衷心至爲感激，當初之加入『無敵門』實係爲情勢所迫，并非出自本願，雖有脫離之心，但一陷泥潭，便難自拔，又無適當機緣，今夜逢此良機，杜某自是不會放過，少俠但請放心，從現在起，杜某已再不是『無敵門』屬下了！」

司徒文俊朗聲哈哈一笑道：「識時務者爲俊傑，杜兄實在是個明智之士，司徒文俊願意交你這個朋友……」

語鋒微微一頓，又道：「少時小弟同行的朋友到此，煩請杜兄代爲轉告一聲，就說小弟已經趕往龍虎谷總堂去了！」

話落，抱拳一拱，正待騰身離去，杜廣和突然說道：「少俠且請稍停！」

司徒文俊停步，問道：「杜兄還有什麼指教？」

杜廣和說道：「少俠同行的朋友，都是何等樣人，尚請說明，免得弄錯了，而誤事！」

司徒文俊臉孔不由微微一熱，暗感自己粗心大意，遂含笑說道：「他們一行共是七人，『活閻王』單慶飛，『巴山三煞』和三位姑娘。」

又朝杜廣和一拱手，說了聲：「有勞杜兄了！」聲落，身形電射劃空地掠出堡牆而去！

× × ×

北風凜冽，砭骨裂肌。

天上，雲層低垂，色呈灰黃，又要下雪了！

時值申酉交初時分。

雲霧山龍虎谷「無敵門」外百餘丈寬闊的空地上，正有一場驚心動魄的搏鬥在激戰着！

「無敵門」下「五龍」「七虎」十二名黑道高手，由「五龍宮」翁明輝，「七虎宮」丁天成兩位掌宮率領，團團圍住一位蒙面書生，十四件兵刄招式凌厲狠毒絕倫的撲攻蒙面書生的渾身要害！

地上，橫七豎八的躺着二三十個大漢的屍體，鮮紅的血染黑了泥沙，山石……

不言可知，這些大漢都是「無敵門」的屬下惡徒，也都是蒙面書生劍掌下的亡魂！

「無敵門」總堂主「鐵背蒼龍」公冶長風，神態威猛的岳立在三丈開外之處，和他併肩而立的是位居副總堂主的「蠻荒怪叟」樓玉亭，排立在他二人身後的是「四天君」和八大護法。

公冶長風和樓玉亭等人全都全神貫注的望着場中激戰的情勢，個個臉色陰沉凝重，心底駭然驚凜於蒙面書生的武學功力之精湛深厚，不知這蒙面書生是何許人物？什麼出身來歷？竟敢單人隻劍獨闖「無敵門」總堂，輕捋虎鬚！

驀地，蒙面書生口中一聲清叱，劍虹暴長電閃中，响起兩聲懍人胆顫的慘嚎，血光崩現，腥雨飛洒，「七虎」高手已有二虎横屍地上，魂歸陰曹！

「七虎宮」掌宮丁天成一見手下二虎被殺，不由怒火如雷，陡地一聲大吼，揮舞着手中雙輪，帶起呼呼風聲，縱身猛撲攻上！

蒙面書生口中一聲冷笑，身形飄閃，不退反進，避過其餘五虎和五龍等攻到的兵刄招式，欺入丁天成的雙輪光影中，長劍揮如驚電……

丁天成不但未能看清楚蒙面書生的身形劍式，且連一聲哼叫都未能發出，吃飯的傢伙便已與身體脫離了關係，血冒三尺，命斷劍下！

「五龍掌宮」翁明輝和「五龍」「五虎」等人眼見丁天成和二虎三人濺血蒙面書生劍下，心中雖然又驚又懼，但又怎肯就此罷休！

是以，他們兵刄招式走空之後，立即聲發吼喝怒叱，手中兵刄疾揮，招式更是凌厲威猛無匹的再度攻出！

「鐵背蒼龍」公冶長風凝目觀戰良久，此刻已深知這個不明來歷的蒙面書生，實在是個武學功力精深，劍術火候造詣上乘的罕絕高手！他心裏暗忖道：「丁天成和其手下二虎業已喪命，如再任由『五龍』和其餘的五虎和蒙面書生激戰下去，必將還要有人濺血横屍當場……」

他心底意念飛閃，倏地猛然一聲大喝道：「住手！」

他內功深厚無倫，這一聲大喝，有若巨雷暴响，只震得地動山搖！

「五龍掌宮」翁明輝和其手下「五龍」，及餘下的五虎等人聞喝，立時全都應聲收招停攻暴退！

公冶長風雙目暴睜，光若寒電激射，緩步走到蒙面書生對面八尺之處，停身峙

立，臉色寒凝如冰地逼視着蒙面書生沉聲喝問道：「尊駕究竟是什麼人？」

蒙面書生道：「江湖人。」

「你的姓名？」

「告訴你也沒有用。」

「爲什麼？」

「你沒有知道的必要！」

「你師承何門何派？」

「無門無派。」

「師承何人？」

「也無師承。」

公冶長風雙眉一皺，一聲冷笑道：「你這一身武學功力難道是天生成的？」

「當然不是！」

「是何人傳授？」

「我義父義母。」

「你義父義母的姓名字號？」

「洞庭君夫婦。」

公冶長風臉上掠過一絲詫異之色道：「你眞是洞庭君夫婦的義子？」

「你不相信？」

公冶長風嘿嘿一聲冷笑，道：「洞庭君夫婦的武功身手，當年在江湖上雖也是一流人物，但是你所施展的武功招式家數，却非他夫婦一脈，何況他夫婦遠在十多年前就已失踪江湖，不知所踪，無人知道下落……」

話鋒微微一頓，又道：「你說你是他夫婦的義子之言，這或者不假，但若說武功是他夫婦所傳，嘿嘿！焉能欺騙得了老夫……」

「哼！」蒙面書生冷冷地道：「你不相信就算了！」

「洞庭君夫婦現在何處？」

「無可奉告。」

公冶長風話鋒一轉，道：「你與本門有仇？」

「無仇。」

「有怨。」

「也無。」

「來此何爲？」

「救人！」

「救誰？」

蒙面書生微一沉吟，道：「你是什麼人？」

「老夫公冶長風。」

「你就是這裏的總堂主？」

「不錯。」

「那麼我問你，梅大俠父子與你們又有何仇何怨？」

公冶長風突然哈哈一聲大笑，道：「你是爲救梅老兒父子而來？」

「哼！我希望你們立刻放出梅大俠父子！」

「你和梅老兒父子什麼關係？」

「我是他盟侄的義兄！」

「你和那司徒文俊是義兄弟？」

「不錯。」

「那司徒文俊現在什麼地方？他爲什麼不來救梅老兒父子？」

「他大概還不知道這件事！」

「你怎麼不告訴他？」

蒙面書生冷冷地道：「他要是知道了，趕來此地，你這龍虎谷總堂必將被夷爲平地！」

公冶長風一聲冷笑，說道：「你的意思是說，司徒文俊的武學功力，本堂無人能敵？」

「不錯！我勸你趁他未來之前，及早放出梅大俠父子，否則哼……！」

「怎麼樣？」

「不用他前來，就憑我單人隻劍，也足能蕩平你這龍虎谷總堂！」

公冶長風爲當世武林黑道上的蓋代梟雄，一身武學功力精深高絕，除三十年前曾與「北龍」力戰三晝夜，結果終以半招之失，而敗於「北龍」手下之外，生平從未遇上過其他敵手！

是以他日睹蒙面書生武功深厚，劍術奇幻神奧，火候造詣精湛，心中雖然十分驚懍，但是并無懼意，且自信百招之內必能克敵制勝！

因此蒙面書生話聲一落，他不禁驀然仰首發出一陣震天哈哈大笑，道：「小子！你好大的口氣，就憑你單人隻劍也想在龍虎谷中稱狂，眞是不知天高地厚，老夫今天要不將你留下來，也就枉在武林中稱雄了！」

話鋒一頓，日射精芒冷電懾人地沉聲喝道：「你動手出招吧，老夫讓你一招先着！」

蒙面書生冷聲一哼！道：「你要以一雙肉掌接我的劍招？」

公冶長風神情狂傲地道：「放眼當今天下武林，能够讓老夫動用兵刃的人物已然無多，你一身武學功力雖甚不差，但是仍還不够老夫動用兵刃的資格，你儘管出劍發招好了，百招之內，老夫定必使你長劍脫手，敗於老夫的鐵掌之下！」

蒙面書生一聲冷嗤道：「你自信你百招之內必勝？」

「當然！」

「如果不勝呢？」

公冶長風道：「老夫當再使用兵刃與你決戰千招！」

「你使用的是什麼兵刃？」

「百零八斤的九環鋼拐！」

蒙面書生心中不禁駭然一震！暗忖道：「這老賊使用的九環鋼拐，既重百零八斤，其內功眞力，定必深厚驚人絕倫，自己內功雖然深厚，只怕仍然是難以與其抗比，……」

他本想此戰要使公冶長風敗得無話可說，公冶長風如不使用兵刃，他也就不使用長劍，以徒手與公冶長風一搏勝敗！

可是，他於聞言之後，心念電閃間，便即取消這個不佔便宜的念頭，點頭說道：「好！不過，你落敗之後，就必須放出梅大俠父子！」

公冶長風哈哈一聲大笑道：「放心，你既爲梅老兒父子而來，只要你能勝得老夫的一雙鐵掌和九環鋼拐，老夫必定釋放他父子，就只怕你沒有這份能耐！」

蒙面書生一聲冷哼，突然喝道：「接招！」

聲落招發，長劍一抖，劍光幻起劍花朵朵，籠罩着公冶長風胸前五處要害大穴刺到！

公冶長風一身武學功力雖然高絕，自信百招之內必勝，但是一見蒙面書生招出如電，劍式奇幻凌厲，當下自是不敢大意輕敵！

口中一聲冷喝，功貫雙掌，一雙肉掌立時堅逾鋼鐵。身形微側，左掌手拍劍身，右掌挾勁風斜劈蒙面書生的左肩！

蒙面書生心中甚是明白，公冶長風既敢空手接他的劍招，兩隻肉掌上必有奇突獨到的功夫，否則決不敢如此狂妄托大！

是以，公冶長風雙掌甫出，他立即挫腕沉劍，閃身避掌變招，劍化一片寒光劍雨洒出！

公冶長風身軀飄閃，雙掌疾揮，舞起一片如山的掌影，罡風呼呼，勁氣排空以迎！

蒙面書生口中一聲清叱，劍招一緊，劍式一變再變！

刹那間，頓見劍虹漫天，矢矯若神龍盤空，劍氣瀰漫，疑眞似幻，神妙無窮，變化萬端，招招詭異，式式辛辣，快捷絕倫！

公冶長風一雙鐵掌翻飛揮舞，盡展絕學，身形飄閃，在劍虹矢矯，疑眞似幻的劍影中，忽拳，忽掌，忽肘，極盡詭異狠毒之能！

這眞是一場驚心動魄，武林罕見，險惡無比的激戰！「蠻荒怪叟」樓玉亭和「四天君」八大護法等羣賊，凝神日注場中二人的劍掌招式身形，只看得眼花繚亂，個個心中暗暗驚凜不已！

轉眼工夫，已是二十餘招，雙方雖已各展絕學爭制先機，但却仍是個勝負難分的平手局面！

雙方的劍，掌招式越走越快，變招換式之間，快得有如電光石火飛閃，使人簡直無法看得清楚！

招式越走越快，戰況也就愈爲緊張激烈險惡！

在這等形勢之下，只要有一方稍有疏忽，一招稍慢或是不繼，立即便會遭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的殺身厄運！

七十招過後，蒙面書生已漸漸有點兒不繼了！

雖然，他尚未現露出絲毫敗象，劍勢招式仍然凌厲如前，身形依舊飄閃似電，但是，他身上已經在冒汗，而公冶長風却越戰越勇，掌風勁力更見威猛，招式也更見快捷毒辣！

於此，情形已經十分明顯，蒙面書生劍術雖然高絕，火候造詣雖然精深，但是在內功眞力方面，却差遜於公冶長風一籌，敗局已定！

這一戰，縱能勉強挨過百招不敗，可是，以後的千招之搏，在那重百零八斤的「九環鋼拐」之下，只怕連五十招也難挨過！

蒙面書生心中雖然也明白這種情形，但是此時此刻，他怎能就此罷手，何況公冶長風手下已有二十多人濺血喪命他劍下，他就是即此認敗服輸也不可能，公冶長風也絕不會得放過他！

因此，他雖明知久戰的結果，定必遭致不幸，也只有把心一横，咬牙支持苦戰下去，直到精疲力竭倒地而死爲止！

漸漸，他越來越不行了，敗象已露，手中長劍已越來越重，劍招已現沉滯現象，眼看不出三五招必然難逃毒手，形勢實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千鈞一髮」之際。

也就在此際，驀聞百丈開外傳來一聲朗喝道：「住手！」

喝聲中，一道人影有若天馬行空般的電射掠來，身未落地，懸空拂袖，一股罡風勁氣山湧般撞向公冶長風，公冶長風立被撞得身形一幌，連退了三步！

公冶長風臉色不禁駭然一變！心頭驚震無比地暗忖道：「來人是誰？功力竟然如此之高……」

他暗忖間，來人身形已經飄落場中，落地點塵不驚，岳峙淵停地站在蒙面書生身旁，正是司徒文俊。

司徒文俊星日如電的瞥視了公冶長風一眼，轉向蒙面書生說道：「你這是何苦來！」

這話，聽來似乎有點沒頭沒腦，讓人不懂，但是，蒙面書生却明白他這話的意思。

「我高興！要你管！」

司徒文俊劍眉微皺了皺，笑了笑說道：「我又沒有得罪你，何必和我嘔氣呢……好了，現在請退後歇口氣，替我掠陣如何？」

蒙面書生日光一瞥司徒文俊，沒再說話，默默地往後退了一丈。

公冶長風突然沉聲喝叫道：「閣下何人？」

司徒文俊道：「在下司徒文俊，你尊姓大名？」

「老夫公冶長風！」

「哦！你就是公冶長風？」

「你聽說過老夫的名號？」

「不久之前聽人說過。」

「聽什麼人說的？」

「一個你從未見過的人，也是你的仇家！」

「他是誰？」

「你見她時她自己會告訴你！」

「他現在什麼地方？」

「正在前來此地途中，個把時辰以後你就可以見到她了！」

「他知道老夫在此？」

司徒文俊搖搖頭，說道：「到日前爲止，她還不知道，要不然，她早就找來此地了！」

語聲一頓，話鋒一轉，問道：「你大概也就是『無敵門』此地的總堂主吧？」

「不錯，老夫正是！」

司徒文俊道：「我問你，『寃有頭，債有主。』這話你可懂？」

「怎麼樣？」

司徒文俊臉色凝寒地道：「你們『無敵門』屬下惡徒乃是我司徒文俊所殺，與梅大俠父子何關，你們要替屬下報仇洩恨，盡可正大光明的找我一搏勝負高下，也才不失爲武林英雄豪士的行徑，爲何不守武林道義，派人突襲梅莊，殘殺無辜，擄刼梅大俠父子，這等卑鄙無恥的行爲，何異是那鼠竊狗偷之輩的行爲？」

這番話，只罵得公冶長風臉上陣青陣白，額上青筋暴露，雙日瞪如銅鈴，胸中氣結！

他雖然是個縱橫江湖一生，陰狠毒辣的一代梟雄，生平作爲，向來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魔頭，但是此刻，也不禁被司徒文俊罵得氣結得啞口無言，臉色鐵青，一時間竟然說不上一句話來！

司徒文俊話鋒微頓了頓，聲調倏地一沉，又道：「現在我限你立刻將梅大俠父子放出來，然後再憑武學功力和我一搏勝負，否則，哼！哼！……」

他哼聲方落，公治長風已是鬚眉怒張地，聲若巨雷般猛地一聲暴喝道：「司徒小狗，休得徒逞口舌之利，老夫面前焉能容得你如此猖狂撒野，接招！」

話落掌發，狂飈飛捲，勁氣蕩空，剛猛無比的掌力，威力無倫的直朝司徒文俊當胸擊到！

司徒文俊跨步橫挪五尺，避過排空擊到的掌力，沉聲喝道：「公治長風！要動手少爺定當奉陪，不過，在未動手之前，希望你好好地考慮三思，將梅大俠父子放出！」

公治長風嘿嘿一聲獰笑，喝道：「小狗，你殺害本門屬下，已是罪當該死，如今又侮罵老夫，更是死有餘辜，老夫已經考慮三思過了，今天此地就是你陳屍埋骨之所！至於梅老兒父子，你放心吧，老夫決不會得要他們的性命的！」

司徒文俊道：「那你爲何不現在就放了他們呢？」

公治長風陰笑說道：「現在還不是時候！」

「什麼時候才是時候？」

「你死了之後！」

「爲什麼？」

「因爲你死了之後，梅老兒父子便失去價值了！」

司徒文俊面色一變！道：「你要以梅大俠父子挾制我？」

「老夫生平作爲只求目的！」

司徒文俊軒眉怒聲道：「你如此不擇手段，有何目的？」

公治長風道：「要你死！」

司徒文俊陡地朗聲哈哈一笑，道：「你認爲有可能嗎？」

「你已經死定了！」

「如果不呢？」

「凡是進入龍虎谷內之人，生死便已操在老夫的掌握中，沒有『如果不』的字眼，不過……」

「怎麼樣？」

公治長風嘿嘿一聲陰笑道：「念你年青無知，老夫可以恩寬格外放你一條生路，並且連梅老兒父子一齊釋放，但却有兩個條件！」

「兩個甚麼條件？」

公治長風道：「第一，交出你得到的武學奇書！」

「第二呢？」

公治長風語聲冷厲的道：「讓老夫點殘你的心經主脈，廢掉你的一身武功！」

至此，司徒文俊這才完全明白，公治長風的眞正意圖，兩道劍眉不由揚起了老高，星目威稜電射地沉聲說道：「公治長風！別說夢語了，你劃道吧，兵刃拳掌隨你選擇！」

公治長風嘿嘿一聲怪笑，倏地扭頭喊道：「抬老夫的九環鋼拐來！」

這老魔已二十多年未曾使用「九環鋼拐」和人動手過招，今天如不是已看出司徒文俊確實身懷罕絕功力，認爲是生平勁敵，怎會動用「九環鋼拐」？

顯然，他今天要仗恃這冠蓋當世武林無雙的重兵刃施展一身絕學功力，和司徒文俊全力一搏，制司徒文俊於死地，以達到奪取武學奇書的目的！

隨着他的喊聲，立見兩個有如半截鐵塔般的彪形大漢，擯抬着一根粗逾胳膊，長七尺餘，拐頭上連着九個鴨蛋粗細，直徑六寸方圓大小的鋼環，快步奔跑而出，在公治長風身旁停住！

司徒文俊一見這根「九環鋼拐」，心頭也不禁霍然一驚！

公治長風伸手由兩大漢肩上取過「九環鋼拐」，振臂一抖，拐頭上的九個鋼環立時發出一陣「嘩啦啦！」震人驚心胆顫的暴響，口中磔磔一聲獰笑，喝道：「司徒小狗！在老夫鋼拐招式未發之前，仍許你依從老夫的條件求生！」

司徒文俊冷然一哂，朗聲說道：「公治長風，你別夢想了！」

公治長風沉聲說道：「好！你既然至死不悟，不到黃河心不死，也就怨不得老夫辣手絕情不肯饒你活命了，亮出兵刃準備接招吧！」

說罷，橫拐平胸峙立，雙目灼灼，光如冷電般地迫視着司徒文俊，威風凜凜，氣勢懾人，令人心凜！

這老魔不愧是一代梟雄，他生平作爲，雖然只求目的不擇手段，十分陰險卑鄙無恥，但是此刻，却頗有名家高手的風範，另有一股迫人的威儀。

司徒文俊臉色神情冷肅，右手微縮倏伸，一柄銀光耀眼的軟劍已自袖內掣出！銀劍掣出，公治長風心頭立即凜然一震！

他雖然並不識得這柄銀劍的來歷，但是，他一生精研武學，武功淵博，經閱過人，深知凡是持這種神劍之人，必定具有深厚無匹的內家功力，上乘精湛的劍術造詣！

因此，他心中頓時不由更爲加深警惕，暗中歛氣凝神，將一身功力提聚至八成以上，準備全力一戰！

司徒文俊掣劍在手，俊臉神情依舊是一片冷肅之色，看樣子雖似氣定神閒如前，其實心底亦很緊張非常！

確然，大敵當前，他雖然身懷罕絕奇學功力，心底又怎能輕鬆？

是以，他外貌雖似氣定神閑，暗地裏已運聚起神功罡氣遍佈全身，目注公治長風，凝神蓄勢以待！

這二人，一個是內功深厚無倫的當代梟雄老魔，一個是曾獲奇緣遇合，武學功力已臻上乘，當世武林的蓋世奇才！

此刻，雙方均已將一身內功眞力凝聚，相對峙立！

這情形，至爲明顯，他們不出手則已，一出手，其威勢定必有若石破天驚，地裂山崩，猛烈無比，爲武林罕見的一場激戰！

驀然，一聲清嘯劃空傳來，嘯音響徹雲霄，震人心弦！

公治長風等羣賊聞聽嘯音，臉上全都不由微現驚容，暗暗心驚這發出清嘯之人的功力之高！

此人是誰？是友抑敵？

司徒文俊聞嘯辨音，已知是妹妹司徒小珊，侯淑怡，燕無雙二女和「活閻王」單慶飛，「巴山三煞」等人來了，於是便朝公治長風一聲冷笑說道：「公治長風，找你討債的人來了，你準備還債吧！」

高手相對峙立，蓄勢待發之際，最忌說話分神旁騖，給予敵人可乘之機！

公治長風搏戰經閱豐深，豈會放過這種稍縱即逝的良機？

是以，司徒文俊話聲未落，公治長風已猛地一聲虎吼，掄拐閃電攻出，司徒文俊所說的話，他根本沒有聽清！

鋼環暴響震天，驚心懾魄，鋼拐挾着呼呼勁風，威勢凌厲無比，如泰山壓頂般，猛朝司徒文俊當頭砸下！

司徒文俊一身所學功力雖然罕絕奇高，但他搏戰經閱少，更想不到公治長風這等成名武林數十年的梟雄，竟也會形同偷襲地於他心神微分說話之時，突然出招攻擊，當下心中不禁霍然一驚！

幸而他尚能臨危不亂，心中雖是霍然一驚！右手銀劍已疾如電閃般上抬，招出「橫架金樑」，硬接這勢若雷霆萬鈞，當頭砸下的鋼拐！

公治長風心中雖已看出司徒文俊身懷罕絕功力，却未想到司徒文俊竟然如此大胆，竟敢舉劍硬接他這百零八斤重的「九環鋼拐」力沉如山的一擊！

劍拐相接，「噹！」的一聲暴響，火星激射中，鋼拐彈高三尺，司徒文俊雙脚下陷地面寸多，二人同被震得胳膊酸痲，心頭駭然暴跳！

就在此際，驀聞一陣衣袂破風獵獵聲響，八條人影電射劃空，疾若流星瀉墮般地掠落當場！

來人正是冷先生和燕無雙，侯淑怡，司徒小珊二女，「活閻王」單慶飛，「巴山三煞」兄弟等八人！

侯淑怡姑娘身形落地，美目冷凝地一掃羣賊，她雖然從未見過公治長風，但是對這個殺家血仇的形貌長相和所使用的兵刃等，在離開師門時曾得恩師細言告過，早已深印心中。

因此，她一見公治長風，芳心立時不由一陣激動，脚下倏地跨前兩步，嬌靨凝霜，黛眉挑煞，美目如電地射視着公治長風，冷聲喝道：「你可是公治長風？」

公治長風一見侯淑怡那嬌靨凝霜含煞的神情，心頭不禁凜然一震！

他心念電閃，立刻便想起了司徒文俊適才說過的話，心中也就明白了是怎麼回事！嘿嘿一聲冷笑說道：「丫頭妳是甚麼人？」

侯淑怡道：「我名叫侯淑怡，老賊，你是不是公治長風？」

公治長風道：「不錯，老夫正是公治長風！」

侯淑怡的一雙美目陡射凌人殺機地沉聲喝道：「血債血還！老賊！你準備還債償命吧！」

公治長風突然縱聲一陣哈哈狂笑，說道：「老夫一生縱橫江湖，殺人無數，曾經要向老夫報仇的仇家後人子弟，不知凡幾，但是從無一個得以如願，也從無一個能在老夫的一雙鐵掌之下生還！丫頭！老夫念妳是個姑娘家，今天特別恩開一綫，放妳一條生路，勸妳還是識相點趕快離去，從此不談報仇事，要不然，嘿嘿……」

說至此處，「嘿嘿」一聲冷笑而止！

侯淑怡冷然一哂，喝道：「老賊！少說廢話，你的死期到了！」

話落，已探手自懷中撤出一把冷氣森森，寒光灼灼迫人，長不盈尺的七首。

七首手持胸前，嬌軀卓立，美目如電凝注着公治長風，但是嬌靨上却現露出一片平靜肅穆之色！

公治長風乃是個武功閱歷精深的大行家，一見侯淑怡這種神情氣態，心中不禁暗暗一凜！

他深知這種神情氣態，乃是武學內功修爲已臻意與神會上乘之境的現象，不然，血仇當前，激戰將始之初，怎還能現出如此鎮靜之色！

尤其是侯淑怡姑娘所使用的兵刃，竟是一柄短短的七首，這更令他心生凜震！

兵家有語：「一寸長一分強，一寸短一分險」！

侯淑怡姑娘既敢使用這種短而險的七首對敵，定必懷具超絕過人的奇學身手無疑！

公治長風老奸巨滑，生性機詐，他雖然心生凜震！臉上神色却是絲毫不變，目視侯淑怡姑娘嘿嘿一聲冷笑，道：「丫頭！妳一定要報仇麼？」

侯淑怡一聲冷哼，道：「也要爲武林除害！」

公治長風陰陰地道：「只怕妳永難如願！」

侯淑怡黛眉倏挑，目射殺機地道：「百招之內，姑娘必叫你這老賊濺血斷魂七首之下！」

公治長風陡地一聲獰笑，喝道：「丫頭妳好大的口氣，接招！」

「九環鋼拐」暴響震天，勁風呼呼，威猛無倫地直朝侯淑怡姑娘當頭砸下！

姑娘驀地一聲清叱，玉手揮舞七首，嬌軀不退反進，身法竟是奇快詭異無比的掀近公治長風身側，左手駢指直點公治長風腰肋「商曲」穴，右手七首快逾電閃地斜削公治長風的右臂！

公治長風心頭一驚！脚下移宮換位，閃身避招，九環鋼拐就勢變式橫掃姑娘纖腰！

侯淑怡姑娘口中一聲冷笑，纖腰輕擰，便已奇幻絕倫地閃身到了公治長風的背後，七首疾出，扎刺出公治長風的背心「靈台」大穴！

公治長風成名武林數十年，武學精深，身經百戰，閱歷豐富！

他鋼拐招式掃空，眼前失去姑娘的人影，立知不妙，疾地身形前飄，旋身舞動鋼拐，舞出一片如山的拐影，威猛狠辣絕倫地攻向姑娘！

侯淑怡姑娘一見，立即展開輕靈巧快的罕絕身法奇學，全力搶攻，爭制先機！

湯平武林禍　親殲戴天仇

暮靄漸濃，天色漸透昏黯。

這時，副總堂主「蠻荒怪叟」樓玉亭已諭令屬下嘍囉，點燃起數十盞孔明燈。

孔明燈高挑，光亮集中於鬥場，將鬥場五丈方圓內地方，照亮得如同白晝！

公冶長風和侯淑怡姑娘二人各自展開絕學奇招以後，雙方便全是以快打快，以攻搶攻，互爭先機！

雙方每一出手招式，莫不精奧絕倫，暗含玄機，變招換式之間，更是詭異出人意外，快逾電閃！

轉眼工夫，二人已搏戰了三十多招，雙方雖然都在全力搶佔先機，爭取主攻，但卻仍是個高下不分的平手局面！

顯然，這二人的年紀雖然相差懸殊，但是所學武功則在伯仲之間，除非有一方突出奇技，或能擊敗對方以外一兩百招內決難分判勝負生死！

雙方觀戰之人，此刻心情全都沉重緊張非常，俱皆全神貫注，目不瞬眨地凝視着二人的身形招式，搏戰形勢，同時都暗暗運功蓄勁戒備，以備自己一方之人遇險時立刻出手相助！

公冶長風拐沉力猛，勁風呼呼，拐影縱橫如山，鋼環暴響不絕，驚天動地，聲威奪人，內力有如長江大河，越戰越勇，愈攻愈猛！

侯淑怡姑娘七首招式，雖然不如鋼拐之威勢沉猛，但卻輕靈巧快無倫，左手掌指兼施，忽拍忽戮，迅逾閃電，奇幻莫測，極盡詭異之能，右手七首泛出一片寒虹，不時突破潑水難入的拐影中，刺扎公冶長風的要害重穴，令公冶長風不得不疾忙撤招閃避自保！

公冶長風雖然武學深湛，內力雄渾，越戰越勇，愈攻愈猛，但是此際，心中也不禁為之驚上加驚，驚凜於姑娘武學之奇高深奧！

此刻，二人已搏戰至最激烈的階段，誰要稍一不愼，只須半着之差，便即可能立刻濺血橫屍當場！

公冶長風成名武林數十年，縱橫一生，罕遇敵手，想不到今天盡展生平絕學拐招，與姑娘力戰七八十招下來，竟仍然不能佔得上風優勢，不禁氣得怒火如雷，鬚髮根根豎立，恨不得一拐立將姑娘砸成肉醬！

幌眼激戰已過百招，雙方仍是個攻守相互，難分軒輊的局面！

侯淑怡芳心意念電閃飛轉暗忖：「像這樣的打下去，甚麼時候才是了局？何況老賊內力雄渾驚人，比自己深厚，搏戰時間愈久，對自己愈是不利，自己內力如果稍一不繼，那豈不……」

她芳心正暗忖間，公冶長風已因久戰姑娘不下，凶性大發地猛然一聲大喝，九環鋼拐陡地揮出一招「力降十會」絕學，直擊姑娘的右肩，同時左掌連揮，奇快無比地拍出三掌，兩掌封阻住姑娘左右兩邊的退路，另一掌則直擊姑娘胸窩！

他內功深厚，掌力雄渾剛猛無儔，每一掌拍出的力道，均足能裂石碎碑！

左右閃避之路被封，當然就只有後退一途可解眼前這掌力拐擊之危！

可是，後退行嗎？……

侯淑怡姑娘心知在這等情勢之下，如果撤身後退，固可避過掌力拐擊之危於一時，然而，以後呢？……以後的情形定必更糟！

公冶長風定必乘機跟踪進擊，不容她有喘息還手的機會，其結果不言可知，她必然被迫得節節後退，先機盡失，落處下風，而手忙腳亂……

她乃聰明絕頂之人，豈會不明白這等情勢下撤身後退的利害與後果！

她既然明白這種利害與後果，遂就不作撤身後退躲閃之想，芳心一橫，竟存下了一個「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拚命之心！

她這種拚命之心一生，口中立時一聲清叱，右肩微偏，避開拐擊，但對於擊向胸窩的掌力，竟如未見，拚將一身內功眞力運聚雙掌，左手屈指彈出一股勁氣直射公冶長風的小腹「丹田」要穴，接着右手倏揚，七首化作一道寒虹，電射公冶長風的心胸！

公冶長風做夢也料想不到，姑娘竟然情急拚命，脫手擲出七首，心中不禁駭然大驚！

這實在太意外了！

公冶長風乍見寒虹電閃射到，駭然大驚中欲待閃避卻已無及！

「噗哧！」公冶長風口中發出一聲慘哼，右手鋼拐拄地，左手緊撫胸口，鮮血自掌指間急湧流出，身軀搖幌欲倒！

侯淑怡在七首飛擲脫手的同時，公冶長風的掌力，也已實實地擊中了她的胸窩，張口噴出一股血箭，嬌軀踉蹌連連地後退了好幾步，才能穩住身形，嬌靨蒼白的瞪視着公冶長風，口中發出悽涼的慘笑。

雙方旁觀之人雖說都在全神貫注的注視着場中搏戰的形勢，暗暗運功凝勁蓄勢戒備，以防患未然，但是公冶長風和侯淑怡姑娘的動作，均皆快如電光石火，竟全都未及出手援救，二人便已落得個兩敗俱傷！

驀地，「蠻荒怪叟」樓玉亭猛然一聲大喝，騰身縱起，雙掌推出兩道力沉如山的掌勁狂颷，威猛無儔地直朝侯淑怡姑娘的嬌軀劈去！

侯淑怡姑娘的內腑傷勢之重，已達碎裂程度，完全憑仗着內功深厚，和强提着一口眞氣，支持着嬌軀未曾倒下！

樓玉亭在這龍虎谷中，乃是除總堂主公冶長風以下的第一高手，一身內功修為掌力之深厚雄渾，僅次於公冶長風半籌！

這雙掌力道如果劈實，不用說，侯淑怡姑娘定必芳魂歸幽，玉殞香消！

樓玉亭這裏掌力甫發，「活閻王」單慶飛適時一聲大喝道：「樓玉亭，休得乘人之危！」

大喝聲中，雙掌齊推，掌力剛猛如濤的狂湧迎出！

這二人都是身具數十年的功力修為，當今武林的內家絕頂高手！

二人掌力接實，一聲山搖地動的轟然巨響大震，勁氣狂颷激射中，「活閻王」單慶飛立被震得心胸氣血上湧，身形穩立不住的連退了三步，樓玉亭卻只後退了一步。

情形顯然，「活閻王」單慶飛的功力，比樓玉亭要差遜了一籌。

身負重傷，全憑功力深厚和一口內家眞氣，支持着身形未倒的公冶長風和侯淑怡姑娘，因禁受不住這陣掌力勁氣狂颷的波震，立刻同時被震得仆倒地上！

侯淑怡姑娘是昏厥了過去，公冶長風因為七首深入內臟，倒地後便即伸腿斷了氣！

司徒小珊和燕無雙二女連忙騰身掠出，抱起侯淑怡姑娘退後救治。

「四天君」則於掠身撲出抱回公冶長風以後，這才知道公冶長風已經斷了氣，回生乏術。

侯淑怡姑娘這時已是氣息奄奄，薄如游絲，一雙美目緊閉，嘴角溢血，臉色慘白得駭人！

司徒小珊將侯淑怡的嬌軀平放在地上，司徒文俊劍眉微蹙地俯身伸手握住姑娘的玉腕一探脈息，臉色不由倏然一變！

司徒小珊急問道：「哥哥，怡姊的傷勢很嚴重麼？」

「嗯！」司徒文俊站直起身子，臉色凝重地點頭道：「十分嚴重！」

蒙面書生道：「還有救嗎？」

司徒文俊微一沉吟，道：「有救是有救，不過……」

語聲頓了頓，接道：「她內腑已離原位，且已有碎裂現象，而且眞力損耗過甚，若無千年『雪蓮』或『靈芝』等類之稀世仙品聖藥，縱是『華陀』再世，『扁鵲』重生，只怕也將束手無能為力……」

司徒小珊美目不禁盈盈欲淚的黯然說道：「這樣說來，已是等於無救，希望很渺茫了……」

司徒文俊輕吁了口氣，緩緩說道：「稀世仙品聖藥，皆是極難尋求之物，確實很渺茫，但是……眼下却有一個盡人事而聽天命的辦法！」

司徒小珊急問道：「是什麼辦法？哥哥，你快說說看！」

司徒文俊道：「每天以內功眞元替她療傷一次，保住她內腑傷勢不生惡化，同時前往大雪山中尋取千年『雪蓮』！」

「巴山三煞」老大呂紹南突然想起前在伏牛山中，侯淑怡姑娘救他之後，曾給他服下一粒療傷靈丹，當時他內腑傷勢雖然不似姑娘這麼嚴重，却也不輕，但自服下那粒靈丹以後，只不過調息了一個多時辰，內傷不但立時痊癒，而且眞氣充沛，功力也較前增進了不少！

由此可見，那粒靈丹雖非千年「雪蓮」之類的仙品，分明也是療治內傷極著功效的稀世聖藥……

呂紹南想起此事，正要開口提醒司徒文俊，說明侯淑怡身上帶有療傷靈丹之際，那燕無雙忽然朝司徒文俊溫婉地一笑，說道：「司徒哥哥，你這辦法雖然很好，只是太費事了！」

司徒文俊雙眉深鎖地道：「可是除此而外……」

燕無雙接口道：「司徒哥哥，你相信我麼？」

司徒文俊微微一怔！問道：「相信妳什麼？」

燕無雙說道：「我能治好侯姊姊的傷勢！」

司徒文俊雙目倏地一凝，說道：「妳能？……」

燕無雙點點頭道：「我保險在三個時辰以內，使侯姊姊的內傷完全復原！」

司徒文俊心中不由驚奇而又懷疑地道：「三個時辰以內？」

「嗯！」

「無雙，妳這不是開玩笑吧？」

燕無雙肅容搖頭道：「但是我有個條件，必須要你親口答應我！」

司徒文俊不禁愕然問道：「妳有什麼條件？」

燕無雙嬌靨兒上陡然掠起一絲紅暈，低聲說道：「我要你答應……」

語聲一頓，欲語還休。

司徒文俊目睹她這等神情，心裏不禁甚感詫異不解地問道：「無雙，妳有什麼條件？妳只管說出來好了，不管妳能不能治好妳侯姊的傷勢，只要是我力量辦得到的事情，我沒有不答應妳的！」

司徒小珊在旁也說道：「雙妹，侯姊姊的傷勢，必須趕快治療，妳有什麼條件，就快點直說好了，我哥哥一定會答應妳的！」

燕無雙想了想，忽然眨眨美目，轉望着冷先生問道：「義父，我可以提出條件嗎？」

冷先生眉頭微微一皺，緩緩說道：「雙兒！妳已經這麼大，一切事情都可以自己做主了，妳要提的是什麼條件？爺爺固然不知，也不想問妳，不過，妳既然問我的意見，我自是不能緘口不言；以眼前的情形而言，無論是站在朋友的立場上，或是道義上，妳都應該立刻替侯姑娘治療傷勢，而且要盡心盡力，決不可以於此時此際提出任何一個條件……」

話鋒微微一頓，滿臉慈祥之色地凝望着這個從小在他驕寵溺愛下長大，唯一的乾女兒，說道：「雙兒，妳明白這個道理嗎？」

燕無雙嬌靨上的紅暈陡轉濃艷，緩緩地低垂下螓首，默然稍頃，語音低如蚊蚋般說道：「義父，雙兒明白了！」

螓首倏然一抬，望着司徒文俊嫵媚地一笑，羞赧之態盡斂，臉含歉愧之色地低聲說道：「司徒哥哥，請你原諒我，我錯了！」

司徒文俊溫和地微笑道：「無雙，妳快別這樣說，我幷沒有怪妳！」

燕無雙道：「司徒哥哥，你不會得因此生我的氣吧？」

司徒文俊搖頭道：「不會的，妳只管放心好了，幷且……」

語聲一頓，又說道：「妳想提出的條件，以後無論什麼時候，只要妳提出來，只要我能力所辦得到的，我仍然會答應妳的！」

燕無雙靨笑如春花乍放般地說道：「司徒哥哥，你眞太好了，其實我想提的也幷不是什麼大事情，只不過是我心中的一點希望而已！」

「哦……」司從文俊心中頗為奇異地道：「是個什麼希望呢？」

燕無雙的嬌靨上，又掠起一片紅暈，道：「還是留着以後再說吧……」

語聲一頓，轉向司徒小珊說道：「珊姊姊，請妳替小妹護法好麼？」

司徒小珊點頭道：「好！」

司徒文俊望着默立旁邊的蒙面書生含笑說道：「廡煩你和珊妹一起去幫忙護法如何？」

蒙面書生點了點頭。

行！」

燕無雙突然一搖頭，說道：「那怎麼行！」

司徒文俊愕然一怔！道：「為什麼不行？」

燕無雙道：「不行就是不行！」

司徒文俊道：「沒有道理。」

燕無雙道：「當然有道理！」

司徒文俊道：「說來聽聽看？」

燕無雙眨了眨美目，道：「因為有你們男人家在旁不方便！」

「哦！原來如此。」司徒文俊倏然一悟，轉向蒙面書生道：「閣下，妳聽見了麼？」

蒙面書生道：「我聽見了。」

司徒文俊笑笑道：「妳既然聽見了，那就趕快除下妳的偽裝，讓她們看看妳的眞面目吧！」

蒙面書生輕聲一笑，抬手摘除下頭上的儒生巾和蒙臉黑巾，披散下一頭烏黑如雲的秀髮，露出了一張黛眉，美目，瑤鼻，檀口，清麗絕俗，但却蒼白得沒有一點兒血色的嬌靨兒！

司徒小珊睜大着一雙美目，驚喜地道：「呵！原來妳也是一位……」

「我名叫文鳳鳳，年紀比妳們都大，妳就叫我文姊姊好了。」

司徒小珊點點頭望着司徒文俊道：「哥哥，你怎麼不早讓我們知道她是一位姊姊？」

司徒文俊笑了笑道：「現在讓妳們知道也不遲呀！」

語鋒一頓，轉向燕無雙說道：「無雙，現在應該行了吧？」

燕無雙點點頭，俯身抱起侯怡淑姑娘的嬌軀，朝文鳳鳳和司徒小珊說道：「兩位姊姊請隨小妹來！」

話落，飄身向三十多丈外的一座濃密樹林走去。

司徒文俊望着三女的背影，走入密林消失之後，心念忽然微微一動，目視冷先生低聲問道：「冷老，無雙眞能治愈侯姑娘的內傷嗎？」

冷先生點頭微笑道：「掌門人請放寬心，無雙身上攜有比千年『雪蓮』等更著奇效，活死人而肉白骨的曠世靈藥，侯姑娘內傷雖極重，但在靈藥與內功眞元相輔，雙管齊下的治療下，最多不會得超過三個時辰，不僅定必痊癒復原，而且內功定必增進，靈智也必大增……」

說至此處，倏然揮手發出一股內家罡氣，將那與「活閻王」單慶飛已搏戰百招，佔着上風優勢的「蠻荒怪叟」樓玉亭震退了三大步，解救了單慶飛險濺血劍下之危！

原來單慶飛於硬接了樓玉亭的掌力之後，已知自己功力略遜，掌力不及樓玉亭雄渾！

於是，他便撤出了當年威震江湖的一對鐵筆「閻王刺」，分握雙手，沉聲喝道：「樓玉亭，乘人之危，發掌偷襲，算得是什麼成名的人物，有種就亮出兵刃來與老夫搏戰百招，一決高下！」

樓玉亭雖然功力略高，但對單慶飛的一對「閻王刺」可也不敢輕視，連忙右手探腰，「嗆」然撤出懸掛在腰間的奇形長劍，嘿嘿一聲冷笑，喝道：「單慶飛動兵刃，你也決不是老夫之敵！接招！」

話落招發，劍光如虹，直刺單慶飛面門！

單慶飛口中一聲冷嘿，錯步側身，雙手「閻王刺」封劍扎腕！

樓玉亭挫腕沉劍，劍尖突抬，斜點單慶飛右肩！

單慶飛脚下左跨一步，「閻王刺」分點樓玉亭咽喉，腰肋兩處要害！

他二人一搭上手，立即各展生平絕學，以攻搶攻，互爭先機！

五十招以前，雙方只是個難分難解的平手局面，誰也無法預料，他們的勝負高下！

可是，五十招過後，單慶飛便漸漸失去了先機，完全憑仗着一套奇絕的身法支持住未敗！

又過了二三十招，單慶飛越來越不濟了，終於被迫得招式散亂，身法緩慢了下來！

樓玉亭手裏的一柄奇形長劍，此際更是絕招連綿，勢若雲湧，凌厲，狠辣，快捷無比！

寒光霍霍，劍雨飄洒……

俄頃之間，單慶飛的身子，已被緊裹在一片冷森森的劍氣光幕內，陷於生死一髮的岌岌危機中！

幸虧冷先生一面在和司徒文俊談話，一面仍在注意着單慶飛的情形，適時揮掌發出一股內家罡氣，震散劍幕，震得樓玉亭身形後退了三大步，挽救了單慶飛的一刼！

樓玉亭身形被震退後，心中雖甚駭然驚凜這個中年儒士的功力深厚，但却雙睛猛瞪，凶光暴射的沉聲喝道：「匹夫何人？竟敢乘老夫致敵搏戰之時發掌暗襲老夫，如想活命，立刻自斷雙手，老夫必當恩施格外，放你一條生路！」

冷先生哈哈一笑，倏然邁腿跨前一大步，站立樓玉亭對面丈外之處，冷冷地說道：「樓玉亭，說出我老人家的姓名，會嚇破你的苦胆，公冶長風已死，我老人家勸你最好識相點，趕快放出梅大俠父子，解散屬衆，去找一處清靜的地方，改過自新，安份守己的做人，以終餘年……」

樓玉亭也是一代梟雄，公冶長風一死，他這副總堂主正好順理成章的接替總堂主的位置，冷先生這幾句話他怎會聽得入耳？

是以，冷先生話音未落，他已厲聲怒喝道：「匹夫住口！接掌！」

聲落掌發，左掌倏地推出一股山湧般的掌力，直朝冷先生當胸劈來！

冷先生哈哈一笑，說道：「就憑你這點功力，要想和我老人家動手，還差得遠呢！」

話聲中儒袖輕拂，一陣柔風過處，樓玉亭那山湧般的掌力，竟如泥牛入海，被化解消弭於無形，連一點兒波動，也未激起！

樓玉亭神情不禁一呆，也駭然大驚！暗忖道：「這中年儒生是什麼人？武功竟如此高不可測……」

他暗忖未已，冷先生正容朗聲說道：「樓玉亭！識時務者為俊傑，我老人家說的乃是金玉良言，希望你聽勸，否則，你將後悔莫及！」

樓玉亭心中雖然非常驚駭於冷先生武功高不可測，但此時此地，他怎肯聽勸罷手，依言釋放梅景父子，解散屬衆，放棄這現成的總堂主職位？

何況他仗恃屬下高手如雲，「四天君」和八大護法無一不是當今武林一流中的一流，加上「五龍」和「七虎」兩宮高手，這實在是個雄渾强大的實力！

他認為司徒文俊和冷先生武學功力雖然罕絕高不可測，其餘男女也都無一庸手，但是雙拳難敵四手，好漢擋不住人多，只要發動聯手羣攻之勢，對方決難有一人能逃出活命生天！……

因此，冷先生話音一落，樓玉亭即嘿嘿一聲陰笑道：「匹夫，這龍虎谷已經註定是你們的橫屍之所，廢話少說，準備受死吧！」

倏地轉朝「四天君」和八大護法，「五龍」和「五虎」等人沉聲說道：「大家齊上！替總堂主報仇，不得放走一個！」

聲落，揮劍騰身直撲冷先生！

羣賊見狀，立時紛紛叱喝出手，揮兵刃，掠身形，蜂湧撲出！

「四天君」的四枝長劍，寒光如濤地捲向司徒文俊，「五龍掌宮」翁明輝和「五龍」「五虎」團團圍住了「活閻王」單慶飛和「巴山三煞」四人，其餘羣賊則飛身掠向四外，結成了一個十多丈的大圓圈，手橫兵刃，目注鬥場，凝功蓄勢待發。

八大護法却凝立原地未動，兵刃也未撤出，他們顯然認為這場羣毆已是穩操勝劵，而不欲出手！

忽然，八大護法，倏地騰身電掠，竟撲向冷無雙等三位姑娘進入的那座濃密樹林！

司徒文俊雖在和「四天君」動手，但却不時注意着八大護法的行動。

他一見八大護法掠身撲向樹林，已知他們的意圖，心中不由大怒，陡地一聲朗叱，銀劍猛揮，招出奇學，逼得「四天君」的劍招攻勢微微一窒，身形乘機騰起，電射劃空，搶在八大護法之先的掠落樹林前，朗然一聲大喝道：「回去！」

左掌疾揮，推出一股威猛有若排山倒海般的神功罡勁掌力，湧向八大護法！

八大護法萬想不到他在「四天君」的聯手圍攻下，竟能脫身掠起，而且還先一步的搶到他們的前頭發掌攔阻，心頭不禁齊都猛然一驚！

八大護法騰身掠撲，身形分成兩排四前四後，一見掌力勁氣排空如山湧到，前面四人立時各推雙掌，吐力相迎！

司徒文俊雖然身懷奇學，功力罕絕，掌力威猛無儔，但是焉能擋得住四個內家絕頂高手的合力硬迎反擊！

「砰！」的一聲巨響大震！驚濤駭浪般的勁氣狂飈飛射激蕩中，司徒文俊脚下穩立不住的連連退了五大步，被震得胸中氣血翻騰上湧！

這一掌硬接，四大護法雖然佔了優勢，但是八個人，却都內心驚駭無比的呆住了！

在八人的心中，全都以為這一掌硬接的結果，司徒文俊的身軀定必震得離地飛起，內臟盡碎，口噴鮮血命斷當場！

可是，那知事實竟與他們的意料，完全相反，司徒文俊不但未曾吐血命斷當場，而且只不過後退了五步，更無受傷的跡像！

驀見寒光飛閃，「四天君」已經跟踪撲到！

劍氣嘶嘶，劍氣如虹……

四支長劍招式奇幻，凌厲無匹猛朝司徒文俊捲到！

司徒文俊雖然宅心仁厚，極端不願多造殺孽，但是此際也不由被激得心火上升，殺機大熾，口中一聲大喝，銀劍連展罕世絕學奇招，湧起漫天銀虹劍影，奇快電閃地封迎「四天君」飛捲攻到的長劍，同時左手食中二指飛點出一縷勁疾凌厲的「丹心指」力！

「丹心指」力威力罕世，力可洞金穿石，比少林的「金剛指」力强勁，任憑是內功如何深厚的絕世高手，也難禁受一指之力！

指力點出，立聞一聲悶哼！「逍遙天君」王興已被指力穿胸透背，鮮血直冒，身形後仰地死去！

其他「三天君」在銀劍奇招絕學連展，銀虹劍影漫天飛湧中，驀覺手中一輕，三柄長劍竟然絲毫聲息不聞地全被削斷！

「三天君」心頭全都駭然大驚！同時飄身暴退！

司徒文俊心中殺機已起，那會容任他們脫出手去，一聲朗叱，身隨劍走，跟踪疾撲，銀劍電揮，「霹靂天君」潘德恆口中只發出了半聲慘嚎，便已被腰斬斷魂！

司徒文俊好快的劍法，潘德恆身被腰斬，屍首尚未倒地，銀虹再閃，已快逾驚電地掃向那「四目天君」章竹賢！

章竹賢眼見銀虹電閃掃到，不禁嚇得亡魂冒胆，身形猛地仆倒地上，翻滾出兩丈開外……

司徒文俊一聲冷笑，正待繼續跟踪飛撲之際，「八大護法」突然一聲大喝，各揮兵刃，騰身猛朝司徒文俊飛撲攻到！

「住手！」

一聲震人心胸氣血翻湧的大喝聲中，冷先生身如電射劃空地撲到！

身形未落，兩隻儒袖連揮，內家罡勁山湧，「八大護法」全都身不由己的齊被震退出丈外！

原來冷先生武學功力雖然高過「蠻荒怪叟」樓玉亭甚多，但因他已經數十年未開殺戒，是以與樓玉亭的搏戰中，一直未出全力，任由樓玉亭與他纏戰！

「八大護法」聯手羣戰司徒文俊，冷先生雖然明知司徒文俊一身所學功力並不低弱於他，但是要想以單人隻劍阻擋住八大護法一個也進不了樹林，實在不是件容易之事！

事情不怕一萬，只怕萬一，萬一司徒文俊一個不注意，讓「八大護法」衝進樹林三四個去，對燕無雙司徒小珊和文鳳鳳等可是個極大的痲煩！

因此，冷先生一見「八大護法」聯手撲攻司徒文俊，他就立刻不再任容樓玉亭纏戰地，突然飛起一指點中樓玉亭的死穴，騰身電射直撲樹林前面。

冷先生身形落地，雙目精光灼灼如電，神威懾人地射視着「八大護法」沉聲說

道：「你們眞想找死麼？」

「八大護法」之首「奪命金鐺」吳定山聲若梟叫般一聲磔磔之刺耳怪笑，面目猙獰的厲聲喝道：「匹夫！今天你們通統得死！」

司徒文俊突然仰首哈哈一聲狂笑，目射凜人殺機地冷聲沉喝道：「惡賊！你得先死！」

左手倏抬，凌虛點出一指，指風銳利如箭般疾射吳定山胸窩！

吳定山一見，心中不禁駭然大驚！急忙閃身橫跨三尺，險而又險地避過了這威力罕世無儔「丹心指」力！

他堪堪避過「丹心指」，司徒文俊口中突發一聲冷笑，喝道：「接劍！」

銀虹暴閃，奇幻快捷無與倫比地籠罩吳定山胸前五大重穴刺去！

吳定山一聲怒嘿，右手「流金鐺」疾抬，硬封銀劍，左手拍出一股力道足碎石開碑的掌力，直拍司徒文俊腰肋！

司徒文俊身形微偏，避開吳定山的掌力，銀劍變招點刺吳定山咽喉！

吳定山身形猛塌，「流金鐺」與左掌齊出，攻向司徒文俊腿腹！

就在此同時，其他七名護法驀地發出一聲喝叱，兵刃齊揮，三名攻向司徒文俊，與吳定山聯手，四名撲攻向冷先生！

冷先生雙眉微軒，一聲冷笑，兩隻儒袖揮拂，一陣柔風湧出，四名護法驀感胸中一窒，眞氣洩散，軀體虛軟無力，身子立被拋球般地，凌空拋出丈外，仆跌地上，雖未受傷，却跌得頭昏目眩，一時間竟然無法運息行功凝聚眞氣！

四名護法雖然都是素向自負功力深厚，性情凶戾桀傲的黑道高手，此際也不禁嚇得胆裂魂飛！

至此，這四名護法也這才完全明白，這個中年儒士實在是個身懷奇學，功力深不可測的罕絕人物！

司徒文俊正和「奪命金鐺」吳定山激戰之際，一見三名護法齊揮兵刃攻到，口中突然一聲朗笑，騰身拔起直上夜空五丈，身形一個倒翻，頭下脚上，銀劍突化漫天劍雨飛洒撲下！

四人一見漫天劍雨飛洒撲下，似乎知道這一招奇詭凌厲無匹，不可硬接，急忙各閃身形四散暴退！

銀虹劍雨飛洒過處，慘嚎倏起……

「鐵槍金彈」蔡啓堯退得稍慢了一步，一顆六陽魁首已和兩肩脫離了關係，血冒三尺，屍首「噗通」倒地，前往陰曹報到去了！

司徒文俊倏又一聲朗喝道：「拿命來！惡賊！」

足尖微一點地，身形騰起，飛撲向吳定山，銀劍再揮，化作一片寒濤捲出！

驀地，十丈開外傳來一聲沉喝：「司徒文俊！你趕快住手，不然，你將後悔終身！」

司徒文俊霍然收劍剎住撲勢，凝目循聲望去！

只見那「日月天君」章竹賢和「白雲天君」馮浩三，一人挾持着「銀筆書生」梅景，一人挾持着「小孟嘗」梅冠玉站立十丈以外地方！

司徒文俊一見，心頭不禁一陣激動，身形一動，便要騰身撲出！

「日月天君」章竹賢立刻沉聲喝道：「小子你站住！不准妄動！」

二人同時迅速地以手中長劍架在梅景父子二人的脖子上，目光灼灼地注視着司徒文俊和冷先生。

章竹賢並冷聲說道：「你們只要動一動，我們便立刻割下他父子的腦袋！」

司徒文俊心頭不禁凜然狂震！星目怒睜的喝道：「放下他們！只要放下梅大俠父子，我便饒你們不死！」

章竹賢嘿嘿一聲冷笑道：「小子，你想有那麼便宜的事嗎？」

司徒文俊沉聲說道：「惡賊！你們要不放下梅大俠父子，今天我必叫你們全都濺血橫屍！」

「你敢！」章竹賢陰笑道：「除非你不想要你盟叔父子的活命！」

司徒文俊厲聲說道：「只要你們胆敢損傷我盟叔父子一毛一髮，我今天，要不血洗龍虎谷，將你們挫骨揚灰，就誓不爲人！」

章竹賢耳聽這種狠毒之言，內心雖然止不住猛震，但是臉上神色却仍絲毫不變地陰聲一笑，冷冷地道：「小子！少說狠語，我們且談談交易如何？」

「談什麼交易？」

章竹賢道：「交出武學奇書，然後讓老夫點破你的『氣門，商曲』二穴，廢去你的武功，交換你盟叔父子的性命！」

「我要是不肯呢？」

章竹賢嘿嘿一聲冷笑道：「小子！你要明白，你盟叔父子的性命可操在你的手中！」

司徒文俊陡然哈哈一聲狂笑，冷聲說道：「惡賊！你認爲這樣，就能威脅要挾我麼？……」

驀地，一聲長嘯遙空傳來，「奪命金鐺」吳定山的臉上頓時現起喜色，說道：「小子！我師尊來了，你活不成了！」

他話聲甫落，三條人影有若天馬行空般地掠落當場，身形奇快無與倫比！

三條人影身形落地，司徒文俊一見不由哈哈一聲朗笑，拱手說道：「想不到又與三位前輩見面了，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三位前輩別後可好？」

原來這來者三人竟是「賀蘭三怪」古氏兄弟，三人一見司徒文俊，不由也立時一聲哈哈大笑：「托福！托福！小兄弟，你好！」

「奪命金鐺」吳定山乃「三怪」弟子，在他原以爲司徒文俊武功雖高，「三怪」一到，只要一出手，對方定必就擒！

那知「三怪」和司徒文俊竟是熟人，一見面不但互相寒暄問好，而且還喊司徒文俊「小兄弟」，心中不由一怔！連忙說道：「師父，這小子便是那……」

他話未說完，古大怪突然朝他一瞪眼，叱道：「定山！不得無禮！」

吳定山被叱，頓時噤若寒蟬，嚇得將「便是那」底下未出口之言硬嚥了回去，驚愕望着「三怪」發楞！

古老大轉朝司徒文俊抱拳致歉地說道：「小徒無知，冒犯之處，小兄弟請別介懷！」

司徒文俊拱手含笑道：「古前輩請不要客氣！」

古大怪問道：「小兄弟因何來此與他們動手？」

司徒文俊星目一掃仍在和羣賊搏戰激烈的「活閻王」單慶飛與「巴山三煞」兄弟，說道：「古前輩可否令那邊動手之人先行停手？」

古大怪微一點頭，向「奪命金鐺」吳定山說道：「定山！你去那邊，叫他們停手！」

吳定山雖然是個性情凶戾桀傲不馴的惡徒，却不敢違師命，口中應了一聲「是」騰身掠去！

司徒文俊道：「還有我盟叔父子，也請前輩令他們放開如何？」

古大怪目光一瞥被「日月天君」和「白雲天君」挾持着的梅景父子二人，微一沉吟，問道：「梅大俠父子，和他們可是有仇？」

司徒文俊搖頭道：「沒有！」

古大怪道：「既然沒有仇，是爲了什麼？」

司徒文俊道：「事情完全是因爲我而起……」

語聲微頓了頓，便將事情的起因情形，以及羣賊眞正的意圖目的，扼要的說了一遍。

古大怪默然沉吟了稍頃，緩緩轉向「日月天君」章竹賢和「白雲天君」馮浩三二人說道：「請二位看在老夫的面上，放開梅大俠父子吧！」

章竹賢微一猶豫，說道：「古老前輩，這……」

古大怪臉色倏地一寒，冷冷地說道：「怎麼？二位不肯給老夫這個面子？」

章竹賢囁嚅地說道：「晚輩不敢！只是……」

古大怪沉聲說道：「少廢話，趕快放開梅大俠父子！」

章竹賢一見古大怪的詞色甚是不善，知道如不依言立刻放開梅景父子，古大怪定必不肯甘休！

他望了望馮浩三，眼珠微微一轉，說道：「古老前輩既然定要晚輩放開梅景父子，晚輩自是不敢違命，不過……」

古大怪怒道：「不過什麼有話就爽快的說！」

章竹賢乾咳了一聲，道：「晚輩有個小小的條件，尙望老前輩能够答允！」

古大怪倏地一聲狂笑，道：「好呵！你竟也敢和老夫談起條件來了，看來你大概是活膩了！……」

語聲一頓，目射寒電地沉聲喝道：「章竹賢！你如果不想死，最好乖乖地放開梅大俠父子，別和老夫談什麼條件，否則，就休怪……」

司徒文俊忽然朝古大怪搖搖手，阻斷他未完之言，含笑說道：「古前輩，且請息怒，他有什麼條件？何妨讓他說來聽聽呢！」

古大怪搖頭道：「小兄弟，別聽他的，在老夫面前，焉有他談條件的餘地，容許他撒野！」

司徒文俊微微一笑，道：「前輩之言固是不錯，但是，爲人應以寬大爲懷，俗話說得好：『能容人處且容人』，前輩何妨暫予寬容，聽聽他有什麼條件呢？」

古大怪默然稍頃，忽然點頭一嘆，道：「小兄弟，你胸襟寬大仁厚，虛懷若谷，老朽愧不如你多矣！」

司徒文俊含笑謙虛地說道：「前輩如此謬讚，我實感汗顏無地矣！」

古大怪笑了笑，說道：「小兄弟，你別客氣了……」

語鋒一頓，目視章竹賢冷聲說道：「有什麼條件？你說吧，不過，老夫可得要先警告你，別作無理的要求！」

章竹賢道：「晚輩不敢！」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晚輩的條件是在放開梅景父子以後，請前輩答應保證他們立刻退出本谷，從此不再來谷，并不得在江湖與本谷屬下作對爲難！」

不待古大怪答言，司徒文俊立即朗聲說道：「尊駕所提的條件在下完全答應，不過，在下却有幾句話希望尊駕與貴谷屬衆能够遵守！」

章竹賢道：「請說。」

司徒文俊肅容朗聲說道：「希望貴谷屬衆從此不再爲惡作歹，在江湖上不再有橫行不法之事發生！」

章竹賢嘿嘿一笑，道：「你放心吧，本谷屬衆日前決不會在江湖上露面的！」

古大怪道：「話已經說明，你們也可以放開梅大俠父子了！」

章竹賢道：「晚輩遵命！」

說罷，朝「白雲天君」馮浩三一點頭，各自放開了梅景父子。

梅景父子被擄雖已不少日子，除了因穴道被制過久，渾身感覺虛弱無力，精神萎頓外，并未受傷，經冷先生各給一粒固本培元的靈丹服下，運功調一週天以後，精神體力便已完全復原！

侯淑怡姑娘的內腑傷勢，雖已達臟腑碎裂的嚴重程度，但在燕無雙不惜以珍逾性命，萬年「雪芝」的汁液，和內功眞元相輔的竭力治療下，在短短的三個時辰之內，不但果然霍然痊癒，內功靈智也兩皆大增！

因此，侯淑怡姑娘的芳心裏對這位小妹妹，除了喜愛之外，更加深了一份重生之恩的感激！……

時已將近三更。

司徒文俊向「賀蘭三怪」古氏兄弟告別，并謝相助盛情，率領着衆人離開了龍虎谷。

出了山區，冷先生向義女燕無雙交待叮囑了一番話後，便即向掌門人拜辭，和梅景父子單慶飛等人告別，逕自返回西崑崙而去。

×　×

司徒文俊由盟叔梅景口中問知當年陰謀暗算殺害父母的血仇是「邙山九鬼」後，兄妹二人便恨不得肋生雙翅，立刻飛往邙山，找九鬼報仇！

他一身武學功力兩皆高絕罕世，司徒小珊身懷佛門絕學，「邙山九鬼」雖都是當今江湖上武功深厚的一流高手惡徒，但在司徒文俊兄妹的手下，九鬼縱是以一化二，變成「十八鬼」，只怕也難是司徒文俊兄妹的敵手！

但是，江湖上波詭雲譎，險詐百出，「邙山九鬼」乃是奸滑如狐，狡計多端的

惡徒，司徒小珊心地純潔天眞，胸無城府，司徒文俊則又是個胸懷坦蕩，心性直爽，光明磊落的君子，衆人那會放心讓他兄妹前往履險！

司徒文俊無法拒絕衆人的善意關懷，無可奈何，只好答應衆人和他兄妹同往！

不過，司徒文俊雖答應衆人同往，但是却提出了一個條件；衆人只許作壁上觀，絕不得對「邙山九鬼」出手，衆人當然全都點頭答應！

於是，這一行男女老少十一人，便取道撲奔邙山！

五天後，時當日色西垂時分。

邙山已經遙遙在望，眼看再有兩個時辰的路程，便可以到了！

司徒文俊兄妹心中，全都不禁熱血沸騰！……

突然，百丈開外的官道上，一人腳下有若行雲流水般地疾奔而來。

司徒文俊內功精湛，目力超人，他凝神眺望，已看清來人乃是「風塵異丐」項漢仁老哥哥。

他心中不由忖道：「老哥哥怎麼也跑到這裏來了？……」

他暗忖間，「風塵異丐」項老化子已經來到近前，猛地一刹身形，哈哈一聲大笑，道：「小兄弟，你果然來了！」

「咦！」司徒文俊不由一怔！道：「老哥哥！你知道小弟要來麼？」

項老化子咧嘴嘻嘻一笑，滑稽地點頭說道：「老化子神機妙算，算定你小兄弟這兩天必到！」

燕無雙咯咯嬌笑地道：「你又在說鬼話騙人了！」

項老化子哈哈一笑道：「妳不相信麼，我這是跟妳義父學的呢！」

「呸！」燕無雙道：「你眞是鬼話連篇，我義父根本就不會這種鬼玩意！」

項老化子怪眼翻了翻，似笑非笑的說道：「妳要是不相信，就回崑崙去問妳義父去！」

燕無雙道：「呸！我才不上你的鬼當呢！」

項老化子忽又哈哈一笑道：「我老化子神機妙算，知道妳的小心眼兒裏的意思，現在就是用八抬大轎來抬妳回崑崙，妳也捨不得回去的，對不對？」

燕無雙嬌靨不由一紅，嬌嗔道：「啐！嚼舌頭的，我不和你說了！」

說罷，小嘴兒一噘，那似嗔似怒，撒嬌的模樣，惹人愛煞！

項老化子又是哈哈一笑，接着臉色一正，望着司徒文俊問道：「小兄弟！你是找『九鬼』的麼？」

司徒文俊點頭道：「老哥哥，你怎麼知道的？」

項老化子一笑道：「你不用去了！」

「爲什麼？」

「九鬼已經離開了邙山。」

司徒文俊道：「老哥哥知道他們去了什麼地方麼？」

「無敵門。」

「是龍虎谷？」

「不是，龍虎谷只是『無敵門』的一處總堂，并不是門主所在地！」

司徒文俊一怔！道：「這麼說，那『鐵背蒼龍』公治長風也不是門主了？」

項老化子道：「不是，『無敵門』門主乃是天威帝君費武玄！」

司徒文俊轉望着「活閻王」問道：「單老，費武玄眞是『無敵門』門主麼？」

單慶飛搖頭道：「這件事老朽從未聽說過。」

司徒文俊劍眉不由微微一皺。

單慶飛又道：「不過我們可以去『天威宮』當面問問費武玄，『九鬼』是不是到了他那裏？」

司徒文俊沉聲說道：「費武玄他會承認嗎？」

單慶飛道：「老朽深知他的爲人性情，只要『九鬼』眞在他那裏，他絕不會不承認的！只是……」

語聲微頓了頓，說道：「恐怕要大費一番手腳！」

司徒文俊道：「可是費武玄會護着『九鬼』？」

單慶飛點頭道：「費武玄爲人性情雖然狂傲跋扈，馭下極嚴，但却極護短！」

司徒文俊劍眉微軒地默然沉吟了刹那，說道：「不管他了，我且先去『天威宮』當面問知『九鬼』確實在那裏以後再說好了！」

語聲一頓，朝項老化子抱拳一拱，道：「謝謝老哥哥賜告！」

項老化子却抬手一搖，道：「別忙，我還有話說呢。」

司徒文俊道：「老哥哥，還有什麼指教？」

項老化子說道：「你現在就去『天威宮』？」

司徒文俊點頭道：「是的，小弟這就前往！」

項老化子正容說道：「小兄弟，『天威宮』高手如雲，『九鬼』在費武玄的庇護下，只怕……」

司徒文俊揚眉說道：「老哥哥請放心好了，小弟此去旨在找『九鬼』報仇，并不是要與『天威宮』爲敵！」

項老化子搖頭道：「話不是這麼說，你雖然不欲和『天威宮』爲敵，但是，單老弟適才已經說過了，費武玄爲人極是護短，『九鬼』既托庇在他的翼下，他又怎肯任由你向『九鬼』報仇？袖手不管？」

話鋒一頓又起，說道：「只要與『天威宮』屬下一動上了手，那就是一場大搏戰！」

司徒文俊雙眉不由微皺地道：「那麼以老哥哥的意思呢？」

項老化子道：「老哥哥意思是要立刻召集幫中高手，陪你一同前往！」

司徒文俊感激地道：「老哥哥的盛情，小弟衷心非常感激，不過，這是小弟個人的私事，實在不可也不該勞師動衆！」

項老化子忽然微微一笑，道：「小兄弟，你以爲老哥哥這麼做的意思，是完全爲你麼？」

司徒文俊愕然一怔！道：「老哥哥難道還另有用意？」

「正是另有用意！」

「另有什麼用意？」

「借重你的力量對付費武玄！」

「費武玄與老哥哥有仇？」

項老化子搖頭道：「他與天下武林有仇！」

司徒文俊愕然一怔！道：「他與天下武林有仇？這話……」

項老化子微微一笑，說道：「費武玄野心勃勃，網羅武林黑道高手數逾百人，其胸懷異志已經明顯，必須趁早瓦解他的實力，否則，不用多久時，他必將掀起一場武林血腥浩刼！」

司徒文俊這才恍然明白地問道：「老哥哥是要藉着這個機會除魔衞道，一勞永逸？」

項老化子點頭正容說道：「正是這個意思，費武玄一身所學功力奇高，放眼當今天下武林，除冷先生和兩位佛門奇僧，比丘外，就只有小兄弟你能與他一戰了，所以必須得借重你的力量來對付他！」

「哦！……」司徒文俊微一沉思，點頭道：「好吧！小弟等先行一步，老哥哥請盡快召集幫中高手，隨後趕來如何？」

項老化子微一點頭，說道：「好！如此我們就在『怒江』西岸『雅塔』地方會齊好了！」

×　　×

十天後。

「天威宮」外來了十一個男女老少和二十五個中老年化子。

這一行人，他們正是司徒文俊兄妹等人，名震大江南北的天下第一大幫——「丐幫」高手！

「天威帝君」費武玄在司徒文俊等人剛一過「怒江」，他就得到了傳報消息，司徒文俊等人抵達「天威宮」外時，費武玄便已經率領着宮中高手迎了出來。

雙方在距離五丈外面對峙立。

費武玄目光一掃羣雄之後，望着「風塵異丐」項漢仁問道：「項幫主，你率領幫中高手來我『天威宮』有何見教？」

項老化子道：「特來拜訪。」

費武玄冷冷一哂，道：「總不會得沒有事情吧？」

項老化子嘻嘻一笑，道：「無事不登三寶殿，當然有事！」

「什麼事？」

「兩件事。」

「那兩件事？」

「第一，請問費宮主可就是『無敵門』門主？」

「不錯！老夫正是！」

「第二，向宮主要幾個人！」

「是什麼人？」

「邙山九鬼！」

「哦！九鬼與貴幫有仇？」

「沒有。」

「那麼幫主要他們做什麼？」

「不是我老化子要他們。」

「是誰要他們？」

項老化子突然望着司徒文俊嘻嘻一笑，說道：「小兄弟，現在，該輪到你說話了！」

司徒文俊微一點頭，跨前一步，抬手朝費武玄抱拳一拱，朗聲說道：「是在下要找九鬼！」

費武玄上下打量了司徒文俊一眼，道：「你與九鬼有仇？」

「要是沒有仇，我就不會千里追踪來找他們了！」

「你和他們有什麼仇？」

「陰謀暗算殺害先父母之不共戴天血仇！」

「哦！……你尊姓大名？」

「在下司徒文俊！」

「原來你就是司徒文俊？」

「不錯，請宮主叫九鬼出來與我一搏，了斷血仇！」

「可以！」費武玄淡然一笑，道：「不過，你得先回答本帝君幾個問題！」

「什麼問題？」

費武玄問道：「雙刀堡雙刀兄弟可是你殺的？」

「不錯！是我殺的！」

「本門龍虎谷總堂主公治長風等人，也全是你殺的？」

司徒文俊點頭道：「一點不錯，他們全都是濺血斷魂我劍下的！」

費武玄道：「你爲什麼要殺他們？是與他們有仇還是有過節？」

司徒文俊冷冷地道：「這問題你不該問我！」

費武玄道：「人是你殺的，不該問你應該問誰？」

「他們都是你的屬下，所以這問題應該問你自己！」

「但是老夫却不知道！」

「你眞不知道？」

「老夫要是知道，何必問你！」

司徒文俊忽然輕聲一嘆！道：「唉！那你這位門主就白做了，也該自慚了！」

費武玄道：「你這話怎麼說？」

司徒文俊淡然一笑道：「這點道理你都不明白？眞是……」

語聲一頓又起，接說道：「你身爲門主，你的屬下高手被人殺了竟然不知道是爲了什麼事情？你這門主豈不是白做了，難道還不該自慚麼？」

費武玄嘿嘿一聲冷笑道：「小子，你口舌倒是鋒利得很！」

司徒文俊淡淡地道：「這並不是我口舌鋒利，宮主應該明白，我說的是事實！也是理！」

費武玄目射威凌地，冷聲說道：「小子！你年紀輕輕，就如此心黑手辣，殺人如草芥，將來天下武林同道，還有安寧的日子麼……？」

司徒文俊道：「宮主不必用這種『天下武林同道安寧』的大帽子來壓我，其實雙刀兄弟，公治長風等人，他們無一不是惡行難計，滿手血腥，死有餘辜的江湖惡徒，我殺他們也正是爲天下武林安寧，除惡衞道！」

費武玄道：「小子！你這話說來倒實在冠冕堂皇得很，只怕你心裏的意思並不一樣吧！」

司徒文俊不顧和他再多說廢話地，話鋒一轉說道：「請宮主叫九鬼出來吧！」

費武玄陰聲一笑道：「你想會有那麼容易？」

司徒文俊星目一凝道：「宮主要庇護他們？」

費武玄道：「他們已經投効在本宮屬下，凡是本宮屬下的敵人，也就是本宮的敵人，這話你明白麼？」

司徒文俊倏然軒眉朗聲一笑，道：「宮主既如此說，那我今天就會會『天威宮』的高手好了！」

費武玄冷笑道：「小子！你年紀雖輕，但却胆識豪氣凌雲，實在讓人欽佩，只是可惜……」

語聲一頓，日射寒電的逼視司徒文俊，口中一聲陰笑而止！

司徒文俊道：「可惜什麼？怎麼不說下去了？」

費武玄冷聲問道：「聽說你得到了一部武學奇書，是不是？」

「是便怎樣？」

「這對你的關係很大！」

「什麼關係？」

「先回答老夫，是不是？」

「是的！」

「你願意接受老夫的條件不？」

「什麼條件？」

「將那部武學奇書交給老夫，老夫就放你一條生路，不找你替屬下報仇，並讓九鬼和你一搏，以完成你替父母報仇的心願！」

司徒文俊道：「如果我不肯將武學奇書交給你呢？」

費武玄語聲冷凝如冰地道：「你的命運就決定了！」

「怎麼樣？」

「死！」

司徒文俊倏然揚眉朗聲一笑，道：「你認爲我會死嗎？」

費武玄口中一聲冷哼！道：「你死定了！」

司徒文俊心念忽然一閃，道：「宮主可敢和我打個賭？」

「打什麼賭？」

「以你『天威宮』所有高手，不管是誰，只要在我劍下走過三招，我立刻自刎當場！」

「也連老夫在內？」

「宮主也不例外！」

費武玄陡地發出一聲震人心弦的狂笑，說道：「小子！你不但胆識豪氣凌雲，口氣更狂妄得駭人！」

司徒文俊冷冷地道：「少嘵舌！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

費武玄陰聲一笑道：「你不說老夫也知道，你的賭注是九鬼的性命，對麼？」

司徒文俊說道：「那只不過是賭注之一！」

費武玄微感詫異地道：「你還有附帶的賭注？」

「不錯！」

「附帶的賭注是什麼？」

司徒文俊沉聲說道：「賭你『天威宮』所有的人，二十年內，不得踏入江湖一步！」

費武玄心頭不禁凜然一震！

司徒文俊接着問道：「怎麼樣？你敢不敢賭？」

費武玄雙眉倏地一軒，沉聲說道：「笑話，老夫有什麼不敢？」

司徒文俊哈哈一聲朗笑，說道：「好！這才算得上是『無敵門』的門主！誰先上？」

費武玄緩緩轉過頭去，朝站立在他身後的貼身侍衞尉遲隆說道：「取劍來！」

尉遲隆應聲跨前一步，雙手捧着一柄形式奇古，劍鞘劍柄，鑲嵌珠玉的寶劍獻上。

費武玄接劍在手，右手握着劍柄，「嗆」然一聲龍吟，長劍出鞘，劍身有如一泓秋水，寒光閃灼，冷氣森森，侵人肌膚生寒！

司徒文俊心中暗暗喝采，說道：「好劍！」

費武玄撤劍出鞘，平持胸前，凝神靜氣，靜如山岳般地日注司徒文俊肅容沉聲說道：「請亮兵双！」

司徒文俊目睹費武玄的神情氣態，知道費武玄劍術火候造詣精深，已得上乘神奧！

當下立即緩緩撤出銀劍，凝神歛氣，默運神功貫注劍身，日注費武玄的眼神！

費武玄氣沉神凝地道：「請！」

司徒文俊銀劍緩緩上揚，劍尖斜指，口中說了聲：「有僭！」

銀虹一閃，化作漫天劍雨籠罩着費武玄頭頂洒下！

費武玄驀地一聲大喝，陡見寒光劍氣飛旋，奇快如電地迎上！

雙方劍勢一觸卽分，費武玄身形竟然穩立不住地踉蹌後退了五步，胸脯連連起伏！

司徒文俊脚下只後退了一大步，但却仍神靜氣凝！

費武玄日射駭異之色地望着司徒文俊，道：「你已經練成劍罡了？」

司徒文俊微點了點頭。

費武玄忽地廢然一聲長嘆道：「唉！三十年苦練雄心，一旦盡付東流矣！」

長劍一揮，血光崩現，屍身仆地，竟然自戕當場！

這實在出人意料之外……

司徒文俊等人，「天威宮」一衆屬下高手等人全都不禁楞然一呆！

驀地，司徒小珊姑娘一聲嬌叱，嬌軀電射劃空，長劍如虹，猛朝那意圖悄然逃命的「邙山九鬼」撲去！

司徒文俊聞聲警覺，長身電掠，一雙劍虹過處，慘嚎之聲嘶空，血雨飛洒，「邙山九鬼」已全都斷魂司徒文俊兄妹劍下，屍首倒臥在血泊中！

—完—

世界老千奇行錄

倪匡·文　盧令·圖

大寶藏（上）

搜求古金幣　追踪今怪人

年輕人並沒有完全聽他叔叔的話，他將奧麗卡帶出來之後，就離她而去，而不是和她在一起，與他叔叔那樣的說法，和她去羅曼蒂克談情。不過這一次，他也沒有躲起來，而是回他最喜歡的遠東的一個大城市中，像是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住了下來。

在表面上看來，年輕的人心境，好像很平靜，但是，在實際上，他却一點也不平靜。

他留心看任何有關奧麗卡的新聞。奧麗卡現在是世界上最美麗而又最富有的寡婦，而且，她又被牽涉進一項巨大的武裝叛變事件之中，她的新聞之多，可想而知。巴西政府曾要封去她一切的財產（亨特的財產），但是却被巴西的最高法院否決了，所以奧麗卡仍然承繼了亨特的大量財產。

年輕人知道，奧麗卡是一定會來找他的，但是什麼時候來呢？年輕人却不知道。而且，年輕人也不知道，再和奧麗卡相見時，他應該怎麼樣。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的心境，又怎麼可能平靜無事？

年輕人曾作種種的努力，使他自己不去想那令得他困擾的事，他開始積極地進行他一直在持續着，但是未曾眞正努力過的中國金幣和銀幣的收集工作。

一切的搜集活動之所以吸引千千萬萬的人，成爲他們的嗜好，是因爲每一個收集者都知道，不論他們收集的目的是什麼，一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必然出現「有錢得不到」的局面，並不是有錢就一定可以達到目的的，而是還要靠不斷的努力和機緣。

錢對於年輕人來說，是完全不成問題的，但是他的機緣，顯然不够好，兩天之前，他曾看到一份專門性的雜誌上，有一位收藏家出讓一枚光緒十三年，兩廣總督張之洞監造的「廣東省造，庫平七錢二分」的銀幣，那是中國銀幣中極其罕有的一種，鑄成之後，並未正式發行，存量極少，他立時發電報去訂購，但是對方的回答，表示抱歉，這枚罕有的銀幣，已經被別人捷足先得了！

這一天，年輕人正在檢視他的收藏品，電話響了起來，年輕人拿起電話，對方是一個近月來他聽熟了的聲音，那是一個錢幣商，他的聲音之中，充滿了興奮，說道：「我有兩枚罕見的珍品，你可要來看看？」

年輕人道：「是什麼？」

錢幣商甚至不由自主地在喘着氣，道：「一枚是咸豐六年，郁盛森足紋銀餅，還有一枚是金幣，眞想不到能見到這枚珍品！」

錢幣商的聲音，甚至流於激動，年輕人反倒笑了起來，說道：「別緊張，是什麼？」

錢幣商終於在喘了幾口氣之後，叫了

起來道：「是一枚光緒丙午年造成的一両金幣！」

年輕人立時站了起來，他也不禁有點緊張，中國的金幣極少，每一枚都是珍品，而尤以光緒丙午、丁未兩年所鑄的「庫平一両」金幣，是珍罕之極的極品，是任何錢幣收集家夢寐以求的東西，幾乎已被列爲不可能得到的物品了！

年輕人一站了起來之後，立時道：「我就來！」

他放下了電話，拿起了外套，就離開了住所。

那家專爲錢幣收集者服務的公司規模並不大，在一個商場的三樓，只佔了一間舖位。可是這家公司却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最主要的，自然是因爲那位錢幣商朱豐，本身是眞正的錢幣鑑賞專家之故。

年輕人大約在接到了電話之後二十分鐘，來到了錢幣公司的門口，可是當他到了公司門口之際，却發現門口的玻璃上，已拉下了遮蔽的百葉簾，同時，掛着寫有「休息」的牌子。

年輕人不禁呆了一呆，他伸手在玻璃上敲了兩下，那時候，他並未意料到可能有什麼意外發生，他想，朱豐關上了門，可能是想單獨和他欣賞那兩枚罕有的中國錢幣，而不想有別的顧客來打擾。

但是，當他敲門，達一分鐘之久，而且越敲越大聲，而仍然沒有人回答之際，他後退了一步，充滿疑惑地望着那緊閉的門。

也就在這時，在他的身後，忽然響起了一個女人的聲音，道：「朱先生出去了，才離開的！」

年輕人轉過身來，在向他搭訕的，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胖女人，乍一看來，就像是一隻花花綠綠，五色繽紛的啤酒桶，年輕人的心中，起了一陣厭惡感，每當他看到這一類上了年紀的五彩啤酒桶之際，他會自然而然的，想起一條蠕動着的大毛虫來。

但爲了禮貌，他並沒有顯露他的厭惡，只是搖着頭，道：「奇怪，朱先生和我約好了的！」

那七彩啤酒桶搖擺着，道：「朱先生好像有甚麼急事，匆匆走開去的，一面走開去的時候，一面口中還在喃喃地說什麼『三隻』、『四隻』，我想出來問問他有什麼事，他已經走遠了！」

年輕人用疑惑的神情，打量着七彩啤酒桶，道：「你是——」

七彩啤酒桶忙指着錢幣商店旁邊的一家舖子，道：「這是我的古董店，你請進來坐坐？」

年輕人「哦」地一聲，他心中不禁有點同情朱豐，可憐的朱豐，每天和這樣的人爲憐！他忙搖手道：「不，我在這裏等他！」

七彩啤酒桶還不肯放過年輕人，掀着肥厚的嘴唇，張開血盆大口，道：「先生，我的店子雖然不大，但是也有不少精品，你不妨來看看！」

年輕人嘆了一聲，他不是不喜歡古董，但是在見過了伊通古董店之後，這種專門做遊客生意的古董店，簡直不知算是什麼東西，再加上那個不斷搖幌着的啤酒桶，實在令人無法忍受。

所以年輕人只是冷冷地道：「對不起，我沒有興趣！」

七彩啤酒桶瞪了瞪眼，年輕人已經轉過身，向前走了出去，商場是由一條迂迴的走廊組成的，走廊的兩旁，全是各種各樣的商店，年輕人信步向前走着，約莫在二十分鐘之後，他已經兜了一個圈，又回到了錢幣店的門口，可是門仍然關着。

年輕人不禁皺了皺眉頭，他認識朱豐的日子不算長，但是却對朱豐的爲人，有相當的了解。事實上，要了解收集家的性格，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因爲每一項收集，都需要分類、保存，所以，收集家往往是一個十分有規律，近乎刻板的人。

朱豐就是這樣的一個人。

一個這樣的人，並不是說會約了顧客之後突然離去，但是一定有極其重要的事，才會使得他這樣做，年輕人決定再兜一個圈子。

可是，當又過一二十分鐘，他再度兜回來之際，門仍然關着，年輕人沒有再等下去，只是在小日記本上，扯下了一張紙，寫了幾句，在門縫中塞了進去，就離開了那商場，上了停車場。

他才踏進停車場，就知道在停車場中，有什麼意外發生了，有很多看熱鬧的人，圍成一個圈，有很多警員，有的正在趕開看熱鬧的人。

年輕人直走向自己的車子，打開車門，當他準備坐進車子之際，他才看到，幾個警官正在看視一個倒在地上的人，從那倒在地上的人的背部，可以看到還沒徹底凝固的鮮血。

年輕人的心中道：一件兇殺案！可是隨後，他震動了一下：那死人的背影太熟悉了，那是朱豐！

年輕人在陡地震動了一下之後，心頭不禁大起疑惑，朱豐怎麼會突然死掉在停車場的？他自然也立時想到了那枚光緒丙午年的金幣，但他隨即又搖了搖頭，一枚這樣的金幣，當然是收藏家心目中的珍品，但是實際上，它的價值，也不會超過二十萬美元，好像還不足以造成一件謀殺案。年輕人可以說是一個不務正業的人，他從來就和警察保持着一定的距離，不和他們發生任何關係，他雖然認出死者是朱豐，但也決不會走過去看個明白。

他所立即想到的只是，他塞進門縫中去的那張紙，在警察弄明白了朱豐的身份之後，一定會進入他的店子，也一定會發現那張紙，是不是會根據那張紙，而找到他呢？

然而，他在對自己留下的字句，想了一遍之後，就覺得沒有任何綫索可以使警察找到自己的。他又向朱豐的屍體望了一眼，心中很有點感到人生無常，然後，進了車子，駛出了停車場。

第二天，在報紙上，年輕人看到了「錢幣收藏家朱豐在停車場慘死」的新聞，他參閱了好幾份報紙，說的都大同小異，不外是身上財物盡失，可能是遇刧抗拒，遭刧匪刺死云云。

年輕人又嘆了一聲，他倒很想知道，朱豐還有什麼親人，和那家雖然小，但是却可以供應第一級珍罕錢幣的店子，歸誰來管理。

可是，兇殺案在大都市中，已經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新聞，隔了幾天，就沒有什麼消息了。一直到了大半個月之後，他才又在報上看到了一則拍賣廣告，那廣告登得相當大：「拍賣錢幣收藏家朱豐先生所有，店內商品，包括朱先生生前和人收藏在內，已將全部有價值的藏品，編有目錄，每份十美元，拍賣爲一次進行，即承繼人需在落槌之後，立即以現金或銀行支票付清所有欵項……」

年輕人看了看拍賣的日期，是在三個月之後，當然，這樣大宗的拍賣，一定要在全世界找尋買主，三個月的時間是必需的。

年輕人也知道，朱豐的收藏，極其豐富，世界各國的錢幣都有，用朱豐的收藏品作爲基礎，再加以擴大，就可以成爲世界上第一流的權威錢幣收藏家！

年輕人決定參加拍賣，當天下午，他就到拍賣公司，去買了一份目錄，目錄才到手，就有人在他的肩頭上拍了一下，道：「想和我競爭麼？」

自年輕人身後傳來的熟悉的聲音，熟悉的烟味，令得年輕人自然而然，笑了起來，他沒有轉過身，就說道：「叔叔！」

在年輕人身後的，正是他的叔叔，當年輕人轉過身來的時候，他叔叔笑着，用烟斗指着他的胸口，說道：「怎麼樣，收集錢幣，不見得可以排遣你心中的寂寞吧！」

年輕人笑了起來，笑得有點苦澀，道：「叔叔，你這個長輩，有點特別！」

老人家却笑得很爽朗，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說，別的長輩，總是阻止你和奧麗卡這樣的女孩子來往，而我却反倒鼓勵你，是不是？」

年輕人點着頭，道：「是！」

老人家却大搖其頭，道：「你完全弄錯了，不是我在鼓勵你，而是你自己的內心深處，有着一股不可抗拒的感情存在着，你想要和自己的感情作對，那是一定失敗的事，我只不過不想你失敗而已！」

年輕人又苦笑了起來，他在口頭上，自然不肯承認他叔叔的話，但是事實上，他心中有數，他叔叔是對的，看來他非失敗不可！

他實在不願意再多說下去，所以岔開了話題，道：「叔叔，你看到目錄中有什麼珍品沒有？」

老人家笑了起來，道：「有，有一片七枚，連在一起的楚國郢鍰，那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幣——你看了全部拍賣的底價沒有，想不到朱豐的收藏，如此之多！」

年輕人翻了翻手中的目錄，他立時看到了全部賣品的底價：六百萬美元。

年輕人聳了聳肩，說道：「這只不過是底價，三個月後賣出的價錢，不知是多少？」

老人家表示同意，道：「這倒是眞的，你看，他有四枚光緒丙午金幣，眞是非同小可！」

年輕人怔了一怔，立時又翻開目錄中的「中國錢幣」部份，果然，在「一九〇六年天津造幣廠鑄造之中國第一枚機製金幣」的項目下，數量一欄上，是一個「四」字。

年輕人輕搖着頭，說道：「四枚，奇怪得很，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說只有一枚！」

老人家望了年輕人一眼，他們一起離開了拍賣公司，一面年輕人將那天朱豐來了電話之後，他趕到朱豐的店子之後，所發生的事，講了一遍。

老人家沒有什麼表示，只是淡然聽着，然後分了手，說道：「拍賣會再見，多保重！」

年輕人和他叔叔分手之後，回到了家中，詳細地研究着那份目錄，記載在目錄上的，世界各地珍罕的錢幣，簡直是美不勝收，看了這份目錄，年輕人才知道朱豐是一個十分深藏不露的人，因爲在他和朱豐幾個月的交往之中，朱豐從來沒有向他透露過有着這樣巨量的收藏！

年輕人也可以預料到，三個月後的拍賣，一定是哄動世界的一次拍賣，任何人如果買到了朱豐的全部收藏，那麼他可以將除了他自己喜愛的部份之外，將其餘的零碎賣出去，不但可以得到許多珍貴的錢幣，而且還可以獲得可觀的利潤。

朱豐的死，已經成了疑案，年輕人間或在報上看到一點消息，但是都無關宏旨，兇手也沒有下落。而年輕人也一直花時間在研究着那份目錄。

接着，在年輕人收到的專門性的錢幣收集雜誌中，幾乎也全將這次拍賣，當作話題，至少有三十篇以上的文章，剖析朱豐藏品之豐富，幾乎已到了難以想像的地步。

然後，拍賣的日子，終於來臨了！

從世界各地前來的買家之多，遠出乎拍賣公司的意料之外，所以，拍賣臨時改在一間大酒店的大堂中舉行，而全部藏品，也在拍賣前十天，開始展出，展出的場地上，有數以百計的護衞人員守護着。

年輕人幾乎每天都去看，消磨上好幾小時，和其他有心參加競買的人一樣，有時，只在一枚金幣之前，就可以呆上好久的時間。

由於展出的時間長，所以到了正式拍賣的那一天，到場的人，幾乎全是在以前見過面的，大家見了，都作會心的微笑。

年輕人到得很早，坐了一個很有利的位置，三分鐘之後，他叔叔也來了，坐在他的身邊。

年輕人低聲道：「叔叔，照你估計，一百萬元的底價會被抬高多少倍？」

老人家連想也不想，就道：「三十到五十倍！」

年輕人聳了聳肩，這本來也是他意料中的事。這時，他心中想到的只是一點：只怕朱豐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藏品，有着這樣駭人的市場價格！

就算以底價的三十倍拍賣出去，那就是三千萬美元，無論如何，那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了；這筆數字巨大的金錢，是歸什麼人所有呢？

年輕人也曾下過一番功夫，想在拍賣公司方面，調查一下委託人究竟是誰，可是沒有結果。

年輕人心中不禁有點後悔，這些日子來，他對於朱豐的死因，並沒有作進一步

的調查，他總算是最後一個，曾和朱豐在電話中通過電話的人，朱豐是因爲什麼而死的？是因爲他那筆巨大的收藏？是因爲他死了之後，有人可以得到巨大的益處？現在已經事隔三個多月，再去調查，是不是太遲了？年輕人皺着眉，正在思索着，他叔叔忽然輕輕碰了他一下，道：「你看，誰人來了！」

年輕人轉過頭去，他看到一個身形高大，深目高鼻，英俊瀟洒，氣派，風度，好到了無以復加的中年男子，走了進來，那個人是年輕人所熟悉的，土耳其皇！老人家又低聲道：「看來有一場熱鬧！」

土耳其皇進場之後，東張西望，他也看到了年輕人和他的叔叔，立時微笑着，走了進來，坐在他們的背後，笑道：「中國人，我早知你有興趣，我就不來了！」

老人家也笑着，道：「你代表誰來出價？」

土耳其皇的神態有點傲然，道：「我自己！」

他一面說着，一面又在年輕人的肩上，輕輕拍了一下，說道：「你在倫敦玩的那一手，聽說令得奧麗卡公主破了產，是不是？」

年輕人並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多作討論，所以他只是冷冷地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土耳其皇打了一個哈哈，沒有再說下去。這時，一直有人進場來，土耳其皇指着一個凸起大肚子的胖子道：「看到沒有，奇勒博士也來了！」

收集錢幣的人，是沒有不認識這胖子的，他是中世紀西班牙金幣的專家，權威的錢幣收藏者，土耳其皇壓低了聲音，道：「據我所知，他代表美國德州的火油商集團來參加出價，我看，這一份全是他的了！」

年輕人揚了揚眉，向一個身材瘦削，看來一點也不起眼的老頭子，呶了呶嘴，道：「這一個呢？羅馬教廷的財政專家，你以爲教廷敵不過德薩斯的油商？」

年輕人的叔叔打了一個呵欠，道：「別忽略了那三個阿拉伯人，他們的錢多得可以將撒哈拉大沙漠全用鈔票蓋起來，我看他們也志在必得！」

土耳其皇聳了聳肩，道：「不知道是誰想出來的，一定要將全部藏品一次買去，應該拆開來拍賣！」

年輕人和他叔叔沒有再表示什麼意見，老人家甚至又打了一個呵欠，年輕人看了看手錶，已經九點五十五分，拍賣的主持人已經走上台去了！

酒店的大堂中，已經滿是人，來得遲的，甚至只好站着，沒有座位，十點正，拍賣主人站了起來，道：「各位，歡迎各位來參加拍賣，抱歉的是，在各位之中，只有一個人能夠達到目的，我們曾收到二十七封並且附有支票的信參加拍賣，其中出價最高的一位，將我們的底價，提高了十八倍，也就是說，如果在場的各位，沒有人出價高過一千八百萬美元的話，拍賣品就歸這位南美洲的匿名先生所得。」

在拍賣主持人宣布了這一點之後，酒店的大堂中，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從很多的神情上，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已經完全放棄了！

拍賣主持人清了一下喉嚨，道：「有沒有人出更高的價錢？」在年輕人的身後，土耳其皇畧舉了舉手，用宏亮的聲音道：「一千九百萬！」

三個阿拉伯人一起叫了起來：「兩千萬！」

年輕人和他叔叔互望一眼，老人家微笑着，低聲道：「別心急，先讓他們去熱鬧熱鬧！」

他們的身後，土耳其皇又叫道：「兩千一百萬！」

年輕人轉頭，向土耳其皇眨了眨眼，土耳其皇一副充滿信心的樣子。

年輕人轉回頭來，低聲道：「叔叔，「我曾詳細算過，就算以四千萬的價錢買下來，逐枚賣出去，也可賺兩成利潤！」

老人家道：「錯了，可以賺一倍！」

年輕人有點愕然，老人家低聲笑道：「你太不會做生意了，當全世界僅有的幾枚金幣，全在你手中的時候，價錢就由你來定了！」

年輕人直了直身子，他聽到奇勒博士參加出價了，他的聲音有點嘶啞，但極其鎮定，他叫道：「三千兩百萬！」

被老人家形容爲可以將鈔票鋪滿撒哈拉大沙漠的阿拉伯人有點憤怒，叫道：「三千三百萬！」酒店的大堂中，又起了一陣騷動，在人聲嗡嗡之中，一個低沉的聲音，立時令得在場的所有聲音，全靜了下來，一起向那聲音的來源看去。

發出那聲音的，是一個普普通通，神情有點陰森，鈎鼻子的歐洲人，他說的話，實在很簡單，只不過是三個字！「四千萬！」

在所有人的注視下，那歐洲人也全然若無其事。

拍賣的主持人吞了一口口水，然後重覆着，道：「四千萬，四千萬，還有沒有人出更高的價錢？」

酒店大堂中，一陣沉寂，那三個阿拉伯人低聲商議了幾秒鐘，其中一個，舉起手來，道：「主持人，我們要求知道競爭者的眞正實力！」

三個阿拉伯人一起盯着那個歐洲人，像是將他當成了敵人一樣。

那歐洲人仍然用他低沉的聲音，道：「難道你們要我將四千萬美元的現鈔，帶在身上？」

酒店大堂中，響起一陣哄笑聲，三個阿拉伯人，顯得有點發怒，也有點狼狽。

拍賣主持人大聲道：「靜一靜！靜一靜！」

等到大堂中靜了下來，主持人才向那歐洲人望去，道：「先生，要求是合理的，閣下的銀行是——」

歐洲人道：「瑞士商業銀行。」

這個答案，是每一個人意料之中的事，主持人立時問他的助手道：「接通瑞士商業銀行的電話！」他隨即又向那歐洲人道：「先生，戶口的號碼，或者是戶口的名字，我們要問一下銀行！」

歐洲人面不改容，聲音也仍然低沉，道：「希特勒，阿道爾夫‧希特勒！」

那歐洲人一說出他在瑞士銀行用以開戶口的姓名，酒店大堂之中，引起的那一

陣混亂，簡直是難以形容的，有的人尖叫了起來，有的張大口，發出莫名其妙的聲音，有的在叫道：「不！不！」也有的陡地站了起來，由於起得實在太急了，以至連椅子也跌倒。年輕人發着怔，他叔叔皺着眉，正在他們身後的土耳其皇喃喃地道：「荒謬，太荒謬了！」那三個阿拉伯人，用阿拉伯語，高叫了起來，在混亂之中也沒有人聽得懂他們在叫什麼。

主持人在呆了足有兩分鐘之後，才叫道：「靜一靜，各位靜一靜！」

主持人的助手也大聲叫道：「電話接通了！」

助手那一句話，比主持人的叫喊有用得多，大堂中總算靜了下來。

主持人將電話聽筒，擱在一具擴音器上，同時，又作了一個手勢，示意大家靜些。

大堂中的混亂已經停止，自擴音器中傳出的聲音，也人人可以聽得到，那是一個中年人的聲音，道：「瑞士商業銀行營業部副經理樸安‧鍾斯，有什麼指教？」

主持人變得很笨拙，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

主持人又清了清喉嚨，說道：「對不起，我們在進行拍賣，有一位先生，喊價四千萬美金，我們要知道他銀行方面的情形！」

擴音器中的聲音道：「樂於服務，我們的這位客戶，他的戶口——」

主持人再度清理一下喉嚨，說道：「他的戶口，是用阿道爾夫‧希特勒的名字開的！」

擴音器中的聲音道：「請等一等，阿道爾夫‧希特勒，——」在畧一停頓之後，又繼續道：「對，我們曾接到過通知，會有這樣的查詢！」

主持人又問道：「我可以得到什麼答覆？」

擴音機中的聲音道：「毫無問題！」

主持人吞了一口口水，道：「四千萬美元的支票，在希特勒先生的戶口中，可以隨時兌現？」

擴音機中傳來了那位銀行經理的笑聲，說道：「先生，希特勒先生的戶口，不時有人來查詢過，眞的，因爲四千萬美元這樣的小數目，而來查問的，閣下還是第一個！」

主持人忙道：「對不起，對不起！」

他放下了電話，解開了領帶，大大地吁了一口氣，望向那三個阿拉伯人。

那三個阿拉伯人，也有點目定口呆，主持人又望向那歐洲人，道：「希特勒先生，你是不是要作同樣的要求？」

主持人逕自稱那位歐洲人爲「希勒特先生」，在大堂中，又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

那歐洲人卻仍然若無其事，道：「不用了！」

三個阿拉伯人中的一個大聲道：「我們也有保證！」

他一面說着，一面取出一張本票來，道：「這是瑞士第一銀行的本票，空白的，可以由我們塡上任何數目！」

主持人的助手，走向前去，在阿拉伯人手中，取過那張本票來，仔細察看了一回，交還給那阿拉伯人，這時，大堂中是竊竊私議之聲，年輕人也低聲在和他叔叔交談，他問道：「叔叔，希特勒是什麼意思？」

老人家笑笑道：「你怎麼啦？那只不過是德國人的一個姓，德國人有許多希特勒！」

年輕人道：「這我知道，可是阿道爾夫‧希特勒——」

老人家揮了揮手，說道：「就像中國人的張得標，李得功一樣，只是同名同姓而已！」

年輕人再道：「可是瑞士銀行中的巨額存欵——」

老人家笑了起來，道：「你究竟想得到什麼樣的答案？你以爲他就是那個曾想征服世界的德國元首？」

年輕人也笑了起來，可是他的笑聲，有點茫然，而且，他不由自主地搖着，阿道爾夫希特勒——那個混世魔王就算眞的像傳說中一樣，還在人世，只怕他也不會公開用原來的名字的，但是，如果想深一層，如果他還在世，那麼，還有什麼辦法再比公然使用這個名字更安全的呢？

不錯，每一個人在聽到這個名字之後，一定都會引起震驚，但是在一陣震驚之後，也一定會想到：「那只不過是同名同姓而已。」而不會再去深究的！

年輕人又向那歐洲人望了一眼，那歐洲人像是完全不知道他引起了全場騷動一樣，仍然行若無事，看來神態還像是很悠閒。

主持人又咳嗽了幾下，才道：「從現在開加，爲了公平起見，每一位有意出價的先生，都請出示有意購買的證明，有哪一位——」

主持人的話還沒有說完，凸着肚子的奇勒博士已經道：「我帶來的是五千萬美元面額的支票——」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一個阿拉伯人已經冷冷地道：「五千一百萬！」

奇勒博士的額上，冒出汗來，一聲不出，轉身就走出了酒店大堂。一個美國德州紳商集團的代表人，在一次拍賣之中，如此慘敗，不等拍賣有結果就退出了會場，只怕還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那個教廷代表，抿着嘴不出聲，顯然他也無意競投了，土耳其皇輕拍年輕人叔叔一下肩頭，道：「我們聯合競投，怎麼樣？」

老人家笑着，道：「我放棄了，而且，如果我的姪子有興趣，我會支持他！」

年輕人立時也笑了起來，道：「我當然有興趣，但是我有興趣的，只不過是中國錢幣，我看還是等有人投到了，我再向他購買吧！」

土耳其皇聳了聳肩，低聲道：「早知會投到這樣的價錢，我可以用另外的方法來得到它們！」

年輕人和他叔叔互望了一眼，年輕人道：「說得對，不過現在已經遲了！」

主持人又在高叫道：「五千一百萬！五千一百萬！」

競爭的只剩下了那位希特勒先生，和那三個阿拉伯人，價錢一百萬一百萬地向上加，一直到了七千萬，主持人已經滿面

是汗了，就在這時，酒店大堂外，突然傳來了一陣人聲，緊接着，十幾個警官，如臨大敵一樣，急匆匆地走了進來。

一個階級最高的警官，來到了主持人的身邊，低聲講了幾句話，主持人神色凝重，尖聲道：「什麼？」

那警官點了點頭，主持人的雙手按在桌上，身子搖搖欲墮，口中發出「咯咯」的聲響，有不少人已經站了起來，年輕人，他叔叔和土耳其皇是站起來的人中的三個，他們在站了起來之後，互望了一眼，同時失聲道：「有人比我們想得更早！」

拍賣主持人喘着氣，上氣不接下氣地，顫聲叫道：「各位，各位，剛才接到警方的報告，這次拍賣的全部珍貴無匹的錢幣，都……都……都……」

主持人講到這裏，大堂中的混亂，已經令得他無法再講下去，主持人聲嘶力竭地道：「全部失竊了！」

其實，不必等主持人宣布，已經人人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有的人呆若木鷄地坐着，有的人開始向外湧去，年輕人向他叔叔使了一個眼色，他們一起擠在人叢中，向外面走去。

可是，當他們走出酒店的大門之際，土耳其皇却一直跟在他們的後面，神色神秘，當他們兩人畧停了一停之際，土耳其皇走近來，道：「不請我吃一杯酒麼？」

年輕人立時有點不客氣地，望着他叔叔，道：「叔叔，你有這打算麼？」

老人家笑了起來，向土耳其皇道：「你有什麼話，不妨直截了當地說！」

土耳其皇將聲音壓得極低，道：「中國人，不是你的傑作？」

老人家笑了起來，道：「不是！」

土耳其皇的神情仍然十分疑惑，年輕人道：「陛下，我們一直和你在一起，如果你有興趣知道是誰下的手，你應該到現場去看看！」

土耳其皇喃喃地道：「我會去看的，我會去看的！」

他一面說，一面有點失神落魄地走了開去，這時，別說是土耳其皇，就是年輕人和他的叔叔，也一有點失神落魄，或者說，是一種極度的茫然之感。

要知道，他們原來是世界上，做這種事的頂尖兒好手，年輕人也曾在那批錢幣展出的場地，仔細觀察過，要下手將全部錢幣偷去，幾乎是沒有可能的事，但是，現在有人做到了這一點，這怎能不令他們心頭茫然？他們都這樣問自己：我落伍了嗎？

和他叔叔默默無言走出了幾條街，年輕人才和他叔叔分了手，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他才進門，他的男僕阿華就道：「有一位小姐，在你書房等你！」

年輕人又望了阿華一眼，阿華又在低聲道：「就是油畫上的那一位！」

年輕人的心頭怦怦跳了起來，奧麗卡，她終於來了！

年輕人站在門口，一時之間，決不定是進去的好，還是立時退出去，但是他至少得好好地想一想才是，所以他向阿華打了一個手勢，先在華麗客廳的一個角落上的一張安樂椅中，坐了下來。

那張古老的安樂椅，柔軟而寬大，他將整個身子躺在椅中，好像暫時得到了庇護一樣。

他足足坐了兩分鐘之久，才站了起來，伸手在臉上，重重抹了一下，他極是希望自己有「七十二變化」的本領，一抹臉，就可以變成另一個人，那麼，他和奧麗卡之間的一切糾纏，就可以一筆勾銷了！

但是，神話是神話，事實是事實，他不能變化，也沒有別的辦法，可以擺脫那已存在的糾葛。

他走向書房的門，伸手握住了門柄，然後，下定決心，轉動門柄，推開門，走了進去。

門一推開，他就看到了奧麗卡。

年輕人不得不承認，奧麗卡看來，永遠是那麼迷人，她不但迷人，而且高貴，那種高貴的神態，是應該在王后或是公主的身上才有；年輕人不禁笑了起來，奧麗卡本來就是公主，奧麗卡公主！

奧麗卡正坐在書桌之後，並沒有因爲書房的門被推開了而抬起頭來，金黃瀑布一樣的長髮，鬆鬆地垂下來，遮住了她的一邊臉頰，她手中拿着一隻放大鏡，正在仔細地察看，看年輕人錢幣收集册的一枚錢幣。

年輕人向前走着，奧麗卡仍然不抬起頭來。但是，明顯地可以看得出，她這時仍然低着頭，只不過是一種矜持的做作。

年輕人直來到了書桌之前，才道：「你好！」

奧麗卡抬起頭來，她並沒有伸手去掠頭髮，而她柔順的頭髮，隨着她抬頭的動作，自然而然，垂到了腦後，她的眼睛，仍然是如此明亮澄澈，所以年輕人在望着她的時候，可以清楚地在她的瞳仁之中，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影子。

奧麗卡的神態很平靜，像是她是一個經常來的熟客一樣，微笑着，說道：「你好！」

她又在那樣講了之後，頓了一頓，又道：「爲什麼你那麼緊張，怕見到我？」

年輕人是有點緊張，要不然，他剛才也不會在外面客廳的安樂椅子坐上那麼久了，他也並不否認這一點，點着頭，走開幾步，坐了下來，道：「是的，緊張，因爲見到了你！」

奧麗卡半轉着那張椅子，使她自己面對着年輕人，仍然微笑着，說道：「這一次，你可以不必緊張，我沒有什麼要你帮助的，我只不過是來了這裏，所以來看看你！」

年輕人緩緩地搖着頭，表示不相信，奧麗卡突然一面笑着，一面站了起來，道：「好了，我已經見到你了，看來你並沒有久留我的意思——」

她一面說着，一面來到了年輕人的身前，年輕人感到了一陣窒息，奧麗卡繼續說道：「你甚至於忘了最起碼的禮貌，再見！」

她向門口走去，年輕人忙道：「等一等！」

他一面也站了起來，奧麗卡以一個十分迷人的姿勢，轉過頭來，望定了年輕人，年輕人攤了攤手，說：「已然來了，有什麼事，不妨說了吧！」

奧麗卡笑了起來，道：「你感得好奇了？」

年輕人也笑着，道：「我只是想知道，事情是不是和我有關係，我早一點知道，可以早一點預防！」

奧麗卡搖搖頭道：「完全無關，我是追踪着一個怪人到這裏來的，當然，我知道你在這裏，所以我來看看你！」

奧麗卡說得很認眞，年輕人的神情，鬆弛了下來，道：「既然是這樣，如果不妨礙你的追踪——」

奧麗卡不等他講完，就搖頭道：「不必了，我要追踪這個人，並不是容易的事，因爲我無法知道他的下一個目的地是什麼地方！」

年輕人「哦」地一聲，道：「那太可惜了！」

在通常的情形下，年輕人是應該問一問，奧麗卡在追踪的怪人，究竟是何等樣的人，可是年輕人却實在不願意多生枝節，而且他畢竟不是一個好奇心太强烈的人，所以他並沒有問下去，只是走向前，準備和奧麗卡一起走出書房去。

當他來到了奧麗卡的身邊之際，奧麗卡才突然道：「我有一個疑問，你的叔叔對近代史有研究，他應該可以解答，你可以代我問一下麼？」

年輕人沒有出聲，奧麗卡皺着眉，道：「希特勒是不是沒有死？」

年輕人陡地一怔，他有點明白奧麗卡公主在追踪的那個「怪人」，究竟是什麼人了！

年輕人畧頓了一頓，道：「希特勒的生死是一個謎，但就算他沒有死，他一定也不會再用本來的名字出現的，何況，他看來一點不像！」

奧麗卡陡地一震，後退了半步，望定了年輕人，滿臉疑惑的神色，過了好一會，她才道：「你怎麼知道我的事，你準備怎樣對付我？」

年輕人忙搖着頭，道：「別緊張，我完全不知道你的事，也決沒有什麼打算，只不過你問起了希特勒的生死，而我又恰好在今天見到一個自稱阿道爾夫・希特勒的人，要將這兩件事聯想在一起，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整件事，就是那樣！」

奧麗卡用半信半疑的目光，望定了年輕人，年輕人講的全是實話，所以也坦然地承受了奧麗卡懷疑的目光。

奧麗卡過了一會，才道：「你是在什麼地方，見到那個自稱希特勒的人的？」

年輕人道：「一次拍賣之中！」

奧麗卡喃喃地道：「又是拍賣！」

年輕人攤了攤手，不過看來，奧麗卡顯然已打消了要離去的主意，她來回踱了幾步，索性坐了下來，年輕人斟了一杯酒給她，奧麗卡啜着酒，道：「三個月前，這個希特勒，在布魯塞爾的一個鑽石拍賣中，買下了一批鑽石，包括了一顆三十二卡拉的紅色鑽石。接着，在巴黎的一次油畫拍賣之中，他一口氣買下了二十多幅油畫，那一次拍賣的拍賣顧問之一，是我們的朋友——」

年輕人微微笑了一笑，說道：「哥耶四世！」

奧麗卡也笑了一下，道：「是的，哥耶四世告訴我，那一批油畫之中他只其中的一幅表示懷疑，其餘的全是價值極高的珍品，這個人，好像有用不完的錢！」

年輕人聳了聳肩，說道：「要買那些東西，我相信，你的經濟能力也可以做得到！」

奧麗卡道：「是的，但是我却買不起那個島。」

年輕人笑道：「你在南美洲的土地，總面積加起來，比任何島都要大！」

奧麗卡咬了咬下唇，道：「好，我也買得起那個島，可是在那個島上，建造起現代化的機場來，供他的私人飛機降落，這筆錢，我可花不起！」

年輕人微笑地望着奧麗卡，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什麼，你是想和他比財富？」

奧麗卡搖頭道：「不是，我只是想弄清楚他是什麼人！」

年輕人深深吸了一口氣，不再出聲。

年輕人深知奧麗卡的性格，他知道，事情的開端，當然不僅是因那個怪人有着一個叫着「阿道爾夫・希特勒」的名字，而且也因爲在那兩次拍賣會上，奧麗卡的失敗，自然能令她懷恨在心，那個希特勒有一個島，這個島上又在建築現代化的機場，這自然不是在拍賣會中能够知道的事，毫無疑問，是奧麗卡事後調查得來的。

奧麗卡既然有了這樣的念頭，年輕人也知道勸她是沒有用的，可是他還是道：「不管他是誰，那和你又有什麼關係？」

奧麗卡畧呆了一呆，說道：「我並沒有要你的帮助，你知道，我自己可以應付得來！」

年輕人道：「事實上，我也不會帮助你！你想弄清楚，他是不是就是那個德國元首？」

奧麗卡道：「是的，只有他，才可能有那麼多的錢——」她作了一個手勢，搶着着：「容貌是可以改變的，容貌、指紋、聲音，全是可以改變的！」

年輕人不置可否，道：「好了，就算給你證明了，那又怎樣？」

奧麗卡笑了起來，笑容之中，充滿了神秘，將杯中的酒喝完，放下杯子道：「正如你所說，那不關你的事，是不是？」

年輕人點頭道：「對，不過作爲朋友，我得告訴你，不管這個希特勒的眞正身份是什麼，他能這樣公開地大量花費金錢，一定不怕被人追踪和調查，他一定有充份的準備，你要小心，在你來說，要追究他是什麼人，只不過是一種消遣——」

年輕人還沒有講完，奧麗卡已經踮起腳來，在他的臉上，輕輕地吻了一下，道：「你那句『作爲朋友』，是世界上最動聽的話。」

年輕人的話給她打斷，而奧麗卡在講完了這句話之後，翩然轉過身，飄起了一陣香氣，走了出去。

年輕人怔怔地站着，當他想起應該送出去之際，阿華已站在書房的門口，道：「那位小姐走了！」

年輕人「哦」了一聲，那時，電話也响了起來，他走過去聽電話，是他叔叔打來的，他叔叔道：「展覽的拍賣錢幣，並沒有被盜，只不過是一場小火的誤傳，現

在，這批金幣，已經歸那位希特勒先生所有了！」

年輕人呆了片刻，老人家又道：「那位希特勒先生，住在明珠酒店頂樓的套房之中。」

年輕人道：「你的意思是，我該去找他，要求他出讓幾枚給我？」

老人家笑道：「你怎麼啦？收集錢幣的是你，不是我！」

年輕人實在是想對他叔叔提及奧麗卡曾經來過，而且她正是追踪那個希特勒的事，但是他畧想了一想，道：「好的，我想我應該去看看他！」

老人家笑着，道：「祝你好運！」

年輕人放下了電話，立時離開了住所，他才來到車子旁，就看到了土耳其皇，站在一根柱子旁邊，年輕人怔了一怔，土耳其皇向他作了一個手勢，走了過來，年輕人不禁皺起了眉。

土耳其皇滿面笑容，道：「剛才我看到公主離去，你不覺得今天的拍賣，有點奇特麼？」

年輕人打開車門，道：「我不明白你是指哪一方面說。」

土耳其皇用手在車頂上敲着，道：「第一，那位希特勒先生，第二，展出的錢幣，忽然說全被人偷去了，但是忽然之間，又說只是誤會！」

年輕人畧呆了一呆，道：「你的消息倒靈通！」

土耳其皇「呵呵」笑了起來，道：「我是幹什麼的？」他陡然壓低了聲音，道：「你可想知道，後來那位希特勒先生，何以拍買到那批錢幣？」

年輕人搖了搖頭，已經進了車子，可是土耳其皇却拉住了車門，彎着身，道：「那幾位阿拉伯人放棄了，於是，希特勒先生，得到了他所要的東西。」

年輕人指着土耳其皇拉住車門的手，道：「如果你方便的話，請你放開手，我有事要出去！」

土耳其皇鬆開了手，笑道：「當然方便，我要勸你一句話，因為我和你叔叔是老朋友了——」

土耳其皇一面說着，年輕人已關上了車門，車子也在向前，駛了出去，所以土耳其皇最後一句話，是大聲叫了出來的，他叫道：「我勸你最好別去找那位希特勒先生！」

年輕人呆了一呆，一時之間，他也弄不明白土耳其皇這樣說是什麼意思，他的車子，已响起「轟」地一聲，向車房外直駛了出去。

年輕人一面駕着車，一面心頭湧起了不少疑問，從朱豐突然遭人殺害開始，一切的事情，似乎全是凌凌亂亂，不發生關係的，但是，事情是不是真的如此呢？他又覺得每一件事情之間，都好像有着看不見的綫在牽着，但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却一點也找不到，連土耳其皇為什麼會在他住所門口，他也找不到答案！

一面駕着車，一面想着，車子到了酒店的門前，年輕人下了車，順手將車匙拋給了穿着鮮明制服的司閽，走進了酒店的大堂。

他到這家酒店來，是為了向那位希特勒先生，請他出讓幾枚金幣的，可是，當他走進酒店大堂之後，他却猶豫，並不是因為土耳其皇的那一句叫喊，而是他想到，不論是朱豐的橫死，拍賣會上的奇事，希特勒，奧麗卡和土耳其皇是懷着什麼目的，事情和他，都是全然無關的。

可是，如果他去見那位希特勒先生的話，是不是會為了一點小事，而導致他捲進了一樁他對之還全然沒有頭緒的大事之中呢？

由於心中猶豫，他放慢了腳步，就在這時，他聽到了一陣喧嘩的人聲，當他回頭去看時，看到酒店門口，武裝的護衛人員排成了兩列，從門口一直到升降機前，還有酒店的保安人員，也幾乎全出動了，酒店中別的人，却好奇地站着看。

在門口，停着一輛裝甲車，四個護衛人員，正從車上，將一中等大小的鐵箱搬下來，那個鐵箱看來很沉重，四個人搬着，還顯得很吃力，鐵箱搬下來之後，直搬進電梯去，有八個護衛人員跟着進了電梯。其餘的循着樓梯，奔了上去。

年輕人看到這樣的陣仗，又望着鐵箱搬進去的那電梯，一直升到了頂樓，自然知道，那鐵箱中裝的東西，就是朱豐的藏品，由希特勒先生以高價拍買來的了，這箱錢幣，價格如此之高，也難怪要動員那麼多護衛人員來保衛了，年輕人等着，等到大部份護衛人員都下了樓，離開了酒店，他才走出電梯，電梯直升到頂樓去，到頂樓，門一打開，年輕人才跨出一步，就被四個護衛人員，攔住了去路，其中的一個，以極不客氣的態度說道：「你是幹什麼的？」

年輕人笑了一下，道：「我要見希特勒先生，有事情和他商量！」

那護衛員又道：「事先有約麼？」

年輕人道：「沒有！」

護衛員上下打量着年輕人，伸手指了一指，道：「先在秘書那裏去登記，等候通知，希特勒先生可能不見你，也可能和你約定時間！」

年輕人依他所指看去，看到一間房間的門打開着，有一位淺金頭髮的美人，正在和幾個中年人講話。

年輕人不置可否，向那房間走了進去，他看到那淺金髮的美人，在那幾個中年人的手中，收回一張表格來，說道：「我在請示希特勒先生之後，再和你聯絡，希望你們等在登記了號碼的電話旁，不要離開！」

那幾個中年人唯唯答應着，走出了房間，在護衛人員的監視下，走進了電梯。年輕人看到了這種情形，不禁「嘿」地一聲，而那位美人兒，也抬起頭來，將一張表格，向前推了推，道：「你必須填上表格上的每一項，才能決定你是否能見到希特勒先生！」年輕人將表格取起來，看了一看，心中不禁又好氣又好笑，那表格的詳盡之處，只差沒有了填表人六歲以前，曾經做過什麼事！

年輕人用手指輕彈着那份表格，向那金髮美人說道：「希特勒先生不是想與世隔絕的，這樣子，誰還肯見他？」

金髮美人冷冷地一哼，道：「你可以不見他！」

年輕人已經將表格放回桌上，而且，也準備一笑置之了，可是，他究竟是一個好事的人，覺得就這樣離去，心中多少有點不服氣，所以他在放回表格之際，畧俯着身，向那金髮美人道：「本來，我想見他，只為了要告訴他一句話，請你轉告他也是一樣！」那金髮美人自顧自整理着文件，連頭也不抬起來，像是根本未聽到年輕人的話，年輕人笑了笑，道：「請你告訴他，我知道他想見的人的下落！」

金髮美人抬起頭來，用奇怪的眼色，望了年輕人一眼，而年輕人已經轉過身，走了出去。

年輕人進了電梯，電梯向下落去，他心裏只覺得好笑，他曾見過很多人鬧排場，可是鬧到這等程度，連來求見的人，幾乎要將三代履歷全填上的，他還未曾見過，所以他才決定與之開一個玩笑。

年輕人剛才對金髮女郎所講的那一句話，其實是一點意義也沒有的，他只不過根據幾點事實，推斷那位希特勒先生，在各地貴重物品的拍賣場中出現，可能是急不及待地希望有人知道他，那可能有很多目的，也可能是一種叫他要找的人來見他的方法。總之，就算他那句話是完全沒有意義的，至少，也可以叫對方困惑一陣，那麼，他開玩笑的目的就達到了！電梯到了大堂，年輕人走了出來地直向大門走去，可是急驟的腳步聲，起自他的身後，年輕人立時機警，他轉過身來，兩個大漢忙不迭在他的身前站定，年輕人望着他們，作了一個令他們鎮定點的手勢。

那兩個人中的一個道：「先生，你想見希特勒先生？」

年輕人一怔，他迅速地轉着念，在那一剎間，他也不知道那兩個人的來意是什麼，他立時道：「本來是的，可是在看到了那份表格之後，我改變了主意。」

那人一副道歉的神情，道：「真對不起，現在，希特勒先生請你去！」

年輕人感到極度的意外，但是他也立即明白了，他臨走時，向那金髮美人講的話，原意只不過是開一個小玩笑，但可能歪打正着，剛好道中了那個神秘莫測的希特勒先生的心事！

年輕人不禁笑了起來，道：「他要見我？」

那兩人忙道：「是的，請你立即跟我們來！」

年輕人揮了揮手，道：「可以的，但不是現在！」

那兩個人現出愕然的神色來，年輕人立即道：「是等他填好了那位表格之後，等我看過了再決定！」

那兩個人的臉上，一直維持着一眼可以看出是裝出來的，但是總算是十分客氣的微笑，可是年輕人這句話一出口，他們兩人臉上的笑容就僵住了，以致看來變得十分滑稽。而年輕人則現出一個表示抱歉的笑容來，用一個十分漂亮的姿勢，轉過身，向外走去。

年輕人料到那兩個人一定會向前追來的，但是那兩個人一定被年輕人的那種態度嚇呆了，所以直到他出了酒店的門口，那兩個人才氣喘喘地追了上來，一個身形較高大的，立時攔在年輕人的身前，道：「請等一等！」

年輕人冷冷地道：「怎麼，表格已經填好了麼？」

身形高大的悶哼一聲，道：「先生，你究竟想怎樣，不妨直說！」

年輕人聽得對方問得這樣直截了當，他也不禁一怔。他要那位希特勒，也照樣填上一份表格，這自然是開玩笑，而他本來的目的，也只不過是為了要見這一個人，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如果再鬧下去，是不是見得到這位希特勒，只怕很有問題了！

他想了一想，道：「我其實不想什麼，不過想起剛才那份秘書小姐的神態，有點氣惱。」

那兩個人想是也想不到對方轉彎轉得如此之快，怔了一怔，才道：「真對不起，但是希特勒先生，也有他的苦衷，要是他不那樣的話，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見他，先生，請！」

年輕人點了點頭，跟着那兩個人，走向電梯，直上了頂樓。

當他們從電梯中走出來之際，那位美麗金髮小姐，早已等在電梯門口，年輕人向她微微一笑，在那兩個人的帶領之下，逕自向前走去，到了一扇另外有兩個壯漢守着的門前，帶他來的兩個，和守門的壯漢畧一點頭，守門的壯漢將門推了開來。

走進門去的，只有年輕人一個人，而且，當年輕人一走進去之後，門就在他的身後關上。

年輕人畧定了定神，他是憑着一句自己也沒有下文的話，才能來到這裏的，等一會兒如何應付，他已經有了個算盤，但是究竟應該如何應付，還得看對方怎麼說，才能隨機應變。

他打量着房間的情形，頂樓的大套房，是「國家元首」級的，華麗寬宏，自不必說，年輕人才走進了幾步，就看到希特勒走了出來。

希特勒穿着一件黑底綉金，東方式的吸烟服裝，口中咬着一根雪茄。

年輕人一看到希特勒先生咬着一支雪茄，便不禁呆了一呆。

本來，像希特勒這樣的有錢人，吸食雪茄，是極其普通的一件事，可是年輕人看到之後，就有一種怔愕之感，那也是有理由的。

因為自從在拍賣場上，那人自報姓名之後，年輕人就自然而然地，將他和那個同名的德國元首，連在一起，雖然年輕人的心中，也知道這樣想，其實是很糟，而且極可笑的，但是他却總不能消除這個印象，他這時之所以有驚愕之感，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那個德國元首，不但自己不吸烟，而且是最恨人吸烟的！

在年輕人畧發怔間，濃郁的烟香，已經和希特勒先生，一起來到他的面前，希特勒先生上下打量着他，年輕人也用同樣的目光，打量對方。

看來，希特勒先生，和在拍賣場上看到的，並沒有不同，只不過這時，他的臉上有着一種硬擠出來的歡迎的笑容，他們兩人，像是兩頭狹路相逢的老鼠一樣地打量對方，然後，主人擺了擺手，道：「請坐！」

年輕人坐了下來，主人坐在他的對面，將一隻銀烟盒打了開來，向年輕人作了一下手勢，年輕人也作了一個拒絕的手勢，自己取出了烟來。

年輕人是不會先開口的，而那位希特勒先生，似乎也不想先開口，大家都吸着烟，又再將烟噴了出來，簡直就那樣的僵着。

等到年輕人手上的烟，烟灰已積到一时光景時，看來希特勒倒還沉得住氣，仍然坐着一動不動，年輕人心中暗嘆一聲，看來他得先開口了。

年輕人輕輕咳嗽了一下，道：「希特勒先生，你的名字使人想到——」

希特勒揮了揮手，道：「這純粹是巧合，事實上，我取這個名字的時候，那位希特勒，根本還沒有什麼人知道他。」

年輕人淡笑了一下，說道：「閣下有這樣的名字，當年是遭到了不便，還是方便？」

希特勒皺了皺眉，道：「我們要討論的，好像不是爲了我的名字吧！」

年輕人笑了起來，道：「也不盡然，先生——」

他講到這裏，直視對方，然後用一種十分肯定的語氣道：「我倒認爲，你是故意用這個名字的，目的是在引人注意。」

希特勒一動也不動，並沒有出現年輕人預期的震動，可以說對年輕人的話，一點反應也沒有！

年輕人仍然維持着微笑，可是他的心中，却不免有點緊張，在他的經驗而論，知道所有的人之中，最難應付的人，就是不動聲色的人！

年輕人又道：「很多人都認爲，那位德國元首，在盟軍攻入柏林之前，就已經溜走了，留在柏林的，只不過是他的替身而已！」

希特勒不在意地笑了一下，像是這件事，全然與他無關一樣，道：「先生，你剛才對我的女秘書說——」

年輕人欠了欠身子，道：「是的，我知道你的一些事，你要是——」

他們兩個人，每人都只將話講一半，希望對方能够接下去，可是看來，誰也不是那麼容易上當。希特勒立時冷笑着，道：「你知道什麼，只管講出來，如果我認爲對我有價值，你就可以得到報酬！」

年輕人苦笑了起來，他知道什麼呢？他其實什麼也不知道，可是在這樣的情形下，他却又非說一些什麼不可，而且，他還得裝出胸有成竹的樣子來。

他向前略俯了俯，道：「希特勒先生，你在找一個人，是不是？」

希特勒仍不動聲色，只是用他灰黃色的眼珠，望定了對方，年輕人覺得在他的逼視之下，喉嚨有點發乾，他索性無中生有地道：「我知道這個人的下落。」

年輕人在半小時之前，就是憑着這句話，才能見到這位古怪的希特勒先生的，這時，他講來講去，其實還只是那句無中生有的話，並沒有什麼新的講出來，可是這一次，他這句話一出口，他却看到希特勒將手伸向烟灰缸，在不斷地彈着烟灰。

希特勒雖然沒有出聲，可是他的那種小動作，却充份說明了他心中相當緊張，對某一件事，希望獲得答案，而且還十分焦切，這是一個人的行動所表現出來的語言，自然瞞不過年輕人的眼睛。

然而年輕人的心中，也在思潮起伏，他知道自己，誤打誤撞，已經說中了對方的心事，這位古怪的希特勒先生，的確是在找一個人！

令人奇怪的是，他是在找什麼人呢？以他的財力而論，要找一個人是十分容易的事，全世界的私家偵探，都可以爲他服務，照說是不應出現什麼困難的！

在年輕人思索之間，希特勒已經恢復了鎭定，噴出了一口烟，道：「好，那麼，請你告訴我，她在那裏！」

希特勒先生講了這一句，略頓了一頓，年輕人心中又是一動，直到這時，他才知道希特勒要找的，原來是一個女人！

而在年輕人還沒有回答之前，希特勒又道：「同時，你可以提出你所希望得到的報酬！」

年輕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個古怪的傢伙，亟想知道一個女人的下落，這個女人是什麼人呢？是奧麗卡公主？年輕人一想到這裏，立時不由自主地搖搖頭，心中道：「不會，雖然奧麗卡在追踪他，但是看來，他和奧麗卡扯不上任何關係。」

化心思去猜想他在找的女人是什麼人，那實在是決不會有任何結果的事，但是如果根本不知道他要找的女人是什麼人，又怎麼能繼續混下去呢？

年輕人又咳嗽了一下，在那一剎間，他突然生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念頭來，無論如何，他得假設一個女人，才能無中生有地講下去，希望能够多了解對方一點，那麼，假設一個什麼女人呢？從對方的名字上着想，當然，假設的女人，最好是伊娃了。那個有着淡金色頭髮的美麗女郎，曾經是德國元首希特勒的情婦，而據說，他們是在柏林被圍攻，最危急的時候，在地下室中結婚的，結婚後，立即就自殺了！

有了這樣的一個假設，年輕人立時覺得輕鬆起來，要再說下去就容易得多了！

年輕人一面迅速地轉着念，一面道：「當然我希望得到你們的報酬，不過我不能保證你可以見到她！」

希特勒又有點焦急，道：「爲什麼？她在哪裏，你說，她在哪裏？」

年輕人決定將自己的假設，進行到底，假設眼前這個希特勒，就是德國元首，他逃了出來，隱匿了多年，又經過了整容，甚至改變了他的習慣，這時，又想找回他生平唯一愛過的女人。

（在他作這樣假設的時候，他自己也覺得好笑。）

年輕人又想，在當時危急情形下，德國元首可能是在倉猝間一個人逃亡，沒有來得及携帶他心愛的女人，而最先攻進柏林直搗元首秘穴的是蘇聯紅軍，那麼——

當他想到這一點之際，他不禁高興起來，覺得自己的想像力很豐富。

他又向前俯了俯身子，道：「先生，你聽說過『契卡』？」

年輕人在這樣問的時候，預期着對方的反應，一定還十分冷淡的。

可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那位希特勒先生，却陡地挺直了身子。他不但挺直了身子，而且，他的面肉，也在不住抽動着。

過了半晌，希特勒才道：「是的，我聽說過，但是這個組織，在列寧死了之後，就被解散了！」

年輕人笑了笑，道：「是的，這個名稱的組織被解散了，但是另一個同樣性質的組織，在史太林的控制之下，更嚴密地組織起來，而且，在他們的內部，還是沿着『契卡』這個名字，這個組織，就是使西方情報機關，傷透了腦筋的蘇聯國家安全局。」

（未完）

奇人奇事

奇僧記

王雲·文

晉代晉安王子懋起兵冀謀反叛，到底是失敗了，可是留下一段動人的事蹟。

在王子懋手下一羣幕客當中，有一個盡日沉默寡言的行脚僧僧慧，憑着他的背後飛彈絕招，充當王子懋幕下一個食客。他的反身彈丸勁力，直可以穿牆入壁，百發百中。

王子懋既然醞釀舉兵，正用得着這種人。僧慧便被奪爲上客，終日相對密謀發動。

王子懋「反叛」的消息，最後走漏出來了。

晉王暗暗發兵，把王子懋府第團團圍住，領兵的，正是晉帝虎衞將軍謝導。

時已入黑，火把齊明，王子懋知道不免一死，對僧慧說：「我爲報鄱陽隨郡二王之仇，才冒險犯難，事敗不過天意，何必戀棧？但我必不肯在刀筆吏面前受辱，平時你沉默寡言，事到臨頭，定有分寸。」

僧慧說：「今日之難，早在算中，你開了府門，送我出去！你從後門突圍走吧！」

門外謝導正要吶喊舉火，府門忽然開而復閤，一個行脚僧人，閃了出來，大叫道：「請快捉拿主謀反叛的僧慧！」

謝導奇怪起來，平常不曾聞報有什麼僧人參與王子懋的幕客，如今自認主謀，喝叫兵士：「拿了下來！」

誰知兵士要拿，僧慧回身要走，一個縱身，越過了層層包圍府兵，向前飛跑。

謝導大笑道：「這潑和尚一聽見拿，便飛身遁去，怎快得過我這頭黃鬃馬。」

立即縱轡起蹄，飛馳趕上。

僧慧見謝導趕來，計算停當，反身飛出一粒鐵彈子。

這粒彈子要打向謝導天靈蓋，百發從未一失。

怎知道一彈過去，蹄聲仍緊接而來。

僧慧心裏奇怪，不暇回頭觀看究竟，兩手反後，再打出兩粒鐵彈。

這番謝導如果不下馬，便是會着高手了。

正在思索，後面追得更急。

謝導已經繞在僧慧前面，馬鞭在僧慧面前一揮，向定屋牆上，口裏吐出一粒鐵彈，兩手一放，三彈齊出，品字形嵌入牆上！

謝導說：「潑和尚，你看怎樣？我本待把你的三彈，奉還給你，可是還有許多話未問，你還有什麼本事，趁此在虎衞將軍面前要出來吧！」

僧慧空有一片苦心，十年磨練，料不到强中遇着强中手，在重重圍困之下，長嘆一聲，束手被擒。

謝導三兄弟都仕晉期，未做官前，同拜江都羅眞人門下，洞察江湖暗算招法，僧慧雖然反身背後飛彈，謝導一眼就看出奔逃的人，手不會向後掉，果然準備得好，連接三彈。

這時僧慧沒有打出第四彈，這是天意，謝導從羅眞人處學得的功力，是會消不會解，他除了一口雙手之外，本來無法擋得第四彈的，僧慧如果打出第四彈，謝導便要翻身下馬。

王子懋死於亂軍之中，密謀是瓦解了。

僧慧被擒，由謝導親自審問，他本是羅眞人門下，知道三彈功力非輕，有心成全他，留爲自己使用，就叫僧慧翻供不認預謀。

僧慧嘆口氣說：「古人說非死之難，得死爲難，我受王子懋知遇，望報於危難之日，一切是我僧人主謀，不必多問。」

謝導委實沒有辦法，還想留他一條性命，奏明晉帝，把僧慧刺配到東治去。

僧慧却是不肯走，默默地趺坐牢中，五六個獄卒，無法拖得動，謝導聽得消息，親自趕來，只見僧慧趺坐似尊偶像，面色灰白，謝導怒不可遏，默運玄功，上前運氣一拖，忽然噎一聲，把僧慧的臂膀拖了出來，原來已變成一條枯粉臂。

這好生生一個人，不够一刻工夫，竟會枯朽得像條殭屍一樣，事情過份稀奇，登時鬨動了謝導的幕客，趕來看個究竟，一時議論紛紛。

僧慧原本具有釋門眞功，藉此飛昇，將肉體潛移默化，形骸倒退二十年，謝導來時，僧慧圓寂已經二十年了。

所以一拖臂膀，便如摧枯拉朽。

晉明帝聽到這動人的事實，不勝感動，便吩咐在洛陽建一間寺，用二百一十個僧人，保護僧慧舍利子移植白馬寺內。白馬寺旁有一個塔，舍利子逢每一個王曆開始，塔頂便生出毫光。



民初游俠傳奇故事

朱羽

飛刀懾人魄　媚笑勾人魂

他約莫三十歲，一張黑黑的臉，一身結實的肌肉，當他揮舞鐵鎚時，總是用盡了全身的力氣。他那雙不算太漂亮的眼睛總是盯着鐵砧上那塊燒得通紅的鐵，注意它在重力的鎚擊下變形，扭曲，一塊銹鐵，在他的鍛冶下，變成了嶄新的器具。他的顧客無不稱讚他的手藝。

他這間鐵匠舖很小，風箱，火爐，鐵砧，一堆堆未鍛冶的原鐵，已佔據了不少空間。後面一間黑黝黝的小屋子，算是他的臥室。他早起，晚睡，有時還要趕夜工。就這樣晝夜辛勞地工作，有時還不能依時交出顧客的訂貨。

他到鎮上來差不多有一年了，他從何處來？是那裏人氏？姓甚麼？叫甚麼？誰也不知道。也有人與他攀交，拐彎抹角地盤問，他總是以砰彭的鎚擊聲掩蓋了別人的話聲。

小徒弟兒是在鎮上請的，這個十四，五歲的半樁小子，成了鎮上的熱門人物，大夥兒都想在他那兒滿足好奇心。小徒兒的回答多半是搖頭。他只知道師傅待他好，從不發脾氣。

常言道得好，不怕不識貨，只怕貨比貨。他的鐵匠舖開了沒多久，就遠近知名。甚至同行都來向他請教。在這方面，他是很喜歡開口的。他告訴那些鐵匠應該如何選料，如何控制火候，又如何退火……他毫無保留地將他的訣竅傾囊以授。那些師傅將他的話聽在耳裏，記在心頭，但是對他們卻一無用處。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感慨：這個鐵匠太有天份。

不錯，凡是有特別成就的人都要有天份，有一位七十多歲的老先生說：這小子已經不算是鐵匠，他簡直就是鍛師。如果在古代，他一定是冶劍名家。

冶劍？這一說可就提起大夥兒的興頭來了。他從來不打造利器，甚至連菜刀，鐮刀都不打造，為甚麼呢？

「為甚麼呀？」有人問。

他不答，拚命地揮舞着鐵鎚。

鎮東一家藥舖子的少東願意出一千塊大洋請他打一把匕首，他拒絕，鎮西一家賣跌打傷膏藥的丸散舖請他打一把關老爺用的青龍刀，講明不開鋒口，只是擺在門口作作樣子的，他還是拒絕了。

只要你一提到「刀」字，他的臉色就很難看。

於是，許許多多的故事就由不同的口中流傳出來。

刀曾經給予他極大的創痛。

他不願那些糾糾武夫拿他打造出來的刀劍去逞強爭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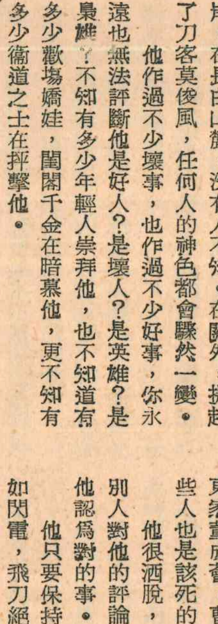
刀是鋒芒畢露，他為了收斂鋒芒，才埋名隱姓，躲到這個小鎮上來，所以，他才不願意鍛刀。

這種揣測有千百種說法，那一種說法才是正確的呢？

在這個世界上，恐怕，就只有一個人瞭解他——

他自己。

× × ×



他約莫二十五，六歲，削瘦的臉頰，削瘦的身裁，嶙峋的手骨，給人一種森冷，陰寒的感覺。

他的眼睛很大，很有神，雖然在那張削瘦的臉上顯得極不相稱，但如果沒有這雙神采奕奕的眼睛，他簡直就不像是一個活人。

他走路時步子很小，很慢，他說話的聲音也是很小，很慢。看上去，他似乎是那種缺乏勇氣的人。如果你真這樣想，那你就錯了。

他的衣着永遠是那樣講究，不管是質料，顏色，款式，都是第一流的。他的舉止斯文，講吐不俗。如果你認為他是出身書香門第，那你又錯了。莫俊風！這三個字的叮噹響亮，絕不比「山海關」遜色，在黑龍江畔在松花江兩岸，在長白山麓，沒有人不知。在關外，提起了刀客莫俊風，任何人的神色都會驟然一變。

他作過不少壞事，也作過不少好事，你永遠也無法評斷他是好人？是壞人？是英雄？是梟雄？不知有多少年輕人崇拜他，也不知道有多少歡場嬌娃，閨閣千金在暗慕他，更不知有多少衞道之士在抨擊他。

他大概在十八，九歲就闖出萬兒來了。他最出名的並非那手快如閃電的飛刀絕技，而是他的冷靜和算計。年輕人大都是衝動的，他正好相反。他懂得控制自己，更懂得掌握對自己絕對有利的時機。所以他從不輕易出手，一旦出手，就萬無一失。

他承認他不是君子，所以從不在動刀之前向別人打招呼，但他否認他是暗殺者，因為他的刀永遠是從前胸刺進對手的心臟。

當然，他也不承認他是嗜殺者，他總認為死在他刀下的人都有該死的理由，他不過是替天行道。的確，他的話是可信的，像石家兄弟，五虎聯盟……等等，連三尺童子都會說他們是萬惡不赦之徒。但是，像瀋陽五元堂藥舖的東家董成耆，曹家莊莊主的千金小姐曹月娥這些人也是該死的麼？那可就難以令人苟同了。

他很洒脫，也可以說是麻木，他從不關心別人對他的評論，他依然作他喜歡作的事，作他認為對的事。

他只要保持他那冷靜的頭腦，保持他那快如閃電，飛刀絕技，他就可以永無止盡地作下去。任何人阻止不了他，也改變不了他。

他自信：冷靜的頭腦永不會喪失，快如閃電，飛刀絕技也不會衰退。但他有一點沒有料到——有人偷走了他那從不離身的七柄飛刀。

莫俊風突然在關外失踪了，他覺得要躲起來，一隻沒有腳的螃蟹還能橫行麼？一隻不再吐絲的蜘蛛還能結網麼？

答案是肯定——絕不能。

× × ×



她大概二十出頭吧！女人，年齡是個大秘密，猜不透的。看她的膚色，看她的巧笑，聽她的笑語，她似乎只有十五，六歲，看她眼角眉梢處流露出來的萬種風情，她又像一個成熟透頂的少婦。

她似乎適合任何一種男人，但是，每一個男子都不敢接近她。因為她的名字叫小薔，薔薇是有刺的，誰願意手指尖兒淌血呢？

她的模樣兒真像一朵花，嬌，嫩，艷，永遠展現着絢麗的色彩，吐露出沁人的芬芳。因此，也有許多採花的人，妄想採摘這朵花兒。這些人都被刺得流出了鮮血，她得意地在微風

中搖曳，以她的美姿再去吸引新的犧牲者。

她不但是一朵絢麗的花兒，也是一朵神秘的花兒。她的身份變化無常，她的行踪飄忽不定。她有時出現在朱門粉牆之內，有時又出現在低矮棚戶之中，有時雍容華貴，有時蓬頭垢面，有時前呼後擁，奴婢成羣，有時獨自踟躕，宛如棄婦，有時爲官門貴婦，有時爲青樓豔妓。不管在任何場合，不管她扮演甚麽身份，她那「刺人」的特性總是永遠不變的。

她每到一個地方，誰都認不出她就是聞名已久的小薔。她在離去的時候一定會留一朵薔薇，綾子紮的，色彩鮮艷，栩栩如生。她這樣作，似乎唯恐別人忘記了她，由此可見，她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

女人誰甘寂寞呢？

花兒都該有一塊園地，而她出生何處呢？沒人知道。

不過，傳說卻很多：

有人說，她父親在晚淸時，是一個有名的鏢師，後來不幸死在一批劇盜手裏。所以，她長大後立志報仇，專殺江洋劇盜。事實上這種傳說是不可靠的，被她毀了的人有不少世家子弟。

又有人說，她母親是一代紅伶，後被人遺棄，含恨而歿，因此她立誓向男人報復。這傳說也不可靠，毀在她手裏的人也有不少女性。

還有人說，她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所以專找那些生活美滿的人開刀，以發洩心中的妒恨。這種傳說是無稽了，她在河北曾經殺過一個老和尙，那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貧苦老僧，棲息在一座香火斷絕的破廟中，三餐無着，飢寒交迫，那裏能算是生活美滿的人呢？

關於她的傳說何止百種，無一有根據，無一可信。

每當一朵紅綾紮成的薔薇出現之後，一項新的傳言又開始四處流竄，不久又銷聲匿跡。

她的一切一切都變成一個接一個的謎團，有興趣解開這謎團的人太多。但無一個人能解開。

因此，她永遠是一個神秘人物，也永遠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

她本身是一個難解的謎，她也不停地製造謎。這個世界上恐怕只有一個人瞭解她——她自己。

她不願解開這個謎。

×　×　×

早晨的空氣略微有些潮濕，晨曦穿過霧氣，泛出鮮明的乳白。這種朦朧的美對小豆兒來說已不足爲奇，他每天都在這個時候坐着生火爐，拉風箱，熊熊火舌發散出來的熱力使他汗如雨流，他才沒閒工夫去瀏覽早上的美景哩！

火爐昇好，將師傅頭一天挑選好，擺在砧上的鐵塊放進火爐，不用他請，師傅就會從那間小臥房中鑽出來。

不論陰晴雨雪，也不管酷熱嚴寒，鐵匠師傅總是一條亮光閃閃的黑衣長褲，赤着上身，當他兩臂向上伸出時，結實的肌肉在顫動，骨節兒發出咯咯的響聲，這一瞬間，是小豆兒一天中神往的時刻。

一個冷水臉，使他那原本黝黑的面孔泛出了紫紅的油光。然後他總要對着晨霧凝視一陣，似乎在霧層的後面隱藏了甚麽。

他從不在工作未開始之前進食，小豆兒每天早晨來上工的時候就將師傅一天的伙食帶來了，十幾個大白饅頭，一束生葱，一荷葉包甜醬，一塊鹹魚，一塊鹵肉。一年了，這份伙食的質量都沒有變過。他總要在一陣瘋狂地工作之後才開始吃他今天的第一頓食物。

小豆兒將燒紅了鐵塊用鐵鉗夾出來擱在鐵砧上，鐵匠師父在手掌心裏吐一口涎沫，搓一搓，緊緊地握着大鐵錘，向後劃一道半弧形，鐵錘到了頭頂。接下來是一聲砰然巨响，火星四飛，小豆兒緊握鐵鉗的手發麻……

今天可有些怪，鐵錘凌空舉起後，並未下擊，又輕輕地放了下來。

小豆兒發楞地望着師父，師父卻眼光直直地望着門外，小豆兒回頭望，才發現門外站着一個人。

那個人眼睛好大，膚色好白，身子好瘦，這是小豆兒的第一個印象。

鐵匠沒有動，也沒有說話，眼睛更是眨都沒有眨一下。手中的大鐵錘卻鬆開了，兩手輕輕地搓動着。

那個好白，好瘦的人進了門，抱拳拱拱手，很輕，很慢地說：「打擾！」

「打傢伙？」鐵匠問。他問這句話問得太多，聽起來平淡無味。

來客沒有說話，從身上掏出一張摺疊整齊的紙片，夾在兩指之間，遞到了鐵匠的面前。

鐵匠接過去，展開，紙上畫着圖樣，詳細地標明尺寸，輕重，原來這位客人要訂製七把鋒利的小刀。

鐵匠的神色很平靜，沒有驚訝，也沒有憎厭，將圖樣照原樣摺妥，遞回去，輕輕地說：「對不住，手藝不精，打不出來。」

「哼！」來客冷笑了一聲，沒有伸手去接圖樣。「這樣說，就未免太客氣了。我從白山黑水來，爲了尋訪高匠，化了三個月的工夫，走了三千里路。天下雖大，打造利器的一流高手，除了仇兄再沒有別人了。」

這位來客竟然將鐵匠的姓氏也指出來了，然而鐵匠却沒有任何反應。將那張紙片往來客手裏一塞，又抓起鐵錘。

大鐵錘挾帶着勁風向後揮舞，到了頭頂。小豆兒閉上了眼睛，咬緊了牙齦，他知道這一錘擊了下來，他的虎口肌肉得麻上好半天。

噹，响聲貫耳而來，但是手上卻絲毫沒有感覺，小豆兒好生納罕，慢慢地睜開眼睛，看見他師父像木頭人似地站在那兒，手裏捏着半截大鐵錘的木把，原來大鐵錘已經飛落到那堆原鐵上面去了。

那麽結實的金剛木，怎麽會斷呢？

那位好白，好瘦的來客仍然含笑站在那兒，笑眯眯地說：「仇兄！小弟慕名而來，而且還帶來了酬金少許，請仇兄千萬不要推却。」

鐵匠低着頭，手裏撫弄着那半截木柄，半响才開了口：「我看你一定是找錯人了，我不姓仇，而且也不會打刀。」

「哈哈！」來客輕聲一笑，露出了白森森的牙齒。「要說我刀客莫俊風找人會找錯，連閻王老子都不會相信。『仇金寶刀剪舖』在濟南府是百年老字號，招牌上那三個字就是令尊的台甫。你在老子那兒學會了鍛鐵冶鋼的絕技，非但青出於藍，而且更勝於藍，尤其打造利器有獨到之處。你老子過世之後，你濫交江湖朋友，對打造利器已到了着迷的程度。凡是使用你所打造的利器的江湖朋友，無不聲名大噪。杭州程霸的雙燕飛環，保定府陸聲濤的掛環三尖刀，漢中林雙雙的九寸劍……算了，再說下去，我可以說上三天三夜。後來，你索性丟開那家刀剪舖，到江湖上混起來了。你有過一段非常燦爛輝煌的日子，江湖朋友無不以交結你爲榮，你處處都成爲江湖大豪的上賓……三年前，你突然銷聲匿跡。唉！仇兄！我找得你好苦！就看在我找尋你這番苦心，你也不該拒人於千里之外啊！」

小豆兒的眼睛瞪得很大，這番話他似懂非懂，師父眞是那麽一個了不起的人麽？再看看師父，他木木地瞪視着來客，毫無表情，似乎那番話所說的是另一個人，與他毫無關係。

來客又低迴喃喃地說：「仇子玉！仇子玉！多麽响亮的名字！多少英雄豪傑想攀交？多少紅粉佳人暗暗愛慕？你爲甚麽要將這個响亮的名字隱埋起來呢？」

鐵匠開口了，聲調非常平靜。

「我不姓仇，更不會打造利器，你的確找錯了人。對不住！我要幹活兒，混生計，你請吧！」

他完全不理會對方的反應，將手中的半截木柄往火爐裏一丟，又抓起了另一把大鐵錘，發出低沉的吆喝：「小豆兒，鐵塊回爐，風箱拉起來。」

莫俊風的臉色更白了，眼睛也變得更大，更亮，他那瘦骨嶙峋的身子突然像千斤鐵鑄的那般沉穩，一股冷冽的肅殺之氣如霧氣般從他身上每一處蒸發開來。

風箱呼呼，火舌熊熊，莫俊風的臉色漸漸由白轉紅，他的右手緩緩抬起，那種緩慢的速度幾乎令人難以覺察得到。突然，他的手由慢變快，橫側一掃，轟地一聲，那座吐熊熊火舌的火爐倒塌了。

小豆兒嚇得失聲大叫，連跳帶蹦地跑到了店門口，鐵匠師父竟然無動於衷，他雙手揸着鐵錘柄，目光凝注着散亂一場的鐵塊，火球，咀角處隱約流露一絲冷峻的笑意。

「對不住！仇兄！」莫俊風說話的語氣，態度，一點也不像盛怒之中。「冒犯了。小弟所需要的幾把傢伙請仇兄勞勞神，要不然……呃，我眞不知該怎樣說才好。」

「你姓莫？」鐵匠輕輕地問。

「小弟莫俊風。」回答很得恭敬。

「莫先生！」鐵匠很平靜地說：「你眞是找錯人了。我是一個沒有名的鐵匠，一個只會打農具，打工具，而不會打刀的鐵匠，而且我也不姓仇，從來沒有到過濟南府。剛才，你眞把我給嚇壞了。沒有關係，我會收拾，你請回吧！」

莫俊風方才凝聚的那一股冷冽的肅殺之氣突然間消失淨盡，呈現出竭盡全力仍徒然無功的鬆懈，懶散。他那雙明亮的眼睛也突然變得黯淡無光，聲音也變得低沉而沙啞：「仇兄！你賣手藝，我求名刀，我眞不明白你爲何要拒絕我的請求。過去，你曾經爲不入流的人物打造利器，爲甚麽單要拒絕我呢？你的精品佩掛在刀客莫俊風的身上，並不玷汚你名聲啊！」

鐵匠很吃力地將那座倒塌的火爐扶正原位，很有耐性地將那些半燃半熄的煤塊用火鉗夾回爐內，對於莫俊風的話似乎一個字也沒有聽進去。

小豆兒怯生生地過來幫他師傅的忙，他心頭好恨這個又白，又瘦的人，當然也很怕，這個人好兇，好壞，好厲害，他能一掌推倒那麽重，那麽大的火爐，而且還不知道用甚麽方法弄斷了那根金剛木的鐵錘柄。

師傅怎麽那樣老實呢？二十來斤的鐵錘他能連續揮舞數十下，臉不紅筋不脹氣不喘，這種功夫誰比得上？怎不給那小子一點教訓？

莫俊風很快地又恢復了正常的神色，緩緩地問道：「仇兄！你打定主意了？」

「莫先生！」鐵匠蹲在地上忙着，聞聲抬起了頭。「對不住！我實在不會打刀。」

「你在江湖中，廝混了不少日子，刀客莫俊風的名號，你一定聽說過，姓莫的一塊甚麽料，你也清楚得很。說不定，會毀了你這間鐵匠舖。」

鐵匠平靜的目光中閃過一絲惱怒，但他的話聲卻依然平靜：「你就是要殺我，我還是那句老話——我不會打刀。」

「當然，經過驚濤駭浪的人，生死兩個字都看得很淡薄。這種不關心自己死活的人，卻都關心別人，你說對不對？」

「我……我不明白你這句話的意思。」

「你很快就會明白。」莫俊風的出手之快，就像一道電光。

鐵匠只不過一眨眼，小豆兒已被莫俊風抓在手裏了。「你如果硬不答應，我就殺死你的小徒弟。」

小豆兒嚇得想大叫爹娘，而他的喉嚨間好像被甚麽東西卡住，怎麽也發不出聲音來。

鐵匠師傅那張始終平靜的面孔變化了，他的牙關咬得很緊，額上的青筋鼓脹得像是一條條粗大的黑色蚯蚓，他的呼吸逐漸加速，兩塊結實的胸肌肉在顫動，抽搐。

莫俊風流露出冷酷的笑意，他心中一定在暗暗得意，因爲他終於找到了使對方就範的方法。

「刀客莫俊風？」鐵匠的聲音很輕，很輕，似乎是從齒縫間擠壓出來的。

莫俊風沉穩地注視已顯激動的鐵匠，他想：他快要成功了。

「你會殺一個無辜的小孩？」

「會。」莫俊風的回答很肯定。

「一個鼎鼎大名的江湘豪客，會作這種使人難以相信的事？」

「會。」

「你不會。」

「會。」爲了言行合一，莫俊風將另一隻手抓上了小豆兒的頸項。

「你不會。」

「會。」莫俊風開始收緊抓在小豆兒頸項上的手，小豆兒的臉色發白，一顆小頭顱盡量向後仰，求援，驚恐的目光望着他師傅。

鐵匠將目光移開，不敢看？不忍看？還是怕看到那幅可怖的景象將會使自己屈服？小豆兒的災難是因他而起，他怎能不顧？除非他喪失了人性，看他的言行，他會是一個滅絕人性的人嗎？

「我在等待你的答覆。」莫俊風冷峻說。

「我的答覆已經說過無數遍了。」

「不妨再說一遍。」

「對不住，我不會打刀。」

「你忍心看着這個可憐的小傢伙因你而被殺？」

「我希望你不作這種愚昧的事，如果你眞作了，你一定會後悔。」

「後悔？嘿嘿！」一聲砭人肌骨的冷笑，莫俊風緩慢地說：「我明白你這個字的意思。你的天份很高，又交結了各式各樣的江湖朋友，自然也學會了各門各派的武功。如果我殺死了你的小徒弟，你將以最嚴厲的手段施行報復，對不對？」

「錯了。」

「錯了？」

「啊！你所說的是另一個人，不是我。我不會半點武功，更不會報復。不過，你的良心將會永無止盡地譴責你，你食不下嚥，寢不安枕……」

「够了！」莫俊風冷酷地說：「刀客莫俊風甚麽都有，就是沒有良心，永無止盡受到良心譴責的是你。」

鐵匠以極爲平靜的聲音說：「既然這樣，那你就動手吧！」

有備而來的莫俊風再度遭到了挫折，他的雙眼不再閃閃發亮，他那薄薄的咀唇也不再堅毅緊閉，如鋼鐵一般的手腕也突然鬆開，小豆兒的雙脚猶如裝上彈簧，飛快地跳開。

莫俊風的話聲顯得毫無生氣：「原來你也是一個沒有良心的人。一個置生死於不顧，對萬物皆無情的人，我眞不知道，該如何去對付他。」

鐵匠沒有動，更沒有說話，一股冷凝的氣氛籠罩了這間鐵匠舖。

叮叮叮……一陣鑾鈴聲由遠而近。

轉眼間，一輛馬車停在鐵匠舖門口。

在小豆兒的眼中，這輛馬車是華麗無比，生平從未見過的，鑾轡，兩匹白色健馬在逐漸消散的霧中吐出一股股的熱氣，車轅絲着金色的油漆，車棚五顏六色，畫着使人眼花繚亂的圖案，車窗鑲嵌着刻花玻璃，隱約可看到車內的人影，兩邊各有一長排銀鈴，一定是純銀打造的，那麼白，那麼亮。

馬車內一定坐着一個仙女，小豆兒心裏這樣想，他舔着乾焦的咀唇，小眼睛發了直，方才那一陣驚心動魄的恐懼經歷，在這一瞬間忘了個乾乾淨淨。

別說小豆兒的眼光發了直，連刀客莫俊風和鐵匠都看呆了。

趕車的是一個十八，九歲的俊小子，好白，好俊的一張臉，好一身潔淨鮮明的衣裳，這那裏是車伕簡直就是那家豪門的公子哥兒嘛！

俊小子開腔了，好亮，好脆：「來個人行麼？轆轤上的鐵箍八成開裂啦！趕緊修修，咱還要趕路哩！」

生意上門，鐵匠很快地出了門，他彎下腰，只向車底下瞄了一眼，就說：「小哥！你今個兒想趕路怕不成了。」

「怎麼着？」俊小子俐落躍下了車座。

「你瞧！」鐵匠指點着說：「鐵箍全裂了，車輪還套在轆轤上，只怕是菩薩哩，得重新打造一個，量尺寸，選料……夠費事的……」

俊小子挺不耐煩地插上了咀：「照說吧！要多久？」

鐵匠又彎腰向車底打量一陣，回說：「得化一整天的工夫。」

「這……？」俊小子面有難色，看看鐵匠，又看看緊閉的車門，那神情分明表示他作不了主。

「問問，」車廂傳出嬌脆嘹亮的聲音：「鎮上可有上好的客棧！」

不用那俊小子再問，鐵匠就答說：「多着哩，客居安，寶客居，可都遠近知名的啊！」

「好吧！」車內的娘兒們又說話了：「咱們先投店，再將大車趕回來修！……」

俊小子不待吩咐完畢，就躍上了車座，揚鞭催騎。

鐵匠皺一皺眉，張口欲言，而他卻又忍住了。

刷地一鞦，八蹄揚動，那俊小子鞭法俐落，架勢美妙，顯然是一個駕車能手。只不過他這會兒時運不濟，馬車才一動，右後邊那個車輪就脫軸飛開了。

這個後輪一旦脫軸飛開，整個車廂立刻失去了平衡，兩匹拉車的白色健馬也跟着掀起前蹄，狂嘶不已。俊小子可眞有一手，雙手力挽韁轡，硬生生將那兩匹狂亂的牲口勒住了。

這一手駛車絕技，直看得鐵匠師傅目瞪口呆。

俊小子待那兩匹牲口平靜後，口裏得得有聲，將那輛只剩下三個輪子的華麗馬車倒了回來，停在鐵匠舖的門口。

「喂！」一聲輕脆的吆喝，車廂窗戶上的一扇橫門拉開，露出一張好嫩，好白，好嬌嬈的臉。「鐵匠師父！多少工錢儘管講，你可得給我快點……」

她的話才說了一半，那張漂亮的臉蛋兒驀地在車窗口消失。就在鐵匠一楞神之間，她已下了車。

那份標緻，那份美，那份飄逸，那份神，簡直就難有恰當的辭兒加以形容，鐵匠還在等待她的下文，而她下車之後，連眼角餘光都沒有向鐵匠瞟一下，就以極快的步子走進了鐵匠舖。

小豆兒驚魂甫定，餘悸還在，兩眼無神坐在角落裏像個小傻子，莫俊風則背負雙手，煞有介事地在覷看掛在牆上幾件鐵器，倒眞像一個買家。

這位標緻的小娘兒來到了他的背後，他似乎毫無所覺，仍是專心一致地仰頭上望。他的耳朵或許有些遲鈍，而他的鼻子難道也不管用麼？從她身上散發出來的那一股子香氣，簡直薰得死人。

「莫俊風！」她開口了，清晰，明朗，有力。

莫俊風聞聲轉了過來，很慢，很慢，那雙精銳的目光在她臉上一掠而過，以驚訝的語氣說：「小薔！妳怎麼會到這兒來呢？」

小薔！多可愛的名字！用在這個可愛的小女人身上，就更加誘惑人了。

小薔在笑，嘲弄，揶揄的笑。笑中似乎隱藏着一個謎團，她引誘別人去猜，但絕不會有人猜得到。

好久好久，她才開了口：「你呢？爲甚麼到這兒來？」

「順道而已。」莫俊風順嘴打哈哈：「一向可好？」

「好！」小薔俏皮地聳聳肩。「我過得怎麼樣，你難道不清楚？好也好不了十天半月，壞也壞不了三日五日。你呢？聽說你突然不見了。」

「妳相信？」

「我當然不相信，你不是好端端的站在面前嗎？」

莫俊風笑笑，笑聲很爽朗，笑容卻十分勉强，顯然，他對面前這個可愛的小女人有幾分忌憚的。

一個名號叮噹響的刀客，竟會怕一個嬌柔甜美的小女人，誰會信？但是誰也得信，這是事實。

「莫俊風！」小薔又說話了：「我聽到一個很不好的消息。」

「哦！」明明很想知道，莫俊風卻沒有去追問。

「這個消息對你來說也許很重要，」小薔倒沒有賣關子。「有好幾路人馬都在追殺你，只要你遇上他們，你就活不了。」

「妳相信？」莫俊風的語調很輕鬆，神態也很輕鬆，但是在他的眼光深處卻閃過了一絲的隱憂。

「我不信。」

「不信？」

「有人追殺你，我信。若說你遇上他們就會死，我不信。」

「爲甚麼？」

「因爲你有七把追魂奪命的飛刀，他們剛好只有七個人。」

莫俊風眼光深處那一絲隱憂消失了，而且輕輕地吁吐了一口氣，丟刀的事看來還沒有被外人察覺。

小薔又笑了，仍是那種嘲弄，揶揄的笑。

「不過，」她緩慢地說：「若是加上我，情況又不同了。」

「加上妳？」莫俊風又吸進了一口長氣。

「嗯！加上我就變成了八個，而你只有七把刀，當你沒有刀的時候，我們八個之中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輕易置你於死地。」

莫俊風沒有說話，只是全神貫注地察看她的表情，察看她說這句話認眞到甚麼程度。

許久，他才開口：「妳也要追殺我？」

「也許。」

「理由呢？」

「你殺人有過理由嗎？」

「沒有。」

「那麼，我和你一樣。」

「妳不同。」

「有甚麼不同？」

「妳不是刀客。」

「而我是薔。」她充滿了自信，因此說這句話的時候，格外有份量，格外有震懾力。

「有人說：江湖道上有兩樣最厲害的武器，你的笑和我的刀。」

「你的刀能和我的笑被人相提並論，你應該感到榮幸。」

「妳的笑可以躲避。」

「如何躲避？」

「只要閉上眼睛。」莫俊風的語氣逐漸森冷：「而我即使閉着眼睛的時候也能出刀，和睁着眼出刀一樣準確。」

「我明白你的意思，」小薔挺着胸，走近了一步，似乎有意賣弄她那豐滿的胸脯。「當我們面對面的時候，只有你能殺死我，我卻不能殺死你，是不是？」

「不錯。」莫俊風說得堅定有力。

「現在呢？」

「如果妳不想找死，妳還來得及，活着離開。」

「莫俊風！」她那張春意盎然的粉臉，突然蒙上了一層寒霜，聲音也冰冷得砭人肌骨：「現在的情況，恰巧相反，因爲你身上根本沒有刀。」

莫俊風笑了，笑得非常瀟洒，即使是一個眼光如刀般鋒利的人也無法窺察他心中的恐懼，他畢竟是一個懂得如何控制自己的人。

他沒有說話，也不需要說話。面上的笑容已足以說明一切。因此，小薔臉上那種冷傲的得意有一瞬間的凍結。

「莫俊風！你眞夠鎭定。」她在試探，由此可見，她已經不敢確定對方身上無刀。

「小薔！走吧！」莫俊風很文靜地說：「我今天心情很愉快，絕不願意動刀。」

「你身上根本無刀。」

「妳可以試試。」

小薔道：「不用試。我問你，你到這裏來幹甚麼？」

「我剛才就說過了，是順道而過。」

「我是說，你到這間鐵匠舖來作甚麼？」

「看看鐵匠師傅的手勢如何。」

「其實，你不用看也知道仇子玉打造利器的手藝是當今天下第一流的。」

儘管莫俊風表面上還是那樣沉靜，但心頭的震驚却難以形容，這小妮子幾乎沒有不知道的事情。

見他一時默然，小薔立刻乘勝追擊：「怎麼不說話了？」

「妳的話使我大吃一驚。」

「哦？」一抹冷傲的神色，又浮上了她的面頰。

「這個貌不驚人的鐵匠就是天下聞名的仇子玉？」

「你難道還不知道？」

「眞不知道。」

「誰要是相信你的話，他準是天下第一號大傻蛋。」小薔突然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哼！如果你想教仇子玉給你打刀，除非等到太陽從西邊出。莫俊風！你心中的難題，只有一個人可以解決。」

「誰？」

「我。」小薔指着自己的鼻尖。

「你？」

「不錯，因爲只有我才知道是誰偷了你的刀。」

莫俊風冷笑着說：「小薔！妳是眞愈來愈刁，愈來愈狡了。告訴妳，刀在我身上。」

「莫俊風！我可懶得跟你閒磕牙。說點正格的，咱們談一宗交易怎麼樣？」

「說說看。」

「我到這兒來可不是順道而過。」

「那麼……？」

「一樁大買賣。」

「恭喜！」莫俊風顯出一副與他完全無關的樣子。

「這是我生平遇上的最大的一次買賣，我恐怕吃不下來，需要個幫手，你最合適。」

「小薔！妳的口氣愈來愈大了，刀客莫俊風給妳作幫手，妳也不怕閃脫了妳的舌頭？」

小薔一個字一個字鏘鏘有力地說：「你非答應不可。」

「爲甚麼？」

「因爲，只有我才能够幫你找回那七把飛刀。」

對於這朶帶刺的薔薇，莫俊風有太深刻的瞭解。這些話未嘗不是一種試探，當她確定他身上無刀時，她極可能猝然出手。不錯，他們之間並無深仇大恨，但是像小薔這種女人出手殺人是不需要甚麼理由的，但是，小薔的話又深深在引誘着他。刀！刀，爲了那七把飛刀，他差一點就要瘋狂了。

冷靜思考良久，他決定以模稜兩可的態度去應付。他說：「小薔！我眞懶得和妳爭論這件事了。好！就算我的刀丟了，妳又如何帶我去找回來呢？」

「我知道偷刀的人。」

「誰呢？」

「我當然不會輕易告訴你。」

「好啦！小薔！」莫俊風適時地改變了軍略。「別逗了！那個男人要是不喜歡妳，那小子一定有甚麼毛病。咱們一言爲定，妳的事我幫忙，不談刀的事，刀沒丟，如果妳不信，我可以給你看。」

「喲———」小薔嬌聲嬌氣地嚷叫起來。「莫俊風！眞是小看你啦！想不到你還會甜言蜜語哩！」

「走！我陪妳到客棧去……」

小薔冷冷地說：「不用你陪。」

莫俊風不解地問：「怎麼啦？」

「你不會瞧瞧？我那小傢伙在吃醋了？」

莫俊風抬頭一看，可不是，那趕車的俊小子一雙大眼眨也不眨地瞪着他，眼眶中幾乎要噴出火來。

小薔壓低了聲音說：「鎭上不大，我投在那家客棧，你一問就可以問出來，上燈後來找我，不用在這兒磨仇子玉了，那是白費勁，你就是殺了他，他也不會給你打刀。」

小薔一旋身，走出了鐵匠舖。

鐵匠師傅正爬在馬車車座底下在檢查車轆上的毛病，小薔走過去問道：「鐵匠師傅！這輛車明兒能用麼？」

「準行！」鐵匠很有把握地回答：「誤不了。」

「你可得弄紮實一點，別再三天兩日又壞了，工錢我會多給。」小薔吩咐完畢之後，向那趕車的俊小子一擺手：「咱們走吧……」

突然，有一陣聲音吸引了她。蹄聲，很急，像擂鼓，也像悶雷。她看看猶在鐵匠舖裏的莫俊風，莫俊風也在看她，二人的目光一觸即分。

塵烟起處，奔來了四匹健馬。轉眼間，四騎已經如閃電般奔過了鐵匠舖。由於速度太快，根本看不清楚馬上人是甚麼模樣。

小薔在笑，莫俊風也在笑。他們爲甚麼笑，恐怕只有他們自己才會明白。

但只不過眨眼間，他們的笑容都在臉上凍住了。

那四匹健馬突又折回來了，在一陣牲口狂嘶聲中，四騎都佇在鐵匠舖的門口。

現在可以看得淸楚了：馬上人都是三十歲左右的剽悍精壯的漢子，每個人腰間都有駁殼槍。

雖然他們四個人都是滿身征塵，一臉疲憊，然而他們逼人的鋒芒仍從八道精銳的目光中透射而出，一向最冷靜的莫俊風在這八道目光逼視之下都禁不住打了一個冷顫。

這四個剽悍精壯的漢子之中誰是首腦，很難看得出來。他們的目光不約而同地投射在莫俊風身上，他們的動作也是一致的，翻身下馬幾乎難分先後。連那四匹座騎都好像受過嚴格的訓練，韁繩一鬆，牠們就跑開了，跑得並不遠，而且還聚集在一處。

霧氣已散，而空氣却彷彿在這一瞬間凝結住了。

在場每一個人的神情都很凝重，唯一不受影響的只有鐵匠一個人，他仍然躺在馬車底下，認眞地在檢修工作。來了甚麼人？將要發生甚麼事？好像完全與他無關。

莫俊風瞟了小薔一眼，她臉上常見的笑容已經消失，這是一個警號，小薔的笑容與他的飛刀絕技同樣馳名，她一旦不笑，可見情況有多麼嚴重。

他再次打量面前這四個精壯漢子，完全陌生，即使在大路上擦身而過，匆匆一瞥的事情都不會有過。

「是刀客莫俊風？」稍稍站在前面一點的人開了口，話聲簡潔，嘹亮，字字着力。

莫俊風點點頭，他絕不能賴。雖然他現在無刀在身，有些胆寒，但也不能將他經過千辛萬苦闖出來的萬兒在這幾個陌生漢子面前埋葬掉。

「有個朋友找你。」那漢子又開了口，他的聲音，表情完全和方才一樣，使人很難看出是凶，是吉。

「誰？」莫俊風問得很平靜。

「屠一堃。」

這個名字一旦說出，莫俊風和小薔的表情迥然不同。前者微微一楞，似是出乎意料之外，而後者却輕盈地笑了。那種重新在寒霜密佈的臉上綻放出來的笑容顯得格外迷人。

提起屠一堃，在外頭走腿闖道的人只怕沒有幾個不知道，是華北一帶武術界的領袖，在保定府開了一家武道舘，門下子弟無數。此人只能算是半個江湖人物，因爲他很少過問江湖道上的事情。

莫俊風當年路過保定的時候，曾經以後輩的身份投帖拜見過一次，那不過是遵照江湖禮數應應景兒，心眼兒裏根本就沒有容下這號人物。論交情，沒有。講恩怨，更是沾不上邊。派來火槍快騎找他，爲甚麼？莫俊風免不了要發楞了。

「原來是屠大爺派來的人，只是……」莫俊風微微皺了一下眉頭，才又問道：「他在何處？」

「舘中。」那漢子的辭兒永遠是簡潔，有力。

「那不太遠了些嗎？」

「即使是天涯海角，也得勞駕莫先生走一趟。」那漢子這句話算够長了，而且也够狠。

莫俊風的臉色變了，若是有刀在身，那漢子必然在眨眼之間躺在地上，偏偏此刻他缺了那置人於死的利器。

莫俊風驟然變色，而小薔的笑意更濃了。

小薔的笑容對目前的情況是極端不調合的，非但令莫俊風感到詫異，連那四個精壯的漢子都察覺到了，八枝如利刃般的目光開始轉移到她的身上。

說話的那個漢子緩緩走了過來，先將她打量了一番，然後問道：「妳笑甚麼？」

小薔回答得很輕鬆：「因爲我想笑。」

那漢子面部肌肉抽動了一下，雖然是一個小小的生理反應，但稍有閱歷的人都能看出這是一個危險訊號，然而小薔却毫不在意。她非常明白：世界上最危險的還是她的笑。

「如果妳想笑，最好不要在這裏笑。」那漢子竟然控制了他的情緒，用他自以爲非常溫和的語氣說：「這裏不是一個女人該來的地方，也不是一個女人該笑的地方。」

「小唐！」小薔突然提高嗓門叫了一聲。

莫俊風心頭不禁暗暗一怔，莫非是神鞭小唐？怎麼如此年輕？才十八，九歲嘛！那幾手神奇的鞭法就使這年輕小伙子闖出了萬兒。

小薔一聲喊，那俊小子立刻應聲跑了過來。莫俊風心頭又免不了滋生出感慨：神鞭小唐只不過跟小薔趕車而已，這小娘兒們的魅力眞大喲！

「小唐！」小薔斜乜着眼，一副嬌嗔可人的模樣。「告訴這位大哥，他方才說的話犯了甚麼差錯。」

俊小子一句話也沒有說，隨手就是一鞭。這一鞭抽得太突然，太快，太俐落，唰地一响，將那漢子的上衣撕裂了大半，結實的背肌上也出現了一道紫黑的血痕。

另外三個大漢立刻出手拔槍，這個挨了一鞭的大漢反而沉聲喝道：「不許亂動！」

俊小子手執皮鞭，雙手環抱胸前，似乎沒有將那幾枝短槍看在眼裏，小薔臉上的笑容愈來愈濃，也愈來愈迷人了。

挨鞭子的大漢額上冒出了汗，太陽穴鼓起，但他站在那裏仍很穩定，抱拳問道：「這位朋友莫非是馳名河洛道上的神鞭小唐？」

「不錯。」

「這位是……？」

「你不配問，如果你有腦筋你就該想想：神鞭小唐只不過替這位姑娘趕車，試問：誰有這麼大的派頭？」

那漢子倒識趣，不再問下去，冲着小薔一抱拳，很恭敬地說：「請問姑娘，關於敝館主請莫先生走一趟的事，有何意見？」

小薔笑着說：「回覆屠館主，就說莫先生沒有空。」

那漢子爲難地說：「小的奉到館主嚴令，務必要將莫先生請到，不然就提頭去見。」

「誰的頭？」

「自然是咱們自己的頭。」

「放心！屠館主不會砍你們的頭，我給你一樣東西帶回去。」小薔一抬手，一朵花兒落在那漢子的手裏，那是一朵用紅綾紮成的薔薇花。

那漢子的臉色驟然一變，雙手捧着那朵綾花，彎腰後退，另外三個自然也懂得察顏觀色，緊隨着他們的頭兒退出了鐵匠舖，倉皇上馬，揚鞭逸去。

小薔輕輕一擺手，那俊小子又十分馴服地退了出去。

莫俊風那張稜綫分明的臉上竟然也出現了笑容，他明白：不管屠一堃請他是好，是壞？是凶，是吉？小薔總是替他擋了駕，他也因此而欠了她一筆人情債，現在，他以笑臉來等待她的勒索，小薔放債是不會放長期的。

就在這個時候，渾身是泥土的鐵匠師傅走了進來。他很客氣地說：「二位，舖子實在太小，我這就要旺火趕活兒，請二位別處說話去吧……小豆兒！拉起風箱來！」

「別忙！」小薔那隻白白嫩嫩的手在鐵匠

的肩膊頭上，輕輕地推了一下。「不忙，我得問個價……」

「一塊大洋。」

「不貴，明早一定能好？」

「準行。」鐵匠肯定地說。

「再談一樁買賣，」小薔壓低了嗓門，一個字一個字緩慢地說：「給莫先生打七把小刀，什麼價？」

「刀？」鐵匠那兩道眉毛倏地挑了起來，但很快又恢復了平靜，搖搖頭：「對不住！我不會打刀。」

「不會？」小薔笑了，笑得很迷人。「眞的不會？仇子玉，你在別人面前可以打馬虎眼兒，在我面前可不行。天下第一名匠，你打的刀，只怕連老龍王的頭都能砍下來。」

鐵匠的臉色竟然平板得像塊青石，毫無反應。話聲也如先前那般平穩：「姑娘！妳八成是弄錯了人，我不姓仇，也不會打刀。」

他翻來覆去都是那幾句老話，一點也不嫌煩膩。

小薔眞有耐性，她那張漂亮的臉蛋上，沒有一絲惱怒之色，右手抬起，輕輕地揮動了一下。

那顯然是一道命令，俊小子立刻跑進車廂，捧出一個精緻的漆盒，盒子並不大，約八寸長，四寸寬。他所以要小心翼翼地用雙手捧着，必然是因爲盒子裏放着極爲貴重的東西。

「仇大師！」小薔突然改了口，這一聲喊，非但使鐵匠發了楞，連莫俊風都感到意外。

「我特地爲你帶來一份厚禮，看在這份得來不易的禮物上，你也不該拒人於千里之外啊！」

鐵匠的表情木然中微帶驚楞，他似是完全不明白她在說些什麼。

莫俊風的兩道目光直直地投在那個精緻的木盒上，心中翻騰着無數的問話，那裏面裝的是什麼呢？珍珠？瑪瑙？璧玉？小薔爲什麼要化費如此重禮，化費這麼多的口舌要求鐵匠爲自己打刀？她要利用我的飛刀絕技去殺什麼人？鐵匠會答應麼？

小薔輕輕的一擺手，俊小子立刻揭開了盒蓋。

盒子裏竟然放着一隻斷手。

那是一隻男人的手，齊腕而斷，刀痕俐落，經過洗滌後已看不到一絲血漬，無名指上戴着一隻寶藍玉石的戒子。

這也算是一份厚禮嗎？

小薔面上的笑容似乎更濃了，莫俊風則暗暗地倒抽了一口冷氣。鐵匠那張平板的面孔也起了變化，他面部的肌肉在作不規則的抽動，咀綫在扭曲，眼睛瞪得很大，目光中充滿了驚恐揉合着疑惑的神色，呼吸濁重，那聲音就像是小豆兒拉起了風箱。

「這份厚禮眞是得來不易啊！」小薔的聲音好輕，好柔，聽在鐵匠耳裏，就好像來自蓬萊仙島那般遙遠。

顯然，鐵匠，小薔都熟悉關於這隻斷手的故事，然而對莫俊風來說却是一個不可開解的謎，他渴於想知道謎底，但是小薔和鐵匠並沒有多說一個字。

在莫俊風的期待下，鐵匠終於開口了：「姑娘太多餘了。」

「多餘？」笑容突然在小薔臉上消失，這應該是一件不尋常的事。「你難道不企求這份厚禮？」

鐵匠緩慢有力地搖着頭：「這不是我需要的。」

「這不是你需要的？哈哈！」小薔的笑容很美，笑聲却不敢恭維，尖銳，刺耳，宛如狼嗥，梟啼。「仇子玉，你這句話分明是自欺欺人之說，多年來，你作了多少自欺欺人之事？還不够？還不膩？仇子玉！你應該明白，爲了這隻手我付了多少價。如果你連正眼都不瞧一下，我可不依。」

「姑娘好刁蠻！」鐵匠竟然笑了，那笑，在汗汚黝黑的臉上綻出，益發顯得純眞而坦率。「這個世界上有許許多多人，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夢想和欲望，誰也不能勉强誰。妳當然也不能勉强我接受這份『厚禮』，更不能勉强我去作我不願作的事，或不會作的事。」

他說來，條理不亂，句句合情，從這一點推斷，他已不是一個平凡的鐵匠，更可以想像，他不是不會打刀，而是不願意打刀。那爲了甚麼？……

「仇子玉！想不到你還有這樣好的口才！」小薔不但面色轉冷，連話聲也冷了：「不過，你一定要弄淸楚一件事：我經常在勉强別人作不願作的事。」

「我相信，」鐵匠的目光從她臉上移開，語氣漫不經心地：「不過，妳不能勉强我。」

「相反，我正要勉强你。」火藥氣味已經非常濃厚了。

「姑娘！」鐵匠再次將目光投注在小薔的臉上。「如果妳想要別人服從妳，妳就應該時時刻刻去瞭解別人的需要。」

「你需要甚麼？」

鐵匠一個字一個字淸楚地說：「我需要平靜。」

「哼！」小薔一聲冷笑。「我明白了，你過慣了繁華燦爛的生活，所以……」

鐵匠的聲音突然變得像大鐵鎚搥擊在鐵砧上那樣有力：「仇子玉早已死了，現在站在你們面前的只不過是個平凡的鐵匠。他不愛甚麼，也不恨甚麼，他甚麼也不企求，甚麼也不需要，他只要平靜，求你們不要再打擾他吧！」

莫俊風忽然插咀說：「小薔我們走吧！」

「走？」小薔瞪了他一眼。「你不需要刀了？」

「當然需要。」莫俊風滿臉苦笑。「不過，妳要想勉强他給我打刀，那是辦不到的。」

「爲甚麼？」

「因爲刀使他傷透了心。」

× × ×

他大概有六十多歲了吧，一頭白髮猶如皚皚積雪，不但沒有增加他的老態，反而使他顯得神采飛揚。

很多人都這麼說，江湖道上有三樣最貴重的東西：刀客腰間的刀囊，小薔臉上的笑，還有就是神偷的妙手。

神偷年歲大，江湖老，然而逞强好勝之心却比年輕時尤甚。本來，他就不是一個平凡的賊，他專偷簡直不可能偷的東西。比如說，有一次他爲了三瓶竹葉靑的賭注，就冒險偷了紫禁城皇宮屋頂上的一塊五彩琉璃瓦。爲了那樁事，他東躲西藏地逃亡了二十年。後來滿淸滅亡，民國成立，他才敢挺身露面。

現在，他又開始亡命江湖了。爲甚麼？只因爲他偷了刀客莫俊風的刀。

那七把薄如竹葉般的小刀，到底貴重到甚麼程度，神偷不是行家，很難加以評估，囊袋的價值他是一到手就瞧出來了，貂皮作的，上面還鑲滿了五顏六色的寶石，據說，每一粒寶石就表示有一個人在刀客的刀下死去。數一數，六十七粒，神偷不禁打了一個冷顫，如果他被莫俊風追到，這個精緻的囊袋上必然又會加上一粒寶石。

他發覺，這一次並非偷走了莫俊風的刀，而是偷走了自己的性命。

他曾打算將刀囊送回去，向莫俊風解釋：這是一個玩笑……但他對莫俊風的爲人聽到太多。如果那樣作，送到莫俊風手上的不是那貂

皮精製的刀囊，而是他的性命。

因此，他決定逃，逃得快，逃得遠。

不幸，他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老頭子。他的手很快，而他的脚却很慢。

更不幸，他的健康狀態和他的好勝心成反比。於是，他病倒了。

病倒在一個小鎮的客棧中。不幸中也有幸，他身上帶着很多錢，店主人不會趕他，還替他請大夫。

有錢能請大夫，有錢也能買來貴重的藥材，因此，他在逐漸康復中。

現在他只有一個願望——身子趕快康復，好使他從速離開，他絕不能在這個小鎮待得太久。

大夫終於告訴他一個好消息——再過十天，他就可以完全康復了。

他高興，也憂慮。十天很快就會過去，但是十天中也很可能發生許多意料不到的事情。

他躺在床上，默默地數着日子：一天，兩天，三天……五天平安地過去了。

最大最大的不幸終於在今天發生，他的憂慮成了事實——莫俊風和小蕎竟然也住進了這家客棧。

不過，神偷還不知道。

客棧裏很清靜，昨天投店的客人大都上了路了。

小唐在小蕎眼色的暗示下悄然出去，現在屋子裏只留下她和莫俊風。她打開了窗戶，讓徐徐的晨風吹進來，風兒吹散了她的長髮，使她看起來更加飄逸。莫俊風坐在舒適的圈椅裏。然而他却感覺椅子好像有無數的小鋼釘。一向冷靜的刀客此刻已冷靜不下來了。

許久，許久，小蕎才開了口：「想通了沒有?」

「想甚麼?」莫俊風明知故問。

小蕎很有耐性地重複一遍：「給我作一次幫手。」

「能够給美如天仙的小蕎作幫手真是無上榮幸。」莫俊風先爲自己留住面子。「不過，我要先弄清楚兩件事：妳幹的是甚麼買賣?要我作些甚麼?」

「你除了殺人之外還會作甚麼?我除了殺人之外又會幹甚麼?」語聲輕輕地從小蕎口中飄出，但是聽在莫俊風耳中却格外有份量。

他的身軀禁不住抖動了一下，他藉此挺直了腰，以圖掩飾，然後以平靜的語氣說：「殺人並不是職業，而是一種手段……」

「可是妳方才說……」

「我也並不以殺人爲職業。」

「你也許會錯了意，我只不過將最壞的結果說在前面。我生性並不喜歡流血，可是經常又無法避免。」

「殺人必須用刀。」

小蕎目光中閃動着狡黠的神色，似笑非笑地說：「你終於承認你身上沒有刀了。」

莫俊風以自嘲的口氣說：「我想過了，想瞞住妳幾乎是不可能的。」

「你很聰明。」

「妳却很愚蠢。」

「我愚蠢?」

「找一個沒有刀的人跟妳做幫手，而他要幹的事兒却是殺人，妳豈非很愚蠢?」

小蕎笑了，笑得幾乎直不起腰。

「好笑甚麼?」莫俊風很不想問，終於還是忍不住。

小蕎這才收斂了狂笑，揶揄地說：「難怪你會丟了刀，因爲你一直在自作聰明。」

莫俊風發覺，鬥口舌，絕非她的對手，而且目前是權宜之計，根本就不必和她計較甚麼，於是掉轉話題：「好啦!比智慧，我永遠是要比妳差那麼一大截。……咱們說點正格的，妳能不能把妳要作的買賣先透露一點?」

「當然可以，由你問。」

「我想先知道對手人物。」

「四個，」小蕎伸出四根指頭一比，接着報出了姓名：「金青，吳浩，程長波，外帶一個『枕留香』。」

「呀!」莫俊風竟然也大吃一驚。「這全是華北地界的江洋巨盜啊!」

小蕎冷冷地說：「江洋大盜也是人，也只有一條命。」

「是的。他們只有一條命，而且他們的命都很脆弱，不堪一擊。照說，妳一個人就可以對付他們。」

「那麼，我又找你幹甚麼呢?」

「因爲其中有一個女人。」

「嗯!枕留香!好香艷的名字，就是這個女人，但是她並沒有兩條命。」

「她也同樣只有一條命，不過……」冷傲的笑意從莫俊風的眼角流露出來。「她和妳一樣是個女人，而妳的武器只對男人生效。」

「嗯!」小蕎含笑點頭。「這大概就是我找你作幫手的原因了吧!其實，還有更大的理由。」

「願聞其詳。」

「很簡單。我所擬妥的行動計劃需要兩個人。」

「行動計劃?」莫俊風先是一楞，接着聳肩了：「妳好像如臨大敵，他們只不過是一羣草寇。」

「的確是一羣草寇。請注意，你用了『一羣』兩個字，一支筷子輕易就可以折斷，一把筷子就得費很大的勁兒。金青的毒，吳浩的狠，程長波的陰柔再加上那娘兒的狡詐，這一羣草寇可就不能等閒視之了。」

莫俊風現在不敢小看這位傳聞中的奇女子了，他和她雖有過數面之緣，對她却了解得不够深刻。他發覺：小蕎，的確有高人一等的智慧。

「還有甚麼問題?」小蕎笑着問，那神情，就彷彿是在談論風月般輕鬆。

「妳方才也承認，殺人只是手段，那麼目的呢?」

「一筆巨大的財富。」

莫俊風道：「那一羣草寇手上，會有一筆巨大的財富?」

「他們會刼，會盜。」

「妳想黑吃黑?」

「這三個字太不雅，」小蕎頻頻搖頭。「而且，我也不是那種人。」

「我不覺得這三個字有甚麼地方不對勁，黑吃黑就像在老虎咀裏搶食，不是高手還辦不到。」

「我就不喜歡這句辭兒。」

「那我以後就避口不提。」

「人家都說，刀客莫俊風冷傲無情，難以親近，其實，你倒是挺隨和的。」

「因爲現在的情況與昔日不同。」

「有何不同?」

「一來與我相處的是小蕎，二來嘛?我是缺了脚的螃蟹。」

「大丈夫!」小蕎豎起了大姆指。

「妳是誇我?還是損我?」

「誇你，能屈能伸豈非大丈夫?」

莫俊風笑了，笑容稍嫌慘淡，他又提到正題：「我們在這裏等他們?」

「嗯!他們這兩天就會來。」

「到這個偏僻小鎮來幹甚麼?」

「分贓。」

「分贓?」

「一塊長約十寸，寬六寸，上有龍形紋路的璧玉，行家取了個雅名叫做飛龍璧，據說要值五十萬現大洋以上。」

「好傢伙!」莫俊風的眼睛，突然亮了起來。

「這眞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他們爲甚麼要到這裏來分贓?莫非這裏有高明的琢玉大師，能够將那塊飛龍璧一切爲四?」

「你猜錯了。飛龍璧不能切開，一切開，就分文不值了。」

「他們如何分法呢?」

「你對這個小鎮熟不熟?」

「初來乍到。」

「那麼，我再說一個人，金毛獅子!聽說過沒有?」

「金毛獅子?」莫俊風攢眉苦思，忽有所得：「是不是毛開源?在廣東開賭枱賺了千萬身家的?」

「你倒算得上是見聞淵博，我說的就是他，毛開源是這個小鎮上出身的，在廣東開賭枱賺飽了，趕緊來個急流勇退。在鎮上蓋了一幢連雲宅第，取名『獅子山』，每日優哉悠哉，生活非常愜意。」

「小蕎!妳說話老喜歡繞來繞去，怎麼又扯到金毛獅子身上呢?」

「你聽我慢慢告訴你呀!」小蕎倒了兩杯茶，一杯送到莫俊風面前，自己連喝了幾口，潤够了嗓子，這才接着說下去：「毛開源在廣東開賭枱能够大發利市，是因爲他堅持兩個原則：第一，賭得硬，他的賭枱上絕不容許有郎中出現，第二，賭得公平，絕不准許輸賴贏要，欺弱怕强的事情發生。」

莫俊風沒有吭聲，靜待下文。

「他們四個就是要來找毛開源。」小蕎接着說。

「我明白了。」莫俊風神采飛揚地說道：「飛龍璧既然不能够分割，轉手脫售又不易，他們就決定賭一場定誰所屬，由毛開源作仲裁人。」

「你的確聰明。」

「我們就在他們進行賭局的時候下手?」

「下手?」小蕎訝異地問：「我不明白你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眞正感到訝異的恐怕還是莫俊風，他瞠目許久，才吁口氣道：「噫——小蕎!妳的言行眞是詭秘到了極點。妳的目標自然是那塊飛龍璧，不下手怎麼能够得到?就是璧玉長了翅膀會飛，也不一定飛到妳手裏來啊!」

「如果一切依照我的計劃進行，那塊飛龍璧垂手可得。」

「妳想坐收漁利?」

「他們必然鷸蚌相爭。」

「小蕎!我眞是服了妳，妳對貪婪的人性太了解啦!在勝負未分之前，大家都會遵守諾言。一旦飛龍璧歸某一個人所有，其餘三人必會羣起而攻之。」

小蕎道：「對!這一羣草寇到最後將是一個不剩。」

「不，還會剩下一個。」

「一個不剩。」

「應該剩下一個。」

小蕎白了他一眼，尖刻地說：「莫俊風!你還不能算是個全才，因爲你在分析一件事情的時候，並未注意到全局。」

莫俊風不由得楞了一楞，想想，不得要領，於是笑着說：「倒要請敎。」

「你忘了毛開源。」

「毛開源?」莫俊風搖搖頭反駁：「小蕎!妳的判斷未必正確，他身家千萬，何至於爲一塊飛龍璧而惹火燒身?」

「如果你眞這樣想，你就錯了。」

「錯了?」

「嗯!」小蕎肯定地點着頭。「如果毛開源沒有意贏，他爲甚麼要答應這四位鬼客的要求?想想，你就會明白其中道理。」

「這只是妳的推斷，並非絕對。」

「絕對。」小蕎的口吻始終是那樣堅定而有力。

「妳很自信，也很自負。」莫俊風顯得莫可奈何地說。

「那是因爲我對人認識非常深刻。」

「你是說，妳對毛開源認識非常深刻?」

「不錯。」

「妳認識他多久了?」

「從未謀面。」

「妳說話前後矛盾。」

「有許多人相處了一輩子，彼此間也未必瞭解，所以說，相識與否，和是否了解完全沒有關連。我告訴你，毛開源不貪杯，不愛色，獨獨有一個嗜好，喜歡收集天下名玉。這够了吧?」

莫俊風再一次對她折服，他突然想起一句前人的話：要去征服某一個人，必須先去了解他。難怪小蕎經常能征服別人，因爲她的了解工作作得非常澈底。

「現在你對整個情況了解多少?」

「妳說了多少，我就了解多少。」

「事實上，我說得還不够多。」

「現在那一羣草寇不用我們費力就已解決掉，祇剩下了毛開源，我認爲情況已經到了結束的階段。」

「錯了。」

莫俊風聳聳肩，苦笑着說：「在妳面前，好像很容易犯錯。」

「當飛龍璧到了毛開源的手裏時，才是整個情況的開始。」

「對付毛開源還需要我們兩個人?」

「不錯。」小蕎很認眞地說：「需要我們兩個人同心協力，而且每一個行動細節都不能有絲毫錯誤，不然，將會徒勞無功。」

莫俊風冷笑道：「妳將毛開源說得太厲害了。」

小蕎道：「他不一定很厲害，但他令人感到棘手。」

「爲甚麼?」

「仔細聽，」小蕎一面孔凝重的神色。「他不貪杯，這種人頭腦永遠清醒：他不愛色，這種人一定意志堅定。最重要的一點，他是一個賭徒。」

「賭徒又怎樣?」

「賭徒都有一個特性，喜歡孤注一擲。我生平最怕和孤注一擲的人較量。」

孤注一擲，莫俊風仔細想，慢慢想，突然打了一個寒噤。當對手甚麼都不顧的時候，的確會產生一股難以抗拒的壓力。

「想通了吧?」小蕎輕輕地問，笑靨又爬上了她的面龐。「你敢和一個置生命，財產，榮譽於不顧的人一搏麼?」

莫俊風搖搖頭，他不想逞强，除了懵懂無知的人，誰也不願遭遇到這種對手。

小蕎又慢慢地說：「我除了瞭解別人之外，更瞭解自己，我懂得如何掩蔽自己的弱點，如何發揮自己的長處。所以我訂妥了一套詳細的行動計劃，其中有一部份要由你去執行。」

「這倒是一次很有趣味的嘗試。」莫俊風很技巧地作了側面答覆。

「還有甚麼問題?」

「沒有了。」

「不!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你沒有提出來。」

南拳北腿

神光

民國二十年間，廣東掀起一陣國術熱潮，原因是兩廣國術館成立，北方的拳師紛紛南下，在廣州發展，發揚本門拳技，當時最出名的有顧汝章，萬賴聲，王少周，傅振嵩，李先五等，他們不但名氣大，而且更是主持兩廣國術館的教務。除了上述名拳師外，還有一個查拳門的拳師南下，這位拳師就是馬應龍，馬應龍是馬子貞的姪兒，馬子貞則是查拳的宗師。

馬應龍是馬子貞的姪輩，年紀雖然是三十歲，可是幼得伯父的眞傳，學得很好的查拳，而且他的個子生得高，手長腳長，尤其是擅長腳功，他的股踝各關節筋絡，都比別人寬柔而富彈力，無論高低正反，一樣伸縮自如，彈蹴隨心，使用「掃膛腿」，可以運轉如磨，若是迎面蹴，也能夠高飛過頂，尤其是厲害的，便是「鴛鴦腿」蹴法，能夠兩足連環飛蹴不輟，快如風輪滾轉，使到對方避得過他第一腳，也不能避得過第二腳，第三第四腳更是一連串踢來，當者無不中踢，所以一般人都稱他爲雙蹄馬，他的腳能夠左右使用，腿勁驚人，疊起大如籽鼓的麻石，給他一腳橫掃過去，便飛出五六尺遠，有人估計他一腳氣力，至少也有五百斤，不過馬應龍雖然有這樣好身手，可是在品德上來說，總比不上伯父馬子貞的謙厚，性情急躁，好高騖大，就是他的短處。

當時廣州是陳濟棠時期，兩廣國術館，館長是陳濟棠担任，他主張國術要南和北合，所以當時在兩廣國術館任教的拳師，都極力和南方拳師拉攏。馬應龍這種高傲，看不起南方拳師，因此當時的北方拳師怕惹出大禍，所以不敢容留他在國術館任教，只是介紹他到國民體育會任教。

經過幾個月之後，便有人介紹他在陳濟棠跟前，保薦他到燕塘軍校任少校武術教官。馬應龍一旦三皮彰身，前邊襟章，後邊「鬼鎗」，更是氣燄萬丈，一有空閒，便出廣州活動，在風月場中，結識了一個姘婦，跟他秘密同居，而這個姘婦更以「官眷」自居，飛揚跋扈，馬應龍在這個時候，更是大言炎炎，批評南方拳師，除了上述幾人之外，還有太極派的吳鑑泉，螳螂派的羅光玉，鷹爪派的陳子正，眼見他的口不擇言，恐防他惹出大事，暗中向他規勸，可是他那裏肯聽，這些北方拳師看見他這樣行爲，大爲不滿，知道他是馬子貞的嫡姪，便暗中寫信給馬子貞，請他加以約束。

事情終於發生了，馬應龍終於和南方拳師劉湛發生衝突，而動起武來。

在軍閥時代的廣州，軍人看霸王戲非常盛行，使娛樂事業大受影响，政府也減少稅收，因此政府當局爲此而嚴厲取締軍政人員看霸王戲，還派出憲兵鎮壓。

一晚，馬應龍得到海珠戲院的贈券一張，這晚是由著名的紅伶上演，馬應龍和他的姘婦一起去，以爲憑一張贈券便可以兩人進場，因此他把票給他的姘婦先入，然後自己跟在後面高視闊步直進，那知負責替海珠戲院維持秩序的是林世榮愛徒劉湛，劉湛自小跟林世榮學技，對洪家功夫有相當造詣，當時林世榮已去了香港謀發展，劉湛則受聘於海珠戲院，因爲當時看霸王戲人多，而且多爲軍人，恃蠻恃惡，劉湛維持秩序，倘有軍人作威作福，他便訴諸武力，把他們捉交給憲兵處置。

當晚，馬應龍以爲自己全副軍裝，必無人阻止，那知劉湛執行職務，上前阻止，指門前告示給他看，馬應龍在姘婦面前怎能失威，因而禁不住焚火中燒，不耐多說，腳下踏進半馬，左手虛揚，右手一記「鷹爪手」法，抓向劉湛面目，以爲出其不意便可取勝，可是劉湛十分機警，眼見他五指抓向自己面部，只是微微把頭一仰，使了一式「風拗池蓮」，腰固柔軟如綿，但是馬步卻十分穩固，特別是膝彎以下足踝的地方，卻像是鐵鑄一樣，馬應龍要是想偷步入他的馬內，也踢不動他。

馬應龍到此才知道這個守閘的功夫不錯，一抓落空右腿伸前使了一招「掃把腳」法向他足脛掃去，但劉湛腳下一滑，翻側身子斜躍開三四尺。在這時候憲兵已趕上前，向馬應龍喝止，馬應龍自知理虧，不敢多言，匆匆抓住姘婦，憤然離去。

馬應龍回到住館，查知海珠戲院的守閘是劉湛，並且知道他設館於仁濟街。第二天，他便穿了便服到仁濟街去找劉湛，剛巧劉湛午茗歸來，一見了馬應龍，心裏已知他是來找晦氣的，劉湛也查出馬應龍的根底，知道他是個查拳高手。

馬應龍一見了劉湛已經怒火冲天，高聲喝道：「劉湛，你昨天在海珠戲院，已經落盡我的威了，現在特來與你算帳！」

說吧立刻搶先進馬，一連用上「獅子搏球」，「金鵬展翅」快招，像狂風驟雨般，迫到劉湛一連後退幾步，直退到牆壁，在此情形之下，劉湛是站在絕地作戰，閃展騰拿的功夫無法施展，正待設法轉馬移換，可是馬應龍已經抓緊機會，使出他的腿擊法，一變「鴛鴦腿」腳連環向劉湛飛蹴，腳腳高踢，使劉湛不敢用「沉橋」，「千字」，「佰手」來消解，劉湛在此情形下也暗暗吃驚，但劉湛畢竟技高，在此情形下非常鎮定，覷定馬應龍的來腳，扭馬偏身，同時雙掌當胸一合一分，姿勢有點像童子拜佛，不過實際上是「破浪手」，也有點像「藤箍手」，練這「破浪手」時林世榮曾經找得一條大髮辮，結成粗如茶杯口大的小圈，套在兩邊指頭上，練時一開一合一張一弛，那束髮絲在他練完之時，雖然力大也不過斷一兩根，但練到成功這束髮便只剩下幾百根而已。

劉湛自知橋手堅硬，「破浪手」變掌隨轉身之勢，向前半尺，立刻「拍」的一聲，他的左臂雖然被馬應龍踢中，可是那兒卻是「死肉」，而他的手臂還經過埋樁，雖被踢中也是無妨，況且馬應龍踢在他的左臂反而感到腳有點震盪，心知他的橋手厲害，但「鴛鴦腿」是連環使用的，跟住第二第三腳接連發出，劉湛等他第二腳踢上時，又施了一記「破浪手」，這一次他用了力勁，破浪手和馬應龍的腳碰個正着，「劈拍」一聲，馬應龍已跌出丈外，仰翻在地不能再鬥。

劉湛這時候便對他說：「我這次和你動手，不單只是爭個人的英雄，只是常常聽聞人說，你對南方的拳術絕不看在眼內，現在已經證明，你有何話可說。」

這件事立刻轟動廣州武壇，馬應龍受挫也無顏在廣州立足，從此返回北方，不復在廣州露面。

「哦！」莫俊風認眞地想了一想，然後迷惘地搖搖頭。

「你應該問：與我合作的結果，你將獲得甚麼？」

「必須問嗎？」

「必須問。」

「妳已經代我問了。」

「我現在就回答你這個問題。你將獲得兩項代價：第一，在你與我合作的這段時間裏，我將保護你的生命……」

莫俊風的臉色變了，變得鐵青，近乎咆哮地說：「小薔，妳的話太過份了。」

「一點也不過份。」她完全忽視了莫俊風的憤怒與自尊。「腰中無刀，你的生命脆弱得像是一根枯草，短暫得如同夜露。」

莫俊風咬牙忍着，一時沒有將心中的怒火發作。

「第二，」小薔又接着說下去：「等飛龍璧到手之後，我會在十天之內爲你找回那失去的七把刀。」

莫俊風的怒火突然熄滅，連餘燼都沒有殘留一點，精神也振作起來，疾聲問道：「妳眞能辦到？」

「如果找不回原物，我也有辦法要仇子玉爲你打造七把更好的精品。」

「好！一言爲定。」莫俊風很振奮地說。

小薔笑了，笑得很甜，很柔，很媚。

× × ×

毛開源有一張很英俊的面孔，雖然他已是接近五十大關的人，但他仍風采翩翩，瀟洒動人。他的神態始終是那樣和善，每一個接觸他目光的人都有如沐春風的感覺，因此每一個人都樂於和他接近。

現在，他正待在一間佈置雅緻的屋子裏，壁上有兩幅字畫，小小的條幅，卻都是精品。案上還有一架古箏，櫥間也羅列了不少書。一看這種佈置，誰都會覺得這位有賭王之譽的毛開源是一個雅人。

他現在不是在彈琴，也不是在看書，而在玩弄一個四四方方的精巧盒子。祇要是上過賭枱玩過幾次的人都可以看得出那是一個開寶用的盒子了。

盒子的四壁好像裝了機簧，底部則有一塊活動翻板，當他的手輕輕地在盒子外沿一接觸，那塊翻板就會彈動，並發出卡卡的聲音。

毛開源頻頻皺眉搖頭，顯得很不滿意的樣子，他取出一把精巧的小刀，修理那塊翻板，又試驗了幾次，那塊翻板在彈動時不再發出聲音了。

他也很滿意地笑了。

他將盒子收進了五斗櫃，然後輕輕地拍了拍手。

門推開，進來一個小童，十五，六歲年紀，生得眉清目秀，聰明伶俐。

毛開源輕聲吩咐：「去請彭姑娘來。」

彭姑娘總有三十靠邊的年紀，稱她「姑娘」，乎似稍嫌老了一點，但是姑娘尙有別解，沒有嫁人的女性都可以稱呼，充其量祇不過是老姑娘。

不過仔細一看，你才會發覺這位彭姑娘並不老。

她在毛開源面前似乎還很有份量，進門之後，沒有向賭王請安，更沒有打招呼，就在椅子上坐了下來。

「孌孌！」賭王很親暱地叫，「都預備妥了麼？」

「妥啦！」她簡畧地回答。

「那家的酒席？」

「城裏『玉樓東』請來的師傅包沒錯。」

「侍候的人呢？」

孌孌道：「全是我帶來的，出了差錯，割我的頭。」

「當然，」毛開源陪着笑，看神色，他對這位孌孌姑娘還不敢輕易開罪。「我對妳是絕對信得過，不然也不會專程請妳來了。祇是……祇是……」

「金毛獅子！」彭孌孌直截了當地叫他的綽號。這顯示他們交情不淺。「在廣東我也跟你相處過一些日子，我記得你一向很乾脆，現在你說起話來怎麼吞吞吐吐的呢？」

「噯，妳不知道。」毛開源輕皺了一下眉頭，趁機會表示他的憂慮：「這幾位既不是豪客，也不是貴客，是惡客，妳難道不明白？」

彭孌孌始終寒着臉，在她這種年齡照說應該多笑，但她一直沒有笑過，此刻連說話的聲音也冷了：「惡客你又不是沒見過。」

「孌孌！這和昔日不同了哇！以前我開的是賭枱，祇要上門就是客，管他好壞。笑臉不行用狠的。如今呢？我退出江湖了。唉！」他重重地嘆一口氣，接着說下去：「這幾天我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穩，總感得會有甚麼大禍臨頭似的。」

「我也覺得奇怪。」彭孌孌又冷冷地來了一句。

「奇怪甚麼？」

「我不明白你爲甚麼要自找麻煩。」

「唉！的確是自找麻煩，不過其中有兩層緣故妳不明白。」

「我倒很想聽聽。」

「第一，這幾個惡客都不是好惹的，想推也不可能推掉，第二嘛！我是愛玉的人，很想藉此機會瞻仰一下那塊價值連城的飛龍璧。」

「祇想瞻仰瞻仰？」

「啊呀！孌孌！」毛開源顯得很吃驚地說：「妳以爲我會動甚麼歪腦筋？嗯！我可沒那種胆子哩！別說是四個，其中任何一個我也侍候不了啊！」

彭孌孌似乎想發出一聲鄙夷，不屑的冷笑，但她並沒有這樣作。她祇是冷漠地說：「金毛獅子！我是跟你說好了的，賭局一開始我的任務就算完成。我既不想知道那塊飛龍璧落在誰手裏，也不想看血淋淋的武戲，到時我是多一眨眼的工夫也不停留的。」

「當然，到時妳儘管走。」

「那麼，」彭孌孌伸出了手。「講好的酬勞請先付，到時候你一定忙着。」

「妳瞧！」毛開源笑罵：「妳快變成鐵鬼了。好！好！待會兒我就教帳房打好錢票送到妳房裏去。」

「我不要錢票。」

「妳要甚麼？」

「現大洋。」

「孌孌，這幾年來妳想必被人騙過，連我的錢票都信不過。」

「不是信不過。萬一出錢票的人死了，我上那兒兌現去？」彭孌孌的話很刻薄，也彷彿有某種暗示。說完之後，站起來走了出去。

毛開源臉色鐵青，咀唇抿得很緊，祇不過一眨眼間，他又笑了，冷酷的獰笑。

他拉開通往另一間屋子的門。

那間屋子坐着一個年青人，他並沒有理會開門進來的毛開源，祇顧低着頭修刮指甲，他是用一把鋒利的匕首在修刮指甲。

毛開源低聲說：「你認淸楚了？」

「嗯！」年青人仍是修他的指甲。

「她離開我這裏之後，最多祇能讓她吸十口氣。」

年青人終於抬起頭來，一個字一個字地說：「我一定在她吸第十口氣的時候，將這匕首插進她的心。」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東方英·文
盧令·圖

金縷衣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葉慈輝思疑李飛鵬爲擄去他母親的幕後主持人，隻身前往南坪橋杜家拜訪邵文瑛，不得要領，值李飛鵬由外回來，對葉慈輝大示親熱，一厢情願的收葉慈輝爲徒，並命被軟禁的葉慈輝乾母莫大嫂親自侍候葉慈輝的起居飲食，規定菜單，要葉慈輝依足菜單所列的山珍海錯飲食二十一天，然後授他一種奇功，期屆，李飛鵬命葉慈輝閉關四十九日，把一本血光神功秘笈交他修習，葉慈輝依着秘笈習練，三十六天過去，只餘最後一關血照心光，詎知當他運勁衝穴之際，突感有外力震盪，翌日依樣又告失敗——

邪功改心志　毒計播禍根

一連十三天下來，葉慈輝雖然有着百折不回的決心，和堅持到底的毅力。

但每次都因外力的干擾，而功虧一簣，未能突破「天池穴」，打通「血照心光」一關。

正當他感到無比懊喪的時候，已是出關的時候到了。

室外傳來一陣脚步聲，接着石門一開，李飛鵬已笑哈哈的出現在門口了。

葉慈輝舉目望了李飛鵬一眼，喪然若失的嘆了一口氣，道：「能不能再延長幾天出關？」

李飛鵬凝目在葉慈輝臉上打量了一陣，道：「我看你的『血光神功』已經練成功了，爲什麼要延期出關呢？」

葉慈輝搖了一搖頭道：「不，我還沒有通過『血照心光』一關。」

李飛鵬驚訝地大叫一聲，道：「什麼？你已經練到『血照心光』一關了，那已是遠在我想像之上的成就了，照說，那得在第三次坐關時，才能達到的境界，你如今有此過人的成就，也該心滿意足了。」

葉慈輝道：「我如果能一鼓作氣，以竟全功，豈不更好。」

李飛鵬低頭沉思了一下，說道：「這當然是最好的想法，可是，事實上，却有所不能。」

葉慈輝劍眉一軒，臉上放出一道血光，道：「爲什麼？」

李飛鵬道：「因爲，你每天的飲食是一個大問題。」

葉慈輝目光電射，說道：「有什麼問題？」

李飛鵬道：「你知不知道，你這七七四十九天的飲食，都有一定的菜單和定量，其中有幾樣主菜，目前根本無法得到，你要沒有那菜單的特殊效力，你就是把時間延長下去，也是沒有用的。」

葉慈輝聽他這樣說來，只好無可奈何的站了起來。

李飛鵬拍着他肩頭，一笑安慰他道：「慈輝，你今天能有這種成就，已經遠在爲師意料上，只要再等半年，爲師一定替你準備好第二次坐關應用之物，助你一舉成功就是。」

葉慈輝道：「多謝師父！」

忽然，目光一凝，心中想起了一事，接着問道：「師父，最近這十三天來，莊中可有什麼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李飛鵬說道：「沒有呀！你問這做什麼？」

葉慈輝道：「慈輝這『血光神功』本有一舉成功的希望，只是每當子時，運功通過『天池穴』的時候，便有一種來自外界的干擾之力，使徒兒功虧一簣。」

李飛鵬「啊！」了一聲，說道：「原來是這樣的一回事，走！我們這就去找他去。」

葉慈輝不自覺的怒氣一沖道：「他是誰？」

李飛鵬道：「一個野和尚。」

葉慈輝冷笑一聲道：「他在那裏？」

李飛鵬望了葉慈輝一眼，心中暗自一喜，忖道：「他練了『血光神功』果然心性也在變了。」

這完全是旁觀者清，在葉慈輝自己來說，他是一點不覺得自己有什麼改變。

李飛鵬接着道：「他就在對面山坡上，每夜子時左右，便敲着木魚在那裏大唸其消食經，沒想到是他干擾了你的進境，眞是可惡之至。」

葉慈輝聽得怒火一冒，拔身向莊外對面山坡上射去。

這時，正是夜闌人靜的三更時分，天上明月，洒下一片幽光，照得大地出奇的寧靜。

忽然，一陣「篤篤……篤篤」的木魚之聲，打破了大地的沉寂，傳到了葉慈輝耳鼓之中。

葉慈輝聽了這木魚之聲，雙眉一挑，道：「不錯，就是這聲音！」

話聲出口，身形陡然加快了起來。

他在身形閃動之間，遠遠的已看見一個身材矮小的和尚，盤膝坐在一塊突起的岩石上，配合着木魚之聲，唸着佛號「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葉慈輝與李飛鵬身形雲飄電閃般飛落在那和尚身前，也許是他們兩人的輕身功夫太高强了，那和尚竟然毫無所覺，一心一意的在唸着佛號「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葉慈輝站在那和尚面前，內心之中不自覺的產生了一種被輕視與被侮辱感覺。

但見他星目之中泛起一片血光，盯在那和尚臉上，冷喝一聲，道：「你是那裏來的野和尚，放着大頭覺不睡，却在這裏擾人清夢，還不與本公子滾開。」

那和尚似乎是一個聾子，在葉慈輝如此大聲喝問之下，竟然充耳不聞，依然一個勁的喧着佛號「阿彌陀佛……。」

葉慈輝勃然大怒，猛喝一聲，叫道：「你這無禮的和尚，聽到了本公子的話沒有？」

這次，那和尚倒是聽到了葉慈輝的震喝之聲，慢條斯理的睜開雙目，愛理不理望了葉慈輝一眼，旋又閉上眼睛，繼續不斷的敲他的木魚，唸他的佛號。

葉慈輝這時心中的怒火，已被撩撥得直衝腦門，雙目之中，殺機陡現，大喝一聲，道：「野和尚你這叫禍福無門，唯人自招，本公子送你上西天去了吧！」

右掌一揮而出，便向那和尚當胸一掌擊去。

那和尚猛的雙目一睜，道了一聲：「施主掌下留情！」話聲中，帶起一旁木魚，當胸一架。

葉慈輝冷笑一聲，道：「可惜你說話得遲了。」掌力一吐而出，擊在那木魚之上。

那和尚口中發出一聲悶哼，只見眼耳口鼻一扯，一條身子便被震得凌空飛起，向着山坡之下墜去。

葉慈輝一掌震開那野和尚，自己也楞了一下，似是一下子忽然從惡夢中驚醒過來。失驚的「啊！」了一聲，道：「怎麼！我把那和尚殺死了。」

他不是毫無所知，只是一時之下控制不住自然的脾氣，怒火蒙蔽了自己的靈智，所以把那和尚殺死了。

可是，殺死那和尚之後，一股滿足快意的感覺，使他洒熄了心頭怒火，同時，也恢復了他的良知良能。

李飛鵬一直就跟在葉慈輝身旁，也一直以一種冷眼旁觀的態度守着他。

這時，李飛鵬臉上也正掛着一種頗爲自得的陰笑。

葉慈輝自怨自艾了一陣，轉頭向李飛鵬道：「師父，你爲什麼不阻止徒兒？」

李飛鵬笑了一笑，道：「和尚該死！你並沒有做錯。」

葉慈輝暗自嘆了一口氣，忖道：「我怎會做出這種事來呢？」他覺得有點迷惑了。

李飛鵬見葉慈輝站在那裏一臉茫然之色，趕忙一笑，打斷了葉慈輝的思潮道：「慈輝，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也就算了，不用再去想他了，你苦苦的用了四十九天功，今天該大大的慶賀一番，走！莊中早已替你準備好酒宴了。」

回到了莊中，葉慈輝心中仍是悶悶不樂。李飛鵬雖然替他準備了一席非常豐盛的酒席，但，消除不了他心中的迷惑與不安。

李飛鵬在酒席上，却喝得特別多，他在爲葉慈輝的成就道賀，也爲自己的安排而自賀。

葉慈輝對自己易怒反常的情形，不是毫無不知，可是，他除了怪責自己之外，實在扯不上人家。

對他來說，這在他心中形成了一件心事，也變成了一種負荷。

「酒入愁腸，愁更愁。」

葉慈輝對那和尚之死，至爲懊悔，同樣的一杯酒，喝在葉慈輝口中，便起了兩種不同的作用。

李飛鵬心情愉快，他是越喝越有精神，越喝越是高興，但，葉慈輝却正好相反，他是幾杯下肚，就有了醉意，不到終席便眞的醉了。

李飛鵬送走葉慈輝回到自己書房裏，高興得哈哈大笑了起來。一聲吩咐道：「把湯總管叫來！」

貼身侍童應聲而去，片刻時光，便把總管湯非請來了。

侍童把總管湯非請來之後，便自退出書房，這時，書房之中就只有李飛鵬與湯非兩人了。

這時，湯非稱呼一變，道：「恭喜少主，賀喜少主，葉慈輝終於被少主籠絡到手了。」

李飛鵬笑道：「天下無難事，只要有心人，小虎子有多大一點氣候，逃得過本座的計算。」

湯非阿諛地奉承道：「少主聰明睿智，人所難及，杜占元老兒，如此老奸巨滑，都逃不出少主手心，小虎子自然不在話下……只是……。」

李飛鵬臉色一變，冷然道：「只是什麼？」

湯非面現惶悚之色，說道：「只是太便宜了那小子，被他平白學去了『血光神功』。」

李飛鵬面色稍霽，說道：「你知道什麼……。」接着，面色又是一肅道：「記着，以後，他就是本座的傳人，你對他要有一份眞誠的敬意，知道不知道。」

湯非恭敬的一欠身，說道：「屬下領命。」

李飛鵬點了一點頭，話鋒一轉道：「那和尚的來歷查出來沒有？」

那和尚，當然是指被葉慈輝一怒之下，打死的那和尚。

湯非先望了李飛鵬一眼，畏懼的道：「啓稟少主，那和尚……那和尚……。」

李飛鵬從他語氣之中聽出不妙來，雙目一瞪，厲聲道：「那和尚怎樣了？」

湯非打着顫聲，說道：「那和尚不見了。」

李飛鵬一震道：「什麼，那和尚不見了，你什麼時候趕去的？」

湯非道：「屬下奉命之後，便立時趕去了，可是已找不到那和尚的踪跡了。」

李飛鵬冷笑一聲，道：「我就不相信他能擋得住『血光神掌』一擊。」

湯非道：「現地之上，血漬斑斑，那和尚定然死了。」

李飛鵬「哼！」的一聲，道：「既然死了，怎會不見他的屍體？」

湯非道：「以屬下愚見，那和尚的屍體定是被人移走了。」

李飛鵬道：「誰會管這閒事？」

湯非道：「也許，那和尚另有同路之人……。」

李飛鵬一怔道：「言之有理，快快派人追查。」

湯非道：「屬下已經派出四路人馬，追查去了。」

李飛鵬神色稍安地，點頭道：「辦得好。」

湯非欠身道：「謝少主嘉獎。」

李飛鵬一揮手，說道：「去吧！不要放鬆那和尚的來踪去跡，一有發現，立卽來報。」

湯非應了一聲：「是！」轉身告退而去。

湯非辭去之後，李飛鵬雙眉緊鎖，一面低頭沉思，一面在書房之內，一來一往的遊走起來。

這是他的一種習慣，遇有什麼問題，總不能靜下來深思，非走動着，不能集中思維之力。

只見他在房中，來來往往的走了一陣，忽然停下身來，一頓脚，道：「就這樣辦！」

話聲一落，人已飛身而起，躍出了書房。

葉慈輝回到自己住所，可忙壞了莫大嫂，又是醒酒湯，又是濃茶，給葉慈輝吃了一碗又一碗。

葉慈輝呼呼的睡了一陣，忽然被又乾又渴的感覺催醒過來，閉着眼睛叫了一聲：「茶來！」

「唉！慈輝，你不能喝酒，以後就少喝一點吧！」

葉慈輝一聽是乾娘莫大嫂口音，一震之下，不好意思的挺身坐了起來，歉愧的道：「是你老人家，怎麼還不去安息。」

莫大嫂遞了一杯濃茶給葉慈輝，慈和的一笑，道：「這些日子，你練功去了，我無所事事，睡得太多了，睡不着啦。」

葉慈輝一口乾了那杯濃茶，站起身來，要把茶杯送到桌上去，莫大嫂道：「不要起來。多睡一睡，這些日子你一定很累了。」伸手便來接葉慈輝手中茶杯。

葉慈輝一笑道：「孩兒精神好得很啦，現在也不想睡了，你老人家要不想睡，我們就談談吧！」

葉慈輝茶杯送到桌上，就在桌旁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莫大嫂凝目望了葉慈輝一陣，點頭笑道：「不錯，你的目光比從前更是有神采了。」說着，又替葉慈輝倒好了一杯濃茶。

葉慈輝欠身謝了莫大嫂。

莫大嫂好奇地問道：「慈輝，你這次練的是什麼功夫？能不能露一手給乾娘開開眼。」

葉慈輝一笑道：「有何不可。」

目光轉動，盯在房中牆壁上一幅字畫上。

那字畫上畫的是一個和尚坐在蓮台上講經說話，只說得天雨紛飛，飛禽走獸圍繞在四週俯首傾聽。

葉慈輝目光在那和尚身上一落，眼中便泛起一道紅霞，一股怒色，右掌一起，便向那和尚身上揚了一揚。

莫大嫂只見紅光一閃，字畫中那和尚突然失去了踪跡。

莫大嫂驚咦一聲，走向那幅字畫，伸手向字畫上摸去，這一摸她却楞住了。

原來，那幅字畫一無損傷，只是那上面不見了那和尚畫像。

這是什麼功夫？莫大嫂怎能不大驚失色。

懷着無與倫比的驚奇目光，回頭望向葉慈輝，葉慈輝淡淡的一笑道：「這叫『血光神功』！」

莫大嫂驚叫一聲，道：「什麼！你練成了『血光神功』！」

葉慈輝道：「你老人家知道『血光神功』？」

莫大嫂一搖頭，道：「不……。」

莫大嫂腦中顯然有着兩種不同的意念，「不」字出口之後，心中忽然興起了一種愧疚之感，頓了一頓，道：「我只聽說過，這是一種厲害無比的神功，想不到竟然被你練成了。」

葉慈輝雖然聽出她言不由衷，却不願追問下去，只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莫大嫂見葉慈輝不再追問，似乎愧疚之念，訕訕的笑了一笑，道：「慈輝，乾娘有一句話，不知你願不願聽？」

葉慈輝含笑道：「你老人家有什麼話，請說吧。」

莫大嫂道：「你練的這種『血光神功』，聽說厲害無比，傷人之後，必死無疑，我希望你如非必要，最好盡可能的不使用這種神功，以免有傷天和。」

莫大嫂並不是什麼深明大道理的人，這時，忽然說出這番話來，倒是非常奇怪的了。

葉慈輝聞言之下，微微一楞，望了莫大嫂一眼，道：「乾娘……。」

莫大嫂從葉慈輝目光之中，已看出了葉慈輝想要說的話，當下一搖手，截口說道：「慈輝，我們不再談這個問題了，好不好？」

葉慈輝反應奇快，料想她定有什麼難言之隱，好在心裏有了警覺之念，這件事情問不問，都無關緊要了，因爲他相信將來總有機會可以打聽出來。

葉慈輝微笑着一點頭道：「乾娘，你說得是，以後，我會盡量不使用這種武功的。」

莫大嫂接着道：「最好也不要在這種武功上太用功夫了。」

葉慈輝不必再問，現在她已說得非常明白了，這種武功一定不是什麼好武功，否則，那有勸人不要用功的道理，不由得暗中一皺眉頭，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莫大嫂內愧的一別頭，道：「我守了你半夜，已是有點累了……。」

葉慈輝「啊……」了一聲，道：「孩兒該死，忘了你老人家累了一天了，你老人家快請去休息。」

莫大嫂道了一聲：「我走了！」沒敢回頭再看葉慈輝一眼，低着頭傯傯的走出房外而去。

葉慈輝現在不但酒完全醒了，而且對新練的「血光神功」也有了一份戒心。

當然，他對李飛鵬也更是疑心了。

他獨自對着燈光凝思了一陣，想來想去，就是繫念着苦難中的慈母，無法掉頭而去，只好嘆了一口長氣……

他嘆聲出口，驀地，劍眉一軒，臉上泛起了一道冷笑，目光閃電般，向着窗外望去。

顯然，他聽到有人從窗外接近攏來。

「慈輝……。」原來是莫大嫂，而且，也閃身到了窗外。

葉慈輝輕嘆道：「乾娘，你……。」

莫大嫂凄然欲泣的道：「孩子，乾娘對不起你……。」

葉慈輝暗暗一點頭忖道：「不管她怎樣，她對我這份感情，是非常眞摯的。」

微微一怔，道：「乾娘，你……。」

莫大嫂道：「你聽我說，你還是快快離開這裏吧！而且，以後也不要練那『血光神功』了，因爲那『血光神功』是一種惡毒無比的邪功，練久了之後，會使一個人失去本性，永遠不得翻身。」

葉慈輝原也想到這「血光神功」不是什麼正當武功。但沒料到是這樣惡毒的邪功，當下一震道：「乾娘，此話當眞？」

莫大嫂道：「乾娘還會騙你麼？」

葉慈輝道：「乾娘，你怎會知道這種武功不可練？」

莫大嫂嘆息一聲，道：「你乾娘本來就不是什麼好人。」話聲一歛，忽然身形一轉，飄身走了。

葉慈輝望着莫大嫂身形消失之後，又發了一陣呆，但他對莫大嫂的感情，並未因此減退，反而因此更是眞摯了。

窗外，夜凉如水，一片寂靜。

葉慈輝忽然自言自語道：「我何不去和她談一談。」心念一决，身形微微一提，便穿窗而出，出了自己住所，逕向天香玉鳳邵文瑛閨房奔去。

他曾經來看過天香玉鳳邵文瑛好幾次，那都是在衆日所祝之下的大白天裏，所以，有很多話，多少有點顧忌，不能暢所欲言，今天之來，他却準備和她懇切的一談，所以，他不願意驚動其他的人，身形微起，便躍昇到了天香玉鳳邵文瑛閨房窗外。

房內响着天香玉鳳邵文瑛的呼吸之聲，她正在深睡之中。

葉慈輝暗提眞氣，吐勁如絲，送到天香玉鳳邵文瑛耳際，呼道：「大姑，我是小虎子，有事想和你談一談。」

天香玉鳳邵文瑛翻了一個身，輕聲問道：「你在那裏？」

葉慈輝道：「我就在窗外。」

天香玉鳳邵文瑛起床輕輕的打開了窗戶，葉慈輝閃身而入，叫了一聲，說道：「大姑，我這個時候來看你，眞是失禮得很。」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我們不用點燈了，你坐吧。」

葉慈輝落座之後，只聽天香玉鳳邵文瑛接着又道：「我還以爲你離開了，直到今天才知道，你坐關練功去了，他能有什麼功夫可以教你？」

葉慈輝道：「有一種『血光神功』，不知大姑你知不知道？」

天香玉鳳邵文瑛一震道：「你不是在練『血光神功』吧！」

葉慈輝道：「可不是，我這些日子來，正練的是『血光神功』。」

天香玉鳳邵文瑛長嘆一聲，道：「慈輝，我眞不明白你這個人，既然明明知道他不是好人，爲什麼還處處受他擺佈？你現在年紀不小了，一身功力，更是出人頭地，難道你還怕他不成？」

葉慈輝道：「我並不怕他。」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那你這樣自投羅網，是爲了什麼呢？」

葉慈輝道：「我懷疑他就是刼持家母的主使人，所以不得不和他虛與委蛇。」

天香玉鳳邵文瑛輕嘆一聲，道：「就算你別有用心，那你也不應該學他的『血光神功』呀。」

葉慈輝道：「『血光神功』有什麼不好？」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血光神功』有什麼不好，我倒不大清楚，我只曉得一點，『血光神功』是當今武林之中被禁止使用和學習的一種武功，如果被發現之後，便被視爲武林公敵，人人得合力圍攻之，你看，你將來如何是好？」

葉慈輝一嘆道：「事已至此，後悔無及，只有走一步是一步了。」

說完又嘆息了一聲，接着，雙目猛然一睜，恨恨的道：「不管怎麼，我一定要揭發他的一切陰謀。以免他危害世人。」

天香玉鳳邵文瑛，說道：「但願你能如此。」

葉慈輝道：「不過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人，我還不太完全瞭解，有請大姑給我一個詳細說明，也好多一份瞭解，多一份準備。」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說起他的來歷出身，只怕誰也不太清楚，他本來是一個孤兒，從小就隨着一個跑馬賣解的班子在江湖上流浪，在他十二歲的時候，他忽然生了一場大病，就在他病重的時候，那賣

解脫子，竟然一狠心，把他棄在路旁不管他的生死，獨自走了。」

葉慈輝笑道：「他那時要是死了該多好。」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可是他福大命大，第一個發現他的人，就是我們師父，不但救了他一條命，而且將他收歸門下，成了我們的五哥。」

葉慈輝道：「他平日表現怎樣？」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好極了，全莊上上下下，沒有一個人不喜歡他，他爲人聰明能幹，又和氣過人，尤其對師父，更是恭順到了極點，在他本來面目未露出前，誰想得到他原來不是東西。」

葉慈輝道：「你們又是怎樣發現他的劣根性的？」

天香玉鳳邵文瑛玉面微微一紅，嘆息一聲，道：「誰知道他對我早存不良之心，就在月前，他安心計算我，被大師兄與我發現了，於是大師兄暗中報告了師父，詎料家師不但沒有責罰他，而且不幾天就當衆宣佈立他爲繼承人，由他接掌南坪橋，然後，他老人家就此離莊而去了。」

葉慈輝劍眉一蹙道：「他老人家怎樣這樣不明事理？」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家師不是不明事理的人，事後我們研討起來，可能家師在暗中早被他控制了，所以，對他無可奈何。」

葉慈輝點頭同意道：「這是最合理的解釋……。」

話聲頓了一頓，話鋒一轉，接着問道：「他接掌門戶之後，你們豈不成了他俎上魚肉。」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最初我們也是這樣想，奇怪的是他對我們像從前一樣好，同時，對我也沒進一步的迫害。」

葉慈輝道：「只是後來你們都生了這種怪病。」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因爲我們口服心不服，他不得不防患未然。」

葉慈輝道：「爲什麼王二俠與郭八姑例外呢？」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他們三個人現在是一個鼻孔出氣，自然例外了。」

葉慈輝道：「大姑，他現在對本莊的人如何？」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目前知道他惡毒的人，只是有限的少數人，所以，他還能裝模作樣，保持住南坪橋的作風。」苦笑了一聲，接着又道：「我們也就因爲他還能保持住南坪橋的作風，沒有和他各走極端。」

當然，這不是應有的態度，但人人有本難唸的經，葉慈輝自己還不也得和他虛與委蛇麼？

葉慈輝與天香玉鳳邵文瑛相談了半天，算是瞭解了南坪橋杜莊的情形，可是，這種情形，對他目前的處境，並沒有太多的幫助。

葉慈輝吟哦了一陣，忽然問道：「大姑，他在外面的行爲，你們知不知道？」

天香玉鳳邵文瑛搖了一搖頭道：「不知道。」

葉慈輝道：「他平時留在莊上的時間多呢？還是外出的時間多？」

天香玉鳳邵文瑛思量了一下道：「從前家師在家的時候，他是出外的時候多，現在，反而在莊中的時候多了。……你問這做什麼？」

葉慈輝道：「我心裏有個想法，但是你這樣說來，我那想法可能是錯了。」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什麼想法？」

葉慈輝道：「近來江湖上有很多不法組織，不知你……」

天香玉鳳邵文瑛道：「我知道江湖上有一個專門出售毒藥的集團，從前我遇見你的時候，就是爲了追查那售毒集團。」

葉慈輝道：「追到了沒有？」

天香玉鳳邵文瑛長聲一嘆道：「就因爲你的關係，不但前功盡棄，而且我們四師兄也失踪了。」

葉慈輝無限內疚的「哦！」了一聲，道：「大姑，對於那次的事情，我眞對不起你……」

驀地，窗外傳來一聲冷笑之聲！

葉慈輝心神一震，喝聲道：「什麼人？」聲發人起，一式「烏龍出洞」，射出了紅樓。

葉慈輝的身形不但快，而且快得出奇，可是，他竟然沒有快過那陣笑聲，因爲他追到外面時，不但沒有追上那發笑的人，甚至連他的影子都沒有見到。

葉慈輝劍眉連軒，身形疾轉，圍着「天香玉鳳」邵文瑛住的這座紅樓，搜尋了一遍。

結果，什麼人也沒有找到。

葉慈輝心中不免暗暗嘀咕起來，帶着一份隱憂，回去見了天香玉鳳邵文瑛。

天香玉鳳邵文瑛顯然比葉慈輝更爲不安，一見葉慈輝回來，便急着問道：「那是什麼人？」

葉慈輝老實地道：「我連人家的影子都沒有看到。」

天香玉鳳邵文瑛面現驚詫之色，一震道：「那會是什麼人，我看你剛才那份快法，在本莊之中，應該沒有人能逃得過你的耳目。」

葉慈輝沉吟了一下，道：「他的成就怎樣？」

他，當然是指李飛鵬，照說，葉慈輝應該稱他一聲「師父」才對，由於，天香玉鳳邵文瑛知道他拜師的苦心，同時，如非不得已時，他實在不願意叫他「師父」，所以，葉慈輝在天香玉鳳邵文瑛面前，用一個「他」字，代替了李飛鵬。

天香玉鳳邵文瑛嘴唇一披，一臉蔑視的神情道：「在師門中，他身居第五，說起他的功夫來，可差得很，我們九兄妹之中，只能排名最後。」

葉慈輝吁了一口氣道：「那不可能是他了。」

天香玉鳳邵文瑛說道：「絕不可能是他。」

葉慈輝心中一動暗忖道：「他這人奸巧多詐，如果存心藏拙，故意裝蒜，又有誰看得出來。」

心念電轉，也只留在自己心中打轉，並沒說了出來。

但，他却因此，警惕之心頓起，道：「大姑，防人之心不可無，我還是先回去了。」

別了天香玉鳳邵文瑛，葉慈輝回到了自己屋內，屋內靜悄悄的，沒有人知道他出去了一趟。

第二天一早，李飛鵬便派人過來，叫他過去。

他去到李飛鵬書房，只見書房之中除了李飛鵬之外，還有一個他從來沒有見過的黃袍老者。

他忍氣吞聲的向李飛鵬行了見面之禮，李飛鵬一笑指着那黃袍老人道：「慈輝，向前見過古老前輩，古老前輩是武林之中有名的『追踪覓跡』能手，令堂的事，就是請他幫忙搜查的。」

葉慈輝抱拳一揖道：「晚輩見過古老前輩。」

那黃袍老人一咧嘴巴，抱拳還禮，道：「葉少俠不要多禮，老夫愧不敢當。」

話中微微一頓，接着又自我補充介紹道：「老夫古靈，雖然會手『追風捕影』之術，但和貴門的正大武功比起來，簡直微不足道，見笑方家……」

李飛鵬一笑截口道：「古兄，尺有所長，寸有所短，你的能耐，在江湖之中已是有口皆碑，在慈輝面前，你也不用自謙了，還是請你快把好消息告訴慈輝吧。」

葉慈輝雖然明知其中大有文章，但一聽有了慈母的消息，仍忍不住一陣激動，喜形於色，道：「有家母的消息了麼？請！快請見告。」

古靈一臉得色的笑了一笑道：「老夫自出道以來，這次找尋令堂，可眞費了我不少心血，總算幸不辱命。」

簡直在說廢話，葉慈輝心裏，好不着急。

古靈話鋒一轉，接着又道：「如不是老夫親自出手，只怕誰也找不到令堂，你們想想，她落在誰手裏？」

李飛鵬笑道：「古兄，別賣關子了，你看慈輝可急煞了，你就爽爽快快的直說了吧。」

古靈哈哈一笑，道：「老夫說葉老夫人是落在武當山，你們相不相信。」

李飛鵬一皺雙眉道：「這倒眞叫人難以相信。」

古靈道：「但事實俱在，不由兩位不相信。」

李飛鵬一怔道：「此話當眞？武當派怎麼會做出這種事來？」

古靈道：「李兄，老夫可沒說武當派啊！」

李飛鵬一楞道：「你……。」

古靈截口道：「武當山除了武當派之外，也還有別的人呀！」

李飛鵬「啊！」了一聲，笑道：「古兄，眞虧你還有心情開玩笑。」

古靈道：「老夫雖然不敢直指武當派，但，常言道『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那刼持葉老夫人的人，竟敢在武當山安窰立業，武當派不能說完全沒有關係，所以，老夫人是找到了，究應如何着手救人，尚待你們賢師徒斟酌。」

李飛鵬猶豫了一下，望着葉慈輝，叫了一聲，道：「慈輝，你有什麼意見？」

葉慈輝冷靜的想了一想，暗忖道：「也許這是一個陰謀，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縱是刀山火海，油鍋地獄，我也絕不能退縮。」

面上故意掠了一抹冷笑，道：「武當派又怎樣……」

李飛鵬又道：「有『理』天下去得，如果眞能够找到令堂，自是無需顧忌武當派……」

古靈一拍胸膛道：「我可保證，葉老夫人絕對在那裏。」

李飛鵬道：「萬一人家把她藏了起來呢？」

古靈一怔道：「這倒不能不慮……有了，老夫有辦法了。」

李飛鵬道：「你有什麼辦法？」

古靈道：「我們可以化裝前往，暗中行事，先找到葉老夫人之後，再出面和他們理論，那時就天不怕地不怕了。」

他們一吹一唱的說了一陣，李飛鵬點了一點頭，道：「慈輝，你以爲如何？」

葉慈輝心中打定以不變應萬變主意，順着他們的意思道：「暗探就暗探吧。」

李飛鵬點頭道：「好，我們就這樣決定了，爲師陪你去一趟，你先回去準備一下，早飯過後，我們馬上動身。」

就只他們三個人，也沒多帶一個人，幾天急趕之下，已到了武當山附近。

他們先找了一間客棧安頓下來，休息了一日一夜。

第二天晚飯過後，三人便藉口呆睡，關上了房門，偷偷的向武當山奔去。

武當山方圓數百里，眞正武當派住用的地方只是很小一個範圍，他們入山的方位，是武當派所在地的右側，應不屬於武當範圍之內。

山徑崎嶇難行，好在古靈乃是識途老馬，加上三個人都有一身超凡絕俗的功力，因此，脚力依然絲毫不慢。

三人夜行了一陣，來到一片密林之前，三人穿林而入，幾個轉彎之後，密林一疎，地勢頓然開闊，放眼望去，只見前面有一座山谷，山谷內一片黑壓壓的房屋。

幾點燈光，時明時暗的閃爍不定。

古靈指着那片屋房道：「到了，就在那座莊子之內。」

李飛鵬道：「古兄，你是輕車熟路，還請你領先帶路。」

古靈應了一聲，道：「老夫理當爲兩位引路……」

話聲說完之後，忽然，微微一皺眉頭，接着道：「李大俠，有一個問題，你是不是要先攷慮一下。」

李飛鵬道：「什麼問題？」

古靈道：「這山莊之內的警戒嚴密非常，萬一不幸被他們發現了，這對南坪橋杜莊的武林身份來說，是十分尷尬和不便的。」

李飛鵬道：「依你之見呢？」

古靈道：「說光明正大與南坪橋的身份，就該明鑼响鼓的拜莊要人，但，這樣一來，又怕他們先有準備，做了手脚，結果，仍難達到目的。」

李飛鵬沉思了一陣，道：「咱們目的在救人，還是先見到人要緊，不必拘泥小節了，至於，怕他們認出我們的身份，我們可以蠓面而入……。」話聲頓了一頓，目光一轉，望着葉慈輝道：「慈輝，你有什麼意見？」

（未完）

黃埔喋血記

突破情關擒虎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朱天佑在日本特務機關中刼奪回來的金魚計劃，因早被三本少尉做了手脚，待朱天佑返回住處後，整張計劃表已不留一個字跡，朱天佑大驚下，急命胡立民偕李唐往擒卓槐，他自己又潛入日本特務機關，制服三木少佐，脅迫他日後合作。胡立民和李唐率衆至卓槐寓所，制服保鏢，卓槐要求放走他的手下，然後束手就縛，胡立民答允後，卓槐藉詞進入洗手間，由暗道中遁走，胡立民遍搜不獲，遂向卓槐姘婦胡萍責問，指她協助犯人逃走，胡萍侃侃而言，說是站在她的立場，她自認沒有做錯什麼事——

胡萍侃侃而談，顯得那麼理直氣壯。

事實上，儘管她說的全是歪理，卻也不無道理。

因此，一時之間，使得胡立民、李唐二人沒法駁她，而只有苦笑的份兒。

胡萍卻是勝利地一笑，道：「二位也已承認我所說的都是道理了？」

李唐苦笑道：「我只承認妳有一張犀利的利咀。」

胡萍俏臉一整道：「二爺，我說的是理，也是就事論事。」

李唐苦笑如故地道：「好啦，別就擱時間了，快告訴我們，卓槐是怎麼走的，我們還得設法去追……」

胡立民插口道：「追？早已來不及啦！」

胡萍掩口媚笑道：「看起來，還是胡先生比較精明。」

李唐尷尬地一笑道：「胡萍，別挖苦我了，至少妳該告訴我們，卓槐是怎麼走的？」

「這個麼，可以，二位請跟我來……」

她，扭着水蛇腰，邁着春風俏步，當先向洗手間走去。

當胡立民、李唐二人跟蹤而入時，胡萍目注那整容鏡旁邊的牆壁，笑問道：「秘密通路就在這兒，二位請仔細瞧瞧，是否能瞧出甚麼破綻來？」

那洗手間，四壁都是白色磁磚鑲成，渾成一體，儘管胡萍業已指出了關鍵所在，但胡立民、李唐二人，卻仍然瞧不出甚麼名堂來。

少頃之後，李唐才苦笑了一下道：「如果妳所說屬實，則這條秘密通道，可眞是作得天衣無縫了。」

胡萍嬌笑道：「二爺，你認為，我還有騙你的必要嗎？」

胡立民忽有所悟，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大概是在這兒了。……」

說着，伸手向那整容鏡左下角上，由表面上看來，似乎是作為固定整容鏡之用的一個金屬物一按……

胡萍入目之下，立即嬌笑道：「胡先生的確高明，居然……」

她的話沒說完，整容鏡旁的牆壁上，忽然悄沒聲地，現出一道可容一人通過的門戶來。

那是一條有着階梯向下延伸的暗道，暗道中還有着頗為明亮的燈光。

胡立民打量了一下之後，才苦笑道：「這老賊，可眞是狡兎三窟。……」

胡萍媚笑着問道：「二位，還有甚麼疑問嗎？」

李唐苦笑了一下，才注目問道：「這暗道的出口在哪兒？」

「在公園中。……」

胡立民插口說道：「二爺，咱們走吧！這位小姐，可暫時派人看守……」

胡萍抗聲道：「你憑甚麼要軟禁我？」

「我說是暫時，妳的去留，必須等我大哥來決定。」

「你說的是朱天佑？」

「不錯。」

「他甚麼時候來？」

「大概是天亮前後……」

× × ×

已經是黎明時分了。

由于電話的聯絡，朱天佑馬不停蹄地，匆匆趕到卓槐的秘密巢穴，一見面，他首先向對方二人安慰道：「二位別難過，碰上了這樣的老狐狸，即使是我自己在這兒，也一樣會上當的。」

胡立民苦笑道：「大哥，你這樣說，可更使我汗顏了。」

朱天佑正容說道：「二弟，已經過去的事不用再提。」

「大哥，胡萍還軟禁在樓上，她還說，有話要向你說。」

「就是卓老賊的那個姘婦？」

「是的……」

「有話向我說？你沒問過她，她要說些甚麼？」

「她說，必須親自向你說，而且是單獨向你一人說的。」

「簡直是故弄玄虛！」朱天佑冷笑一聲。

李唐正容接道：「站長，這個女的不簡單，咀皮子的犀利，方才我跟胡先生兩個人都應付不了。」

「啊！」朱天佑蹙眉接道：「二爺知道她的來歷嗎？」

李唐苦笑了一下道：「不知道，我和卓槐二人，私生活方面，一向都是互不過問的。」

朱天佑沉思着接道：「好，二位還得辛苦一點，二弟協助二爺，啊，不！現在應稱為大爺了，二位必須在今天上午，將天狗幫的指揮權接收過來，同時，由于卓老賊的在逃，可能會有些麻煩，二位可得多多注意一點。」

李唐笑了笑道：「這個，站長請放心，事實上，我在來此之前，已作好妥善安排……」

「話是不錯。」朱天佑正容接道：「但，李兄還是由我二弟陪同，早點親自巡視一番為妙。」

「是是……」李唐連聲恭喏間，胡立民卻正容說道：「大哥，那個女的，你可要小心應付……」

朱天佑軒眉一笑道：「二弟儘管放心，這種陣仗，我見得太多啦。」

× ×

由于胡立民臨去前的說明，朱天佑輕車熟路地，直上二樓，逕行進入胡萍的房間。向監視胡萍的兩個手下人揮揮手道：「二位請暫時出去。……」

胡萍還是那半裸的打扮，不過，她此刻不是斜倚床欄，而是坐在沙發上，就着檯燈，在翻閱着一份英文彩色畫報。咀角還是叨着一枝香烟。

當朱天佑的兩個手下人恭聲應是之間，她卻抬起頭來，笑問道：「閣下就是朱站長？」

「不錯。」朱天佑冷眼向對方打量着。

「那麼，請朱站長吩咐貴屬，叫他們到樓下去。」

「妳是向我下命令？」

「不！我只是情商。」

「有這個必要嗎？」

「如果朱站長認為必須有人保駕，我也並不堅持。」她媚笑着，悠悠地噴出一串烟圈。

朱天佑瀟洒地一笑道：「我這人，一向不受激，但對於漂亮小姐的激將法，卻非常欣賞，即使明知是火坑也會毫不考慮地向下跳。」

「那你就跳吧！」她仍然是一臉媚笑。

「你們兩位，請到樓下去。」他轉身揮手，臉上也是一片自然的笑容。

「是。」那兩個手下人離去之後，胡萍才扔掉手中烟蒂和畫報，一翹拇指嬌笑道：「眞是見面更勝聞名，名震東亞的三一三工作站站長，果然不同凡响！」

朱天佑深深地注視着她，披了披咀唇道：「是誠心誇獎我？還是自我標榜？」

「兩者都是。」

「妳似乎比我還要自負？」

「咱們彼此彼此。」她打開一個金質烟盒。濾過一枝重咀的「三九」，說道：「來一枝吧！」

「謝謝！對於吸烟，我有一個與對於女人絕對相反的習慣，不吸第二個牌子。」他，從容地掏出一枝三炮台，按動打火機，深深地吸了一口，噴出一個濃而且大的烟圈。

胡萍媚笑道：「這是說，對於女人，你是經常喜歡換新的牌子啦！」

「唔……」朱天佑神色一整道：「胡小姐，說正經的，有甚麼指教，妳可以說了。」

「不忙，你請坐呀！」她站起身來，取過一瓶威士忌，倒了兩杯，欵擺着水蛇腰，走到他的面前，含笑說道：「朱站長，我先敬你一杯。」

她，除了一襲薄如蟬翼的絲質睡褸之外，裏面是全裸的。

此刻，與朱天佑對面而立，近在咫尺，那脂粉香混和着肉香，本就夠誘惑的了，再加上那若隱若現的美妙胴體，和那幾乎要脫穎而出的高聳雙峯，饒是朱天佑各方面都算得上是見多識廣，但此情此景之下，卻也禁不住怦然心動。

但心動歸心動，卻還不曾意亂情迷，也還能冷靜地把持住自己的理智。

他，接過那杯美酒，目光深注着問道：「有理由嗎？」

「敬酒還須要理由？」

「不錯，因為，妳我素昧生平，而且，咱們之間，還是敵對立場，我實在想不出來，妳有甚麼理由，須要敬我的酒。」

「你這位大站長，可眞難伺候。」她，媚目一轉，含笑接道：「好！我說給你聽。第一、自古英雄愛美人，美人也愛英雄，我雖然不算美人，但你卻是一位名副其實的英雄，敬酒是聊表我的敬愛之意。」

「第二？」

「第二、目前，你掌握着我的生死，我應該拍拍你的馬屁。」

「還有第三嗎？」

「有，而且，這還是我必須跟你單獨密談的主題。」

「我洗耳恭聆！」

「不必那麼隆重，先喝這一杯酒，我再跟你說。我先乾為敬。」一仰頸，將高脚杯中的酒一飲而盡。

朱天佑眉峯一揚，也一口飲乾了杯中美酒，道：「說下去。」

胡萍嫣然一笑道：「這才乖！現在，你聽着：如果你想將卓槐緝獲歸案，你就必須聽我的安排才行。」

「還有更重要的理由嗎？」

「也許還有，但我得暫時予以保留。」

朱天佑顯得很洒脫地一笑，說道：「關於第一點，俗語說得好：最難消受美人恩，我先謝了……」

「如何謝法？」

「到時候，你自然會知道，至於第二點，那是不成問題的問題，妳，不論過去，現在，和未來，都是一個道道地地的自由人。……」

「這是說，你根本沒打算拘捕我？」

「不錯，妳自己早已說過了，情、理、法，三方面妳都站得住脚，我憑甚麼拘捕妳？」

「難得、難得，想不到名聞中外的三一三工作站站長，還是一位非常通情達理的人。」

「這是恭維我？還是嘲弄我？」

「朱站長察言觀色，應該分辨得來，我是言出由衷。」她，嫵媚地一笑之後，又注目問道：「站長先生，關於第三點你如何答覆？」

朱天佑神色一整道：「胡小姐，我有理由懷疑妳的誠意，但我卻不能不請教一番，對於卓槐老賊，妳既然協助他逃走在先，為何又要

協助我將他緝獲歸案？」

胡萍燃上一枝香烟，悠悠地噴出一道濃烟後，才含笑說道：「站長先生，有一點，我要特別聲明：我並未協助卓槐逃脫，只是懾於他的淫威不敢向當時的胡先生加以點明而已。」

「唔！這一點，我相信……」

「至於我要協助朱站長將他緝獲歸案的理由，方才那三點理由中的第一點中，已經說明了。」

「沒別的理由？」朱天佑笑得有點神秘。

「我想，這個理由重於一切，世界上還有甚麼話比『我愛你』更好聽的呢？」她的笑，卻非常嫵媚，連眉梢眼角都洋溢着無限風情。

朱天佑似乎有點情不自禁地，笑道：「好……我敬謹請教？」

「附耳過來……」

朱天佑將耳朶貼過去後，胡萍才以最低的語聲，嘰咕了足有三分鐘之久，然後，在他的俊臉上「嘖」地一聲，親了一下，媚笑道：「這辦法，怎麼樣？」

「好！好！不愧是錦囊妙計。」

「現在，我不預支報酬，可是，事情成功之後，你可不能賴皮。」

朱天佑連連點着頭：「那是當然，那是當然！妳可會聽說過，三一三工作站站長，是賴皮的人？」

×　×

八點正，三木少佐全副戎裝進入板垣上校的房間。

「你馬上走吧！不必辭行了。」板垣扳着孔面，頭都不曾抬一下。繼續看他的公文。

「報告大佐，我不是來辭行，是有關工作方面，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向你請示。」

「工作？你的工作不是已交代過了嗎？」

「可是，這件工作，還正在接洽中，是沒法辦交代的，所以必須向你請示。」

「噢！是關於哪一方面的？」

「是有關策反本地駐軍王軍長的工作。」

這一消息，似乎使板垣發生了興趣。

他，立即取下架在鼻樑上的老花眼鏡，目光深注地問道：「你不是說過，那個姓王的，非常頑固，已撇開他，由他的參謀長身上下手嗎？」

「報告上校，那是迫不得已的辦法，如果能直接由主管身上下手，那不是更好嗎！」

「唔……話是不錯。」

「那位王軍長以前不過是故意做作，以求獲得較優厚的條件而已。」

「他怎麼說？」

「報告上校，我另外找的這條門路，是王軍長的一個侍從副官，也是他的小舅子，還沒跟他本人碰過頭，不過，已經約好今天晚上見面的。」

「在哪兒見面？」

「東方之珠俱樂部。」

板垣沉思了一下，才注目問道：「這麼重要的消息，你怎麼昨天沒跟我報告？好像連你們機關長也不知道？」

「是的，機關長面前也沒報告過。」三木笑了笑道：「由於事情還沒定案，所以我才暫時保密，希望等事成功之後，再給上校和機關長一個意外的驚喜。」

「現在，你作何打算？」

三木諂笑道：「我是請示上校，這案子是否也移交給山本少校接辦？」

事情還在接洽中，自然不能更換談判的對手，尤其是像這種極端秘密的情報工作，陣前易將，更爲一大忌諱。

所以，目前的三木少校，取的是以退爲進的策略，表面上是請求將此一工作也交給山本去辦，實際上卻是希望自己能留下來。

板垣已算是一隻老狐狸，自然明白對方的用意，但基於上述的原因，卻又不得不接受三木這一項等於是要挾的請求。

因爲，王軍長手下的部隊是保衞上海的主力，所以，如何爭取王軍長能陣前倒戈，這一項工作，對他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也因爲如此，板垣不得不暫時收回立即遣送三木返國的成命，而點點頭道：「這工作，還是由你繼續去進行，以後，就由你專門負責上海地區的這一項工作。」

心願已遂，三木心中自然是無比的興奮，但他卻強忍着，顯得無動於衷地，連聲恭應道：「是是……」

「好，你下去吧！」板垣揮揮手，順手取過電話話筒，威嚴地說道：「接機關長……」

×　×

中午十二點，在約定的地方，三木與朱天佑見了面。

也許是那「定時封穴」已到發動功效的時候了，三木的臉色顯得有點蒼白，似乎正在極力忍受着某種難熬的痛苦似地。

不過，當他與朱天佑密談了半個鐘頭之後，走出房門時，他的臉色又恢復正常了。

朱天佑是够忙的，昨夜，熬了個通宵，今天上午，最多只睡了兩個鐘頭，又開始忙了。

送走三木之後，他卻以另一副截然不同的面目，出後門，登上事先停在那兒的，一輛祥生公司的出租汽車，疾馳而去。

「大哥，去哪兒？」原來這輛出租汽車，連司機也換上了胡立民。

「江灣第×軍司令部。」朱天佑似乎是漫不經心地回答着。

「去第×軍司令部用得着這麼神秘嗎？」

「別忘了，咱們的任何一項工作，都帶點神秘色彩的。」

「大哥，你連我都要瞞着？」胡立民苦笑着問。

朱天佑笑了笑道：「二弟，回程時，我再告訴你，今宵這一場精彩好戲中，你也是主角之一哩……」

×　×

朱天佑算得上是馬不停蹄，才由江灣回到市區，又立即進入靜安寺路的一家咖啡館中。

那家咖啡館名爲「紅葉」。店名固然富有詩意，裏面的陳設，也很有點羅曼蒂克的氣氛，是一般情侶們談情說愛的場所。

在侍者的引導之下，朱天佑進入二樓上一個隔離的雅座中。

這種雅座，由於有着隔離的設備，一經進入，這小天地就屬於他（她）們倆了，連侍者也必須經顧客招呼，才能進入。

這，在當時的上海，可說是非常時髦，使得一般「善男信女」都趨之若鶩。

卡座中，已有一位小姐在，不過，由於光綫太暗，剛剛進入時，視力不能適應，可根本分辨不出來，那究竟是甚麼人。

「準四點，可眞守時。」語聲嗲而且膩，一聽就知道那是胡萍——卓槐的姘婦。

朱天佑挨着她身邊坐下來，低聲道：「跟美麗的小姐約會，不守時還行嗎！」

有着這片刻的緩衝，他的眼睛已能適應這兒的光綫了。

此刻的胡萍，只能算是薄施脂粉，淡掃蛾眉，但由於她的麗質天生，淡粧濃抹兩相宜，尤其是在暗淡的燈光下，更是別具一種朦朧的美感。

朱天佑並非登徒子，也不是輕薄兒，而且，由於工作上的須要，經常週旋在形形色色的各種美麗女人之間，算得上是曾經滄海難爲水

的人了，但此情此景下，也禁不住怦然心動。

胡萍那長長的睫毛，像兩把小扇子似地搧了兩下，嬌笑一聲道：「說得可眞好聽，只可惜是外交辭令。……」

「不！絕對是言出由衷。」

「是嗎！你認爲我很美麗？」

「不但美麗，而且妖艷，可以說，每一寸都充滿了女人味道。」

「比文勝男如何！」

「春蘭秋菊，各擅勝塲。」

「謝謝你！你能將我和文勝男相提並論，我應該足以自豪了。」

說着，已很自然地將嬌軀偎了過去。肉香混和着濃郁的脂粉香，再加上嬌聲細語，吹氣如蘭，使得朱天佑似乎有點意亂情迷了。

「咦！你身上還帶着槍？」很顯然，她已採取主動，在他身上上下其手了。

「妳忘了，我是情報人員。」

「那怎麼會，我還知道你是我們政府中最傑出的一位情報員。」

「多謝誇獎！不過，妳既然知道我是一個情報員，那麼，對於我身上帶有手槍，就不應該大驚小怪。」

「可是，我曾聽卓槐和機關長閑談時說過，你，從來不曾用過手槍。」

「那是還不到用上它的時候。」

「對了，我也聽說你曾經多少次中了暗算，甚至於還銬上了手銬，結果還是被你逃掉了，那是甚麼原因呢！」

朱天佑外表裝成色迷迷地，在她身上佔盡便宜，其實，他內心中可非常冷靜，不論對方如何的旁敲側擊，他回答的總是不着邊際：「因爲我是孫悟空的化身，不但擅長七十二變，也會使五行遁法。」

胡萍嬌笑道：「孫悟空一個筋斗能翻十萬八千里，卻逃不出我佛如來的掌心，你可得當心一點……」

「不要緊，我佛如來早已不過問人間的混帳事啦！」朱天佑挪動了一下身子，正容接道：「咱們該談談正經的啦！」

「很抱歉！你如果是要談卓槐的事，今天是不能談了。」

「爲甚麼？」

「因爲，一直到我出門時爲止，他還不曾跟我聯絡。」

「不要緊，這是急不來的事，不過，妳知道我是一個忙人，既然咱們的正事沒法接頭，那我可要走了。」

當她正陶醉在他懷中時，他卻突然要離去，似乎是故意在吊她的胃口。

「不行！」她，像扭股糖似地膩着他，撒起嬌來：「如果你想順利而快速地找到卓槐，今天，可必須先付酬勞不可。」

「可以，妳說吧！多少錢？」他故意裝迷糊。

「誰要你的錢！」

「妳不是要預支酬勞嗎。……」

「死鬼！」她狠狠地擰了他一把，道：「你既然裝迷糊，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聽着，我要你從現在起，陪我到明天。」

朱天佑故作受寵若驚狀，傻笑着說道：「對于一個男人而言，這種飛來艷福，是求之不得的事，妳怎麼反而把它當作是我給妳的酬勞的？」

「這個，你不用過問。」

「好，我不問，不過，今天，我只能陪妳到十一點。」

「十一點以後，你另有約會？」

「是有任務。」

「我姑且相信你……那麼，走吧！」

「走？去那兒？」

「先去新仙林茶舞，然後去紅棉晚餐，然後去一個只有你我兩個人的地方。」她媚笑着說。

「茶舞，晚餐的節目就免了。」朱天佑苦笑了一下，說道：「妳知道，我的身份已經公開，現在又是本來面目，是不便在公共塲所厮混的。」

「那好極了！我們將晚餐叫到房間中去吃。」她，給了他一個火辣辣的熱吻。

「妳爲甚麼要對我這樣好？」

胡萍媚笑道：「昨宵，我已經說明過了，因爲我愛你，……」

「啊……」他似乎大大的吃了一驚。

「別在這兒浪費時間了，走吧！爲了你的身份，你可以先走，揚子飯店三一三號房，是我預訂的，我最遲半個鐘之內必到。」

朱天佑點點頭，溫柔地吻了她一下，立即起身離去。

他剛剛走出紅葉大門，一輛黃包車（即人力車）飛快地奔向他身前停了下來，他登上車座，揮揮手，道：「揚子飯店……」

那黃包車伕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年輕人，他一面拉車運步如飛地奔馳着，一面低聲說道：「站長，自你進入紅葉之後，並無甚麼可疑人物進去。」

朱天佑漫應道：「現在，那兒還有誰在監視着？」

「還有五號和七號。」

「唔……很好。」

「站長，我曾經特別注意過，那女的，似乎並無甚麼可疑之處。」

朱天佑低聲笑道：「六號，這回，你可看走眼啦！」

「難道站長已有發現？」

「如果沒有發現，此時此地，我那有工夫去跟她窮磨菇。」

「那是誰呢？」

朱天佑道：「如果我的判斷不錯，這才是我們工作上的主要敵手，日本情報部派駐我國的最高女間諜，其地位，與指揮特務機關的板垣上校平行……」

「啊！那她這胡萍的姓名是假的？」

朱天佑道：「不錯，她的眞實姓名，應該是美空枝子。……」

×　×

當朱天佑與六號在邊走邊談中，紅葉咖啡館中的胡萍身邊，卻換上另一個男人，在低聲密談着。

那個男人就是天狗帮的前任老大卓槐的主要助手刁拱北。

胡萍一本正經地問道：「方才，我跟朱天佑的談話，你都聽到了？」

刁拱北點點頭，悻然地道：「我眞想立即宰了他！」

「別吃飛醋，先談正經的。人手準備好了沒有？」

「一切都準備好了。」

「那麼，照預定計劃進行，咱們揚子飯店見……」

×　×

已經是午後八點五分。

揚子飯店三一三號房間中，女用的三角褲，奶罩，吊襪帶……等，東一件，西一件地，被扔在地毯上。

席夢思床上，柳媚花嬌的胡萍，似乎好夢方酣。

她的嬌軀上，雖然覆着一床薄薄的絲被，但一雙雪白的手臂，和一條圓潤右腿，卻裸露

在外面。

也不難想見，她的嬌軀是全裸的。她，鬢亂釵橫，脂粉零落，俏臉上還浮現着醉人的酣笑。

這一幅美人春睡圖，是够誘惑人的，任何一個生理，心理正常的男人見了，都會爲之意念飛馳，想入非非。

可是，作爲護花使者的朱天佑，却沒心情去欣賞她。他正胡亂地披着內衣褲，在忙得不可開交哩！

他，將胡萍的手提包，手表，衣衫，甚至連奶罩和高跟鞋，打火機，香烟盒等，都加以細密的檢查。然後又小心翼翼地拭去指紋，恢復原狀，動作方面，顯得既熟練，又快速。

也不知道他是否有甚麼收穫，只見他微微一笑之後，又甩掉了身上的內衣褲，鑽入錦被中。

說來也眞妙，朱天佑一鑽入錦被中，胡萍也跟着醒了過來，顯得無限嬌慵地一「咦」道：「我怎麼睡着了？」

「想想妳方才的情形，那麼野，那麼狂，連吃奶的氣力都使盡了，當然會倦極而眠啦！」他在她耳邊低語着。

胡萍顯得無限嬌羞地，白了他一眼道：「你……你欺負了我，還要說風涼話。」

朱天佑延臉笑道：「瞧！妳這模樣兒多惹火，我又想欺負妳啦……」

「你敢！」她媚笑着，那語氣，那神情，都似乎在表示着，要欺負就快點吧！

「妳看我敢不敢。」他更是善伺人意，劍及履及地，一點也不肯浪費時間……

不料就在這節骨眼兒上，房門外忽然傳出一聲淸叱：「刁拱北，舉起手來！」那顯然是三一三工作站的六號的話聲。

「你是甚麼人？」刁拱北的話聲中，充滿着驚悸。

「當然是對頭寃家……」

就這片刻之間，室內的兩人已經「懸崖勒馬」，匆匆地穿好了衣衫。胡萍並蹙眉問道：「刁拱北到這兒來幹嗎？」

「自然是沖着我來的呀！」朱天佑心中冷笑着，說：「妳這狐狸精，裝扮得可眞像那麼回事……」

室外，六號忽然傳出一聲冷笑，喝道：「找死！」

叱聲中，「砰砰」連响，顯然已展開一場全武行，而且打得相當激烈。

朱天佑毫不怠慢地啓門而出，只見已改着西裝的六號，正與刁拱北打得如火如荼。

另外還有兩個西裝客，每人獨鬥兩個短裝漢子，也正在拳來脚往地惡鬥着。

另兩個西裝客，也是三一三工作站的人，他們雖然是以一對二，却還是佔盡上風，倒是獨鬥刁拱北的六號，反而落了下風。

須知强將手下無弱兵，朱天佑所領導的三一三工作站的人，每一個都具有相當高明的身手，而六號更是箇中翹楚。

目前，六號獨鬥刁拱北，不到十個回合，居然落了下風，則刁拱北身手之高明，已不難想見。

當朱天佑啓門而出時，也正是刁拱北得理不饒人地，節節進逼，企圖立即放倒六號，以便及早脫身之間。

朱天佑精目一掃，六號已揚聲說道：「站長，刁拱北想暗殺你。」

朱天佑笑了笑道：「現在，不須暗殺，我就站在這兒……」

揚子飯店的通道，固然相當寬敞，但一下子有着八個彪形大漢惡鬥着，就顯得相當擁擠了。

那櫃台上的服務員，由于弄不淸這些人是甚麼來頭，而且也給這火爆場面嚇呆了，一直到朱天佑說話時，那服務員才回過神來，拿起電話，準備報警。

朱天佑入目之下，連忙大喝道：「不許報！」

話聲中，一綫白光，直射櫃台上。

那是朱天佑本人的名片，有着那張名片，服務員自然不再報警了。

朱天佑却不管那服務員的反應，扭頭向探出半張俏臉，正向門外怯生生地張望着的胡萍笑了笑道：「小乖乖，回到房間去，別把妳嚇着了，……」

胡萍瑤鼻一聳，嬌哼了一聲：「你以爲我那麼胆小。」

朱天佑笑道：「既然不怕，那就瞧我表演一番吧……」

這時的六號，已接連挨了刁拱北兩掌一脚，情況顯得岌岌可危。

但六號不愧是一個訓練有素的情報員，儘管他已處于極端不利的情況之下，却還是拚命糾纏着，不讓對方有脫身的機會。

朱天佑飛身而起，接下刁拱北的攻勢，一面向六號沉聲喝道：「六號，快去帮手收拾那四個……」

刁拱北雖然是卓槐手下的第一員猛將，但一經與朱天佑交手，却立即相形見拙起來。

另四個短裝漢子，本就落了下風，如今再加上一個身手更爲高明的六號之後，立即有兩個被擊倒。

剩下的兩個也相繼就擒。

朱天佑一連三掌，將刁拱北逼退五步，呵呵大笑道：「刁爺，只剩下你一個了哩！」

刁拱北冷笑道：「倚多爲勝，算甚麼英雄好漢！」

朱天佑歉笑道：「刁爺，這不是擂台比武，不講究甚麼繁文褥節，你得多多包涵，其實，論人數，還是你們佔多數呀……」

「可是現在，我只有一個人。」

「那不要緊，我絕不倚多爲勝，也由我一個人伺候你就是。……」

話聲中，接連兩個飛腿，踢得刁拱北打了兩個蹌踉，跌坐丈外。朱天佑才仰首狂笑道：「刁爺，我沒有倚多爲勝吧！」

朱天佑似乎是被勝利冲昏了頭腦，敵人並未失去作戰能力，他却一點也不戒備地，仰首狂笑起來。

這對刁拱北而言，這當然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而且，他也一點沒有浪費時間，飛快地掏出手槍。

這情形，不但朱天佑忽畧了，連朱天佑的手下人，也沒有人發覺，算得上是險到了極點的。

因爲，不論你的武功有多高，動作有多快，都沒法與子彈相提並論的。

這當兒，似乎急煞了胡萍。

由于刁拱北跌坐之處，距胡萍最近，因而刁拱北的動作，自然也數她看得最淸楚。

也就當朱天佑危機一髮之間，胡萍立即疾聲喝道：「天佑當心……」

幾乎就當胡萍疾聲驚呼的瞬間，一道黑影，疾射而出，恰好將刁拱北手中那飛快地揚起的手槍擊落。

原來朱天佑雖然在仰首狂笑，却並未因勝利冲昏頭腦而放鬆戒備，他那雙精目中的餘光，早已將刁拱北的動作，看得一淸二楚。

也因爲如此，才及時以右足的皮鞋，將刁拱北手中的手槍擊落。

他，似乎根本不覺得方才有甚麼驚險，也

不再理會刁拱北的反應，却向胡萍舉手行了一個軍禮，微笑道：「胡小姐，多謝妳救了我一命？」

胡萍訕然一笑，嬌聲說道：「這是你自己行，我不敢居功，只是，我可爲你驚出了一身冷汗……」

「非常抱歉！下次加倍報効如何？」

「唔！這還差不多。……」

朱天佑轉向正在以左手將右手揉搓着的刁拱北歉笑一聲，道：「對不起！刁爺，方才忙中有錯，準頭差了一點，以致將你的拿手也擊傷了。」

「少說風涼話！」刁拱北冷笑一聲道：「朱天佑，你打算如何處置我？」

朱天佑一面重行穿上皮鞋，一面笑道：「我要先問問你，是否還要我伺候一番？」

刁拱北長嘆一聲，道：「不必了，我已認栽。」

「這才是識時務的俊傑。」朱天佑笑了笑道：「有關處置你刁爺的辦法，我還沒想出來，且待會再說吧！」

扭頭向六號揮揮手，沉聲說道：「六號，將他們五位，先行押回站本部。」

「是！」

「記着，誰要是半途頑抗或企圖潛逃，可以格殺不論！」

「是……」

目送六號等三人押着刁拱北等一行人離去之後，朱天佑才返回室內，在胡萍的俏臉上親了一下，道：「萍，我要走了。」

「不多陪我一會兒？」她的眼角眉梢，都浮現着太多的幽怨。

「不行，還是那句老話，我是一個忙人，是難得有機會支配自己的時間的。」

「那麼，我們幾時見面？」她，顯得一副無可奈何，楚楚堪憐的嬌模樣。

「有空我會來找妳。」

「我可以打電話給你嗎？」

「當然可以，我不是已將電話號碼告訴妳了嗎！」

「唔……我已記下了。」

「那麼，再見。」

「就這麼走了嗎？」她，擺了一個待吻的姿態。……

×　×

朱天佑那三一三工作站的站本部，對外是絕對秘密的。

方才，他之所以當衆命令六號將刁拱北等一行人押回站總部，那是他對自己人的暗語，實際上是指示六號，押往另一秘密地點。

午後九點四十分。

朱天佑從容地進入一個房間，刁拱北正在負手徘徊着。一見朱天佑進入，立即冷冷一笑道：「你這位大站長，可眞够風光！」

「那裏，那裏，倒教刁爺見笑了。」朱天佑笑容可掬地問道：「方才，我的手下沒難爲你吧？」

「還好……」

「刁兄請坐！」朱天佑擺手肅客狀。

「這兒，有我這個堦下囚的座位？」

「暫時算是朋友，好嗎？」

「朋友？好！我姑妄信之。」刁拱北苦笑着坐了下來。

朱天佑也在他對面坐了下來，並遞給他一枝香烟，還親自替他點燃。

刁拱北深深地吸了一口，才自我解嘲地一笑道：「站長大人，我先要明白，你幾時將我送到監獄中去？」

「我沒這個打算……」

「那你是打算在這兒就地處決……」

「刁兄誤會了，我已經說過，咱們是朋友嘛！」

聽說自己暫時沒有生命危險，刁拱北的神色已經輕鬆得多了。他，輕輕地吐出一個烟圈，也輕笑着問道：「那麼，站長大人如此優待我這個堦下囚，當不致沒有目的吧？」

「有。」朱天佑答得很爽快。

「如果你是想由我口中問出卓大爺的行踪，我勸你還是早點打消這念頭……」

「不！」朱天佑飛快地接口說道：「我朱天佑，雖然不是聰明人，却也不會作出這種笨事的。」

刁拱北道：「這就是說，你不想由我身上找到卓槐？」

「不錯。」

刁拱北雙眉緊鎖，注目說道：「據我所知，卓大爺對你，算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如今，你在明裏，他在暗中，要想找到他，可眞是談何容易，但是，你竟然放棄像我這樣的關鍵人物……」

朱天佑截口微笑說道：「錯了，刁兄，請恕我誇句海口，如果我要抓回卓槐，即使他躲到日本人的褲襠裏去，我也能輕易地將他抓回來。」

「那麼，這是說，你暫時不想抓他？」

「不錯。」

「我可以知道原因嗎？」

「當然可以，而且，這也正是我要與刁兄密談的原因。」

「好！我敬謹請教？」

朱天佑神色一整，侃侃地接道：「刁兄，首先我要說明，我與卓槐是私仇，雖然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但爲了我們多難的祖國，和苦難的同胞，只要卓槐能戴罪立功，我可以放棄自己的私仇。」

「朱站長這種公而忘私的胸襟，可實在令人敬佩。」刁拱北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情，令人分辨不出，他是讚美，還是諷刺。

朱天佑謙笑道：「刁兄過獎了！其實，我不過是善盡一個國民的本份。」

刁拱北目光深注地問道：「朱站長打算要卓老大如何戴罪立功？」

朱天佑沉思着接道：「在我說出辦法之前，我要請刁兄很坦白，也很爽快地回答我一個問題。」

「好！請說？」

「刁兄是卓槐最得力的助手，也等于是卓槐的靈魂……」

「站長你太抬舉我啦……」

「我的話，有沒有過份誇張，咱們各自心中有數。」

刁拱北苦笑了一下，說道：「好，請說下去。」

朱天佑聲容俱莊地接道：「刁兄，據我所知，卓槐正在替日本人主持一個空前龐大的運毒計劃，我這裏所說的毒，不單指鴉片、嗎啡，和海洛英等毒品，其中還包括一項足能使我們亡國滅族的毒品在內……」

刁拱北禁不住身軀一震，道：「那難道比嗎啡、海洛英還要毒？」

朱天佑正容點首道：「是的，那是日本人新發明的一種慢性毒藥，這種毒藥毒性雖慢却能使服過的人，自然喪失生育能力，在實驗期間，已經用豬、狗、兎、猴子等動物證實，具有絕對效力。……」

他一面說，一面深深地盯着對方，似乎想要透視對方的五臟六腑。

刁拱北靜靜聽着，沒有任何反應。

朱天佑娓娓地接着說下去。

「日本軍閥的計劃，準備發動侵華戰爭之

後，三個月之內消滅我們政府，然後就以那種新發明的絕育毒藥，混雜于粮食中，讓我們全國的人民服下，如此一來，不出五十年，我們中國人就自然滅種了。」

刁拱北苦笑了一下道：「這可的確是一既狠且絕的陰謀。」

朱天佑接道：「目前，那兩個天才發明家，就在本市一家秘密地下工廠中從事大量生產，主持這一計劃的，是一個很有名氣的女間諜，而卓槐却是這一計劃的幫兇。……」

「站長既然知道得這麼清楚，侗不早點主動將他們一網打盡？」

朱天佑道：「問題是那地下工廠的地址，我還不知道，也不知道那個主持此一計劃的女間諜是誰。」

「站長以爲我知道那個女間諜的來歷，和那地下工廠的地址？」

「不錯，所以，我才要求你，坦白的囘答我？」

「錯了！站長。」刁拱北苦笑了一下道：「這問題，不但我囘答不出，即使卓老大也未必能囘答得出。」

朱天佑也苦笑道：「刁兄不但自己撇得乾乾淨淨，連卓槐的一切，也給一筆勾銷了。」

刁拱北聲容俱莊地接道：「不！站長請勿誤會，請聽我補充說明，不錯，我和卓老大交非泛泛，也的確是在替日本人作運毒的勾當，但對站長所說的那種大量生產絕育毒藥的事，却的確不知情，而且，到此刻爲止，如非是站長說出來，我還不知道有這麼囘事。」

「現在刁兄已經知道了？」朱天佑目光深注着。

「是的，現在已經知道了。」刁拱北似乎不明白朱天佑的話意，茫然地點着頭。

「知道了有何感想？」

「這是人神共憤的事，只要是有血性的中國人，都應該攘臂而起……」

「刁兄也自信是有血性的中國人？」

刁拱北那蒼白的臉上，居然現出一片羞紅，訕然地笑道：「站長，你能給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嗎？」

朱天佑莊容接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對于與我有殺父之仇的卓槐，我都願意他戴罪立功的機會，刁兄不過是一時利令智昏，誤入歧途，只要你能誠心改過自新，我自然會樂意成全你……」

「那我先謝了！」

「那倒不必，不過，我必須鄭重說明，刁兄必須盡一切力量，說服卓槐，于最短期間之內，將那主持此一計劃的女間諜，和地下工廠的地址查出來。」

「好！我盡力而爲。」他表現得一臉的誠意。

朱天佑站起身來，握住對方的手，搖撼着說道：「刁兄，爲我們國家民族的命脈，也爲了你們自己，都必須全力以赴，多餘的話不必說了，現在，我親自送你出去……」

× ×

刁拱北才走，胡立民、文勝男二人立即進入朱天佑的房間，胡立民並向朱天佑笑問道：「大哥，爲甚麼不派人跟踪？」

朱天佑笑了笑道：「這個麼！山人自有道理。」

文勝男嫣然一笑，却是欲言又止。

朱天佑目注文勝男道：「我知道，我的安排，必然瞞不過文小姐。」

「站長，你太抬舉我啦！」她謙笑着。

「方才她跟我說，大哥明知刁拱北不會孽海囘頭，却偏要將他放走，而且也不派人跟踪，必然是另有深意，我還不太肯相信。」胡立民苦笑着。

「方才，文小姐是怎麼說的？」朱天佑含笑反問。

「她說，大哥明知那兩個不會改過向善，也明知卓槐不會相信你會與虎謀皮，主要目的在引起對方懷疑而內鬨，逼得刁拱北那頭狼走投無路時，然後再乘機加以解救，才能使刁拱北死心塌地的爲我方所用……」

不等他說完，朱天佑却截口一嘆道：「文小姐，讓妳這樣的人才冷凍在這兒，實在是國家的損失……」

文勝男截口嬌笑道：「站長，你這一捧，可捧得我有點飄飄然了哩！」

朱天佑神色一整，道：「文小姐，我說的完全是由衷之言，只可惜妳曾經是他們的人，認識妳的人太多了，不能再借重妳。」

文勝男也正容說道：「站長，只要你能信得過我，我願意重行披掛上陣。」

「可是，妳實在不能上陣，因爲認識妳的人太多了。」朱天佑苦笑着。

文勝男道：「這不是理由，到目前爲止，認識站長的敵人，也不算少了，但你不是還在照常活動嗎？」

「我不同，我已經以身許國，個人生死，早已置諸度外了……」

「我也有足够的理由，爲了多難的祖國，也爲了我那慘遭毒豁的姊姊，于公于私，我都義無返顧。」

她，侃侃而談，一副大義凜然神態，而且，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即接道：「而且，我還有更重要的理由，你非得『借重』我不可。」

「哦……請說下去。」

「方才，站長不是在胡萍身上，沒找到甚麼確切的證明嗎？」

朱天佑若有所悟地，笑問道：「對了，文小姐是否認識那美空枝子？」

文勝男點點頭，道：「兩年以前，曾經有過一面之緣。」

朱天佑慰然一笑道：「這就行了，雖然只有一面之緣，但兩年的時間不算長，雙方見面時總還有點印象……」

忽然頓住話鋒，蹙眉接道：「怕的是，今宵的美空枝子，也不會以本來面目出現。」

「那是可能的，不過，那也不要緊，咱們可以慢慢來。」她很自信地說。

朱天佑點點頭，抬腕看了看手錶，說道：「好！今宵，我決定借重妳，現在已經快十一點了。……」

目光移注胡立民，接問道：「二弟，人手都安排好嗎？」

胡立民正容點首道：「早已遵照大哥的指示，安排妥當。」

朱天佑沉思了一下，道：「好，我們再研商一下，也該出發了……」

× ×

刁拱北並不迷糊，而且已經隱約地猜透了朱天佑的用心。

不過，只因他是利慾薰心的人，明知朱天佑這一招很厲害，却仍以自己能忖知對方的用心而沾沾自喜，也因而忽略了卓槐是一個比曹操的疑心更重的人。

這，大概是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吧！

當他匆匆趕到卓槐的秘窟，說明他脫險的經過，和自以爲是的忖想時，卓槐却只是目光烱烱地盯着他，一臉的冷漠神色。

這情形，可不由刁拱北不心中發毛，而禁不住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噤。

這剎那間，室內的空氣，都似乎凝結住了，靜得連彼此的心跳和手錶的「的搭」聲，都隱約可聞。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撤出大內，寄寓京中客棧，閉關三日，修習御賜金鳳剪神功，譚雲等分班輪值，爲他護法，一二日平安渡過，第三日午，北嶽俠隱蘇百靈率四男三女到來尋釁，譚雲率領黑白二龍、歐陽俊、馬鵬等拒之門外，激門間，唐嘯由房中奔出，着令譚雲等放蘇百靈等進內，譚雲等依言退向一側，唐嘯引蘇百靈至岳秀閉關房外，蘇百靈叩門不見岳秀答話，以掌擊碎窗戶，適時由窗內飛出金鳳剪，把蘇百靈等揣數擊斃，事後，岳秀與譚雲等分析目下局勢，指出內患已清，可借侍衛宮之力，保衛皇宮內苑——

勇赴生死會　智揭狠子心

譚雲道：「咱們爲什麼要撤出來？」

岳秀道：「龍鳳會旨在咱們，他們覺着咱們才是他們的阻力，他們如決心一戰，咱們就算留在大內他們也一樣要攻，咱們離開，反而會對大內減輕一些壓力。」

譚雲道：「咱們要如何行動呢？」

岳秀道：「不用咱們行動，他們自己會找上來，蘇百靈是第一批人。」

譚雲道：「他們不停找上來，咱們總不能在這客棧中，和他們一直動手拚下去吧！」

岳秀道：「不會的，如是在下的猜想不錯，他們可能會請咱們去他們的窩子裏談談。」

譚雲道：「岳兄，目下這北京地面上，誰不知你是布衣侯了，如何還能瞞過別人的耳目。」

岳秀道：「但至少目下，他們對咱們的動向不明。」

譚雲道：「怎麼說？」

岳秀道：「侍衛宮中，現在已沒有了他們的奸細，對侍衛宮中的行動，他們也無法掌握，咱們突然和侍衛宮的人，分離很遠，至少，使他們內心中有份懷疑。」

譚雲道：「懷疑咱們和侍衛宮相處不好？」

岳秀道：「正是如此。」

譚雲道：「所以，他們想來求證。」

岳秀道：「這也正是咱們的用心。」

臉色突然間，轉變的十分嚴肅，道：「這一次，咱們如若應邀，很可能會見到龍鳳會中首腦人物，也可能是最後一場決戰，其激烈凶險，不啻入龍潭虎穴，所以，諸位要多作一份準備，如是有不願去的，可以早作表示。」

羣豪相互望了一眼，却無人接口。

譚雲回顧了一眼，道：「岳兄，咱們天南地北的集於一處，大家都是因敬佩你岳兄，而爲官府效力，這一點，岳兄心中早也明白了。」

岳秀道：「我知道，兄弟對諸位很感激。」

譚雲道：「在場之人，都是血性漢子，咱們只要能追隨岳兄，就算是刀山劍林

，咱們也不放心上了。」

岳秀道：「諸位這份情誼，在下很感激。」

譚雲道：「岳兄，這麼一說，就顯得有些見外了。」

岳秀道：「唉！想像，這一戰定然凶險絕倫的一戰，在下，也不便再說什麼了，諸位臨場時，謹慎一些就是。」

王召哈哈一笑，道：「岳兄，士爲知己死，你不用這樣體惜我們，咱們不是弱不禁風的人，在江湖上闖蕩，過的是提頭日子，生死事，誰也不會放在心上。」

岳秀道：「好吧！諸位有此決心，在下也可放手施爲，担憂的是，咱們不要有傷亡。」

譚雲道：「我們會聽從岳兄的指點行事。」

岳秀道：「咱們還有一些時間，大家請坐息一下。」

羣豪對岳秀都已有了很強烈的信任，不但相信他的武功，也相信他的智慧，依言坐息運氣。

兩個時辰之後，跨院中，突然行入一個身着青衫的年輕人。

唐嘯當値，一橫身，攔阻那人去路，道：「找什麼？」

青衫人笑一笑，道：「求見岳侯。」

唐嘯道：「你是那裏來的？」

青衫人道：「龍鳳會。」

答覆的十分乾脆，反使唐嘯一怔，哦了一聲，道：「稍候片刻。」

轉身行入上房。

其實，岳秀早已聽到，唐嘯一腳進門，岳秀已點點頭笑道：「叫他進來！」

唐嘯回到跨院門口處，那青衫人仍然站在原處，似是很守規的人。

輕輕咳了一聲，唐嘯緩緩說道：「朋友，貴姓啊！」

青衫人道：「姓梁，單名一個貴。」

唐嘯道：「侯爺請閣下房中叙話。」

梁貴道：「有勞帶路。」

唐嘯道：「慢着，帶有兵刃、暗器，請暫時留下。」

梁貴淡淡一笑，道：「赤手空拳，寸鐵未帶，小哥不信，可以搜查。」

唐嘯道：「君子欺之以方，在下一向相信人，請吧！」

行入上房，岳秀早已坐在廳中相候。

譚雲，馬鵬，分坐在岳秀兩側。

青衫人輕輕吁一口氣，抱拳說道：「那一位是岳侯。」

其實，他兩道目光，早已投注在岳秀的身上，這一問，不過，借機會打量一下室中的形勢罷了。

岳秀道：「區區便是岳秀。」

梁貴道：「在下奉命傳書而來。」

岳秀道：「書信何在？」

梁貴由袖中，取出一張精美的請帖，道：「帖代函，內情由在下口述。」

岳秀道：「閣下定然是一定很會講話的人了。」

梁貴道：「岳侯誇獎……」

岳秀接道：「我洗耳恭聽。」

梁貴道：「敝上對岳侯，十分敬慕，所以，希望能和岳侯一晤。」

岳秀道：「只是這樣簡單麼？」

梁貴道：「自然不是，敝上準備和岳侯縱論江湖大事。」

岳秀點點頭，道：「只有這些麼？」

梁貴道：「在下只是傳話之人，詳細內情，敝上不會告訴在下太多。」

岳秀望了請帖一眼，道：「煩請轉告貴上，就說我們會準備赴約，要他多備幾副杯筷，去的不止在下一個人。」

梁貴道：「敝上好客，多多益善。」

岳秀道：「可要我作封回書。」

梁貴道：「岳侯一言九鼎，在下相信得過，萬一岳侯失約不去了，在下大不了丟掉一條命，咱們在江湖上行走的人，誰也不會把一條命看的太過値錢。」

岳秀道：「不用拏話扣我，也不用拏生命來威脅我，我岳秀答應的話，決不會推辭，如若你不參與這場搏殺，我相信，你可以活的很久。」

梁貴道：「岳侯爺一片俠心，在下十分感激，情重不謝，在下告辭了。」

岳秀淡淡一笑，道：「請上覆貴上一聲，告訴他時間不多了，要加快趕，才能多設下一點佈置。」

梁貴道：「就在下所知，敝上對岳少俠，敬重多過仇視。」

岳秀道：「倒是承他們看重了。」

梁貴沉吟了一陣，道：「岳侯，帶多少人去赴約，我們不會干涉，不過，在下，希望你看清楚那請柬上的地址。」

岳秀道：「江湖事江湖了，在下不會驚動官方中人。」

梁貴道：「岳爺貴爲侯公，但仍不失江湖英雄本色，在下好生敬佩。」

岳秀道：「你請去吧！你不但口齒伶俐，而且，也很會見風轉舵。」

梁貴臉一紅，轉身而去。

目睹梁貴去後，岳秀才緩緩說道：「明日，咱們去赴龍鳳會首腦之約……」

譚雲問道：「龍鳳會中首腦，是什麼人？」

岳秀搖一搖頭，說道：「柬上沒有寫出來。」

緩緩把請帖送了過去。

譚雲打開請帖一看，只見下面署名，龍鳳會一仝。微微笑了笑，說道：「看來，他們仍然保持着一份神秘之感。」

馬鵬問道：「岳公子，咱們是否都要去。」

岳秀道：「一起去。」

譚雲道：「岳兄，咱們要不要準備一下。」

岳秀道：「不用了。」

譚雲道：「這地方，不像是一個比武較技的地方。」

岳秀道：「聽名字很雅緻，似乎是個隱士住家所在。」

原來，那地方叫作四季園。

第二天，岳秀率領羣豪，趕到了約會之地。

是一座極盡亭台之勝的大宅院。

本是一座大官的官邸，如今却改成了一座客棧，兼營飯莊。

雅人，文士聚會的飯莊。

大賈，名士，宿住的客棧。

因爲，四季園收費很高，高到不是一般行商能夠住得起。

但另一方面，他們的酒菜却很便宜，味道又好，當得起物美價廉四個字。

所以，這地方的酒菜生意很好，每日是座上客長滿，樽中酒不空。

岳秀帶着譚雲，嶺南雙龍，浪子歐陽俊，馬鵬，朱奇，唐嘯一行八人，直入四季園。

迎上來，是一個圍着白裙的店伙計。低聲道：「那一位是岳侯爺。」

其實，他兩道目光，已然盯注在岳秀的身上。

岳秀笑一笑，道：「我！」

店小二道：「侯爺請入蘭園。」帶路繞過大廳，進入了一座紅牆圍繞的院落中。

這才是四季園中的精華所在。紅磚圍牆之內，又分別有四色圍繞的庭院。

庭院分別以蘭園，蓮園，菊園，梅園爲名。

蘭園，就靠正東方位上。白色的圍牆環繞一座樓閣。十畝大小的院落，種滿了蘭花。一座樓閣，就挺立那花圃中間。

店小二帶八人，穿過花圃小徑，直入樓閣。

那座廣敞的樓閣，也有一座雅緻的名字，叫作蘭花樓。

大廳中，擺了三張方桌，每張方桌上八張木椅。

木桌上黃緞子的桌面，顯得十分高貴肅穆。

岳秀回顧了一眼，道：「店伙計，主人還沒有來麼？」

一個朗朗的聲音，接口說道：「不敢失禮，恭候多時了。」

一個三十五六歲，身着青色文士裝的人，緩步由樓梯上行了下來。

緊隨那青衣人身後的，是一個白緞子拖地長袍，掩去雙足，窈窕的女人。

看身材，該是動人的女人，只可惜，她戴上了白色的手套，蒙着黑色的面紗，所有的肌膚，都爲掩遮而去，使人無法一睹玉容。

譚雲，馬鵬等重叠排列在岳秀身後，臉上是一片肅然神情。

那青衣文士行下梯階，一抱拳，道：「岳侯，賞光了。」

岳秀看那青衣文士，目如朗星，面如敷粉，五官端莊，留着一部黑色長髯。

看長像是屬於那種和善的人，但却在自然中，散發着神威之氣，給人一種冷厲的感覺。

岳秀也抱拳一禮，道：「閣下是那條龍？」

青衣人微微一笑，說道：「岳侯！請坐。」

岳秀道：「閣下，我想，咱們內心之中，都急於把事情辦妥，實在很難有閑情逸緻，吃一頓酒飯，對麼？」

青衫人道：「哦！」

岳秀道：「所以，咱們還是先談談咱們之間的事。」

青衣人和白衣女子，緩緩坐下，岳秀和羣豪也只好落座。

兩個秀麗的女婢，獻上了香茗。

馬鵬端起茶杯，喝了一聲，道：「好茶。」

青衣人目光轉注到馬鵬的身上，道：「閣下對茶道很有研究。」

馬鵬道：「不！在下是粗人，不太講究喝茶。」

青衣人道：「你叫毒手郎中馬鵬。」

馬鵬道：「難得，我這人，還這樣有名氣？」

語聲一頓，接道：「我雖然不會喝茶，但我知毒，這茶中的毒藥不錯。」

青衫人平靜的說道：「茶中有毒？」

馬鵬道：「有！無色無味的毒，中毒人，不會很難過，所以，可能會在不知不覺，受到毒害。」

青衣人道：「原來如此。」

馬鵬說道：「不過，在下倒是不太怕毒。」

青衣人笑一笑，道：「岳侯，你看看這茶中是不是有毒？」

岳秀淡淡一笑，道：「這似是不太重要的事。」

青衣人道：「哦！」

岳秀道：「閣下邀我們來此，用心大約不致是在茶中下毒吧！」

青衣人道：「岳侯！你眞能確定我的身份麼？」

岳秀一笑道：「不管你是誰，但你是邀我們來此的主人。」

青衣人道：「不是！」

岳秀道：「不是，那你是——」

青衣人道：「我只是奉陪岳侯清談的陪客。」

岳秀嗯了一聲，道：「你只是陪客，這是什麼意思？」

青衣人道：「意思很明顯，我們和岳侯一樣，是龍鳳會主請來的貴賓。」

岳秀怔了一怔，道：「你也是龍鳳會邀來的貴賓？」

青衣人道：「和你一樣的客人。」

岳秀淡淡一笑，道：「至少，你這個客人，比我們受到器重一些，你們可以登堂入室……」

青衣人接道：「岳侯，有一件事，在下必先說明。」

岳秀道：「兄弟洗耳恭聽。」

青衣人道：「這位白衣姑娘，是龍鳳會中的人，和在下，也是初識不久，只不過。」

岳秀道：「果然是很大的誤會，如若閣下不說明白，在下只怕是誤會很大。」

青衣人笑一笑，道：「岳侯，這一次，蒙你賞光……」

岳秀搖手攔阻了青衣人，接道：「你也是客居之位，這做法，不覺着有些喧賓奪主麼？」

青衣人哦了一聲，未再多言。

那白裙拖地的女子，緩緩說道：「岳侯，小妹這個身份，不知道，是否可以接待你？」

岳秀道：「姑娘身份是——」

白衣女子道：「小妹是龍鳳會中的一位副會主……」

岳秀接道：「副會主的身份，應該很高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白衣女子道：「問題是，我們有很多的副會主，我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岳秀道：「貴會共有幾個副會主。」

白衣女子道：「三男，三女，如若副會主的身份，能够作得什麼主意，我也只能作得，六分之一的主意。」

岳秀笑一笑，道：「我却是能够作得全權主意。」

白衣女子道：「我們是副會主的身份，什麼，都只能作得那麼一點主意，但却不能全作主。」

岳秀道：「我不明白，貴會主，請了我這麼一個，能够完全作主的人，但却爲什麼，又不肯找一個完全作主的人和我談談。」

白衣女子道：「岳侯稍安勿躁，在我記憶之中，敝會主從未請過人吃飯，這是他生平第一次，他和另外六位副會主，都會參與，岳侯心中有什麼疑難，可以當面問過。」

岳秀目光突然轉到那青衣人的身上，道：「朋友，這位白衣姑娘，已然表明了身份……」

青衣人接道：「所以，岳侯也要把我的身份逼出來麼？」

岳秀道：「閣下是什麼身份，並不重要……」

青衣人哦了一聲，道：「岳侯的意思是——」

岳秀道：「在下剛剛進入這大廳之時，閣下竟然冒充主人身份，不知是什麼用心。」

青衣人哈哈一笑，道：「岳侯，其實，在下受人之託，也正準備作初迎貴賓的主人，不過，等在下知曉了主人大駕已到時，那只好讓給眞正主人接待你了。」

岳秀並未立刻追問主人何在，但對那青衣人，却是有興趣的說道：「兄台，聽你口氣，也是被邀來的貴賓了。」

青衣人沉吟了一陣，道：「這個麼？很難說了，說我是一半主人，沒有錯，說我是請來的賓客，也不算錯。」

岳秀望望那白衣女子，心中忽有所悟，道：「閣下可是龍鳳會的嬌客。」

無法看到那白衣女子臉上的神情，因爲她黑紗蒙面，叫人無法看清楚。

但青衣人却神情平靜的點點頭，道：「岳侯果然是聰明人。」

譚雲突然接口說道：「朋友，很少在江湖走動吧？」

青衣人道：「你是湘西譚家寨的譚二公子？」

譚雲道：「正是譚某，閣下是——」

青衣人接道：「我不但常常在江湖上走動，而且，對江湖中的事物，還十分熟悉。」

譚雲哦了一聲，道：「慚愧，譚某有眼不識金山玉，朋友怎麼稱呼啊？」

馬鵬和嶺南雙龍，都在想這個人是誰，但却都認不出來。

江湖浪子歐陽俊，突然想起了一個人來，道：「閣下是無影劍客。」

青衣人笑一笑，道：「浪子，看來，你是很精明的浪子啊！」

譚雲臉色大變。

馬鵬和嶺南雙龍，也有些不安起來。

朱奇，唐嘯，不禁皺了眉頭。

岳秀是眞的不知道無影劍客，但他目睹這些人的緊張神情，也爲心中一動。

回顧了朱奇一眼，岳秀冷冷說道：「這無影劍客很有名麼？」

朱奇道：「回主人話，很有名，來無踪，去無影，殺人於不知不覺之中。」

岳秀對江湖的事物，知曉不多，但已可從幾人的神色中，瞧出這無影劍客的厲害，淡淡一笑，道：「原來是大名鼎鼎的無影劍客，岳某失敬了。」

無影劍客笑一笑，說道：「岳侯言重了……」

語聲一頓，接道：「此番兄弟受邀而來，而且先主人一步，和岳侯相見，只是想和岳侯談一件事。」

岳秀道：「在下洗耳恭聽。」

無影劍客道：「岳侯已官至一品，名動九城，一個人的聲譽，富貴，在短短一年之中，到此等境界，可算是古往今來第一人了……」

岳秀道：「事事趕巧，風雲際會，在下只不過躬逢其勝罷了。」

無影劍客道：「岳侯，在下想請你答允一事，不知意下如何？」

岳秀道：「說說看？」

無影劍客道：「龍鳳會很願意再忍讓三月，岳侯請珍惜這三月時光。」

岳秀道：「如何一個珍惜之法？」

無影劍客道：「三月之內，希望岳侯辦完京師中大小事情，三月之內離開。」

岳秀微微一笑，道：「條件確實够優厚，只可惜，在下無法答允。」

白衣女子接道：「自然，我們也會給岳侯一份不薄的禮物。」

岳秀道：「啊！什麼禮物？」

白衣女子道：「黃金千両，珠寶，玉器，以及三顆舉世罕見的名珠。」

岳秀道：「只有這些麼？」

白衣女子道：「黃金，玉器，確然到處都可買到，但那三顆明珠，却是世間奇物。」

岳秀笑一笑，道：「好叫兩位失望，在下只怕無法取得那份黃金，明珠了。」

無影劍客嘆息一聲，道：「岳侯，你這意思是拒人於千里外了。」

岳秀道：「閣下可以這麼想。」

無影劍客回顧了身旁的白衣女子一眼低聲道：「看來，在下是有負雅命了。」

白衣女子道：「不要緊，咱們還可以談下去，只要他肯答應退出此地，不論什麼條件，我們都可以遷就他一些。」

無影劍客道：「岳兄，你聽到了，希望你能給兄弟一個面子。」

岳秀笑一笑，道：「只怕這個很難說攏……」

無影劍客淡淡一笑，道：「承江湖上朋友看得起我，在下自踏入江湖以來，還沒有江湖朋友，撕過在下的面子。」

岳秀回顧了譚雲一眼，道：「二公子，這無影劍客，和龍鳳會，是個什麼樣子關係。」

譚雲一欠身，道：「這個，在下不太清楚。」

無影劍客一直保持相當的禮貌，笑一笑，道：「岳侯，在下和龍鳳會中的關係，是否很重要呢？」

岳秀道：「談不上什麼重要，不過，在下只是想瞭解一下而已。」

無影劍客道：「如若在下和龍鳳會的關係，能够使得岳兄，賣一個面子的話，在下倒是願意說出來。」

岳秀道：「這是條件麼？」

無影劍客道：「可以這麼說吧！」

岳秀道：「嗯！在下一向不希望先答允別人的條件。」

無影劍客目光突轉注譚雲的身上，道：「譚二公子，你怎麼說？」

譚雲一怔道：「要在下說什麼？」

無影劍客道：「聽說，你和岳爺，相處的十分融洽，可不可以，代在下勸勸岳侯？」

譚雲道：「勸他什麼？」

無影劍客道：「勸勸他，早離此地，免得彼此之間，鬧的不快。」

譚雲道：「閣下心中想是早已知曉了，譚某人和岳侯之間，並非是純粹的朋友交情。」

無影劍客淡淡一笑道：「譚少兄，就憑區區和令尊的交情，你也應該和區區効命，對麼？」

話說的很不客氣，而且，帶着一種威脅的成份。

奇怪的是一向冷傲的譚雲，這一次，竟然似是認了，笑一笑，道：「不錯，譚家寨和閣下有一份不同尋常的交情……」

無影劍客哈哈一笑，接道：「二公子，看來，你也是知恩圖報的人。」

岳秀一揚劍眉，欲言又止。

無影劍客笑一笑，接道：「二公子，在下並非是挾恩求報，而是一片好心。」

譚雲的臉紅了，吁一口氣，道：「閣下，在下過去，似是沒有見過閣下……」

無影劍客緩緩從懷中取出一物，接道：「二公子說的是，你沒有見過我，但你識得此物吧？」

譚雲伸手取過，仔細看了一眼，道：「家父令牌。」

無影劍客點點頭，道：「聽說這令牌，可以遣差譚家寨中任何人？」

譚雲點點頭，道：「不錯。」

無影劍客道：「但不知能遣得動你譚二公子不能。」

譚雲道：「能，這令諭，可以命令譚家寨中所有的人。」

無影劍客道：「那很好，兄弟先請譚二公子走過來。」

譚雲回顧了岳秀一眼，滿臉爲難，悲忿之色。

岳秀微微的笑一笑，說道：「既是可以命令譚家寨所有的人，譚雲應該快些過去才是。」

譚雲道：「哦！」

緩步行了過去。

無影劍客哈哈一笑，道：「二公子，如若在下無法避免和岳秀一戰，只怕要麻煩你二公子爲我先打頭陣了。」

譚雲道：「我盡力而爲。」

無影劍客道：「嗯！你能够對付得了岳秀？」

譚雲搖搖頭，道：「不能。」

無影劍客道：「你能和他打上多少回合？」

譚雲道：「那要看他願意和我打好多招了？」

無影劍客道：「這話的意思是……」

譚雲接道：「意思很明顯，那要看岳侯希望和在下打幾招了。」

無影劍客說道：「我還是有些不太明白？」

譚雲道：「那就再說明白一些吧！岳侯讓我和他打個三五十招，也可以一招就把我擊敗。」

無影劍客道：「岳秀眞的有那麼厲害麼？」

譚雲道：「尊駕可以不信，不過，可以試試。」

無影劍客目光轉注到岳秀的身上，笑一笑，道：「岳侯，譚雲如此推崇你，不知是眞是假？」

岳秀道：「閣下何不試試呢？」

無影劍客道：「副會主的意思呢？」

白衣女子道：「我想，盡量能運用口舌，解決彼此間的糾紛……」

似是有兩道很凌厲的眼神，由那蒙面黑紗中透了出來，投注在岳秀的臉上，接道：「岳侯，敝會主交代我一句話……」

岳秀接道：「交代什麼？」

白衣女子道：「對你岳少俠，要盡量的委屈求全。」

岳秀道：「貴會主對岳某如此器重，當眞是叫在下慚愧了。」

白衣女子道：「所以，岳侯可以提出條件，我們盡量滿足你。」

岳秀道：「這個，倒叫在下難以啓齒了。」

白衣女子道：「岳侯，看來，小妹是無法作主了。」

岳秀道：「那麼，請貴會會主和在下見一見了。」

白衣女子道：「岳侯先請坐下，敝會主，可很快會到。」

馬鵬冷冷說道：「咱們也忙的很，不知道咱們還要等候多久？」

只聽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不會等候了。」

二樓上，緩步行下來，一行男女。

當先一人，身着黑袍，頭上戴着一頂黑色文士巾，臉上很顯然的戴着一副皮面具，是一種很厚的軟皮。任何人一眼間，都可以看出那戴的是面具。在那人身後，緊隨着三男二女。

這是一羣神秘人物，男的都戴着軟皮面具，女的都帶着蒙面黑紗。

但五人的身份，却在衣着上，表露出來。

穿着黑衣的男子，身上綉着金龍，銀鳳。

女的身上，全穿白色的衣服，綉着金龍。

男的，完全是黑色衣服，身上綉着白龍。

除了那當先一人之外，明顯的是，這些人都是副會主的身份。

五個人，魚貫行進廳中，坐了下去。

岳秀和蕭豪，只坐在一張木桌之上。

雙方面，成一個遙遙相對之勢。

那胸綉一龍一鳳的龍鳳會主，坐下之後，三男二女的副會主，一排坐在身後。

無影劍客，和那當先現身的白衣女子，也緩緩在龍鳳會主一桌上坐下。

岳秀一抱拳，道：「閣下是龍鳳會主吧！」

龍鳳令主緩緩說道：「不錯，在下正是龍鳳會主。」

岳秀道：「閣下很神秘。」

龍鳳會主笑一笑，道：「岳侯，我們被閣下逼的全都現身出來了，這神秘二字，叫我們聽了慚愧的很。」

岳秀微微一笑，道：「諸位雖然現身了，但在下仍然有着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的感覺。」

龍鳳會主哈哈一笑，道：「岳侯，如若能够先談好條件，本會中人，都將除下面具，和你閣下好好的交一交。」

岳秀道：「什麼條件？」

龍鳳會主道：「希望閣下能答應，三個月內離開北京城，在這三個月內，咱們決不活動，隨便閣下如何行動，咱們都聽憑吩咐。」

岳秀道：「三個月以後呢？」

龍鳳會主道：「三個月之後，岳侯請退出此地。」

岳秀道：「會主，此事，咱們暫時按下，在下想先請問會主幾件事情，再作計議。」

龍鳳會主道：「岳侯請說。」

岳秀道：「你們的目的何在？諸位的身份，究竟是王子重臣呢？還是江湖中人物？」

龍鳳會主說道：「岳侯對我們，作何估計。」

岳秀道：「如若要在下估計，那就很難入耳了。」

龍鳳會主道：「岳侯請說，良藥苦口，忠言逆耳，在下自信還有承受忠言的氣度。」

岳秀道：「好吧！會主如何吩咐，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語聲一頓，接道：「如若諸位是江湖中人，那就不應該捲入朝中事務的政爭之中。」

龍鳳會主點點頭，道：「還有呢？」

岳秀道：「你如是王孫大臣，志在謀圖權勢，那就不要和江湖中人，勾結在一起，需知，江湖中手法，別有一種，對你們彼此之間，都無好處。」

龍鳳會主道：「多謝指教。」（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文・皐令　圖・高盧

五龍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狄珏偕杜秋娘、龍小婕、紅玉追踪大野一條龍，至重慶，他們乘船而下，途至鐵灘，遭到太白派的暗算，四人全部落水，狄珏首獲安全，在山穴中渡過一夜，翌日發現龍小婕昏臥灘上，救之復甦，正於此際，太白派追踪者墨基、墨業追到，狄珏技服二人，願追隨左右，更獲知杜秋娘已落楚臨眺之手，狄珏爲馳援黃山，遂命墨氏兄弟返回太白派，打探杜秋娘消息。杜秋娘跌落長江，待她復甦過來，發覺已落楚臨眺手中，聽楚臨眺語氣，她美麗的顏容似已受損，杜秋娘急奔往粧台銅鏡前觀看自己容顏——

荒山遁豔迹　故宮驚醜聞

然而，杜秋娘現在瞧到的却是一張奇醜無比的怪臉，右目已眇，右臉縱横交錯，是一條條的深槽，她不僅失去了往白的艷麗，已變做比無鹽嫫母還要醜陋幾分。

哭，並不能挽回她的姿容，因而她止住了哭聲，以獨目向楚臨眺冷冷一瞥道：「好，姓楚的，你毁了我，我的命就交給你吧。」

語音一落，纖足一點，彈身猛向楚臨眺撲去。

她的武功原較楚臨眺爲差，再加上沉身江流，受到無情的創傷，經過幾日的暈迷，只不過剛剛醒來，因而她雖是恨不得掏出楚臨眺的心肝，出手却是虛弱得很。

楚臨眺一把扣着她的雙腕，無限憐惜的嘆息道：「秋娘，這不能怪我，妳是在激流中撞上一堆尖銳的石塊，能够留得命在，已經是奇跡了。」

杜秋娘怒叱道：「我爲什麼會墜入江心？這不是你害的麼？姓楚的，杜秋娘的這條命交給你了。」

她當眞不想活了，雖然雙腕被扣，兩條玉腿却展開了惡毒的攻擊。

楚臨眺一面閃避，一面柔聲安慰道：「不要這樣，秋娘，妳自己不想活，但不能不爲妳肚子裏面的胎兒着想……」

杜秋娘驀地一驚，她的雙腿再也踢不起來了。

原來她確是有了身孕，已經兩個月天癸不來，因爲時間過短，她還沒有告訴狄珏。

楚臨眺身有隱疾，曾悉心研究醫道，他說杜秋娘已有身孕，自然不會錯的了。

女人最偉大之處，就是母性的發揮，她可以不顧慮任何後果，却不能不顧及她的孩子。

當楚臨眺提到她肚子裏的孩子時，她的心軟了，再也提不起拚掉生命的勇氣。

楚臨眺放下她的手腕，溫言勸慰道：「秋娘：人生百年，不過曇花一現，個人的生死算不了什麼，但妳已經有了後代妳就不能不爲他打算了，妳說是麼？」

杜秋娘冷冷道：「你休想佔我的便宜，一個人連生命都不要了，還有什麼可顧慮的！」

楚臨眺道：「秋娘：我只是喜愛妳，決不想佔妳的任何便宜，咱們相處十年了，難道妳對我的爲人還不明白？」

杜秋娘哼聲道：「你現在還喜愛我？」

楚臨眺道：「海枯石爛，此情不逾，秋娘，咱們離開江湖吧，找一個山明水秀，人跡不到之處……」

楚臨眺神情激動，雙目神光烱烱，盯着杜秋娘一瞬都不瞬，對她那醜陋的面孔，一點也沒有放在心上。

杜秋娘沉吟半晌，忽然搖頭一嘆道：「你是在懺悔，還是在可憐我？告訴你，杜秋娘不接受別人的同情。」

楚臨眺再度抓着她的手腕道：「秋娘：妳應該知道我心如鐵石，不是一個容易動情的人，答允我，咱們找一個人跡罕到之處隱居，好好的教育妳的兒子。」

杜秋娘獨目微閤，淌下一串悲痛的淚水。

當年，她十四歲跟隨楚臨眺，受到他無微不至的愛護，她感激他，曾經願意以身相許。

然而，楚臨眺天生隱疾，無法做個眞正的丈夫，她失望了，依然不願對他有絲毫背叛。

後來，楚臨眺爲了早日完成她對黃山復仇

的願望，由都把成狄珏弄來。
不幸的是當他身負重傷，在以龜息之法療治時狄珏誤爲他已經死亡，才造成一連串的意外。
現在她容貌已毀，未來的幸福也同時付諸流水，如非她懷着狄珏的孩子，她那裏還有活下去的勇氣？
由於是遲來的愛情，所以她深深的愛着狄珏，但士爲知己者死，女爲悅己者容，現在她連容貌也毀了，還能有勇氣再見到狄珏麼？
於是，她長長一嘆道：「我可以隨你走，不過我有一點聲明。」
楚臨眺道：「什麼事？妳說。」
杜秋娘道：「爲了我的名節，咱們只能以兄妹相稱。」
楚臨眺毫不猶豫的一口答允道：「好，妹子，能够有妳這樣一個小妹，楚臨眺總算不虛此身。」
杜秋娘斂衽一禮道：「參見大哥。」
楚臨眺哈哈一笑道：「不必多禮，妹子，妳快歇着。」
杜秋娘道：「大哥，咱們現在那裏？」
楚臨眺道：「太白山，太白派的總壇就在這兒。」
杜秋娘道：「你不是說咱們覓地隱居？」
楚臨眺道：「是的，但要等妳傷好之後才行。」
杜秋娘道：「不，我只是皮肉之傷，不要緊的。」
楚臨眺道：「好，咱們今晚就走。」

× × ×

天色接近黃昏，黃山丹霞峯顯得寧靜無比。但它似乎被一股肅殺的氣氛籠罩着，幾乎木石之間都含着一股凶殺的氣息。
不管丹霞峯是如何的凶險，依然有一個人向着它急馳而來。
那是一個身材魁梧，年約五旬的老者，他忽然腳下一窒，伸手向前面倏的一抓。
「以冷箭招呼客人，黃山派太小氣了。」
來人將抓在手中的一枝短箭摔在地上，腳下一挪，再度向峯頭走去。
「站住！」
隨着這聲斷喝，一名四十上下的漢子由三丈外一塊石轉了出來，他向來人打量了一眼，冷冷道：「姓龍的，是你？」
「不錯，在下正是大野一條龍。」
「你忘了跟家師的約定了，虧你還是一條漢子！」
「這可不能怪我，先違約的是令師。」
「我不信。」
「不必你相信，叫令師出來見我就是。」
「要見家師，嘿嘿，你先過了我這一關再說。」
「許冠豪，你太不自量了，龍某如是連你這一關也過不了，怎麼敢獨闖黃山！」
許冠豪是黃山二代弟子中最小的一個，但也有四十出頭的年歲。
黃山七大弟子，在江湖上都極負盛名，現在大野一條龍居然對他這般輕視，怎能不兜起他滿腔怒火？
「好，姓龍的，咱們就比劃比劃。」
「請。」
他們向中間一湊，雙方都够上了距離，許冠豪右手倏伸，一片掌影已抓向大野一條龍的肩頭。
大野一條龍無論功力多高，對黃山派「拂雲手」的獨門絕藝仍不敢輕視，忙身形一側，左掌五指倏收急彈，五縷勁風逕向許冠豪的腕脈射去。
許冠豪暗暗一懍，這才知道大野一條龍果然名不虛傳，別看他五指一收一放，卻是一項久已失傳的絕代奇功「奔龍神槍」。
他那五指彈出的勁力，決不下於強弓射出的勁矢，縱然具有橫練的功夫，也難當他指力一擊。
許冠豪不敢硬接，急挫腕收招，一收再吐，手掌猛的一翻，以八成眞力向大野一條龍當胸擊去。
大野一條龍不願跟許冠豪拚鬥內力，因爲他獨闖黃山，敵衆我寡拚內力是最笨的打法。
不拚內力就得避讓，但在拂雲手快捷無倫的攻勢下，避讓的結果就得落在下風。
他不願失去主動，因而仍以「奔龍神槍」應敵，右手五指一收一彈，仍將許冠豪迫得收招自保。
他們這一交上手，一晃就是三十招，許冠豪展盡所長，仍無法沾到半點便宜。
忽然……
「住手。」
一股十分威嚴的叱喝，由百丈外遙遙傳來，語音還在耳際飄盪，一條人影已像幽靈般在他們身側曳落。
大野一條龍應聲停手，同時急退五尺，跟着向來人雙拳一抱道：「龍嘯雲參見前輩。」
原來那喝叫「住手」之人，正是黃山掌門舒同周，他對大野一條龍冷哼一聲道：「你的胆量不小，黃山一派你竟未放在心上！」
大野一條龍道：「前輩言重了，龍嘯雲怎敢。」
舒同周道：「那你爲什麼重返中原，而且闖來黃山？」
大野一條龍面色一沉道：「這都是前輩所賜，怪不得龍某違背誓約。」
舒同周目射兇光，瞅着大野一條龍冷冷道：「很好，那你就留在黃山吧。」
大野一條龍哈哈一陣狂笑道：「百年歲月眨眼即過，龍某年逾五十，也不能算做短命，問題是龍某如若下不了黃山，江湖之上可能爆發一椿聳人聽聞的傳言，那時，嘿嘿……」
舒同周面色一變道：「你在威脅老夫？」
大野一條龍道：「龍某決無此意，只是風裏飄如是見不到龍某，那就很難說了。」
舒同周雙目怒睜，衣衫無風自動，像是惱怒已極。
黃山弟子此時已湧來數十名，一個個劍拔弩張，形成一種極端火爆的場面。
但舒同周終於忍了下來，舉手一揮，回頭對門下弟子叱喝道：「退回去……」
許冠豪一怔道：「師父……」
舒同周道：「不許多說，此事爲師的自會處理。」
許冠豪不敢違背師命，只得率領黃山門下，退出十丈之外。
待門下弟子退走，舒同周冷冷道：「你想怎樣？說。」
大野一條龍道：「龍某千里迢迢來到黃山，自然要說的了，不過咱們最好換個地方。」
舒同周怒叱道：「不要過份，姓龍的，老夫豈能任你擺佈。」
大野一條龍道：「這可是爲前輩着想，如讓貴門下聽到……」
舒同周略作沉吟：「好，老夫跟你走。」
大野一條龍道：「多謝前輩龍某帶路。」
身形一轉，逕向巉崖削壁之間奔去。
他們奔出不過幾步，許冠豪已率衆隨後跟來，他認爲大野一條龍居心叵測，對舒同周孤身涉險有點放心不下。
舒同周腳下一停，回頭怒喝道：「任何人不得跟來，快回去。」
許冠豪道：「師父，不能相信姓龍的。」
舒同周道：「爲師的自有分寸，你快回去，誰敢違抗師命就以門規處置。」
黃山門下神色一呆，只得一起退了回去。
大野一條龍奔到一座山峯之上停了下來，待舒同周到達，他忽然長長一嘆道：「前輩！原先你就錯了，但一錯不能再錯。」
舒同周道：「老夫那裏錯了？」
大野一條龍道：「冠婕與晚輩，是眞心相愛，前輩不顧女兒的幸福，硬生生的拆散了咱們……」
舒同周冷冷一哼道：「眞心相愛，哼，老夫的女兒豈能嫁給一個野人！」
大野一條龍道：「前輩執天下武林的牛耳，身份自然十分之高，但晚輩雄踞西南，也不是一個無名少姓之人，何況，咱們已經生了兩個孩子……」
舒同周怒喝道：「住口！」
大野一條龍冷冷道：「前輩迫使晚輩返回西南，命令晚輩不得踏入中原一步，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是不准小婕與晚輩以父女相稱，爲了冠婕，也爲了秋娘，晚輩都答允了，但冠婕一死，晚輩的犧牲就變做毫無代價了，她是怎麼死的？晚輩不得不問個明白。」
當狄珏杜秋娘到達瑤池山莊之時，大野一條龍已經知道舒冠婕遭到了不幸，他雖是心如刀絞，表面上仍能不動聲息。
現在面對舒同周他再也忍不住了，不僅語音激動，連眼淚也奪眶而出。
他萬分傷感，舒同周也不見得好受，只不過這位倔强的老人卻毫不後悔，倒將滿腔怒火一古腦向大野一條龍發洩。
「姓龍的，老夫的女兒是你害死的，老夫如若不向你討還公道，就枉稱黃山掌門了，動手！」
舒同周鬚髮怒張，已將全身功力提至極限，只要大野一條龍出招，他必會發出石破天驚的一擊。
但大野一條龍卻無動手之意，只是劍眉一挑，冷冷道：「黃山絕藝，不見得能奈何龍某，而且前輩別忘了風裏飄對晚輩與冠婕之事十分明瞭，晚輩如是下不了黃山，對前輩的令譽可能是一項嚴重的打擊！」
舒同周氣得面色鐵青，卻對大野一條龍無可奈何，他想將龍嘯雲碎屍萬段，那凝滿功力的雙掌，竟沒有放手一擊的勇氣。
大野一條龍面含冷笑，續道：「告訴我，前輩，冠婕是怎樣死的？」
舒同周一掌斜擊，打得碎石激飛，同時尖聲怒吼道：「快滾，姓龍的，老夫不要再見到你。」
大野一條龍道：「只要前輩告訴冠婕的死因，晚輩會走的。」
舒同周大怒道：「我憑什麼要告訴你？哼，姓龍的，你別得寸進尺。」
大野一條龍道：「憑冠婕曾經是我的妻子，憑秋娘是我的女兒，前輩如果認爲不够，咱們不妨找幾個人來評評理。」
這位名震西南的一方霸主，竟毫不留情的向舒同周着着進逼，看情形舒同周不說他是不會罷休的。
但……
「得饒人處且饒人，前輩何苦不爲別人稍留顏面。」
這兩句言語來得十分突然，舒同周及大野一條龍神色一呆，一起向發聲之處瞧去。
他是狄珏，藍衫飄飄，正由一塊大石之後緩緩走來，他的身後還跟着一名全身綠衣的姑娘，是大野一條龍的愛女龍小婕。
「參見外公，參見龍前輩。」
狄珏向舒同周及大野一條龍行禮，這兩人都像一對天聾地啞，絲毫沒有聽見似的，連綠鳳凰拉着大野一條龍叫爹，他還是毫無所覺。
這也難怪，他們適才所談，是不足爲外人道的家務事，說得具體一點，也算得是一椿家醜，現在被狄珏與綠鳳凰闖來，尷尬的處境自然不問可知。
良久，舒同周忽然長嘆一聲道：「好，我告訴你。」
他告訴的對象自然是大野一條龍了，狄珏綠鳳凰是旁聽者，他倆躬逢其會，也只得洗耳恭聽。
大野一條龍雙拳一抱道：「多謝前輩。」
舒同周道：「他們是自殺的。」
大野一條龍道：「還有誰？」
舒同周道：「杜冠英。」
大野一條龍沉痛的一嘆道：「前輩終於將冠婕嫁給杜冠英了，你爲什麼一定要造成這一悲劇？」
舒同周怒道：「冠婕是我的女兒，難道我無權決定她的婚姻？」
大野一條龍冷冷道：「知徒莫若師，前輩應該知道杜冠英强頑的性格，當他無法忍受妻子的冷落，與外來的刺激之時，他怎能不走上一死百了的絕路？」
舒同周冷冷道：「這樣你不是稱心如願了麼？」
大野一條龍面色一整道：「前輩太重視虛名了，這一切的不幸，幾乎都是一個『名』字在作祟，最後晚輩還有一點要求，請前輩善視秋兒婕兒。」
語音一落，身形急轉，逕自放開腳步，向山下急馳而去。
綠鳳凰估不到大野一條龍就這麼甩手一走，連她這位親生的女兒也絲毫不顧。
「爹……爹……」
她跟着追，跟着叫，但眨眼之間，大野一條龍已走得踪影全無。
她瞅着追來的狄珏道：「狄珏，快幫我追爹，他好像不要我了。」
狄珏長長一嘆道：「不要着急，小婕，妳爹八成是回瑤池山莊去了，待咱們此間事了之後，再回去找他就是。」
其實他知道大野一條龍決不會再回瑤池山莊，因爲當他明瞭舒冠婕的死因之後，已然心灰意冷，了無生趣。
也許他會殉情一死，也許他會青燈貝頁，以了餘生。
不管是怎樣的一種結局，當一人澈底絕望之時，他的決定不是他人可以挽回的。
自然，狄珏可以跟下去，但他不能因此而放棄營救杜秋娘。
至於綠鳳凰，她既追趕不上大野一條龍，一個孤身少女，人海茫茫，狄珏怎能放心讓她獨自去找？
這是他不得不欺騙綠鳳凰的理由，但卻是一番善意。
其實綠鳳凰也不願離開狄珏，大野一條龍既是返回西南，她就不必再担心什麼了。
狄珏牽着她的手道：「小婕，走，咱們見外公去。」
他帶着綠鳳凰奔回原處，舒同周還孤零零的立在那兒，只不過這位白髮蒼蒼的老人，似乎陡然之間老了十年，勁急的山風，幾乎吹得他搖搖欲倒。
狄珏急忙扶住他，叫道：「外公！咱們回去。」
舒同周以失去光輝的目光向狄珏及綠鳳凰瞥了一眼，接着長長一嘆道：「他說的對，是一個名字害了冠婕，但黃山百年聲譽，決不能因我而毀！」

狄珏適才聽到舒同周與大野一條龍的對話，知道這是一場愛情的悲劇。

由於舒同周顧及黃山派的百年聲譽，活生生的拆散了一對反抗傳統的愛人。

於是舒同周失去了一女一徒，大野一條龍失去了妻子，杜秋娘龍小婕也失去了她們的母親。

這是大概的情形，至於杜秋娘爲什麼姓杜，杜冠英舒冠婕自殺的詳細經過是怎樣的他都毫無所知，只是這等傷心之事，他不便發掘，而且事過境遷，他這個做晚輩的沒有追根究底的必要。

因此他只是扶住舒同周，默默的走向丹霞峯頂。

他們走出不過十丈，舒冠傑許冠豪已聯袂急馳而來，他們瞧到舒同周的神情，不由大吃一驚。

「爹！你怎麼啦？」

舒冠傑奔過來扶住他的老父，迫不及待的出聲詢問。

舒同周擺一擺手，說道：「不必担憂，我很好。」

這位名滿江湖的黃山掌門，依然剛强無比，他甩脫舒冠傑及狄珏的扶持，健步如飛，一逕向忠義山莊馳去。

許冠豪故意落後幾步，與狄珏併肩而行，狄珏知道他必然有事詢問，遂先招呼道：「有事麼？師叔。」

許冠豪道：「大野一條龍呢？」

狄珏道：「走了。」

許冠豪道：「動過手？」

狄珏說道：「沒有，外公只是訓斥了他幾句。」

許冠豪道：「哦，師父爲什麼不留下那個野人？」

狄珏說道：「這個……也許外公不爲已甚吧。」

不爲已甚，爲什麼舒同周的神情那麼頹喪？只是許冠豪雖然心有所疑，但不便向一個晚輩追問。

他回頭向綠鳳凰瞧了一眼，說道：「她是誰？」

她是誰？這又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狄珏知道綠鳳凰也是舒同周的外孫女兒，但他怎能喧之於口？

如果說她是龍小婕吧，他知道黃山門下對大野一條龍視若仇敵，一個弄得不好，就可能引起另一場軒然大波，因而含糊的道：「她是小婕姑娘，已見過外公了。」

已見過舒同周是最好的藉口，許冠豪果然不再問了，狄珏總算暗暗的吁出一口長氣。

此時忠義山莊戒備森嚴，較他與杜秋娘當日闖上黃山時還要嚴肅幾分。

當舒同周到達大廳之後，舒門五大弟子，及第三代的舒振宇，舒振山等均前來問候。

經過這一陣奔走，舒同周已恢復了他豪放的本色，他一面令人擺酒，一面詢問狄珏道：「秋娘呢？她沒有一道回來？」

狄珏道：「秋娘與孫兒在川江失散，聽說已被南天王楚臨眺所擄！」

舒同周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你沒有追查？」

狄珏道：「孫兒聽說太白山主容山樵將進犯本山，唯恐楚臨眺會帶秋娘來此，故兼程趕了回來，並另派墨氏兄弟前往太白。」

接着他將前往西南及返回時的一切經過，爲舒同周詳細敘述。

舒冠傑道：「爹！秋娘八成被擄往太白去了，救人之事刻不容緩。」

舒同周道：「是的，咱們必須援救秋娘，但容山樵與本派勢如水火，他始終沒有忘記二十年前一敗之辱，此次他敢傾巢來犯，咱們倒不能等閒視之。」

舒門大弟子王冠華道：「太白山與本派一直明爭暗鬥，想爭取本派百年來的武林霸業，但二十年來他始終不敢輕舉妄動，以免重蹈當年失敗的覆轍，現在他居然明目張胆，傾巢來犯，依弟子推測，他可能有所仗恃。」

舒同周道：「容山樵傾巢來犯，太白山必然守備空虛，以珏兒的功力，救出秋娘當非難事，我再請雙掌翻天陳莊主相助，就可以萬無一失了。」

狄珏道：「不必勞動陳前輩，孫兒可以應付的。」

舒同周道：「有陳莊主在，多少有個商議，冠傑，帶小婕交給你媳婦，不要委屈她。」

舒冠傑道：「孩兒遵命。」

綠鳳凰道：「不，我要去太白山。」

狄珏道：「小婕，妳又不聽話了，我很快就會回來的，快進去。」

綠鳳凰雖是不願，但當着這麼多的人她却不敢撒野，只得以帶着淚水的眼光向狄珏一瞥，然後委委屈屈的隨着舒冠傑轉入後堂。

待綠鳳凰的身影消失，狄珏才放回目光，向舒同周抱拳一揖道：「外公！陳前輩在馬王堡？」

舒同周道：「不，陳昆在黃梅，他負責本派對西南一帶的連繫。」

他將詳細地址告訴了狄珏，翌晨天剛破曉，狄珏便匆匆上路。

黃梅縣城不大，但因爲出了一個佛門的六祖而馳名天下，雙掌翻天就住在距六祖寺不遠的一座農莊之上。

狄珏的到達使他十分驚喜，他招呼狄珏入座，並高聲呼叫道：「蘭兒，快看誰來了。」

狄珏方自一怔，一片紅雲帶了一陣香風由後進湧了出來。

「啊，少俠……」

「姑娘也在這兒……」

他們說話不多，但誰都面帶驚喜，而且一個滿面嬌紅，一個神情尷尬。

陳昆微微一笑道：「狄大俠只怕餓了，快叫胡媽弄點吃的來。」

「好的，爹。」

一瞥一笑，火流星眞像流星一般一閃而逝，那輕盈的笑容，迷人的香風，還依稀在目，接着紅雲耀眼，她已去而復回。

「爹，我已告訴胡媽了，還替你老人家準備一壺二鍋頭。」

「替我？」

「你怎麼啦？爹，難道你不陪陪客人。」

「哦，對，那麼妳也來，咱們陪狄少俠聊聊。」

胡媽是一個十分能幹的女僕，片刻之後，連酒帶菜也一起搬了出來。

在席間，他們飲着，也聊着。

「少俠怎知老朽住在這兒？」

「是外公告訴晚輩的。」

「哦，你已經去過黃山了，秋娘呢？」

「秋娘被南天王楚臨眺所擄，晚輩正要去太白馳援。」

「有這等事？不過太白山不啻龍潭虎穴，少俠一人似乎孤單了一點。」

「外公是要請前輩移玉一行的，其實容山樵已傾巢來犯黃山，晚輩一人足可應付了。」

「不，容山樵確有進犯黃山之意，但迄目前爲止，還未當眞採取行動，少俠單身隻劍，的是冒險了一點。」

「救人如救火，晚輩顧不得那麼多了。」

「不錯，救人之事實在遲緩不得，可惜老

朽爲保衛黃山，已邀請幾位高人在此地相會，十日之內無法離開。」

「不要緊，晚輩會見機而作的，前輩有事就不必去了。」

「這樣吧，叫蘭兒陪你去……」

「不必了，晚輩一人行動倒方便一點。」

「江湖兒女，有什麼方便不方便的，蘭兒身兼兩家之長，一身功力並不比老朽爲差，少俠儘管帶她同去，她不會拖累你的。」

狄珏堅辭不得，不由暗暗一嘆，想不到來請雙掌翻天陳昆，又惹上一位紅粉佳人。

別的不要緊，問題是見到杜秋娘之後，又得花費不少唇舌。

不過，闖龍潭，入虎穴，多一個幫手總是好的，以後的事只好以後再說了。

翌晨，他們辭過陳昆，雙騎得得，沿廣濟浠水之綫奔去。

此時正當仲秋，金風送爽，最適於長途旅行。

只是狄珏心念杜秋娘的安危，縱然有靈山勝水，他也無暇一顧。

好在火流星陳肖蘭十分可人，這一路之上，她決不惹狄珏半點不快。

狄珏對她也是不即不離，他愛杜秋娘，不願意使他們夫婦之間發生裂痕。

這天他們到達距均縣不遠的草店，是武當山脈中的一個山鎭。

此地地廣人稀，到處都是崇山峻嶺，雖然天色尙早，却不得不在此投宿。

別看此地只是一個山鎭，客棧之多，決不下於一個縣城，因爲草店是武當山入山的門戶，客棧是供朝山香客歇息的。

狄珏與火流星陳肖蘭在一家「廣順」客棧落店，他們要了兩間頗爲清淨的上房。

狄珏剛剛淨過臉，還來不及歇息，店前忽然傳來一片吆喝之聲。

出門在外之人，大多不喜招惹是非，狄珏身負重任，自然不願插手別人的閒事。

所謂是禍躱不脫，躱脫不是禍，他不想招惹是非，是非偏偏找上門來。

「客官……」

狄珏聽到是店夥的呼叫，因而回答道：「門沒有關。」

吱呀一聲，店夥進來了，而且他的身後還跟着兩名彪形大漢。

狄珏一怔道：「伙記，什麼事？」

店夥苦着臉道：「對不起，客官，小的想跟你老打個商量。」

狄珏道：「哦，商量什麼？」

店夥道：「店裏來了幾位客人，只是房間不够……」

狄珏道：「嗯，怎樣？」

店夥道：「想請客官讓出一間上房。」

狄珏道：「伙記，你可是怕咱們付不起房錢？」

店夥還來不及回答，他身後的彪形大漢，忽然搶上一步，說道：「是大爺怕你睡不着，行麼？」

狄珏向他盯了一眼道：「閣下必然睡得着了，依在下相勸，閣下睡覺之時，最好先留下遺言。」

另一名大漢哼了一聲道：「咱們可是好意，留着妞兒孤衾獨枕，別叫旁人佔了便宜！」

這大漢語音甫落，忽然紅光耀眼，勁風撲面，他來不及做任何應變，劈拍兩聲脆响，他已左右開弓挨了兩記耳刮子。

這兩記耳光打得十分之重，他不僅被震得連退兩步，而且吐出一口血水，還滲着幾顆斷牙。

自然，他的腮幫子也胖起來了，紅中帶紫，還有十隻清晰的指印。

挨打的不算稀罕，稀罕的是這兩掌如同天外飛來，憑他一身自命不凡的武功，竟連閃也不能。

是什麼人有如此驚人的武功，不用猜，必然是當今武林名震一方的高人。

及定睛一瞥，呵，原來他心目中的高人，竟是一個身着紅衣的妞兒。

「賤人，妳敢……」

被一個女孩子打得如此狼狽，這口氣他怎能嚥得下去，只是他的骯髒字眼剛剛出口，砰的一聲巨响，他又被紅衣姑娘一掌震飛。

這一掌挨得更慘，摔到門外竟半天爬不起來。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別看紅衣姑娘只是一個小妞兒，人家的玩藝可是眞高。

同伴吃了癟，首先發話的那名大漢還能不三十六計走爲上着，可惜他的脚步剛剛挪動，手上便加上了一道鐵箍。

那自然不是鐵箍，只是腕脈被狄珏扣着吧了，但他的感受却比鐵箍還要難過。

現在他們不再神氣活現了，門外的一個躺在地上哼哈不已，門裏的這個似乎幸運一點，只是額頭上淌着冷汗。

縱然如此，他們的態度仍然十分傲慢，被扣着腕脈的大漢怒喝道：「小子，你當眞不想活了，知道爺們是誰？」

狄珏吐指如風，連點他兩處穴道，然後鬆開五指，冷聲道：「朋友必然大有來歷了，說說看。」

大漢兩眼一翻道：「太白山容山主的屬下，秦嶺雙鵰就是大爺兄弟，有種你就說出你的姓名。」

狄珏啊了一聲道：「兩位原來是太白山的高人，這實在抱歉得很，在下狄珏，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跟兩位就差得遠了。」

被狄珏制住穴道的是秦嶺雙鵰的老大名叫朱迹，躺在外面的是老二朱通，這兩兄弟平素橫行黃河兩岸，想不到今天會陰溝裏翻船。

朱迹確實不知道狄珏是何方神聖，憑太白山的赫赫聲威，憑他們兄弟江湖名頭，他相信狄珏不敢怎樣。

因而他嘿了一聲道：「總算你們有點自知之明，還是那句話，讓出一間上房，咱們兄弟不究既往。」

狄珏冷哂一聲，道：「這個麼，咱們須得商量商量。」

一頓接道：「陳姑娘，勞駕妳將那位仁兄先請進來，要商量少了他也不行。」

火流星陳肖蘭嬌應了一聲，走到朱通躺臥之處，用足尖輕輕一挑道：「別賴在地上了，進去。」

她這纖足一挑，朱通那龐大的軀體就像一股大風吹起似的，他嚇得面無人色，却說甚麼也止不住强勁的去勢。

當他剛要撞上門旁牆壁之時，狄珏忽然伸手一抓，正好一把抓住他的衣領，然後向地上輕輕一放道：「狄某想向兩位打聽一個人，不知兩位能否相告？」

朱迹道：「誰？」

狄珏道：「南天王楚臨眺。」

朱迹道：「他是咱們山主的師弟，朋友跟他是什麼交情？」

狄珏說道：「有一點點私交，他現在在那裏？」

朱迹道：「不知道。」

狄珏一怔道：「他不是住在太白山麼？」

朱迹道：「原先是的，但他又離開了太白山。」

狄珏道：「哦，他爲什麼要離開太白？」

朱迹道：「這就不知道了，也許他爲了那個女人。」

狄珏道：「什麼女人？」

朱迹說道：「杜秋娘，啊，姓狄的，原來你……」

狄珏冷冷道：「朋友，咱們寃有頭，債有主，狄某跟楚臨眺之間的糾葛，與你們全然無關，你只要告訴我姓楚的在那裏就行。」

朱迹說道：「我不是已經說過了麼？不知道。」

狄珏面色一沉道：「朋友，狄某忍耐力有限！」

朱迹哼了一聲道：「別忘了咱們兄弟是太白山的。」

狄珏道：「聽朋友這麼一說我倒想起來了，容山樵包藏禍心，妄想奴役江湖，稱尊武林，朋友既是容山樵的走狗，一定不是什麼好東西，我要不治治你們，怎能對得起一般受欺侮的江湖朋友。」

他說話之際，忽然駢指急吐，一縷指風，逕向朱迹的奇經之上擊去。

指力觸體，朱迹如受電擊，一聲扣人心弦的慘呼，竟弓着腰一蹦而起。

一躍三尺，又吧的一聲摔倒下去，接着便滿地翻滾，像殺豬般的哀嚎起來。

一旁的朱通怒吼一聲道：「姓狄的，你不要逼人太甚，太白山的人是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你整治了咱們兄弟，太白山將要加倍奉還！」

狄珏道：「很好，狄某等着就是。」

火流星陳宵蘭由鬢際摸出一枝銀簪，放在手裏掂了一掂道：「他在滿地打滾，你必然看得眼紅，這不要緊，我只要用銀簪在你的身上插兩下，包管你滾得比他還要起勁。」

朱迹本已喊得嘶聲力竭，此時忽然大吼一聲道：「住手，咱們兄弟認栽。」

狄珏示意陳宵蘭暫不動手，並伸手一拍，解開了朱迹適才所中的指力，然後嘿嘿一聲冷笑道：「認栽大可不必，只要兩位跟狄某合作就行。」

朱迹用衣袖抹掉額上的汗水道：「你待怎樣？」

狄珏道：「不怎樣，只望兩位老老實實回答狄某適才的問題。」

朱迹說道：「咱們兄弟當眞不知道楚臨眺去了那裏，只知道他帶着杜秋娘，離開了太白山。」

狄珏道：「離開了多久？」

朱迹道：「五天前的一個晚上，他帶着杜秋娘不辭而別。」

朱迹的話，使得狄珏憂心如焚，因爲中原土地遼闊，山川多得不可勝計，楚臨眺如果隱跡不出，那就很難珠還合浦了。

火流星陳宵蘭道：「少俠不必着急，小妹倒有個主意。」

狄珏道：「什麼主意？妳說。」

火流星陳宵蘭道：「南天王跟杜姐姐都是名震江湖之人，要找他們並不見得太過困難，咱們如果發動黃山，翠竹山莊，及馬王堡的人力，相信不要多少時辰，必可將他們找到。」

狄珏長長一嘆道：「看來只好如此了。」

火流星陳宵蘭道：「杜姐姐既已不在太白山，咱們就不必徒勞往返了。」

狄珏略作沉吟道：「好，不過我還有一件事要請教這兩位朋友。」

朱迹道：「咱們就知道這些，已經全部告訴你了。」

狄珏道：「還有一點，聽說容山樵要進攻黃山，想請兩位告知一二。」

朱通道：「這個……」

狄珏面色一寒道：「你們不願說？」

朱通向朱迹看了一眼道：「山主與黃山不合是眞的，進攻黃山只怕不太可能。」

狄珏道：「狄某不願意聽廢話，希望兩位識相一點。」

朱通面現爲難之色，再度向朱迹走去。

朱迹一嘆道：「說吧，老二，人在屋簷下，誰敢不低頭，這不能怪咱們兄弟。」

朱通道：「其實咱們兄弟所知不多，只怕很難使你滿意。」

狄珏道：「在下也不想知道太多，只要兩位能夠據實回答。」

朱通道：「想知道甚麼你問吧。」

狄珏道：「容山樵何日進攻黃山？」

朱通道：「這是一樁高度機密，我兄弟位卑職小，無從得知，不過就跡象顯示，最少也須半年。」

狄珏道：「什麼跡象？」

朱通道：「黃山百年基業，不是可以輕易動搖的，山主正廣派心腹，聯絡武林各派，以期糾合羣力，一舉擊敗黃山，但此項工作十分不易，半年時間也不見得就能完成。」

狄珏道：「容山樵聯絡了些什麼門派？」

朱通道：「朱某只知道我兄弟奉派聯絡武當，其他則毫無所知。」

狄珏道：「武當答允了？」

朱通道：「不，我兄弟在武當一待數日，連掌門都未見到。」

狄珏道：「武當名門正派，豈能與容山樵合流同污！」

朱通道：「你還有什麼事？」

狄珏道：「沒有了。兩位請便。」

他解開秦嶺雙鵰被制的穴道，然後網開一面，放他們鼠竄而去，直待這雙兄弟的身影消失，他依然呆呆的瞧看着。

火流星陳宵蘭柔聲道：「少俠……」

「嗯。」

「杜姐姐只怕度日如年，咱們應該及早展開行動才對。」

「是的，不過我還想等兩個人。」

「誰？」

「墨氏兄弟。」

「他們是……」

「本門的部屬，現在太白山臥底。」

「啊，那太好了，但你怎麼知他們會來草店？」

「我想他們應該來的，因爲此地是去黃山最近的道路。」

「那我們就住在這裏？」

「是的，我想暫住兩天，如果他們不來，咱們第三天一早就走。」

「好吧。」

陳宵蘭柔順的返房歇息，他們就這樣住了下來。狄珏的決定是對的，因爲第二天中午他就等到了墨氏兄弟。

這雙兄弟估不到會在草店遇到狄珏，見面之後大爲高興。

墨基首先稟告道：「對不起，公子，我兄弟來晚了，因爲咱們是頭關關主，脫身頗爲不易。」

狄珏道：「我知道，我並不怪你們。」

墨業道：「夫人確已到過太白山，似乎受了傷，是楚臨眺派人抬上山去的。」

狄珏大驚道：「後來呢？」

墨業道：「後來夫人傷勢好轉，在楚臨眺脅迫下不辭而別。」

狄珏道：「他們沒有經過頭關。」

墨業道：「沒有，後山另有秘徑，他們是由後山走的。」

狄珏道：「你也不知他們去那裏了？」

墨業道：「這是我兄弟的疏忽，待咱們得知此事，已是第二天的中午了。」

狄珏長長一嘆道：「估不到秋娘的命竟是如此之苦，不管怎樣我非要找到她不可。」

火流星陳宵蘭道：「咱們還是按原定計劃先回黃山再說。」

狄珏道：「不，到黃山及翠竹山莊之事，我想拜託姑娘及墨氏兄弟。」

火流星陳宵蘭一怔道：「你呢？」

狄珏道：「我麼？唉，只好天涯海角去尋找她了。」

火流星陳宵蘭道：「我要跟着你，到黃山等處由墨大俠兄弟分途前往就是。」

狄珏不願陳宵蘭跟着，可是她非跟着不行，狄珏無可奈何，只好分別寫了兩封信，叫墨氏兄弟送往黃山掌門人舒同周，及翠竹山山莊的柴佬佬。

待墨氏兄弟就道，火流星陳宵蘭道：「少俠，天下如此之大，咱們何去何從？」

狄珏道：「楚臨眺性好山水，如果秋娘當眞受了傷，縱然痊癒也無法走得太遠，長安近郊名勝極多，我想先到那裏找找。」

火流星道：「少俠說的有理，咱們何日前去？」

狄珏道：「一日找不到秋娘，我一日不能安枕，咱們現在就走吧。」

× × ×

長安是我國的古都之一，周秦西漢及隋唐，曾先後在這裏建都，附近的名勝古蹟很多，緬思懷古，常使人留連忘返。

狄珏與火流星陳宵蘭到達長安，立即展開搜尋，但東至臨潼，南到子午鎮，西達咸陽，北至高陵，長安附近百里圓週幾乎走遍，依然找不出半點蛛絲馬跡。

這天他們找到渭水北岸咸陽宮的舊址，天色已經黑了下來，火流星陳宵蘭向那陰森森的樹林，黑壓壓的房屋瞥了一眼道：「少俠！天已經黑了，要搜也得天明之後才行。」

狄珏道：「不錯，咱們只好在咸陽宮待上一晚，只是委屈妳了。」

陳宵蘭嫣然一笑道：「走江湖麼，露宿荒野平常得很，何況此地還有房屋，有什麼好委屈的。」

狄珏微微一笑道：「妳以前是一個人闖江湖麼？」

陳宵蘭道：「是的，女孩兒家一個人方便一點。」

狄珏道：「這麼說我不該跟妳一道的，待天明之後妳就回去吧。」

陳宵蘭櫻唇一噘道：「不……」

狄珏道：「妳不是說跟別人不方便麼？爲什麼又不？」

陳宵蘭白他一眼道：「但你不是別人。」

狄珏握着她的玉手，沉默半晌道：「宵蘭，我很感激妳，但秋娘她……」

陳宵蘭螓首一垂，說道：「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只要你不嫌棄我，其他的可以慢慢的來。」

狄珏點點頭，默默的挽着她走進了咸陽宮殿。

此時月色迷朦，加上叢莽森森，他們無意瞻仰這幢古老的建築，逕自找了一座乾淨小巧的樓閣，準備在這座帝王之居消磨一個夜晚。

他們只不過剛剛坐下，一陣脚步之聲忽然遙遙傳來。

火流星陳宵蘭一怔道：「奇怪。」

狄珏道：「咱們能來，別人自然也能來，這有什麼奇怪的。」

火流星陳宵蘭道：「這可不一樣，來人如此之多，只怕不太尋常。」

狄珏道：「可能是盜匪在此地集會，咱們正好在暗中瞧瞧。」

他倆穿窻而出，選擇了一間視綫極闊，而易於掩蔽之處藏了起來，四目交投，向脚步之聲瞧去。

來人果然不少，而且是分批到達，由他們的衣着猜想，必然是丐幫人物。

想到丐幫，狄珏不由關心起來，他不知道蛇王子紅玉怎樣了，如果她不幸喪生三峽之中，他將會感到終身歉疚。

因爲他如若不到西康，紅玉怎麼會葬身三峽？

他心中在想着蛇王子紅玉，目光却沒有離開來人。

這是丐幫弟子一場盛大的集會，下面廣場之上已聚集了百人之多。

他們擺成一個方形大陣，只在下方留下一個缺口。

距上方人墻三尺之處，是四名腰纏七節的老人。

在丐幫，七節的地位十分之高，可能是該幫長老級的人物。

這般丐幫弟子似乎在等待甚麼，由他們那沉重的神色推斷，丐幫可能正面臨一項難關。

約莫盞茶時分，脚步之聲再起，場中的丐幫弟子神情更顯得緊張起來。

片刻之後，缺口之處出現了一名身材瘦長，鷹瞬狼顧的老者，他也是丐幫弟子，腰際也是七節。

此人身後跟着九名大漢，每一個都是目露寒光，太陽穴高高隆起，狄珏只瞧了一眼，就知道他們身手不凡。

後來的十人由人墻缺口進入場中，立於上首的四名老者立即雙拳一抱，齊聲道：「參見幫主。」

原來這位鷹瞬狼視的瘦長老者，竟是丐幫的幫主。

這位幫主名叫齊格非，是繼老幫主金大奎之後當上幫主的，他向四名老者擺擺手道：「不必多禮。」

此時數名丐幫弟子送來一桌一椅，齊格非坐下之後，忽然鷹目一揚，沉聲叱喝道：「帶犯人。」

他語音甫落，立由兩名大漢將犯人架進廣場，狄珏向那犯人一瞥，驚得幾乎跳了起來。

原來她竟是蛇王子紅玉，不知爲甚麼會變作丐幫的犯人。

蛇王子穿着一身破舊的衣衫，十足表現是一個要飯的女人。

她的頭髮依然披拂雙肩，只是十分凌亂，還沒有當野人的時候那麼整潔。

她的容貌原是豐滿嬌好的，現在不僅是泥污滿面，而且也消瘦了許多。

由以上的情形推想，蛇王子紅玉必然受了許多折磨，對一個天眞無邪的姑娘，丐幫確是過份了一點。

狄珏身旁的火流星瞧出他神色有異，因而傳音詢問道：「有甚麼不對麼？少俠。」

狄珏道：「她是蛇王子紅玉……」

火流星陳宵蘭已聽過蛇王子的往事，因而大爲着急道：「那，咱們不能見死不救！」

狄珏道：「自然要救，但先聽聽再說。」

於是他倆暗凝功力，準備隨時出手，一面耳專目注，瞧看事態的發展。

此時蛇王子紅玉已帶至齊格非的桌前，架她的大漢喝道：「跪下。」

蛇王子紅玉顯然已被制住穴道，在兩名彪形大漢之前，她無力掙扎，使狄珏不解的是她怎會落入丐幫之手，她的靈蛇爲何也失去了作用。

（下期續完）

飛雲戰

武俠長篇故事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天星原有機會奪走周家的珍珠衫，但終爲良心自疚，將到手的珍珠衫還給周百燦祖孫後，潛回九翅飛鷹桑桐的總壇，找着一掌紅石子奇和小師妹俏紅綫許冰荷，將在周家臥底的事說出，石子奇力勸他遠走高飛，免遭桑桐毒手，許冰荷也願跟他出走，詎密議間，爲刁萬撞破，石子奇本對刁萬存仇，遂不管自己殘廢之軀，飛撲刁萬，以兩柄短刄架在刁萬咽喉上，刁萬被刺，哀聲向石子奇求饒，方天星也覺於心不忍，請石子奇手下留情，石子奇喝叫方天星還不快走，莫非想落在桑桐手上——

狠心施毒手　捨命闖龍潭

方天星驚道：「可是……」

許冰荷驚嚇的道：「六師哥，請看在同門師兄弟份上，饒了四師哥吧——」

「饒他——？」

石子奇怪笑了一聲，可是他立刻把在刁萬左右肩窩裏的那口刀拔了出來！

「好吧！」他啞着嗓子道：「就看在老七和小師妹你們兩個的面子饒他不死，時間已不早了，你們快走，快走吧——」

許冰荷泣着道：「六師哥你呢！」

「唉——你就別管我了——我死不了的！」

方天星眼眶一紅，向着石子奇深深一拜道：「方天星有生之日，絕不忘六師哥相救大恩——」

刁萬方自由死中得活，却又故態復萌，聆聽之下，他冷笑了一聲。

「老七你跑不了的，被老當家的抓回來準是死命一條——」

方天星一怔，冷笑道：「我這是迫上梁山，跑是死，不跑也是死，四師哥要是尚還念及同門之誼，就請在老當家的面前美言幾句，小弟感激不盡！」

說完一甩頭，招呼許冰荷道：「小師妹，我們走！」

許冰荷含淚道：「六哥再見——」

說時，她亦有所不忍的注視了地上的刁萬一眼，才依依不捨的掉過身來。

當下二人相繼翻牆而出——

「飛天鵬」刁萬大嚷道：「你——你們逃不了的！」

可是他才嚷了一聲，立刻就止住了。原因是石子奇的那口牛耳短刀，揷進了他的另面肩窩，一陣子痛，使得他重新又面臨了死亡的威脅——

「老六……你這是幹什麼？」

「幹什麼？」石子奇冷笑道：「你還不知道？——是眞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告訴你，我要殺了你！」

刁萬鼓着勇氣道：「你殺了我，固然是滅了口，可是你也活不下去！」

「爲什麼？」

「哼……老當家的會放得過你嗎？」

石子奇幌着那顆大腦道：「我也顧不了啦——」

說着他拔出刀來，又換了個地方，向着刁萬身上另一處又插進去！

刁萬痛吟着，只痛得全身打戰——

「石老六……你好狠的心，你居然對自己師兄也敢下這種毒手！……你……」

「本門師兄？哼！」

照着刁萬臉上，他用力啐了一口。

「你還知道我們是同門師兄弟？姓刁的，老子恨你入骨，恨不得食你的肉，寢你的皮——刁萬，你活不了啦，老子已經在閻王老子面前給你報了到了！」

也不知是哭還是笑，反正大把的眼淚鼻涕都滴在了刁萬的臉上！

刁萬吃一驚的道：「你不是說過了不殺我嗎？」

「那是剛才！」石子奇笑着道：「現在不同了，姓刁的，你眞的以爲老子會放過你嗎，那可是太天眞了！」

說着他的刀又拔出來，改向另一個地方揷進去！

刁萬痛得全身打抖。

「老六……你既然有這個意思，就乾脆一點——給我一個痛快吧！」

「痛快——哈哈……」

石子奇把頦子歪過來，那顆大頭垂在頦子上，彷彿是只連着一層皮那般的動着，看上去眞是可怕極了！

「痛快？」石子奇笑道：「你看看我這個樣子可痛快？說死不死，說活不活，這個樣子該是够痛快的了吧！」

「老六你聽我說——」他還不想死，只要有一綫生機，他都要爭取！「老六…

…」他臉上肌肉在顫動着：「當初的事你可想過了，那件事怎能全怪我？井雁行的武功這麼高，你我都不是他的對手，你落在他的手上，我又有什麼辦法？」

「哼哼……」這陣子笑聲，聽在耳朵裏，眞令人毛髮爲之悚然！「你沒有辦法？」石子奇道：「我問問你，老子是怎麼把你救出來的？」

「飛天鵬」刁萬這時可是一點轍也沒有了。

他只覺得石子奇那口刀，來來回回，不知道在自己身上扎了有多少個窟——

絕的是，這些刀傷之處，俱非要害，看樣子石子奇是安心想將他凌遲處死的！一股寒慄起自內心，刁萬禁不住淚下如雨！

「老六……你不能對我下這種毒手，我們到底還有同門之誼呀！」

「同門之誼？嘿嘿……」

刀拔出來，又換了個地方，這一次是選擇他肩頭間的鎖骨扎進去。

算計着，刁萬全身上下，少說也有十來個窟了。

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反正那個時候起，石子奇已在內心深深的留下了仇恨。

那種仇恨絕非等閑，而是刀對刀，血對血，世界上已沒有任何力量，能够把這種仇恨化解得開來！

似乎也只有這種仇殺的方法，才能使得石子奇得到復仇的快感！

刁萬忽然發覺到對方恨惡自己的態度之後，他的心一下子冷了下來！

他知道自己再要想由對方手上逃得活命，只怕是萬難了，當下由不住發出了一聲尖厲的嘶吼——

果然這聲尖厲的吼叫，爲他帶來了一個新的機運！

只聽見「碰！」的一聲，那扇通向中院的門扉，忽然爲之大敞！

這扇門乍然敞開的同時，「鐵手」伍昭已闖了進來。

伍昭忽然看見了這番情景，不禁大吃一驚！

「老六——你這是幹什麼？」

石子奇乍然一驚，霍地拔起刀來，「飛天鵬」刁萬，卽利用此一刻機會，倏地滾身而出！他全身是血，看上去狀若血人，可怖之極！

石子奇忽然發覺到刁萬欲逃，怒吼一聲，張慌着待要撲上時，「鐵手」伍昭已躍身面前，攔在了刁萬面前。

刁萬大叫道：「大師兄救命——」

石子奇的一雙牛耳短刀，左右同出，直向着刁萬兩肋上扎下來——

這番情景，不禁使得「鐵手」伍昭大感驚駭——

「大胆！」隨着嘴裏的一聲喝叱，兩隻手猝然向外一分，已雙雙的抓住了石子奇的一雙手腕子！

伍昭外號人稱「鐵手」，足見他一雙手掌上的功夫十分了得！

當時只見他用力的向兩處「磕」，「叮噹！」兩聲，已把對方手上的雙刀磕落在地！

伍昭叱了一聲道：「去！」

隨着他兩手翻處，石子奇球也似的摔了出去！

比起「鐵手」伍昭來，石子奇自是差遠了。

石子奇見狀自忖着不能再向刁萬出手，眼前業已落在大師兄伍昭的手裏，再想逃命，只怕勢比登天了。

偏偏一雙牛耳短刀失手墜地，石子奇一心想死，當下聚集內力於雙掌之上，猝然向後一翻，直向着自己頂門上打下來！人到了失運的時候，卽使是自己想死也是不易！

就像石子奇的此一刻！

他的掌勢方自朝着頭頂上擊下的一剎，陡然間由側面擊出了一股疾勁的掌風。

這股風力有如是一聲尖嘯的哨音！直向着石子奇身上擊倒！

石子奇的手掌已經逼在了頭頂寸分之間，眼前被這股風力一擊之下，突然僵立不動——

緊接着一陣子狂笑，後院裏陸續的現出了好幾個人——

「九翅飛鷹」桑桐，「袖裏乾坤」黃楚彪，「黃臉狼」謝登虎！

方才掌力顯然是桑老頭子發出來的！武林中用劈空掌傷人，已不多見，像眼前桑老頭這種劈空掌暗藏着點穴手法的更屬罕見！

石子奇一時爲這種手法定住了身子！只見他全身劇烈的戰抖着，那顆垂下的大頭，刹時間騰蒸起一片霧氣！

桑桐雖然制住了石子奇的求死，却並不知道這裏所發生的事情。

「袖裏乾坤」黃楚彪却已發覺到了不妙！他身形一閃，已到了伍昭面前——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伍昭一怔，他自己也不明白！

「飛天鵬」刁萬却已撲倒面前，道：「當家的，五叔……不好了！」

黃楚彪乍見到他如此模樣，更不禁吃了一驚，慌不迭扶他站起來道：「老四……你怎麼了！」

伍昭驚愕的道：「我來的時候，中門關閉，經我掌力震開之後，才發到老六在亂刀殺害老四，如非我卽時制止，老四早已無命，詳細情形，我可就不知道了！」

黃楚彪再看刁萬時，後者想係體力不濟，已倒在地，當下忙撲上去，察着他的傷勢！

「九翅飛鷹」桑桐這時也來到了近前，見狀怒聲喝問道：「老四，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快說！」

刁萬聲嘶力竭的道：「當家的……老六串通老七和小師妹……老七和小師妹已經……跑……跑了！」

「啊——」

豈止是老當家的——所有的人都嚇了一跳！

刁萬斷斷續續的道：「是……我遲來一步……正要制止，不想老六……竟然向我猝然出手……是我一時不防，爲他所乘……」他陸陸續續的說到這裏，一口氣接不上來，登時昏死了過去！

桑桐一張臉刹時變爲蒼白顏色——

「好小子——」

他身子一個疾轉，已到了「一掌紅」

石子奇身邊，陡地伸出手掌，向着石子奇背骨上一掌拍下！

石子奇全身一個戰抖已解開了穴道！

桑桐兩隻手猝然一分，已分別抓在了石子奇的一雙肩頭之上！

他十指力夾之下，就像是十把鋒利的短刀，俱都深深插入石子奇肩肉之內。

石子奇大叫一聲，幾乎痛昏了過去。

「石子奇，你好大的胆子！」

桑桐用力的抓住他的雙肩，十指力穿之下，鮮血直流。

「老當家的——求求你給我個痛快吧！」石子奇抖顫的聲音戰抖着道：「我……早已經活够了……」

「活够了，你是說你想死了？」

「老當家的慈悲，請賞弟子一個痛快吧！」

「痛快？哈哈……」桑桐仰天怪笑着，忽然點頭道：「老六你可知罪？」

「弟子知罪……當家的，你就快下手吧！」

桑桐陰森的道：「好！有幾句話，我問你，你要老實的告訴我！說清楚了我不但不殺你，從今以後還要好好待你——」

「弟子但求速死……別無所求！」

桑桐鼻子裏「哼」了一聲道：「這一點也可以答應你，你說——」他冷笑着道：「方老七和老么跑到那裏去了？」

石子奇痛苦的抽搐着道：「我……不知道！」

「不知道？」桑桐怪聲叫道：「可是你放他們逃的？」

「不是——啊唷唷……」

一顆顆黃豆大的汗珠子，由他臉上滾落下來，他終於忍不住開口求饒道：「老當家的……請念弟子追隨你這多年來，未有差錯，你老就給我一個痛快吧！」

桑桐一眼睛裏像是噴出了火來。

「老六——你爲什麼要這麼做？」

「當家的……」石子奇戰抖着道：「老七心求上進，他下不了手……」

「這麼說，那東西沒有在他手裏？」

「沒……有！」

石子奇咬着牙忍受着身上的痛楚，卽見桑桐十指力束之下，順着石子奇兩肩部位，沁出大片鮮血！

「老當家的，你快給我個痛快吧！」

桑桐獰惡的笑着道：「你枉自跟隨了我這許多年，居然還不曾摸清楚我的脾氣，石子奇，你當然一定非死不可，只是我卻不會要你這麼痛快就死的。」

聽到這裏，石子奇身子打了一個冷戰，他的兩隻手雖在桑桐控制之下，可是一雙脚倒還自由，當時大吼一聲，陡地抬腿，直向着桑桐小腹上踢了過去！

桑桐那般身手之人，豈能容他踢中？就在石子奇右腿方自踢起的一刹，桑桐的身子已霍地狂飄而起——

隨着他飄起的身子，右手力擰之下，「克察！」一聲，已自石子奇身上擰撕一隻血淋淋的胳膊。

大片的鮮血，隨着這隻斷臂揮處，洒了半天都是！

石子奇慘嘶一聲，就像是地面的蛇般的一陣子疾轉而出，紅血有如血泉般的在地上劃出了一團團的圓圈！看上去眞是慘不忍睹！

在一陣疾轉之後，石子奇被沉重的摔出去！

他發出了凄厲的一聲怪嘯，陡地翻起那隻獨手，盡展出平生之力，陡地一掌直向自己頭頂上擊來！

他雖然決心求死，也是不易！

就在這隻手掌，眼看着已將擊向自己頂門的一刹間，猛可裏桑桐怪嘯着如風而近！

桑桐因心憤石子奇循私爲弊，早已決心要制其死地，只是卻不甘心他速死，這時身子像風似的襲撲過來，一隻手已經抓住了石子奇的那隻獨臂——

他大吼一聲，二次力擰之下，又是「克察！」一聲骨折之聲，隨着他扯出的勢子，石子奇這隻獨臂，連帶着大片皮肉，全部撕扯下來！

石子奇就算他是鐵人也吃受不住這般痛苦，慘叫了一聲，當場昏死了過去！

桑桐恨恨的擲出了手上的那隻斷臂！陡地上前當胸一把，把昏死的石子奇抓起來！

「石老六——你還不能死！」嘴裏說着，他左掌運功出掌，一連在石子奇身上拍了四掌。

這種鎮穴手法，桑桐施展得極其高明！四掌落下，頓時止住了他身上的流血，石子奇呻吟一聲，全身就像是吃了烟袋油子一樣的戰抖着！兩隻眼睛才三魂悠悠的睜了開來！

桑桐獰笑道：「石老六，這就是你反叛的下場——」

他聲音放大了，厲聲叫道：「任何人反叛我，都不例外，方老七和老么被我抓住了，更逃不了——」

他冷笑一聲，轉向身邊的「鐵手」伍昭道：「你去找根繩子來，結上他的頭髮，把他給吊起來，給他東西吃，叫他慢慢的死！」

伍昭應了聲：「是！」轉身而去。

桑桐看着石子奇那張青中泛紫的臉，獰聲道：「石老六，我過去待你不薄，你居然恩將仇報——」

石子奇全身戰抖得更厲害，睜圓了的眼睛，佈滿了血般的紅絲！

桑桐道：「怎麼樣，只要你把方天星他們逃走的地方說出來我就賜你速死！」

話方住口，只見石子奇忽然張嘴，「噗！」的一聲，由嘴裏噴出一口血！

二人相隔得如此之近，桑桐怎麼也不曾料到他會有此一手，登時吃這口血沫吐了滿臉都是！

桑桐一時大怒，霍地舉起手來，可是轉念一想，卻又把舉起的手緩緩放下來！

「好小子——我要你一寸一寸的給我死！」

這時伍昭已經持索來到。

桑桐把緊抓在石子奇前胸的那隻手忽然一鬆，石子奇整個身子霍地向後倒了下去！

「給我吊起來！」桑桐向伍昭吩咐着：「用鹽水給他通洒全身，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誰厲害！」

「鐵手」伍昭依言行事！方自把石子奇吊起來，這當口兒，「袖裏乾坤」黃楚彪已由外面翻縱而入。

桑桐趕上一步關心問：「怎麼樣？」

黃楚彪氣得臉色直發黃，搖搖頭道：「走了，追不上了！這兩個傢伙是偷車逃走的，兩匹騾子都被牽走了！」

因爲石子奇負傷成了殘廢，不能幹別的事，只管養馬餵牲口，不用說這輛車，也必然是他所安排的了！

二老抬頭看着吊在當空的石子奇，那種狠惡的表情，眞是溢於言表！

黃楚彪嘆息了一聲道：「當家的，這件事有了變化，事不宜遲，我們得趕快計劃。」

桑桐氣得連聲哼着，他轉向伍昭道：「你給我好好的盤問他，務必要他把那兩個小狗藏處說出來！」

說完恨恨的偕着黃楚彪步出院外！

× ×

大家夥聚集在堂屋內！

由「九翅飛鷹」桑桐開始，每個人臉上都罩着一絲怒容，閃爍的燈光，照着室內的一切——

兵刃俱都亮在當中的八仙桌子上，由各人的神色上看來，似乎在等着什麼，每人臉上都顯現着不耐煩的表情！

這帮子人，其實已經沒有幾個了，死的死，走的走，老夥伴兒，不過只剩下了「鐵手伍昭」，「飛天鵬」刁萬，「黃臉狼」謝登虎這麼三個人，三個人當中，還有兩個是負傷的！

這樣的陣勢，自然是不能上陣交手的！是以，桑桐不得不打發他的拜弟黃楚彪去搬請救兵來了！

外面的風聲很緊——

前兩天黃楚彪打探得知，胡家塘的「鐵臂哪吒」井雁行已經要動手拾下這個買賣！

「飛鷹帮」爲此大爲緊張，不得不緊急聚會，研討對策，爲了要搶先「胡家塘」那邊的人一步，桑桐才臨時決定，要馬上出手！

因爲對方周百燦那一家人，均非易與之輩，桑桐接受了黃楚彪的建議，臨時去約請新近遷來隣縣的幾個黑道人物助陣！

對方一共四個人，有個外號人稱「冀北四鬼」，在黑道上也稱得上小有名氣。

四個人因爲在冀北作案太多，被官兵追剿得太厲害，不得不改頭換面，遠走別縣，暫時掩避一下鋒芒！這麼一來，卻使得他們結識了「飛鷹帮」這些人！

說起來「飛鵬帮」名聲比他們响，桑老當家的名號無人不知，「冀北四鬼」樂得託附庇翼，不時的上門討教，彼此相處不惡！

桑老爺子原來是看不起他們這幾個人的，只是眼前急須要帮手，也就說不得暫時借重！

黃楚彪親自套了車去請他們，當然是一請就到。

四個人生就的一副好長相，一個高一個矮，一個肥一個瘦，就是專門挑也挑不出這麼齊全的！

按年歲排行，分別爲老大「青面鬼」陶猛，老二「夜叉鬼」劉行，老三「翻江鬼」葉潛，老四「無常鬼」謝乙！

四個人無論高矮肥瘦，每個人都生就一張猙獰可憎的醜臉，他們這「冀北四鬼」的外號正是這麼來的！

進得堂屋之後，四個人分別向桑老爺子見禮之後，各自落座！

桑老當家的抱着拳，冷澀的笑道：「四位朋友可知道我桑某人找你們來爲什麼嗎？」

「青面鬼」陶猛齜牙一笑，道：「剛才在路口，黃老爺子已大概的給我們說了一下，老當家的臨財不苟吞，還能想到我們哥兒四個，眞是義薄雲天，令人感激不盡！」

「無常鬼」謝乙樂不可支的道：「我們哥兒四個，現在正是山窮水盡，再不幹一票，簡直是混不下去了，老當家的，你把這碼子事，詳細的說一說吧！只要有利可圖，我們哥兒四個是刀山劍樹，也能闖他一闖！」

「好！」桑桐怪笑了一聲，伸出大拇指點頭道：「行！眞有你們的！」

頓了一下，他才冷冷道：「這趟子買賣，我們已經踩了有一年的盤子，才算把對方摸清楚了——」

四鬼精神頓時爲之一振！

「是那個莊子？」「夜叉鬼」劉行忍不住問道：「什麼時候幹？」

「翻江鬼」葉潛更忍不住道：「老當家的，對方都有些什麼家當？」

桑桐冷哼一聲道：「什麼家當你們也犯不着多問了，這檔子買賣說不定就許砸了，也許沒有也不一定——」

四鬼頓時一怔，面面相覷！

「袖裏乾坤」黃楚彪忙打圓場道：「我們絕不會要你們哥兒四個白忙活的，不管事成還是事敗，我們當家的對四位都有一份人心！」

桑桐嘿嘿一笑道：「我知道四位朋友，是捧我姓桑的場，可是我桑桐卻不願白沾四位的光，這件事就這麼說了——不管事情成功或是失敗，我願意拿出這個數目，給你們哥兒四個吃個彩頭——」

說時，他伸出了四根手指頭——

「四萬——」劉行沉不住先叫出來，滿臉現着貪婪的表情！

「哈哈……」桑老爺子怪笑着道：「四萬……你們哥兒四個太抬舉我了——」

他那張老臉上立刻罩下了一片怒容！

「姓桑的要是拿得出這個數兒，也就用不着再幹這檔子買賣了！」

「夜叉鬼」劉行臉色大變！

桑老頭子面色一沉，目光看向四人道：「我們是打開窗子說亮話，姓桑的把全份家當兒拿出來了，也不過只有這個數兒——四千兩，你們哥兒四個忖思一下看看，能不能接下來，行，我們就合作幹，不行也無所謂，哥兒四個可以站起來走人，姓桑的絕對不攔着！」

他是看準了他們哥兒四個非幹不可，才會說這種話！

果然冀北四鬼被他吃定了。

「青面鬼」陶猛點頭道：「好吧！承蒙老當家的抬愛，這件事就這麼說定了，你老說多少就多少，就是叫我們哥兒四個白忙一場，我們也認了！」

陶猛是四鬼當中的老大，他說的話當

然算數，經他一說這件事就定下了！

「九翅飛鷹」桑桐聽他這麼說心裏很高興，當下哈哈一笑道：「陶老大，你這是抬舉我——沖着你這句話，我姓桑的也絕不會錯待了你們！」說到這裏，轉向一旁的「鐵手」伍昭道：「來呀——到後面去拿兩千兩銀子來！」

伍昭答應了一聲，立卽轉身步入！

「青面鬼」陶猛嘻嘻一笑道：「老當家的你這又是幹什麼？」

桑桐哈哈笑道：「小意思，事成以後再付半數！」

長不如短，短不如現！

白花花的一箱子銀子來了，誰看着不喜歡？「冀北四鬼」當時收下了銀子，臉色可就好看多了。

「夜叉鬼」劉行站起抱拳道：「老當家的，無功不受祿，就請關照下來吧！」

「袖裏乾坤」黃楚彪在一旁搭腔道：「事情現在還不能說，今夜起更時分，就煩哥兒四個在北頭『關帝廟』集合，見面再談！」

陶猛抱拳道：「一言爲定！既然這樣，我們哥兒四個先回去了！」

「冀北四鬼」一併站起抱拳告退！

「九翅飛鷹」桑桐連道：「辛苦辛苦，準時候駕！」

黃楚彪道：「偏勞偏勞，到時候請各位把襯手的傢伙準備好！」

四個人連口的答應着，卽告退步出！

送走了四個人之後，「鐵手」伍昭轉向「九翅飛鷹」桑桐道：「老當家的，你老看這四個人靠得住麼？」

桑桐一笑道：「有什麼靠得住靠不住的，反正是砂鍋搗蒜——一傢伙的買賣！」

伍昭道：「我担心的是，只怕他們四個以後守不住口，萬一要是張揚了出去，豈不是……？」

桑桐一笑，轉臉看向黃楚彪——

後者嘿嘿一笑，挑動着一雙老鼠眉道：「他們還有以後麼？我看是沒有了！」

伍昭頓時就明白過來！

這是桑老當家的一貫作風，用人之後爲恐走口，多半是斬草除根！殺之後已！

桑桐冷冷笑道：「可恨方天星這個小畜牲，好好一件事情給他弄得一團糟，白費了我一番心血——忘恩負義的東西，我眞恨不能吃他的肉，喝他的血！」

黃楚彪獰笑一聲道：「當家的用不着生這麼大的氣，等這件事幹成了以後，我們再專門找他算賬，上天入地也要把這小子給抓到，然後碎屍萬段！」

桑桐緩緩的坐下來，呷了一口茶！

他心裏這一刹間盤算着許多事情！

當時，最使他担心的是胡家塘井雁行那一夥子人，萬一這件事要是走漏了一點口風，讓井雁行知道了，說不定馬上就會明火執杖的雙方對幹起來，而自己這邊的殘兵敗將，一定不是對方敵手，事情要是落到了那步田地，可就不妙！

再者周百燦那個老頭子，也是一個諱莫如深的人物，那件價值連城的寶物「珍珠衫」到底又藏在什麼地方？

這些都是桑老頭子此刻所無法預料及想通的！

然而，無論如何，他却抱定了破釜沉舟的意思，勢必要把這件東西得到手裏！

「事情成了以後，這地方我們就不回來了！」桑桐轉臉來看向黃楚彪道：「老五——我要你準備的東西，你都備好了沒有？」

「都備好了！」黃楚彪說：「三桿五雷噴火筒，裏面裝的琉璜炸藥團，都是我親自配的，力量猛極了，姓周的要是不肯獻出東西來，管保給他燒個片瓦無存！」

桑桐搖搖頭道：「非到萬不得已，千萬不能這麼做，這麼一來玉石皆焚，這是最下之策！」

「當然，這只是一個恐嚇的手段而已——」黃楚彪道：「主要的，這玩藝兒我們是拿來對付胡家塘那夥子人用！」

桑桐冷笑道：「必要的時候，冀北四鬼也照顧他們一下子！」說到這裏，他沉重的嘆了一口氣，緊緊的咬咬牙齒道：「成敗在此一舉，大家好好的幹！」站起身子來，道：「走，到後院瞧瞧石老六，送他回姥姥家去！」

× ×

石老六吊在這裏已經有三天了。

像是一塊乾臘肉似的，在風裏滴滴溜溜的打着轉兒，兩處斷臂，扯落下的皮肉，都風乾成純紫顏色，也許是吊垂得太久了，兩隻腿腫得像水桶大小，面頰上的皮膚，都拉成一條條像麵條兒般的形狀，看上去眞是令人不寒而慄——

他居然還活着，這不能不算是一個奇跡！

「水……水……」

他是那麼凄慘的呻吟着。

桑桐走過來，伸手拿起了水缸裏的木杓子，挖了一桶水，用力的潑在他臉上。

石子奇趕忙伸出舌頭黏着。

在開始的頭兩天，他還有勇氣毒咒狠罵，可是到今天第三天，他却是再也狠不起來了。「老爺子……求求你開開恩吧，給我一個痛快吧，來生積德……吧！」

「好！我問你，方天星跟老么逃上那去了？」

「我眞的不知道……當家的……他們沒說……我要他們跑得越遠越好！」

桑桐哼了一聲，點點頭道：「好吧，我相信你說的就是了——我再問你，方天星得到那件東西沒有？」

「那件……東西？」

聲音小的像蚊子叫一樣！

「是一件珍珠短衫！」

「有……有這麼一件東西——」

桑桐頓時一驚道：「你是說在方天星那裏？」

「沒……有……」石子奇微弱的道：「聽他說把這件東西又還給了周……老爺子……老當家的……我就知道這麼多……你快給我個痛快吧！」

桑桐冷笑道：「你要是早說了這些，又何至於受這個罪？便宜了你這個畜牲……」說罷起手一掌，疾勁的掌風，他中在石子奇吊在半空中的胸脯上，直把她擊得像秋千也似的盪了起來，鮮血就像一陣雨似的由天上洒下來！

× × ×

「冀北四鬼」果然準時來到關帝廟！

「飛鷹帮」這方面出動的是五個人——帮主桑桐，黃楚彪，伍昭，刁萬和謝登虎。

刁萬的傷雖然還未全癒，可是已經不礙事了，倒是老五「黃臉狼」謝登虎瘸着一條腿，看上去不怎麼方便！

老帮主桑桐此刻看上去精神抖擻，在出發之前，他先已用幾根鋼帶，遍紮小肚，外着勁服，那一對昔日仗以成名的獨門兵刃——「五行輪」，就揹在他背後，另外在左肩頭上，還繫着一個筒狀的物件——「五雲噴火筒」——

這玩藝兒，是由一個老竹筒子，配着特製的彈簧裝就製成的，由一個活動而有彈勁的拉栓控制着，內盛琉璜炸藥丸，用時只須身子向前微微一伏，然後拉動栓頭，卽可將筒內彈丸發出！一經着物，頓時爆炸開來，威力至猛！

尤其可懼的是飛出來的琉璜星，一經着物，頓時火起，一幢房屋，往往只須三數粒彈丸卽可燃燒殆盡，端的是陰損已極，防不勝防的厲害暗器！

除了桑桐以外，黃楚彪和刁萬每個人身後，也都揹着同樣的一根傢伙！

由此前往周百燦住處，還有二十里的遙程，爲免打草驚蛇，他們早已備下了兩輛大車，由四匹牲口分別拉着。

人都聚齊了。

桑老爺子神彩栩栩看着「冀北四鬼」，冷冷的道：「今夜晚我們出發的地點是『西河屯』上的周家！」

「冀北四鬼」對看了一眼，誰也不知道這家人是幹什麼的！

「也許四位沒聽說過——」桑桐慢吞吞的道：「姓周的當年曾經也是武林中人，手底下頗不含乎——這個人，不能偏勞四位，由我親自來對付！其他各人就交給你們了，各位用不着手下留情，這檔子買賣，我們講究的是乾淨俐落，一個活的也不許留下！」

「青面鬼」陶猛翻了一下手上的「三尖兩刃刀」，大聲道：「這件事老當家的你就用不着囑咐了，我們哥四個也許幹別的不行，要是殺人可是好樣兒的——你老盡管放心吧！」

桑桐點頭道：「好吧，這件事我就用不着再多說了，總之，各位要多注意，上陣打殺可保不住生死，一切也就只有認命了，萬一要是被對方留下了活口——」

「青面鬼」陶猛插口道：「老當家的放寬心，萬一我們哥兒們掛了單，叫人家給挿着了，我們會自己了斷，絕對不能夠出賣好朋友！」

「夠意思！」黃楚彪在他肩上重重的拍了一下，大笑起來！

於是相繼打點，準備起程！

「九翅飛鷹」桑桐對於這次出手極爲重視，特別又與各人叮囑了一遍，這才分乘兩輛大車，共赴「西河屯」。

× ×

對於「西河屯」周家來說，這是一次意外的刼難，雖然主人周百燦早已料及有此一着，但是他却萬萬沒有想到會來的這麼快，這麼突然！

因此，對於「九翅飛鷹」桑桐來說，這一次出擊，可以稱得上正當其時！

三更時分——

周老爺子方自練了一陣子坐功，却感覺出一種說不出的心煩氣躁！

他老人家乾脆不睡了，下床在房內緩緩的踱着方步子！几上的殘燭閃爍着他那張清癯而有病容的臉！

自從那一天與「鐵臂哪咤」井雁行對掌後，他才忽然覺出自己老了，不行了。

雖然說那一次拚鬥的結果，井雁行是明顯的吃了虧，他却是暗中吃了虧。

——直到今天，他的內傷仍然未能全癒，只能作適當的運動而已！

這幾個月以來，他的日子很不好過，內憂外患，紛至沓來！使他那顆心，隨時都在波動着——

就像今夜吧！

他下意識的感覺到好像將有什麼事卽將要發生似的！

那口鋒利不常用的短劍，已由衣袖裏找了出來，平置在几案上！

認識他的人，俱都知道此老的拿手兵刃是一對「離魂子母圈」，很少人知道他却是施劍的高手！

這口劍，劍名「天缺」，那是因爲天生鑄下來就失去尖端，成爲燕尾雙叉的緣故！由於劍身不長，可以從容藏置衣袖之內，殺人時刹息揮出，威力無匹，而又使人防不勝防！是以「堪稱一絕」！

「劍」是昨天才找出來的！

每一次周老注視着這口劍時，腦子裏卽醞釀着他那一手快劍的出招方式！他的心，卽鼓舞起一番熱鬧，只恨不見「鐵臂哪咤」井雁行，或是「九翅飛鷹」桑桐二者之一在此，這一劍正好揮在對方的咽喉之上，憧憬着血花一的刹那，內心有無比的快意！

周百燦拿起了短劍在手裏把玩着！腦子裏不期又幻想出那快意的一揮！

窗外傳過一陣脚步聲！

「是誰——？」

「是我——周福！」

周福走近窗前，道：「老太爺，你還沒有休息？快睡覺吧，天不早了！」

自從前此一連鬧過幾件事後，周家上下全都提高了警覺！

每天晚上，周福與王媽都負責巡更的工作！

脇下夾着一口明晃晃的長刀，一隻手撐着一個破紙燈籠，周福開始了他例行的巡夜工作！

天是出奇的黑！

幾隻蝙蝠箭矢也似由他眼前穿過去！黝黑的天空裏，似乎飄着一絲絲的小雨星子，落在頸子裏，說不出的一種凉絲絲的感覺！

周福由廊子裏穿出來，繞着院牆邊上往前走！

他忽然聽見了什麼聲音——

像是有車輪子由牆外面輾了過去的聲音。

周福注意再傾聽，却又什麼也沒有聽見——

就在這一刹那，一條疾快的人影「噗！」的一聲，躍上了院牆！

周福就站在牆下，這個人驀地拔起來，想是不知道這牆裏面會有這麼一個人，兩個人對面的照在了一塊！

這一驚，使得周福半身發麻！

牆頭上那傢伙，不是別個，正是「冀北四鬼」當中的老大「青面鬼」陶猛！

他也是沒料到有這麼一手，不禁呆了一呆！

周福忽然會過意來，高聲嚷道：「有賊——」

牆頭上那個人——「青面鬼」陶猛，已騰身而起，掌中「三尖兩刄刀」已劈頭蓋臉的直向着周福臉上劈了下來！

周福慌忙中持刀以迎！

兩口刀交接之下，「嗆啷！」的發出了一聲脆响，周福的身子由不住向後一個踉蹌！

就在這一刹間，他發覺到五六條人影，沿着院牆四週，紛紛拔身而起，俱都落在了牆頭上。

為首的那個人，是個瘦削的黑衣老人！天太黑，周福看不清這個人是什麼長相，總之，這人好快的身法。

周福還來不及出聲呼喚，對方這個黑衣老人早已騰身而起，夾着疾勁的風力，只一閃已來到了周福身前。

「有賊啊——」

周福又發出了一聲吶喊！

這聲吶喊方自出口，黑衣老人的一隻右手，已然向他遞出！叉開的五指，有如五把鋒利的短刀，只聽得「噗！」一聲，已深深插進了周福的喉頭！

瘦老人殺人的手法果然高人一等！

只見他足下猛然跨前一步，右肘着力地向外一撞，正中周福前胸——

就這樣，周福的身子被擊得騰飛了出去，「卜通！」一聲，跌倒在地！在地上一連打了幾個滾兒，頓時就一命歸天！

人影交替，如風中飄葉！七八條疾勁的人影，同時擁聚過來！——

「飛鷹帮」會合着「冀北四鬼」的人全數出動，採四面封鎖之勢，已把周家宅子封鎖了個嚴密合縫！

為首站立的那個老人——「九翅飛鷹」桑桐，儼然一流首領之風——

休看此人平素一副半死不活的樣子，一旦披掛上陣，竟然精神抖擻，神威不可一世！

其他各人，人人兵刄在手，氣勢高張，自桑桐左右兩側，雁翅般的排列開來！

周福倒地喪生，他手中的那個破紙燈籠，隨着風勢，在地上咕嚕嚕的打着滾兒，「呼！」一聲，揚起了大片火光，頓時趨於黑暗！

桑老當家的怒聲叱道：「掌火！」

他身旁的大弟子「鐵手」伍昭驀地掏出了千里火，迎風一幌，「哧！」一聲，冒出了尺許長短的火苗子！

「夜叉鬼」劉行，「翻江鬼」藥潛，各人把事前備好的一根松枝火把就近點燃，登時現場一片光亮！

桑老頭子咳了一聲道：「吆喝！」

緊挨着他身邊站立的「袖裏乾坤」黃楚彪頓時跨前一步，像公鷄打明兒似的叫了起來——

「周家老小各人聽仔細了——今有江湖上的好朋友路過貴處，缺少盤川，要向貴宅主人取個商量，借點過路財用用，主人若是通情達理，我等寸草不沾，撥頭就走，要是存心對抗，嘿嘿……今夜晚可就要你們濺血當場，五步伏屍！」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四宅沉寂，毫無人聲。

兩根燃着的松枝火把劈劈剝剝的响着，火光映襯着每個人那張兇神惡煞的臉，說不出的一種陰森森恐怖之感！

盱衡眼前周家宅子，黑漆漆的不見一點燈光，似乎所有的人都在夢鄉裏——

「九翅飛鷹」桑桐，當然不會這麼認定！

只見他傴着上身，乾咳了幾聲，怪聲怪氣的道：「周老頭，你用不着給我玩這一套鬼吹燈！識相的你快出來答話，何苦連累一家老小？」

四下寂然，闃然不聞一點人聲！

果真全宅子裏的人都不在麼？

答案正好相反——全都在！

大家夥聚集在堂屋裏，除了周福以外，一個不少！

堂屋四窗下簾，房門緊掩，矮几上僅僅燃着一截短燭，周百燦面色蒼白，面門而坐，友梅坐在左面，丫環素喜緊緊偎倚着她，顯然在驚懼之中。

下剩的那個王嫣，兩隻手各抓着一口刀，來回不停的在房內踱步着！

在面臨着生死存亡的一刹，每個人都竟能保持着一番鎮定，誠然難能可貴！

燭光微弱，僅僅只能辨別出每個人的臉！由於四窗下簾，是以室外難以窺出絲毫外洩的燈光。

周百燦閃爍着的一雙眸子，在堂屋內來回的轉動着，像是運思盤想着對抗强敵的策謀！

「素喜——」他低聲招呼着那個唯一不擅武功的丫環。

素喜抖顫顫的應了一聲，走到了他面前！

周百燦道：「妳同小姐藏到地下室去吧！快去！」

素喜顫聲道：「是……老太爺！」

不意友梅却冷笑道：「爺爺，我不走——」她遂即關照素喜道：「妳一個人去吧！」

素喜道：「小姐……」

說時她雙膝打戰，幾乎要軟了下來！

周友梅嘆息一聲，上前一把抓住她，把她拉到了一旁，王嫣走了過來，用刀尖撬開了地下室的一扇暗門，才把她推了進去！

周百燦看着孫女友梅，點頭一嘆道：「難得妳有此胆量，只是今日之勢，非比尋常，爺爺力不從心，只怕不能照顧於妳——妳要注意了！」

友梅道：「我知道——爺爺，請關照吧！」

周百燦說道：「來人必是飛鷹帮之流，我們失之於人手太少，爺爺又在負傷之際……」

友梅咬牙切齒道：「爺爺你只防範自己吧，這一干人由我來對付——」

周百燦冷笑道：「現在只剩下妳我及王嫣三人，倒也無甚牽掛，友梅，妳和王嫣分立左右，我們熄燈，以三才連鎖陣來對付——」

友梅向王嫣點頭示意，二人分立左右

站好！

周百燦緩緩站起道：「熄燈之後，妳二人須先行辨別室內各物，敵人乍入必不辨東西，即可於那一刹快劍殺之！」

友梅不禁對爺爺之細密心事深為折服，當下手揮燈熄，室內頓時大為黑暗！

即以三人來說，亦如處身墨湖之中，伸手不辨五指，環顧左右，寸步難進！

只聽見聽外敵方大聲咆哮道：「周老兒，敬酒不吃吃罰酒，再不識相一點自行出見，我等可就要打進來了！」

周百燦冷冷的向二人道：「你二人目力可曾適應了？」

友梅點頭道：「已經適應了！」

王嫣道：「我還沒有！」

周百燦道：「等妳目力可辨一切之後，即發聲誘敵，候他們進門之後，即可斬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說話之時，王嫣目力已可適應！

是時，廳外的一帮敵人，已經感到不耐——

「九翅飛鷹」桑桐冷笑道：「莫非房子裏沒有人？」

「袖裏乾坤」黃楚彪道：「不會吧！我們進去看看！」

桑桐道：「好！」

當下即由刁萬謝登虎二人分持火把在外把風，其餘各人在桑桐的率領之下，直向堂屋撲進！

「冀北四虎」期功過甚！「青面鬼」陶猛與「無常鬼」謝乙走在最前端！

他二人一上來這般輕鬆，那裏知道隱伏着凌厲的殺機！

「青面鬼」陶猛一抬腳，「碰！」一聲首先把堂屋房門踹開來，「無常鬼」謝乙首先持刀撲入！

謝乙的兵刄是一口鬼頭刀，他身子方自撲入，只覺得眼前是出奇的黑，伸手不辨五指！——

他嘴裏叫道：「陶老大掌火來——」

話聲方自出口，猛可裏左右兩側兩股尖風，陡然同時襲到！

可嘆「無常鬼」謝乙平素慣施陰險，以冷劍傷人，今夜却着了對方的道兒！

兩股尖風來得勁猛力足奇快無匹，「無常鬼」謝乙暗叫了一聲不好，他身子霍然間向側方一個疾轉，閃開了左邊，却無法閃開右邊！

當下只覺得右肋間一凉，一陣發麻，已為對方一口鋒利的劍尖深深的插入了肋骨之內！

謝乙負痛「喔唷——」的叫了一聲，身子陡地向前一彎，却為正面持劍的那個人一抬腳，把身子踢得向後仰翻着跌了出去！

可笑謝乙一向慣稱機靈的人，竟然會吃了這麼一個糊塗虧，黑糊糊的連個人影子都沒看見，居然就叫人家給殺了——

隨着那個人拔出的劍尖，一道血泉由他傷處猛噴了出來，他身子向後方沉重的倒下來，却是再也爬不起來了！

就在謝乙中劍倒地的一刹那，他拜兄「青面鬼」陶猛也遭遇到了同樣的埋伏！

陶猛身子撲上的同時，正逢着謝乙中劍倒下的一刹，他雖然看不見眼前所發生的一切，可是謝乙的痛呼聲，却給了他極大的警惕，緊接着謝乙的倒地聲，更證明了是中了狙擊——

「青面鬼」陶猛方待點足而退，一股刀風，迎頭劈面直下，暗中持刀的王嫣，已向他發動攻勢。

陶猛的兵刄是一桿「三尖兩刄刀」，叫名是刀，其實也可以當鐧或者鞭來施用！這時他一感刀風襲面，遂即用力的把手上三尖兩刄刀揮出，「嗆啷！」一聲，居然和王嫣砍下的刀碰了個正着。

這麼一來，陶猛才證實了果然房子裏有了埋伏，當下大叫道：「有人——」

嘴裏叫着，身子却向一邊來了一個快速的滾翻，摸黑掠出了七尺以外！

在三雙凌厲的目光逼視之下，如何能容他逃脫開來？

陶猛身子方自掠出，尚未站定，猛可裏又是一股尖風直襲後項，陶猛身子向前一伏，掌中三尖兩刄刀霍地向後一翻，再次向着對方兵刄上摸黑擊過去！

這一次他却是走了一式空招！「哧」一聲，三尖兩刄刀劃空而過！

一招走空，再想抽式已是不及！

原來這時陶猛是腹背受敵，前是周友梅，後有王嫣，二人處身暗中，以靜制動，以逸待勞，陶猛自是大為狼狽！

這時他一招落空，只覺得當前疾風猛進已知不妙，容不得他再施鬼詐，已為兒心而來的一口冷劍刺了個正着！

陶猛大吼一聲，身子向後一掙，正好又迎上了王嫣猛力揮砍下的雙刀——

兩口刀一左一右，正好落在了陶猛的兩肩上，只聽得「克察！」一聲，當場將兩處肩骨劈為四段！

陶猛再次的慘叫了一聲！

王嫣雙刀向外一起，未能當時拔出，就在這一刹那間，廳外一連躍進了兩條人影！——

其中之一，身子方自落下的一刹，右手揮處，只聽得「呼！」的一聲，已把手上的火摺子亮燃，冒出了尺許長的一道火光！

火光一現，這個人的一隻右手，已施展「金針渡線」的手法，向着王嫣疾快擊出！——

這個人——「鐵手」伍昭，顯然他的這隻手上，具有超人的功力。

五指一挑一揚，只聽得「克察！」的一聲，已深深的扎進王嫣後背，伍昭既然外號人稱「鐵手」，足證他的手上有過人功力！

果然五指下力道萬鈞，五根手指有如五把鋒利七首，只一下已深入王嫣背腹。

伍昭心恨己方中伏，一上來就損失了兩個得力助手，是以下手特重，王嫣慘叫一聲，向前踉蹌跌出！

這時一側的周友梅大驚之下，由斜刺裏疾撲上前，掌中一口劍龍蛇般的翻出，直向伍昭臉上劈來。

伍昭冷哼一聲，點足退身，却把面前强敵交給了身後的桑桐！

桑桐眼看冀北四鬼一上來連死二人，早已怒發攻心，這時見狀不待招呼，身子向下一伏，已向着周友梅欺身而進！

這老頭兒好大的胆子，他自恃武功精湛，竟然無視於周友梅手上那口鋒利的寶

劍——

只見他怪嘯一聲，却把一雙枯瘦的手掌，直向着友梅鋒利的劍身兩側夾擊過來！「拍！」一聲，夾了個正着！隨着桑桐凌厲的一聲冷哼，右腿霍然飛踢而起，向着友梅當心踹了過去！

周友梅一身功力，自幼得祖父傳授，人又絕頂聰明，自是乖巧伶俐。

桑桐這麼狠厲的一腳，竟然未能踹着了她！

就在桑桐一腳踹空之下，周友梅的身軀霍地如蜻蜓倒豎似的直豎了起來，桑桐要是再不鬆夾在劍身上的雙手，這口劍勢將乘勢直刺而出，而取向他的咽喉要害！

無可奈何之下，桑桐鬆手擰身，「噗！」旋開丈許以外！

可是他身子尚未站定，迎面已劈過來一股凌厲的掌風，一個蒼老沙啞的聲音叱道：「無恥匹夫！」

桑桐被這股猝出的掌力擊得身形站立不住，一連向後倒退了幾步，才拿樁站穩，方自看出來的是一個面相清癯憔悴的老人，想到必是這所宅子的主人周百燦！心裏禁不住驚得一驚！

一念未完，對方那個清癯老人却已陡然欺身而近，隨着他陡然翻起一片衣袖，直向「九翅飛鷹」桑桐面門上拂來！

桑桐喝叱道：「老匹夫！」

他右手五指箕開，暗運眞力反向對方老者手腕子上力抓過來！

桑桐手掌上眞力內歛，暗中施展出「鷹爪力」的功夫，只要容他五指搭上了對方手腕子，決計可以使得他骨斷筋折！

然而他却忽略了周百燦這一手功夫的險詐，桑桐的手一探出，尚還未能接觸到對方的手腕，即見周百燦揮出的那截衣袖，霍地向上一揚，一蓬寒光，陡然由其衣袖內溢出！

「九翅飛鷹」桑桐大吃一驚，猛然收手騰身，却已是慢了一步！

這「袖中劍」原是周百燦久負盛譽，而却輕易不曾施展的絕技之一，果然微妙不同凡響。

劍光一閃之下，桑桐僥倖逃開了伸出的手，却難以收卸探出的肩頭，寒芒旋處，把他肩頭上的肉足足削下來碗大的一片來！

隨着落下的這片皮肉，洒出了大片的鮮血！

「九翅飛鷹」桑桐像狼也似的發出了一聲叫，不容他少緩須臾，周百燦第二次進身，掌中短劍寒芒乍吐，「點咽喉，掛兩肩」！

這第二式劍招，顯然較諸第一式更具威力！

此時此刻，桑桐要想逃避這一劍，可是大爲不易。

也許是他眼前命不該絕！就在此危機一瞬間，「袖裏乾坤」黃楚彪忽然由斜刺裏挺劍直襲過來！

另一面的「鐵手」伍昭也發出了一聲大喊，却把一桿判官筆飛手而出，直向周百燦後背擲來！

周百燦鼻子裏哼了一聲，反臂撩去，嗆啷一聲脆響，火星四濺裏，已把「鐵手」伍昭出手的一桿判官筆崩飛了出去！

同時他左臂下沉，「野馬分鬃」「噗！」的一掌，按在了黃楚彪的肩窩上，後者嘴裏「吭！」的一聲，整個身子反彈了出去！

「九翅飛鷹」桑桐絕處逢生，才知道這貌不驚人的周老頭果然身負奇技，不可輕視！

是時廳內火光大盛，「夜叉鬼」劉行與「翻江鬼」葉潛已燃着了燭炬，燈火通明，渲染着大廳內這場火爆熱辣的打殺場面，的確是令人心驚肉跳！

由於大廳四窗齊閉，無形中，也就斷了各人的退路，似乎也只有狠打死拚之一途！

——由血泊裏膝行爬起的王媽，乍然看清了「九翅飛鷹」桑桐的面貌，禁不住發出了鬼也似的一聲尖叫！——

「是他——就是他——」

她手指着桑桐，嘶啞的尖聲叫道：「老太爺……他就是殺害大少爺全家的那個人！……」

由於王媽這聲陡然的驚叫，竟使得所有在場的人，俱都爲之一驚！

大家夥一聽都弄不清怎麼回事，火爆的打殺場面竟然一時爲之中止！

周百燦大吃一驚！

周友梅更吃了一驚！

其實遠比他二人更爲吃驚的應該是桑桐！

在王媽的指叫之下，桑桐陡然間憶及多年前的一件舊案——殺害鳳陽府一家人血淋淋的一件舊事！

他之所以會忽然憧憬起這件事，完全是因爲他看見了那張臉的緣故！

王媽的那張臉！

這張臉他是不會忘記的！

他猶能清晰的記得，就是這個女人在大火焚燒中，揹負着一個小女孩浴血以抗，最後終以被她逃脫現場，爲了這件事，桑桐曾下令搜索，只是空勞往返，他曾爲之深感遺恨！

每一次他想到這件事，都使他引爲大憾！下意識感覺到這星星之火不熄，來日必爲燎原之勢！

這時，他再次的看見了這個人，那能不爲之大吃了一驚？

王媽顯然比他更爲吃驚！

「老太爺——小姐——」她再一次的大叫着：「就是這個人，殺害我老爺全家大小的，就是這個人——」

正當她如瘋似狂的叫喊着，方欲撲身上前時，對面的那個元兇大惡桑桐，已向她發出了獨門暗器蝴蝶鏢！

只見他手袖微啓，空中「劈拍！」聲響，一枚狀似蝴蝶的漆黑暗器已經出手！

暗器之式樣以及飛出的姿態都極爲特別，一經出手快若飛星，在大多數人還沒看清是怎麼回事的當兒，已臨近王媽咽喉要害！

其實就在這枚暗器蝴蝶鏢方自飛出的一刹，周百燦與友梅已看出了不妙——

兩個人，一左一右，同時騰身而起，雙雙撲到了王媽左右，只是，却已慢了一步！

原來這類暗器毒惡之處，乃在於其出手奇妙打發令人防不勝防！（下期續完）

寧神固腎



男性補藥紫金丹，純用王道中藥提煉而成，補而不燥並無任何副作用，爲寧神固腎之良藥。

主治症狀 風濕骨痛 神經衰弱 貧血頭暈 記憶衰退 用腦過度 工作過勞 夜睡不寧 怔忡心跳 畏寒失眠 耳鳴目眩 腰酸腿軟 中氣不足 機能衰退 陰虛盜汗 夜多小便

主要中藥 麗參 鹿茸 鹿尾羓 西歸頭 玉桂 杜仲 黃耆 三鞭 冬虫草 珍珠末 附子 茯神 蟾酥 蠶蛾 熟地黃 酸棗仁

服法 每日分早午晚三次服，每次服二粒，用淡鹽水或暖開水送服，連服四天方能標本兼治。體質較弱者可用拔蘭地酒送服，以加速藥力運行。病者連服四天後，改爲每天早晚各一次，每次服二粒，使體力越發增强，無病服之，精神飽滿，容光煥發，經營事業與享受人生，均有得心應手之妙。

反應 服紫金丹後，小便呈黃色或金色，是藥力清除膀胱與及腎臟之濕熱排洩出來的徵狀，毋須疑慮，可安心繼續服食。

忌食 如有傷風感冒，應暫停服食。在服紫金丹期間戒食蘿蔔，因蘿蔔能化麗參。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分　銷：澳門 全昌大藥房 澳門板樟堂街八號地下 ☎7969